武俠世界

大陣仗（四大名捕故事）

溫凉玉・著

貪官汚吏，互有勾結，自古皆然，但作爲執法者的名捕鉄手，如何跟朋比爲奸的惡勢力抗衡，如何在胸藏叵測的高手叢中周旋，以致飛來橋之役和黃昏橘林裏的決鬥，更是驚心動魄，窮極詭妙，是武俠小說中罕見淋漓的血戰場面。

$4.00

第24年
21
革新號

編者話

名作家溫凉玉的作品——「四大名捕故事」，選擇題材內容，特別嚴謹，在第十期刊出「碎夢刀」以來，距今已有一段時期，喜愛他作品的讀者們不斷函電相詢，甚表關注。

今期巨型小說選刊他簇新作品——「大陣仗」，故事內容更是窮極詭妙，驚心動魄。敘述四大名捕中之鐵手和冷血所辦的一宗驚人鉅案，二人處于一羣貪官汚吏、朋比爲奸的惡勢力下，又要應付胸藏叵測的高手狙擊，進退維谷，處境堪虞，幸而他們……要知整個故事發展和眞相，請先睹爲快。

＊＊　　＊＊　　＊＊

千門奇俠故事「情騙」與沈勝衣故事「風神七戒」今期已告終結，故事情節發展相當精彩，不容錯過。黃鷹另一新篇「亡命雙龍」由下期起相繼刊出。而馮嘉之司馬洛故事「金棺材」今期起已開始連載，愛好上述作品讀者們，敬希垂注。

＊＊　　＊＊　　＊＊

雙鷹神捕兩大名捕管一見和沈鷹，下期在「翡翠雙姝」故事中，携手合辦一件離奇罕見案，既撲朔、又迷離，屆時且看他們怎樣去處理吧！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大　陣　仗（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身爲執法者的捕頭，辦案緝兇遇到棘手是意料中事，然而，鐵手在處理本案時，要與貪官汚吏，朋比爲奸的惡勢力抗衡那就感到特別吃力了……溫凉玉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藍關喋血記（兩期完俠義小說）◀下▶
敎養小孤兒　誓雪戴天仇……諸葛客35

女盜黑鳳凰（民初俠義短篇）
俠女原强盜　鳳凰變海鷗……寒江叟4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萬里飛虹（俠情中篇故事）◀二▶
怪傑中箭　山城被擄……高　鼻50

金　棺　材（司馬洛傳奇故事）◀一▶
風景油畫　價值不菲……馮　嘉58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故事）
夜宿龍王廟　熟讀神劍譜……秦　紅65

賊　　賍（俠義傳奇故事）
尋獲珠寶　殲滅惡賊……黃　鷹70

風神七戒（沈勝衣傳奇故事）◀續完▶
一樓正義風　吹破風神門……黃　鷹77

情　　騙（千門奇俠故事）◀續完▶
邪門千局　害己害人……馬　雲9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重振黃山派　天無絕人路……秦　紅97

長　劍　篇（俠義長篇連載）
老僧卜神課　佛偈動俠情……蕭　逸107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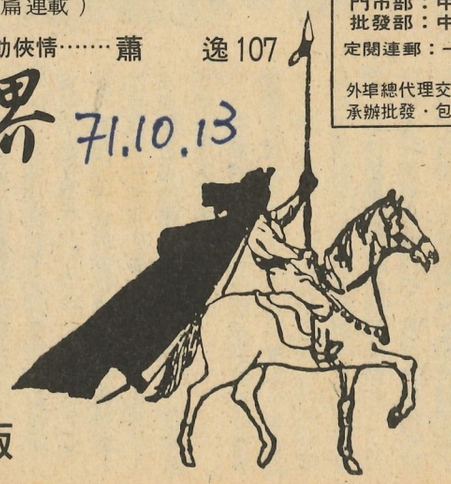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外埠總代理交由ASIAN PROGRESS PROPERTY LTD.
承辦批發·包括：澳洲·紐西蘭·菲濟·新畿內亞各地區。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71.10.13
第24年
第21期
（總號120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臥龍生　司馬翎
黃　鷹　司馬紫烟
獨孤紅　諸葛青雲

六大名家
聯合執筆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經已出版
全套兩集H.K.$12.00

如何謀殺一陣風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黃耀基・圖

大陣仗

捕頭郭傷熊在出事之前，正調查着一樁案件，這樁案件不但轟動，牽涉亦大，而且毫無頭緒，根本是一樁無頭案。

這件案一直使郭傷熊十分煩惱毛燥，所以逗留在衙裏及在外勘察的時間比較多，比較晚才回家。

由於今晚捕頭郭傷熊終於抓到了那件案子的一點頭緒，以他鍥而不捨的性格，就一直研究下去，等他眞有點疲累，感覺到要回家歇息的時候，已經二更天之後的事了。

他此刻披上襖袍，深夜回家，手裏還拿了幾個大燒餅，一瓶米酒，準備挖醒他熟睡中的侄兒，好好跟他討論一下案情，或許，那鬼靈精的侄兒能給他一些什麼破案的啓發。

郭傷熊捕頭的家，離衙門足有三里之遠，中間還經過一片荒地，一塊墓場。

當晚才初七、初八，烏雲又密，月芽兒朦朦朧朧，連路也照不清楚，只有地窪的水塘映着微光。

可是郭傷熊是兩河「小四大名捕」之一，他曾經立志要自己成爲眞正的「天下四大名捕」，那還會怕黑？又豈會怕鬼？所以郭大捕頭他一路輕輕鬆鬆的，手裏拎着用繩紮好的酒瓶燒餅，吹着口哨走回家去。

途中經過那塊墓地時，已過三更。

郭傷熊每天都經過墓場，他胆大包天，仵作剖驗死人腸子挖得流滿一地，他連眼睛都未眨過，更曾到過人人畏懼的「猛鬼廟」裏去，把假扮鬼魅的土匪揪到縣衙裏去，所以半夜三更走過墳場，在郭傷熊而言，簡直當食生菜一般平常。

但今天確實有些不尋常。

因爲墳場裏有釘鑿聲傳來。

郭傷熊馬上停步，側耳細聽，却無聲響，這時霧氣深重，月色昏濛，亂墓堆裏影影綽綽，依稀似有人影，但是又看不清楚。

郭傷熊搖搖自己手上那瓶米酒，明明還沒有喝下肚裏去，不可能因爲微醉而聽錯，而且幹他這一行的，就算喝酒了，眼睛閤着，耳朵也能分辨出飛過頭頂上的是鳥還是蝙蝠。

否則，隨時會被人一刀割下頭顱來下酒。

他想到這裏，不由苦笑了一下。

吃他這行飯的，就有一位叫追命的，就算喝個十七、八斤酒，醉了七八成，但從來沒有人能在他酒醉的時候暗算得着他一根毫毛。

這算是神乎其技了，而他自己，還沒有這個本事，他想。

他正那麼想着的時候，釘鑿聲又傳入耳際來。

這次決不可能聽錯。

是鐵釘子釘入棺木的聲音。

三更天，居然有人在墳場裏釘棺材，眞是見鬼了。

郭傷熊很快的就暗自下了一個定論：如果正常和正當的葬禮，不可能在這半夜三更進行，除非不是葬禮，否則，就算是埋葬也是見不得光的埋葬。

一想到這點，郭傷熊左手還提着米酒燒餅，但右手已按着刀柄，身形已沒入墓堆之中。

他沒有發出吆喝，擒賊擒王，抓盜抓贓，他決定要潛身過去看個究竟。

他閃身過去的時候，釘棺之聲還一下一下的傳來，但等到他逼近發出聲音處不到一丈之遙時，聲音戛然而止。

郭傷熊一皺眉頭，靜夜裏，寂靜得似死了一般，什麼也看不清楚，什麼也聽不見。

隔了一會，雲層漸去，月光稍微濛亮了一些，使得郭傷熊運足目力看去，在霧氣氤氳中可以看到隱隱約約一些事物。

這時虫鳴、蟬鳴、蛙鳴，甚至貓頭鷹的叫聲，幾乎是不約而同的响了起來，自從深夜裏那刺耳的釘棺聲寂滅後，幾乎靜到了極點，如今突然間虫多齊鳴，倒令郭傷熊微微吃了一驚。

他又小心翼翼的潛近五、六尺，已可以看見地上被掘起的黃土，三四副棺材，鏟子，泥鑿……但沒有人！

——半夜三更，是誰挖起這些棺材，要做什麼？

——如果是人掘起這些棺木的，現在人呢？

郭傷熊目光所及，盡是紊亂的荒墳，幽冷的寒霧，遠處的狼嗥，近處被野狗拖啃出來殘缺不全的屍骸，眞似一個人間鬼域一般，難道挖墳的不是人，而是……郭傷熊想到此處，不由自主打了一個寒噤。

就在他打了一個寒噤之際，四周的虫鳴驟然靜了下來。

就在這時，「叮」地一聲，一道劍光，已刺到郭傷熊眉心！

要不是在劍光之前，虫聲忽然滅寂，令郭傷熊心中起了一個念頭「有人欺近」的話，這一劍郭傷熊必然來不及躲過去！

唯是郭傷熊既已生起「有敵來犯」的戒心，他的刀也「噹」然出手。

「叮」，郭傷熊一刀，架住一劍。

對方抽劍，「嗤」地又一劍刺向郭傷熊腹部。

對方抽劍發劍如此之快，就像這一劍，本來就刺向郭傷熊小腹一樣！

可是郭傷熊的刀也立刻下沉，「噹」地一聲，刀劍又交在一起，發出極燦爛的星花來。

星火激濺的剎那，只不過眨眼間，但郭傷熊就在這眨眼間看見對方青衣，勁裝

，幪頭幪臉，雙目精光閃閃。

這一連四個印象，已深深鐫入郭傷熊腦海裏去，在剎那間能把極難認的攻擊者形貌記住，是郭傷熊的特長之一，他能在兩河之間被譽爲「小四大名捕」，實非僥倖。

就在這時，「噹」地一聲急响，背後又响起一道劍風。

這道來劍之迅急，簡直比劍風更疾，郭傷熊大叫一聲，將左手的燒餅酒瓶，往後撒出，令出劍的人稍稍慢了一下，廻刀一架，「叮」地一聲，刀劍交擊，又濺星花！

這剎那間，郭傷熊也看清楚了來人：跟剛才那個青衫勁裝幪臉夜行人完全一模一樣的人。

他心裏剛罵了一聲：見鬼了！背後那人，又「噹」地一劍刺來！

郭傷熊回刀招架，一面打一面退，他所退的方向，是向他原來左側的地方退去，是以他左右是敵人，但背後是空曠的地方，這樣的退法，是他身經百戰而且久經夜戰所得來的經驗，可以免於背腹受敵。

可是這時，「噹」地一聲，背後又一道劍風遽至，比前兩人所發出來的劍勢，只有更急！

郭傷熊瞬息之間，變成左、右、後三方俱有強敵！

按理說在左右兩面勁敵急攻之下，後面這一劍郭傷熊是萬萬躲不過去了——如果郭傷熊的外號，不是叫做「一陣風」的話。

可是他就是「一陣風」郭傷熊。

他的武功精華，不是拳頭不是刀，而是輕功。

他怪叫一聲，拔地而起，沖起一丈三尺，斜飛十七尺，落在一棵枯樹椏上。

那三人三劍擊空，「叮叮叮」三把劍尖抵在一起，借劍尖互觸之力三人齊向後一翻，迅速沒入黑暗之中，碑石之後。

郭傷熊獨脚立在枯椏之上，久久不敢下來，他在心裏尋思：要是對手三人，再聯手攻擊，自己是不是抵擋得住？如果對方不止三人呢？這些究竟是什麽人，武功如此詭異劍法如此迅急？

他忽然想到傳說中有十二個人……不禁又打了一個冷戰，隨後又想：不會的，那是十二個人，不是三個人啊。

——幸好是三個人！

隔了好一會，還是沒有半點聲响，郭傷熊心裏又罵了一聲：見鬼！試探着問：「喂，朋友！」但幽蕩蕩、靜悄悄的，並無人相應。

郭傷熊又沉住氣，等了好一會，心裏不知罵了多少句「見鬼」，終於大聲叫：「喂，朋友，別躲藏了——」但深夜裏沒有半聲回應，就像只有他自己一人在對着荒墳說話一般。

郭傷熊忍不住大聲喝：「喂，朋友，有種的別躲躲藏藏，滾出來吧！」這時天已快亮了，遠處傳來鷄啼聲，郭傷熊這才知道，敵人大概已經走了，這使他感覺到又輕鬆，又沮喪。

輕鬆的當然是大敵已退，自己已無生命之虞，沮喪的是他身爲兩河大捕頭「一陣風」，今個兒却眞的站在枝頭吹了一夜寒風，連對手是什麽個模樣兒半夜釘棺蓋夢一般。

但對於「一陣風」郭傷熊的發現而言，這絕對不是一場夢。

因此他一回到家，興高采烈的把他的侄兒搖醒，要把剛才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他聽；但他的侄兒雖然也是兩河「小四大名捕」之一，但就是因爲他是這一帶的名捕，所以他爲了辦案，已四天沒好好睡過一覺，對他的叔父天未亮就搖醒他的事情，始終惺忪着眼睛，有一半沒一半的聽着，何況，他叔父又沒有帶酒和吃的回來，故此更引不起他侄兒的興趣。

也因爲這樣的原故，使得郭傷熊光火了，罵道：「你睡你的大頭鬼去吧！待我明天破了這個連環巨案，包管你疊高枕頭也睡不着！」他沒把故事的下半闕，尤其是發現了什麽告訴他侄兒，就啐了一口：「見鬼！」回到房裏去了。

俟第二天他的捕快侄兒睡醒了之後，到房裏一看，郭傷熊已無影無踪，侄兒去問他的弟弟，才知道叔父一大清早就穿着翎帽官服大搖大擺威風凜凜的出去了，不知上那兒去。

侄兒一想，叔父昨晚告訴自己的事，總覺有點兒不安，於是便匆匆洗過臉，趕到縣衙府邸去，但打聽之下，才知他叔父並沒有來過！

以他叔父平常克忠職守，每晨必需依時依候到衙府巡視一趟，安排各路差役的事務，今日却忽然有了改變，顯得極不尋常！

所以他立刻去找與他叔父共事的一位好朋友，巡捕都頭張大樹商議，這時候已近正午時分了，張大樹得悉後，也覺得此事頗不尋常，立即分派大大小小的捕快差役去找。

直至傍晚，郭傷熊仍是影踪不見，消息全無，衆人這才知道事情不尋常到了極點！

張大樹呈報知府大人兪鎭瀾，知府大人加派人手，四處尋索，但忙了一整夜，仍一點訊息都沒有。

由於郭傷熊在兩河一帶的功勳業績，毋庸置啄，乃得河北大名都部署轉運使知州事吳鐵翼吳大人賞識嘉惠，所以知府兪鎭瀾即將此事呈報吳鐵翼，吳鐵翼大爲震動，專任通判謝自居協助兪鎭瀾搜索，唯歷三日全無結果。

三天後，張大樹陪郭傷熊的侄兒在午時光景步出縣衙，或許張大樹是看出他愁然不樂的樣子，便隨便安慰了一句道：「你別担心了，你叔父外號一陣風，誰知道他是不是飛上屋頂去了。」

話未說完，猛見飛簷所投下的影子，輪廓上多了一個團黑忽忽的事物。

兩人疾望一眼，飛身上簷，只見飛彩繪金的瓦簷上，伏着一個人，已死去多時，屍首亦開始腐爛。

這人當然就是郭傷熊。

他的死因很怪，身上無一點傷痕，但由舌至喉，由喉至胃，由胃至肺，全都焦爛了，好像有一把火在他體內燒過似的，最奇怪的是他死的時候，雙手還抱着一塊墓碑。

那塊墓碑無名無姓，只有一塊類似「閃山雲」一般的翠綠玉石，嵌在墓碑上，有人認得，這塊墓碑是「大伯公義塚」處的其中一塊無名碑。

謝自居和張大樹，以及死者郭傷熊的侄子，都先後到「大伯公義塚」查過，可是一點綫索也得不到。

而這件案子，也成了衆說紛紜的無頭公案。

× × ×

把這件案子發生的前後過程，告訴鐵手和冷血的，不是別人，正是郭傷熊的侄子。

而郭傷熊的侄子，也是名列兩河「小四大名捕」之一的郭秋鋒。

郭秋鋒外號「白雲飛」，跟他叔父郭傷熊一樣，都是輕功極高的六扇門好手。

郭秋鋒把這件案子始末告訴鐵手和冷血的時候，並不是要他們倆去插手這件事，因爲那時候冷血正在他的家養傷，而鐵手冷血二人也正爲了兩河八大家被滅門慘禍大費腦筋的時候，而且，郭秋鋒堅決認爲，他叔父的案件雖迄今爲此，並無任何頭緒，但郭秋鋒仍堅持要親手破案，爲一手撫養他倆兄弟長大成人的叔父報仇。

郭秋鋒無疑是一個很有志氣的年青人，所以鐵手冷血雖對他手上的案件有興趣，但因知郭秋鋒倔強個性，便沒有插手干涉。

可惜郭秋鋒的遭遇可以說是極壞，他因受鐵手冷血所託，保護「習家莊」二莊主習秋崖，竟然在戍守台戰死。

這時候鐵手和冷血也破了八姓滅門的慘案，以及平息了「習家莊」奪權之亂（詳情見四大名捕故事之「碎夢刀」一文）

手拈火炭的人

郭竹瘦的看法是：「叔叔他老人家不知勘破了多少案件，所以也不知有多少不法之徒想殺害他，但以叔叔五臟俱焚的死法來看，像被一把火燒入了肺腑裏去，叔叔的死因很可能是中毒的。」

鐵手和冷血也是這樣推斷。

鐵手於是道：「你叔父平時跟什麽人特別要好的？」

郭竹瘦是個臃腫肥胖的青年，沒精打采的坐在那裏，移動對他而言是一件頗費力氣的事。他聽到鐵手這樣問，才微微動容。「你的意思是——？」

「你叔父既是中毒死的，那麽很可能是飲食時出事的，但以『一陣風』郭傷熊的精明歷練，不致會胡亂吃下可疑的東西，除非——」

「除非毒死他的人，是他不提防的人，將毒藥滲入食物中……」

「是了。」

「叔父的密友，我也不清楚，但大部份捕役跟他都義氣相交，融洽得很，」郭竹瘦沉思了一會兒道，「府都頭捕役張大樹跟他卅年相交，可能在他那處會知道較多。」

鐵手和冷血正待跨出門楣，但見小屋破舊，牆壁剝落，心中不禁暗嘆一聲，冷血忽問：「令叔去後，可以說是因公殉職，不知……」

郭竹瘦立即道：「總算通判謝大人呈報請願，吳知州事厚加撫卹，發下了三十五兩銀子……」

「三十五兩銀子？」冷血和鐵手心裏，不覺發出一聲唏噓，一條好漢的性命，三四十年來爲破案而歷盡萬難，死後所發的撫卹金，才平均一年不到一兩銀子，但看去這唯一的領這筆「犒勞」的郭竹瘦，已經頗爲滿足了。

看來沒了命的好漢當眞是不值錢！

看來如果沒有以高賢稱著的通判吏謝自居代爲訴願的話，官衙只怕連這三十五兩銀子也省下來了。

想到這裏，鐵手和冷血除了自己掏腰包交給郭竹瘦，希望能使他有能力把喪事做得風光一點，能過點好日子外，心裏也

不禁發出一連串的苦笑。

萬一有一日出事的是自己，又值多少兩銀子，還是多少文錢？

× × ×

張大樹是一個豪邁的人，聲若洪鐘，滿臉麻皮，一提到郭傷熊的死，他就拍桌子：「格老子的，這些日子來，東查沒有消息，西查沒有結果，人人都已淡忘此事，都龜兒子的撒手不幹了！他奶奶的，難道這些年來，郭頭兒對兄弟們的照拂，就此一筆勾消嗎！他奶奶的熊！別人不管，我張大樹可不放手！」

鐵手道：「張大哥講義氣，這點我很敬佩，我們也正是來爲郭頭兒案件查個水落石出的……却不知張大哥可否告訴我們郭頭兒平素常跟誰人一起吃喝？」

張大樹楞了一楞，張大了口，指着自己鼻子，道：「我。」

鐵手問：「那末，事發當天，郭頭兒有沒有跟你一起？」

張大樹道：「沒有。前一天晚上，他留在衙裏翻檔案，說要查明一件疑案，我沒有等他，跟朋友到張家老店吃喝玩樂去了。」

鐵手又問道：「此後你就沒有見過他了？」

張大樹道：「有。」

鐵手道：「哦？」

張大樹道：「我再見到郭頭兒的時候……他……他已經是一具死屍了。」

鐵手心知這張大樹愚魯正直，便問：「那末，平常郭頭兒還會跟什麽人一起飲食？」

「你想從郭頭兒中毒的事去追查下毒的人是不是？」張大樹這下可精警得很，「沒有用的，郭頭兒身在公門，常跟不同的人物吃吃喝喝，不過，郭頭兒常在末飲食之前手心暗捏銀針試毒，格老子的，我就常勸他別提心吊胆的，却沒想到他那麽精細的人還是中了毒。」

冷血忽問：「而今郭頭兒死了，是什麽人補他的位子？」

張大樹又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隨後又顯出十分煩難的神情來，「原本郭頭兒死後，該由他侄子郭秋鋒補上，但禍不單行，他侄子也……憑我的本領，做頭兒可担待不來。」

鐵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吃六扇門飯的，義字當先，常存持正忍讓之心便得了，只要夥計們服氣，就有做頭，你不必太過担心。」

隨後又問：「郭頭兒臨死之前，接辦的是什麽案子？」

張大樹答：「我們這裏分門別類，大家所接的案子都不一樣，但都聽郭頭兒的話。他所接的案件，我也查過了。看似沒什麽嘸類……」

鐵手即道：「那就煩張大哥帶領我們去看看檔案。」

「檔案？」張大樹搖搖頭道：「沒有了。」

鐵手奇道：「怎會沒有了？」

張大樹道：「全給拿走了。」

鐵手即問：「誰拿走了？」

「謝大人，」張大樹道：「自從他接手辦這件案子後，俞大人就把檔案資料，全都送到他那兒去。」

謝大人就是通判吏謝自居，他是知州事吳鐵翼派來調查這件案子的專任人員，以廉潔出名，俞鎭瀾是知府大人，也就是郭傷熊、郭秋鋒、張大樹、郭竹瘦的直接上司，他的司職位雖不在謝自居之下，但既是吳鐵翼大人特派來查案的人，郭傷熊案件的事就當然以謝自居馬首是瞻。

鐵手想了想，便問：「就你記憶中，郭頭兒手上所接的案件中，有什麽特別的沒有？」

「特別？」張大樹搔搔頭，「他奶奶的……特別？有……有一樁是強盜刼殺案……一樁是兒子弒死老父的案件，嘿，嘿！還有一樁老鴇拐帶少女案，還有姦殺案……還有，就是，盜匪殺人案——」

鐵手見他語多重覆，搔頭摸腮的，顯然是記不清楚，便道：「這些案件看似平凡，但可能跟郭頭兒之死有些關係……就煩張大哥帶我們去見謝大人。」

張大樹訕訕笑道：「好，兩位大爺跟我這等一介武夫必定問不出結果來，去問謝大人，是最好不過了，他有學問，說話似做文章一般的……我這就帶你們去。」

「不准去。」只聽一個聲音大笑道，「誰要是不跟我一起喝酒吃飯就走，那就不把我這個小小的知府瞧在眼裏！」

鐵手回頭笑道：「誰知道你酒菜裏有沒有下了斷腸藥？」

「下了。」那人豪邁自在，不拘形迹地笑道：「早就下了。這一次，一定要把你們吃得把慢藏誨盜的事，都一一招供不誤！」

鐵手搖手笑道：「俞大人，可別亂說，慢藏誨盜罪名可不能胡謅。」

那人臉貌方正，皮膚微黑，大目濃眉，很有風度，正是知府俞鎭瀾。只聽他哈哈笑道：「什麽胡謅？這幾日來，兩位老兄來到了敝地，也不來看看兄弟我，我道是沒把兄弟我瞧在眼裏了？原來兩位老哥在習家莊，有兩位紅粉知己，溫香玉軟，銷魂蝕骨，自當忘記了我這個兄弟了！哈哈哈……」

鐵手又好氣又好笑道：「俞大人快別這樣說，我們跟習家莊三姑娘、小珍姑娘等，只是萍水相逢，禮儀相交……」

俞鎭瀾哈哈大笑，說道：「老兄又何苦不認呢！來來來，要吃我這一餐賠不告之罪……」

冷血忽反問道：「俞大人不愧在江湖上人人暗稱一聲『插翅虎』，惡人見着你，果眞插翅難飛……唯獨是我們到貴地不過三天，俞大人就已把我調查得一清二楚的……」

俞鎭瀾微微一楞，隨即笑道：「冷老兄不必介懷，職責所在嘛，難免都要調查。就當兄弟我的不是，一塊兒去寒舍喝盃水酒罷……」

鐵手笑道：「俞大人那裏話了——」

他見無可推辭，便只得接受了，「順便也要向俞大人請教一些郭頭兒的事。」

俞鎭瀾哈哈笑道：「兩位神捕肯助下官調查郭捕頭慘案，自是最好不過了，但是——」俞鎭瀾正色道：「我叫俞鎭瀾，你就別叫俞大人什麽的，難道要兄弟我也

喚你作『鐵大人』、『冷捕頭』不成？嘿嘿——」隨後他又拍拍畢恭畢敬的張大樹肩膀道：「張捕頭，你也一塊兒來吃這一頓吧。」

× × ×

鐵手和冷血二人跟俞鎭瀾雖非深交，但因辦案之故，碰過幾次面，有點淵源，俞鎭瀾對鐵手冷血等四大名捕都十分恭謹，十分客氣，也十分仰慕。而俞鎭瀾爲人豪邁好客，冷、鐵二人有時被他盛意拳拳弄得盛情難却。

四人在席間，談笑甚歡。

只是在吃到一半的時候，忽然走進來一個人。

這個人，穿着長長的白袍，腰間隨隨便便的繫了一根麻繩，身裁顯得又高又瘦，頭上戴了一頂竹笠，竹笠垂得低低的，把這個人的臉孔幾乎十分之八九都遮在陰影之下，只有露出一個尖削的下巴，泛着青黑的短髭。

這個人的形容，也沒怎麽，但他一走進來，使得冷血和鐵手的心裏，起了極大的激盪。

鐵手本來正要喝下一盃酒，但酒到咽喉，好像一團火般地燒了起來，他感覺到竹笠後哪什麽也看不到之處，彷彿有兩盤森寒的火，鬼火！

冷血本來正用筷子挾一塊肉，就在這剎那間，那人走進來了，他的手指立刻像結了一層冰似的，一直寒到心裏頭去。

那人也靜了下來，站在那裏。

只有張大樹背向那人，什麽也看不到，猶伸着筷子往便爐裏撈。

俞鎭瀾也發現了來人，忙笑着站起，道：「你來了。」

那人的竹笠微微的，而且緩緩的動了一動，算是點頭。

俞鎭瀾又道：「請過來喝盃酒。」

那人的竹笠打橫動了動，算是拒絕。

張大樹這才發現有人站在自己後面不遠，回過身去，沒好氣地道：「怎麽？俞大人跟你說話，你是聾的——」

就在這時，「卜」地一聲，便爐炭火過旺，熱流將爐裏一塊燒紅的木炭爆了出來。那人突然之間，已到桌邊，伸出了手，用兩隻手指，挾着燒灼的木炭，放回爐裏去。

俞鎭瀾忙道：「謝謝。」

那人在桌子面前停了一停，似對俞鎭瀾微微一欠身，回頭就走，走入屋裏，鐵手和冷血注意到他腋下挾了把油紙傘。

張大樹喃喃地道：「奇怪，這人入屋還不除笠，眞是去他——」想到知府大人在座，便沒敢眞罵下去。

那人返身走後，鐵手和冷血才緩緩地吁了一口氣。

——如果這個人是他們的敵人，恐怕可以算得上是他們平生難得一遇的勁敵……雖然他們從沒有聽說過這樣的一號人物，也不知道此人是誰。

「看來，」鐵手向俞鎭瀾道：「這位仁兄跟大人很熟？」

「叫我俞鎭瀾，」俞鎭瀾又恢復了笑容，用一種官場上慣性的低語道，「他是吳鐵翼吳大人身邊的人，我們也只是別人的屬下，他這種人物，誰敢招惹上身？便由得他來去好了！」說罷又哈哈地勸起酒來。

有一個人，就算不勸他喝酒，他也一樣醉倒，這人當然就是張大樹。

一個醉了酒的張大樹，自然不便帶冷血鐵手去找謝自居。鐵手和冷血就算再心急，也得等到張大樹酒醒之後才能辦事。

他們只有暗下嘆息，向俞鎭瀾告辭，扶張大樹回去歇息了。

俞鎭瀾送他們到了大門，本來雇了馬車，但鐵手冷血婉拒了，要扶張大樹走回去，張大樹的住家離知府府邸約莫四里路，鐵、冷二人堅稱走路回去夜風會使張大樹酒醒得快一些。

他們離開了知府府邸，俞鎭瀾的豪笑聲依然在耳際迴盪。

雖是十八天氣，但因下着毛毛雨，浮雲蔽月，風吹甚勁，很是寒冷。

這一條回返張大樹居所的路，一面靠河岸，河上的風吹來，吹得三人衣袂翻動，而四週漆黑一片，只聽見樹葉被勁風吹得猛翻的聲音。

鐵手長吸了一口氣，忽道：「好了，請出來吧。」

十二單衣劍

風在河岸狂嘯，黑夜如墨。

沒有人回應。

冷血也大聲道：「不要躲了，請現身吧。」

還是沒有人相應。

張大樹醉得竇七八素的，聽冷血鐵手這樣叫，迷糊得不知想到那裏去了，便咕哩咕嚕地道：「什麽？來？我不來了，不來了……」

忽聞「咕」地一聲，原來躲在黑暗裏的人，聽到張大樹哼哼唧唧的醉語，忍俊不住笑了起來。

只見一個高高佻佻，眼睛亮得好像會開花，兔子牙可愛得像就要蹦跳出來一般的女孩子，興興頭頭的走了出來，雙手擺在身後，一副像小孩子做了什麽得意事等着大人誇獎一般歪着頭，側着臉，問：「怎樣？我的跟踪術把你們嚇倒了罷？」

冷血一見她走出來，心就開始煩，頭就開始痛。

他是被在黑夜裏活靈靈的美美得心都疼了，但是見到她他就不得不頭痛。

因爲這個女子不是誰，正是「習家莊」刁蠻三小姐習玫紅。

他沒有話說。就算有話說也說不過習玫紅。

幸虧鉄手總算有話說：「三小姐。」

習玫紅側了側頭，又笑露了兔子牙：「嗯？」

鉄手道：「妳好像不止一次被我們發現妳跟踪我們了罷？」

習玫紅說：「才兩次罷了。」

鉄手道：「不過，妳也『才』跟踪了我們兩次。」

習玫紅有點委屈的說：「是呀，才兩次。」

鉄手道：「我們相識，好像才三、四天。」

習玫紅更委屈了：「連今晚是第四天

的晚上。」

鐵手儘量以温和一點的語氣道：「妳認識我們才三、四天，却跟踪了我們兩次，而且跑到這種又黑、又冷、又臭、又危險的地方來，妳不覺得……太……太傳奇一些了麽？」他本來還想講得凶惡一些，但看見習玫紅聽到一半，嘴已經開始扁了，他只好把話說得儘量輕一些。

果然習玫紅非常委曲的說：「你以爲我很喜歡這樣跟着的嗎？」她是回答鐵手的話，但却是看着冷血說，而且，在她問完這一句後，更倍覺自己有多可憐、多委屈，「在這裏，又冷，又黑，我又餓……而你們，自管自往前走，你們——」這樣說着的時候，她彷彿已忘掉是自己跟踪他們的，而是他們一起走着的時候把她撇在後面一般。

「我是担心你們查案的時候出事情，好意關心你們，特意來看看有什麽可帮上忙的，誰知，你們——」說到這裏，眼睛已經熱淚盈眶，晶瑩欲滴了，偏在她緊咬着唇不讓自己落淚的時候，她又想起她這樣折磨自己是一件很悲壯的事，所以眼淚簌簌而下，儘管她心裏一直叫自己：小紅，不要哭，不要哭，不要落淚給這些臭男人看……可是越叫越哭得傷心。

鐵手長嘆一聲，向冷血遞了個眼色。

冷血搖搖頭。

鐵手這次一面遞眼色一面遞手勢。

冷血臉有難色。

習玫紅終於「哇」地一聲哭出來（這班鬼東西竟然還在我面前裝古弄怪！）。

冷血只好走了過去，直挺挺的走到習玫紅身前，不知如何是好。

習玫紅噙着淚花，只抬頭看了他一眼，又嚎啕大哭，越哭越傷心。

冷血只好遞給她一張手帕。

習玫紅一把手搶過來，抹了眼淚又擦了鼻涕，還胡亂抹了一把臉，皺了皺眉，帶着抽泣聲問：「你的手帕多久沒洗？」

冷血回答道：「七十六天，如果妳還要，我還有一條……不過還是這條乾淨一些。」

習玫紅「哇」地一聲，像丟掉一條蛇一般丟掉手帕，捏着鼻子道：「哇，哇，難怪那末臭了……」

冷血訕訕然又喃喃地道：「還是新的呢……」

習玫紅忽睜着淚眼問：「我問你，我的跟踪術是不是很差？」

冷血趕忙道：「不差，很好。」

習玫紅睜大了眼：「很好？」

冷血即道：「太好了。」

習玫紅想了想，樣子忽然變得很虛心的樣子，盈盈地道：「我要你告訴我眞話，我的跟踪術有多差？」

冷血道：「……」

習玫紅嫣然一笑道：「你說眞話，我……我不傷心的。」

冷血道：「說……眞話？」

習玫紅潮濕的眼睫毛對剪，肯定地道：「嗳。」

冷血嘆了一口氣道：「跟踪過我們的人，實在太多了……妳在他們之中，可以算在三名之內。」

習玫紅喜道：「三名之內？」

冷血道：「要倒過來數。」

習玫紅嘓惱地道：「那……那你們爲何要到這裏才發現我在跟踪？」

冷血道：「其實一出知府府邸，我們就知道妳在跟踪了。」

習玫紅咬着下唇，細聲道：「你又怎麽……知道是我？」

冷血正直地道：「因爲像妳這樣的跟踪術，世間並不多有。」

習玫紅懊惱地道：「你眞會說話。」

冷血張嘴笑道：「我是說眞話。」

習玫紅眞的恨不得給他一記耳光，但回想起當日初見面時給了他一巴掌的狼狽情形，不禁「咭」地笑了出聲。

冷血問：「妳笑什麽？」

習玫紅說：「風景那麽好，你看，漁火點點，多麽悽迷，風又那麽大，難道我也像人家整天拉長着臉，不笑？」

這時河上漁火數點，但狂風中閃爍着悽迷，岸上也有數點篝火，在岸邊蘆草叢中動盪着。

冷血忽然說道：「妳二哥輕功進步得好快！」

習玫紅訝道：「怎麽說？」

冷血道：「他不是跟妳一起來嗎？幹什麽不現身出來？」

習玫紅回頭望去，臉上盡是不解的神情：「二哥？他陪小珍在習家莊，小珍本要來的，可是他不給，怕她受寒……怎麽？他也來了嗎？」

冷血神情大變，道：「妳跟踪我們的時候，一直有人在妳背後三尺之遙。」

習玫紅只覺一陣心寒，不覺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

只聽鐵手的聲音非常低沉：「河上的漁火，岸上的篝火，你們既然已經來了，就把火照亮大伙兒吧！」他說這話的時候，神充氣足，聲音滾滾盪盪的傳了開去。

他這一句話喊出後，河上的火光以及岸上的火光，迅速地向他們這裏圍攏結集，鐵手向冷血沉聲說道：「這些人恐怕非同小可，我打正面，你迴護三小姐和張大哥。」

冷血也不推搪，只一點頭，已掣劍在手。

習玫紅叫道：「我不要衞護，我也……」話未說完，驟然之間，一道急風，疾打習玫紅！

冷血大喝一聲，「叮」地一响，長劍遞出，刺在那事物上，星花四濺。

同時間，「虎」地一响，冷血背後已中了一擊！

冷血硬受一擊，劍回刺，但刺了一個空，那物體又「虎」地一聲收了回去！

如果對方是手拿着刀或劍甚或是棍槍的話，冷血絕硬受一擊，但也還必定能及時反刺中對方。

可是他這一次失望了。

對方離擊中他的事物，至少有七尺之遙。

冷血大喝一聲，受了這一擊，居然不倒。

黑暗中的人一擊得手，却並沒有再出手。

這時火光已自水上陸上，漸漸逼來。

習玫紅情急地扶着冷血，問：「你怎麽了？」她清清楚楚地聽到那物體擊在冷血背上一聲沉重的悶响。

冷血搖首，但沒有開口。

習玫紅心想：這倒奇了，看來他一點事兒也沒有，這人壯得像牛一樣，捱一兩下痛擊也不會有什麽事的。

就在她這麽想的時候，水上六支火把，岸上六根火把已合攏過來。

衣袂獵獵。

火光熊熊。

十二個青衣人，左手拿着火把，右手一支又細又長的劍，緊身幪面窄袖青衣，每人俱雙目炯炯有神，似厲電一樣。

鐵手深深吸了一口氣。

火光緩緩的移動着。

鐵手的聲音如兵刃交擊：「十二單衣劍？」

對方沒有答話，只是移動更急了。

這十二人移動雖然快、急、詭異，但決不零亂，火光在狂風中幌搖，在黑暗中刺目而灼眼。

習玫紅睜大雙眼，忍不住大聲道：「小心，是陣勢——」話未說完，雙眼只見一陣火光急閃，緊接着便是一陣刺痛，雙目在這剎那間幾乎完全不能視物。

就在這瞬息間，她聽身邊有一聲低喝，一聲怒吼，接着身邊有急風撲面，兵刃相交之聲！

怒吼是冷血的。

低喝是鐵手的。

她再打開眼睛的時候，局面已有顯著的不同，冷血已站在前鋒，鐵手微微喘息着，身上衣衫，有三處已成赭色，但火把之中，也熄滅了三根。

只聽鐵手低聲疾道：「老四，回崗位去！」

冷血道：「我來擋一會。」

鐵手低叱道：「回去！」

冷血不再多說，退回原位，習玫紅發覺他堅忍緊閉的唇角有血絲滲出，右胸也紅了一片。

習玫紅不禁低低叫了一聲。

她發出這聲低呼時，冷血和鐵手都在同一瞬間向她望來。

習玫紅正想開口說話，忽覺火光捲臉而來，使她剛張大了嘴想說的話，被一陣熱焰逼了回去。

她要避，也不知該如何避：想招架，也無從招架起。

在這剎那間，她只有及時閉上了眼睛，聽天由命。

她閉上眼睛的剎那間，只聽「嗤、嗤」之聲响不絕耳，就似有幾百條毒蛇，一齊向她噬來一般。

但另一道尖厲的劍風聲，「嗤」聲在那裏响起，它就擊到那裏，東倏西忽，但是習玫紅從來也沒有聽過這麽凌厲的劍風聲。

劍風之外，還有風雷之聲。

習玫紅大爲好奇，禁不住偷偷地把眼睛打開一條縫，只見她的身邊，前、後、左、右、上、下、正、側，盡都是拳掌的影子。

而「嗤嗤」的劍風時破拳影牆而入，甫一擊入，就被一道厲電似的劍光擋了回去。

習玫紅實在不知圍繞着她身邊的事物怎麽一下子會變成了這樣，但她畢竟是練過武功的人，知道對方正乘隙攻襲她，而鐵手冷血正一面維護她，一面跟那些劍手作殊死戰。

「虎」地一聲，那些人遽然收劍，對手上的火把一起吹了一口氣。

火焰像燒着了油似的憑空捲了過來，習玫紅驚呼一聲，以手遮臉，生怕燒着自己的容顏，忽覺左右雙臂被人挾起，一退二丈！

左邊是鐵手。

右邊是冷血。

鐵手身上的綢袍，又多了一道赭色。

火光過後，河岸寂寂，沒有漁火，也沒有篝火，更沒有人。

習玫紅叫道：「人呢？人都到那裏去了？」

鐵手和冷血這時才長吁了一口氣。

然後他們把全身繃緊的每一寸每一分肌肉鬆弛下來。

鐵手開始輕咳，一聲，兩聲。

冷血道：「你……」

鐵手搖頭，微笑問：「你呢？」他的眼睛在冷寂的岸邊溫暖得就像一盆爐火。

冷血抹了抹嘴邊的血絲，道：「不知是什麽武器，無聲，而且隔空擊人，蘊有巨力……」

鐵手道：「那人如跟『單衣十二劍』一起聯手，我們縱盡全力，亦只有四成勝算。」

冷血說道：「這人武功極高，不知是誰？」

鐵手的眼睛閃動着一種難以言喻，既是奮悅但又傷感的光采：「不管他是誰，我們一定還會再遇上他，到時候，這人是我的，你不要搶。」

冷血淡淡一笑，道：「二師兄，每當作戰時，你總把強敵攬在自己身上。」

鐵手道：「十二單衣劍，也是江湖上罕見的殺手，剛才一戰，我掛了四道彩，只傷了他們五人。」

冷血忽道：「却不知那人爲何不與單衣十二劍一道出手？」

鐵手道：「因爲他們今晚夜襲，主要目標不是我們。」

冷血回過頭去，原本張大樹是背靠着一株垂柳的，他回首看的時候，張大樹還是靠着樹，雙手大字形的站着，嘴巴張開着，喉頭裏溢滿了血塊。

冷血冷哼一聲，道：「那人以不知什麽物體，擊中樹背，再由樹身傳力，震碎張大樹的心脈而致死。」

習玫紅皺眉道：「什麽？」

冷血沉吟道：「奇怪，這些人爲什麽要殺張大樹？」

鐵手道：「那是因爲張大樹可能知道了一些秘密，他們不想他說出來。」

冷血道：「那末，張大樹和郭傷熊是因爲一個秘密而死的了？」

這時習玫紅掩嘴叫出聲來，因爲她終於發覺張大樹已經被殺死了。

「所不同的是，」鐵手道：「郭傷熊是知道秘密的重要性而被殺，張大樹可能根本沒有這種醒覺。」

「那末說，」冷血道：「如果我們不誰？」

來，也不找張大樹問話，他們就可能沒有必要殺張大樹了？」

「可以這樣說，」鐵手皺着眉心說：「可是，張大樹所知的秘密是什麼呢？」

腋下夾傘的神秘人

河風急嘯着，像在河的盡頭一直吼了過來。沒有一點火光，河水是洶湧漆黑的，偶然烏雲裏的月色映出一點灰濛濛，好像隔着陰間陽世的一道飄渺水。

習玫紅不禁站近鐵手冷血一些兒，靜悄悄地說道：「我們……我們還是回去才聊罷。」

冷血看看鐵手，鐵手道：「好。」又道：「你右胸的傷……」

冷血搖搖頭：「不碍事的。」

鐵手道：「那噴火焰藉蔽攻來的兩劍……你似乎應該卸開再反擊才不致——」

冷血點點頭道：「我知道，但我不能卸，也不能退。」

鐵手温暖的眼睛有笑意，瞭解的點點頭。習玫紅忍不住道：「他是爲了維護我才會受傷的是不是？我不該來的是不是？我來了連累你們是不是……？」聲音已哽咽。

「不。」冷血正色道：「妳一定要清楚一件事，就是：是我們連累了妳，不是妳連累我們。」

「眞的？」習玫紅破涕爲笑。

「不管誰連累了誰，我們都走吧。」

鐵手道：「敵人似要阻止張大樹去見謝自居，我們要知道眞相，就去問謝自居。」

× × ×

謝自居顯然毫不知情。

謝自居因專查郭傷熊案，而暫寄都督府察辦，他聽了鐵手和冷血的陳述後，撫髯道：「我這七八天裏，也查不到什麼東西，張大樹說來說去，也是一些無關重大的資料，對案情沒有什麼幫助……兩位來了，正好給下官一些指示。」

鐵手忙道：「指示不敢當，謝大人客氣了，我們原本是路過此地，只是郭秋鋒爲助我們破一件案子而殉職，我們自當爲他一了他叔父郭傷熊離奇命案，不敢橫加揷手。」

謝自居正色道：「鐵兄冷兄，請千萬不要以爲謝某對二位來查稽這件案子有任何逾越之處……謝某原本對二位……應該是四位……一向異常欽慕，謝某以前也算是武林中人，現在亦稱得上江湖人三個字，二位來到協助調查，我高興還來不及，二位若有什麼差遣，請儘量吩咐，如果客氣的話，那就是二位看不起謝某人，不想交我謝某這個朋友——」

鐵手即道：「謝大人這是那兒的話。」原來這謝自居當年也曾在江湖闖蕩過，但他文才好，能力高，從佐吏一直積功遞陞上去，做到了通判。他很有江湖氣概，也或許因爲這點，吳鐵翼便派他來處理這一件牽涉到武林高手的兇殺案。

冷血道：「自居兄。」

謝自居大喜道：「冷兄。」

冷血道：「現在我們對案情不清楚，談不上幫忙兩個字。還是先請自居兄先幫個忙，把郭傷熊捕頭死前承辦的案子紀錄，給我們看看。」

謝自居道：「三位遠道而來，謝某尚未備水酒招待……不過，我知道二位的脾氣，來來來，咱們一起研究案件再說。」

× × ×

郭傷熊死之前，在他手上接辦而未破案的案子共十四件。

十四件中有八件是平常也無聊的案子，不會有什麼可疑，不外是一些普通的偷竊、傷人、酗酒行凶、强盜殺人、通姦等案。

還有其他六件，有四件也並無可疑處：一件是土匪掠刼案，但那羣土匪顯然是「蹼家族」那一羣人幹的，與此無關。一件案子是兩幫械鬥，是「無師門」跟「簑衣人」兩派的仇怨，也牽不上關聯。另外兩宗，一宗是習家莊的離奇案子，（這宗案已給鐵手冷血破獲），一宗是八門慘禍的案子（其實這宗案子便是「習家莊」的同一案子，詳情見拙作四大名捕之「碎夢刀」）。

另外兩件，一件是一宗「財伯」尤獨虎的鑌銀三千兩全被截刼的事，護鑌的人自然無一生還，但有人曾看到案發時正有十二騎青衣人，馬馱重物急馳離去。

鐵手和冷血看到這一則，不禁互望一眼，心裏同時想起江湖上，武林中的一個代號「十二單衣劍」！

還有一宗案件，十分古怪：兩河一帶有一個地方叫做「大蚊里」，人家不多，但却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那兒的蚊子會咬死人的。年來村民逐漸遠離該地，一個外地來的年輕人，經過「大蚊里」之後，不知怎的，同去就神智不清，一口咬死了他的父親，又咬死了他的夫人，街坊生怕這人危害大衆，便夥衆把她殺掉，却給他逃遍了，不知躲到那裏去。

鐵手和冷血，看到這宗案子，都生起了濃厚的興趣來。大蚊里的蚊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個年輕人又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躲到那裏去了？

可是這宗案子，乍看跟郭傷熊被殺案也沒什麼關聯。

從郭傷熊未死之前一手處理十四宗案件這事看來，就可以知道郭傷熊在衙捕裏地位有多重要，同時也可以瞭解他有多忙碌，以致常常夜深不能歸……同樣也可以了解到衙府裏多麼缺乏人手。

要是窮侈極奢的朝廷肯多撥一些銀子來加强禮義律法的維持，也一定更爲成功，鐵手和冷血不禁打從心裏有着這樣的感歎。

「這幾宗案子，凡有可疑處，我都着人或親自查過了。」謝自居苦惱地說，顯然他是爲了這件案子花了不少努力的。

兩人再把資料檔案，從頭到尾再研究了一遍。奇怪的是，兩人心頭一起浮起了一個迷惑，好像發現了一些東西，又好像是缺乏了一些東西，但兩人又分不清那究竟是什麼。

「我也研究過郭捕頭是不是在食物中被人下毒而致死的事，」謝自居補充道：「但是，郭捕頭爲人的小心審愼，可謂令人震驚……」

他苦笑又道：「郭捕頭就算在衾鎭瀕衾大人家中吃酒，也一樣手指縫夾着銀針，先試過有沒有毒再吃喝。」

鐵手和冷血聽到這裏，不禁深深佩服起謝自居查案的精神：爲一個已死去且無親無故的人查案子，他也一視同仁，連知府衾鎭瀾也一樣懷疑到，可見出他辦案之精細。

鐵手也苦笑道：「也就是說，誰想毒死郭捕頭，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謝自居沉重地點頭。

冷血道：「但根據剖屍，郭捕頭的確是被毒死的，是不是？」

謝自居苦笑一下，再點頭。

冷血問：「那你有沒有驗過，究竟是什麼毒藥？」

謝自居嘆道：「我也未曾見過那末厲害的毒藥，待進了胃部，然後才發作，一旦發作起來，胃焦肺烈，但藥物全不留點滴……我不知道是什麼毒藥。」

鐵手忽道：「會不會我們繞了一個大圈子，郭捕頭根本不是給人毒死的呢？」

謝自居瞪目道：「如果不是毒藥給郭捕頭吞下，又爲何他身上全無其他傷痕的呢？」

鐵手道：「這才難說，譬方說，對方拿醮有劇毒的針，刺入一些不顯眼的地方，如手指甲之內，或眼皮內，口腔內便可以將毒輸入體內。」

謝自居即道：「如果毒針是刺入體內，郭捕頭不會身上並無其他部位中毒而只是食道由喉至胃焦爛的。」

鐵手道：「如果對方是把針刺入他的喉管裏……極微小的一個針孔，只要不注意，是很難發現到的。」

謝自居很肯定地道：「我已親自驗屍三次，連個針孔都沒有。」

冷血忽道：「郭捕頭以前有沒有受傷過？」

謝自居呆了一呆，道：「一個這麼有名的捕頭，不可能沒受過傷。」

冷血道：「這就是了，他雖沒有新近的傷口，但有沒有舊傷？」

謝自居道：「有。」

冷血道：「如果他舊傷結了血塊，而針頭只要自舊傷再刺了進去，是不會被發現的，假使這傷處又剛好在食道喉管胃囊或唇舌之間的話……」

謝自居立時跳了起來，大聲吩咐下去：「快，叫仵作來，我們還要驗屍……」

× × ×

這世界上的人，雖然一半以上是看過屍首，但絕大部份都沒有看過驗屍。

驗屍是什麼？

只要你把一隻青蛙從肚子剖開，把牠的五臟腸子全都掏挖了出來，流了一地，你就能想象挖開一個人的身體，那是什麼滋味。

謝自居、鐵手、冷血都目不轉睛的看着仵工剖屍，雖然三個人，一個擦着汗，一個皺着眉，一個還是忍不住要握緊了拳頭。

至於習玫紅，早已被「請」到密室上面休息去了，否則她要是看了，只怕跟大多數的仵工一樣，都不敢再吃動物的腸肚臟腎。

剖解到最後的結果是：沒有這樣的傷口，也沒有這樣的針孔。

鐵手忽下令：「剃光死者的頭髮！」

如果針孔在腦蓋上，如刺在百會穴等，也能起影响腸胃的作用。如果針孔扎在密髮之間，任誰也查不出來的，除非將頭髮剃光。

髮已剃光。

並無針孔。

鐵手苦着臉，走到郭傷熊屍首跟前，肅然道：「郭捕頭，我們爲了查明案子，爲你復仇，而數次驚動你的遺骸，請你原宥。我們一定會緝拿兇手，使你瞑目於九泉之下的。」

× × ×

跟謝自居一起用飯之際，鐵手、冷血和謝自居都並不怎麼開胃，只有習玫紅是例外，她吃得非常開心。

謝自居眼邊的皺紋似乎一下子深了許多。「看來，郭捕頭眞的是食物中毒而致死的了。」

冷血想了想道：「食物？郭捕頭的胃部似乎沒有其他的食物。」

這點鐵手深不以爲然。「毒力既可把他腸胃全部焦爛，也當然可以把食物全部化掉。」

謝自居鬢邊的幾根白髮特別顯眼。「那末，是誰可以毒得倒以小心愼重稱著的郭捕頭呢？」

冷血目光閃動：「會不會郭捕頭所中的毒，根本是失去抵抗力之後被人硬灌進去的呢？」

鐵手道：「這也有可能。」

謝自居道：「不過，有誰可以抓得住郭捕頭呢？他外號『一陣風』，打不過可以逃啊。」

鐵手道：「這也很難說，就以暗算過我們的『十二單衣劍』來說，要是他們十二人一起出手，郭捕頭輕功再高，也不易逃逸。」

冷血補充道：「就算是他輕功再高，有時也很難說，他侄兒外號『白雲飛』的郭秋鋒，輕功也是不亞於其叔之下，但也許是爲了某些原故，不願逃離，只好戰死了。」

謝自居道：「看來要破郭捕頭的案，還得先擒下『十二單衣劍』……這十二劍武功高得出奇，若只是我手邊的兵力，對他們仍是一籌莫展的……」

鐵手道：「自居兄當官以來，以廉介不苟取令江湖人稱羨，別說我們職責所在，單是這一點上我們也願與謝大人共同進退……只是，單衣十二劍尚不足畏，那暗中出襲的人才可畏……」

謝自居沉吟道：「奇怪，這一帶沒聽說過有這樣的高手……」

鐵手忽然問道：「謝兄沒幾天好睡了罷？」

謝自居一省而笑道：「敢情是我滿臉倦容了？」

鐵手笑道：「案子只要鍥而不捨，絕不放棄，定會有水落石出的一日，謝兄還是不要太過傷神的好。」

謝自居苦笑道：「只怕我這尚膪的幾天不多傷一點神，以後……以後連傷神的機會也沒有了。」

鐵手、冷血齊道：「此話怎說？」

謝自居淡淡地笑了一下，道：「吳大

人很關切此事，他只給我十天時限，必要破案，否則……現在已經過了八天了。」

鐵手，冷血交換了一個眼色，心頭頗覺沉重。

謝自居又振起強顏笑道：「下官個人榮辱事小，破案事大……二位既已來了，下官已略感寬懷，——這案子，遲早得破，只是看遲或早而已！」

忽聽一人哈哈笑道：「君楚，那我算是來遲，還是來早了？」

「君楚」正是謝自居的號，而來者清癯雅儁，臉帶正氣，五綹長髯及胸，有不怒而威之儀，却正是知州事吳鐵翼，大步行入廳來。

× × ×

吳鐵翼哈哈笑道：「君楚，我這倉促進來，你不見怪罷？家丁本要通報，但我一聽鐵兄冷兄也在，迫不及待，便叫他們免了俗禮，闖了進來……怎樣？我沒成了不速之客罷？」

鐵手、冷血、謝自居三人一起站了起來，習玫紅好不興高采烈的挾到一塊爆獐腿肉，正想好好咀嚼，吳鐵翼就來了，習玫紅只好不情不願的勉強站了起來。

謝自居作揖道：「吳大人光臨寒舍，有失遠迎……」

吳鐵翼一皺眉，大笑道：「只要三位無見外之意，那就得了……在公堂前，咱們各有位份，在這裏，大家是朋友，不拘俗套！」他說話間五綹黑髯飄揚，顧盼自豪，十分洒落，極有威儀。

三人點頭稱是，謝自居自讓首席給吳鐵翼坐下，並命人多備筷箸。

若論官銜，吳鐵翼自然比謝自居和俞鎮瀾要高得多了，比起鐵手和冷血，雖管轄權限不同，鐵、冷二人可以說得上是京城裏派出來的特使，但吳鐵翼乃是朝廷指派的地方父母官，也比鐵、冷二人只高不低，唯鐵手、冷血二人份位直屬於紫禁城內諸葛先生指揮。形同擁有「上方寶劍」者可「先斬後奏」，是以有一種任何高官都不敢忽視的地位。

吳鐵翼一旦坐下，他身邊有兩個人，其中一個伴着他坐下，另外一個，很快的經過了大廳，像飄行一般「滑」到了窓前帷幔暗處，倚着柱子站着，不發一言。

謝自居一怔道：「那位是誰，怎不過來一起……」

吳鐵翼哈哈笑道：「那是我的朋友。」他拍拍身邊那位面白無鬚的中年文士道：「這是我的師爺，人稱『黃蜂針』的霍大先生霍煮泉。」

鐵手拱手說道：「原來是霍先生，聽說吳大人手下有一文一武，文的就是霍先生……」

霍煮泉笑態可掬，一一與人招呼過後，笑道：「全仗吳大人栽培，我只會作幾首歪詩，寫幾個墨字，別無所長，諸位見笑了。」

鐵手的眼光，仍向那暗中的人望去，那人上半身全沒入帷幔的暗影中，但鐵手目光仍如觸冷電，幾乎要打一個寒噤。

吳鐵翼笑道：「我座下一文一武，文是霍先生，武是那位朋友，我有他們二人，等於千軍萬馬，足可傲視公侯！」他一面說一面大力拍在霍煮泉肩上。

冷血忽然道：「那位朋友，是吳大人的武將，不知高姓大名，過來一敍吧。」

那人絲毫不動。

吳鐵翼笑道：「我這位朋友脾氣古怪，喜歡獨來獨往，武功却很高，他怕我有危險，硬要保護我來，他素不喜與人交往，也不想透露姓名，我們就別管他吧。」

冷血、鐵手都笑了一笑，鐵手道：「其實我們也不是第一次看見這位朋友了，却仍是如此生疏。」

吳鐵翼剔了剔眉：「哦？你們在那裏見過？」

冷血道：「俞大人府中。」

只見那帷幔暗影中的人，靜然端坐，腋下夾了一把油紙傘，好像完全沒有聽到這邊廂的對話。

冷血冷冷道：「吳大人，不管你這位朋友是誰，他都是一位高手，一位眞正的高手。」說完之後，他再也不看他一眼。

但他覺得背上一直有一股灼熱，就像「芒刺在背」的那種感覺，冷血從來沒有想到有人的眼神竟會這般厲烈，鐵手也有同樣的感覺。

風中的錯誤

吳鐵翼的話已回到正題上來了：「君楚，你負責的案子，可有什麼眉目？」

謝自居慚然道：「大人……」想站起來，吳鐵翼制止道：「今晚是我私下問你，不是公事，不要顧這虛禮！」

謝自居苦笑道：「一直都沒有什麼進展。」

吳鐵翼臉色沉了沉，隔了一會才嘆道：「君楚，這案子上頭追得緊，今回咱們哥兒只敍義氣，當然不打緊……但你破案期限只剩兩天了，到時候我只怕也担待不起。」

謝自居爽然道：「吳大人，到時候請秉公行事，謝某決無怨言，不必爲難。」

吳鐵翼聽得一拍桌子，震得席上酒菜砰地一躍，道：「好，如此說來，還是我死樣活氣的柱作小人了！」

謝自居惶恐地道：「大人言重。」

吳鐵翼哈哈一笑，隨即問冷血、鐵手：「二位既已來了，對此事必不作壁上觀了？」

鐵手却一直以眼尾掃瞄那人的腰下，似沒聽到，冷血答：「盡力而爲。」

「那我就放心了！」吳鐵翼又問：「不知三位下一步驟打算如何進行？」

冷血沉吟了一下，道：「我們到出事地『大伯公墳場』看看。」

謝自居道：「該處我已查過七、八次了，都沒有收獲。」

冷血問：「可有新翻掘過的墓塚？」

謝自居說道：「凡有可疑處，都跟俞大人一起掘土翻查過了，却一點結果也沒有。」

冷血道：「哦。」

鐵手這才回過頭來，道：「也許，該查一查墓碑。——郭捕頭是抱着塊墓碑死的。」

吳鐵翼想了想，道：「一切都要靠你們了，如果要用到人，儘管吩咐一聲。」

鐵手笑道：「大人手握兵符，不請大

人又請誰？」

吳鐵翼哈哈一笑，舉杯大聲道：「今宵酣香濃，談這些掃興的話作甚？來來來，咱們吃喝再說！」

衆人紛陪而舉盃。習玫紅鼓着腮幫子却道：「又是你先談起的，有菜有肉，不據案大嚼，來談公事，現在又叫人不要談，都是你！」

冷血低叱一聲：「三小姐，不可無禮。」但神情並不凶惡。

鐵手笑笑，却不出聲。

吳鐵翼愕了愕，問：「這是誰家的姑娘？」

鐵手笑道：「習家莊習三姑娘。」

吳鐵翼畢竟是豪爽之人，呵呵笑了起來：「這都是我的不是，擾攪了三姑娘的清興，這一盃我敬妳，當是我的賠禮。」

習玫紅眼睛滴溜溜地搖了搖頭。

吳鐵翼怔然道：「怎麼了？」

習玫紅道：「我不會喝酒。」

吳鐵翼以手拍額，作恍然狀，笑道：「我這是老胡塗了，怎麼逼迫起姑娘家喝起酒來呢！眞是！」

霍煮泉立即笑道：「這樣罷，物以類聚，人以羣分，今晚難得羣英並集，不如即景作一詩詞，誰輸誰罰酒，如何？」

吳鐵翼撫掌道：「好極。」他拍着霍煮泉的肩膀道：「我這位文胆，精詩擅詞，可不是浪得虛名的唷！」

霍煮泉骨溜着眼睛斜乜了習玫紅一眼，向大家笑道：「如何？就這樣罷。聽說鐵兄博學多文，文武雙全，在下若有貽笑方家之處，還請鐵兄糾正。」忽又想起還有一個冷血，忙道：「當然，冷兄年紀輕輕，文才也好，不得了，太難得了。」

冷血淡淡地說道：「我從來沒作過詩詞。」

霍煮泉道：「冷兄太客氣了，依我看……謝大人文名叮噹，不如先來即興一首罷？」

謝自居欠身說道：「我那有霍先生之才？信心恣肆，貽笑天下，獻醜不如藏拙，還是應該先請才大如海的霍先生引個頭吧。」

霍煮泉哈哈笑了起來，瞇着眼睛不住往習玫紅身上打量，道：「那我就拋磚引玉，就正於方家大雅了……」

復又搖頭擺腦吟道：「燈明酒如鏡，弄蟾光作影，影下芙蓉，含顰解羅裙……」他一面吟誦，一面斜睨習玫紅，臉泛微紅，似未飲自醉。

吳鐵翼拍桌大笑道：「好！好詩，好詩……」

習玫紅忽道：「霍先生。」

霍煮泉湊近了腦袋，陶陶然地笑着，問：「什麼事？」聲音甚是溫柔。

習玫紅道：「你剛才搓手頓足，長吁短嘆，神情哀切的，在做什麼呀？」

霍煮泉一愣，答：「我……我是在作詩。」

習玫紅故作不解道：「詩？就是那些明明是愛是恨却偏要拐個彎兒說了一大堆風花雪月無聊話的句子啊？那算是什麼玩意？」

霍煮泉紫脹了臉，一時說不出話來。

冷血道：「剛才霍先生吟的倒不是纏綿愛恨的情詩，而是豔媚入骨的艷詞。」

霍煮泉連忙否認，分辯道：「我這那裏是艷詞……」

習玫紅却有理沒理的截斷他的話，嗔叱：「霍先生，你這樣實在有失斯文，還敢賊忒嘻嘻的往我瞧，我看你挺不順眼的，信不信我老大耳括子打你？」

說着揚起了手，霍煮泉忙不迭地一縮頭，習玫紅噗嗤地笑出了聲，又把嘴兒一噘，道：「算了，本姑娘也不與你這種人計較。」說着，手指在臉上一刮，加了一句：「看你羞也不羞？」

這一番鬧下來，衆人也再無心機吟詩作對了。霍煮泉詩酒風流半生，沒想到這次給一個小丫頭唇槍舌劍丟了眼，失了面子，氣得再也不能言笑自若了。

吳鐵翼却哈哈豪笑道：「好，好，小姑娘鶯啼燕叱，挫了我這個自負才調的軍師，俏皮可喜，來，讓我敬妳一杯——妳不必喝，我乾就好！」

衆人見吳鐵翼氣度甚寬，手下軍師被人詰難，却全不放在心上，不覺心下憬然。鐵手也舉盃說道：「在下陪大人盡這一盃。」

謝自居也道：「我也敬大人。」

鐵手一盃乾盡，即道：「我們還有事待辦，就此告辭了。」

吳鐵翼也不多留。「好，二位任事不懈，不預繁劇的無謂酬酢，可居天下楷模，去吧。」

鐵手、冷血、習玫紅向吳鐵翼，謝自居告辭，霍煮泉正要客套回幾句，挽回顏面，習玫紅却柳眉雙豎，凶狠狠的跟他說一句：「以後別再作那些拐彎抹角不痛不了快但又出口無狀的詩呀詞呀的了。」

霍煮泉不敢跟她放對，只好去跟鐵手招呼。

鐵手的注意力仍在帷幔暗影後那人的下盤。

那人仍淵停岳峙，端然未動。

冷血突然生起一種感覺，這樣的一個人，天生就是他的尅星，不知在那一世代給下了冤仇，要在今生今世來結算。

一步出都督府，冷血和鐵手都感覺到猶如卸下背負千鈞重担，但是心裏同時又肯定，在未來的日子裏，難免還是要跟那個挾傘在暗影中的人對決。

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鐵手和冷血也答不上來。

× × ×

「好，下一個地方我們要去那裏？」

習玫紅一副要隨他們闖蕩千里的神情問。

鐵手搖頭。

「我們去，妳不要去。」

「不，你們要去那裏，那我就跟去那裏。」

「那地方妳去不得的。」冷血很認眞地道。

習玫紅當然不服氣。「天下有什麼地方你們去得我就去不得的？」

其實，「天下間」這種「地方」多的是，不過她這個問題鐵手和冷血都答不上來。

「妳知道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嗎？」鐵手問她。

「什麼地方？」

「墓塲。」

習玫紅悄悄地看了看附近漆黑的夜色，聲音有點發澀道：「但那也沒什麼了不起。」

「好啊，那我們就一起去吧，妳一定要一起去哦。」鐵手一副興緻勃勃地道：「我們到那地方去，用十隻手指，把亂塚裏的黃土一把一把的挖上來。（習玫紅這時正在看她春葱也似的十指）然後把黑烏烏裏給野狼拖出來嚼啃的屍體一脚踢到旁邊去，（習玫紅這時正在看她的褲襪青鞋和鞋頭上扎的一只小小海棠花），再用雙臂把棺材蓋用力掀上來——（習玫紅這時「呀」了一聲）」

鐵手問：「妳怎麼了？」

習玫紅撫額道：「我吃得太多了，有點兒不舒服，本來我是一定要去的，現在只好讓你們先去吧。」

鐵手問：「妳會不會跟着來？」

習玫紅道：「只要我頭痛一好，一定會來的……我大多數會跟去的。」

鐵手道：「所以只有少數不跟去？」

習玫紅心裏還在發毛：「嗯。」

鐵手向冷血道：「那我們就可以放心去了。」

冷血搖了搖頭，向習玫紅道：「那妳呢？」

習玫紅忙不迭地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冷血道：「那我們先送妳回莊。」

習玫紅想了一想，道：「去了塚塲……那裏後，你們會不會回莊？」

冷血望向鐵手，鐵手道：「不會。吳知州事給謝大人沒多少限期，我想我們查案的情形還是不要影响妳二哥的情緒較好——他現在的情緒極不安定（習家莊現任莊主習勁風因被逼弒兄而致精神恍惚，詳情見「碎夢刀」一文）——我們還是不要打擾他的好。」

習玫紅眨動着長長的睫毛道：「你們會到那裏去？」

鐵手道：「郭竹瘦的家。我想查看郭捕頭的遺物。」

習玫紅道：「那我會在那兒等你們。」

冷血剛想說話，習玫紅斜掠雲鬢，堅決地道：「我在那裏等你們回來。」

冷血把要說的話，化爲一聲輕嘆。

「那我們先送妳過去。」

他望向鐵手，像等待他的同意。鐵手笑了：「我不送，你送。」

月黑風高之夜，却是意短情長之時。

鐵手不僅是個聰明人，而且是個好心人。

× × ×

冷血經過有悽涼美麗漁火寂寞篝火的河岸，迎着風，送習玫紅到郭竹瘦的住所，把打着呵欠惺忪中的郭竹瘦挖醒了之後，他才離開。

在他而言，一生人中，這一次「輕功」最輕，也最得意。

因爲他幾乎是「乘風而來，御風而去」的，整個人都似浮在風中。

風中有習玫紅雲鬢的淡淡香氣，風中有習玫紅亮若晨星的眸光，風中有習玫紅燦若花開的笑靨……

風中她的身傍，還有一個他！

雖然他其實完全沒有施展過輕功。

把習玫紅送到郭竹瘦家裏，他自然放心，唯一不放心的是郭竹瘦傻憨憨的，只怕不會招呼這位三小姐。

但他也不敢多留。

他身上還有責任未了。

鐵手還在等他。

他當然知道鐵手會等下去，但冷血從不讓兄弟朋友等他，這一次已經是例外。

所以他不讓鐵手多等。

當他離開郭家的時候，心中有一種奇特的感受，他以爲那是依依之情，便長吸一口氣，昂然走了開去。

——大事未了，不能被情牽絆。

故此他沒有多躭，在習玫紅癡癡的眸光中遠去。

可是這次他錯了。他在回頭迎風遠去的時候已經犯上了一個無可補救的大錯。

千花蝴蝶霍玉匙

鐵手和冷血在塚堆裏足足搜了兩個時辰，除了死屍，還有一些空棺，什麼也沒發現。

天已經開始亮了。

他們心裏的疑惑却看不見一點微光。

郭傷熊究竟在這裏發現了什麼？

難道就是發現了這些空棺？棺材本是停放死人的，但只有棺材，沒有死人，是不是有些不尋常？

死人去了那裏？

墓塲裏到處都有死人。有些是因爲日晒雨淋，棺材爆裂，使屍骸露了出來；有些是因爲水冲土蝕，泥層浮起，以致肢體映現了出來；有些更因爲是野狼瘦犬挖掘啃屍，骸尸被拖了出來；有些甚至是因爲盜墓者挖墳，暴屍於野外……種種式式都有，這些空的棺材，會不會本來就是停放那些屍首的？

冷血和鐵手都不知道。

或者說，郭傷熊在發現秘密的夜晚，這些空棺並非空棺，而是藏了些東西的？

棺材裏什麼痕跡都沒有遺留，除了黃土、臭氣、白骨、有時還有一些衣帛和屍水。

究竟曾置放過什麼東西？

鐵手和冷血更答不出來。

難道秘密不在這些已經被掘出來的棺材中，而是在還被埋着的棺材裏？

想到這裏，冷血和鐵手只有苦笑，這塚塲至少埋有一萬個從古到今的棺柩屍首，有些因泥層變陷之故，早已崩裂出外或深入土層裏，要叫他們一具一具的去發掘，只怕非要一兩年的時間逗留在這墳地不可。就算眞的發墳開棺查明眞相，鄉民又怎會任人動祖墳？

鐵手和冷血自然是無法解決。

但他們肯定了一件事。

如果有人在這裏埋了一些重要或不想被人發現的東西，那麼在這亂葬崗裏，埋的人也不易辨認得出來，除非是在一些特別好認的地方，或在埋藏處做了記號。

眞正高明的人不會把重要事物藏在特別隱蔽或特殊的地方，這正如一個聰明人不會把珍珠寶貝藏在牀底櫃內一般。

而最容易辨認，又不怕混淆，更不易

被人發覺的在墳堆中的記號，只有一個。

墓碑。

× × ×

人死了都有墓碑，正如人活着都有名字一般。

當然也有人活着連名字都沒有，這些人往往死後也沒有墓碑。

有些人死了，塚園要做得特別華麗，佔地極闊，雄踞峯頭，面山臨海，墓誌銘密密麻麻，大表其人生前功德（當然爲求隱惡揚善之故，有過失而不能書），死了還要做鬼霸王，其實，經過若干年後，他的屍首早從地底下流到那一處無名無姓的荒墳下也難逆料。

很少人會有餘暇去逐座的讀人墓碑，而今冷血和鐵手却連墓誌銘都不放過。

因爲他們還聽郭秋鋒說過，郭傷熊死前那一晚的轉述中顯示，除了他發現棺材的秘密外，他跟三名劍手格鬥之後，還似乎發現了另一個秘密。

墓碑的秘密。

× × ×

墓碑是有秘密的。

可是鐵手冷血發現不出來。

其時天已大亮。

鐵手冷血不僅注意碑文、墓穴、塚影，甚至也留意碑上的石質——郭傷熊抱無名碑而死，那塊石碑上嵌有叫做「閃山雲」的一種玉石。

他們更注意到有沒有新被抽拔起的碑穴，即是查看郭傷熊所抱的石碑是不是來自此地？

結果是：沒有這種玉石，而因盜掘、水冲、泥陷等種種原因，留下的碑穴極多，不知新舊，也無法辨識。

鐵手和冷血這才明白爲何謝自居所說：「凡有可疑處，都跟俞大人一起掘土稽查過了，却一點結果也沒有。」有多大的懊喪和多深的失望。

冷血和鐵手忙了大半夜，結果什麼收獲都沒有，他們眞想大聲呼喝，把地底裏的死人都喚上來爲他們解答心中的疑惑。

他們當然不會眞的這樣喊出聲來。

但的確有人在高呼他們的名字。

「鐵二爺！」

「冷四爺！」

× × ×

叫他們的人喘氣咻咻，顯然是長途跋涉來找他們的。

來找他們的人是習獲。

習獲是習家莊的一名精強的壯丁，當日在鐵手、冷血第一回初到「習家莊」的時候，就是習獲率衆阻攔不給他們倆進去的人。

習獲一向都是「習家莊」中精明而又忠心的手下。

「習家莊」離「大伯公塚塲」並不太遠，以習獲的武功，當然不至如此喘氣如牛，除非是遇上相當緊急的事，習獲是全力奔馳而來的。

鐵手冷血一念及此，立刻迎了上去。

習獲牛喘着，從氣縫裏擠出聲音來：

「……不不不……不好了……有採花盜……偷偷入……偷入習家莊……擄了小珍姑姑娘……」

他下面一個「娘」字未說出口，鐵手已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厲聲問：「小珍姑娘怎樣了？」

習獲殺豬也似的慘叫起來：「好痛啊！」這三個字倒是喊得一氣呵成。

鐵手這才恍然醒覺放了手，迫急地問：「快說！」

習獲結結巴巴地道：「採採……採花盜進……進了來，抓抓了小珍姑姑姑——娘，但是給給給……」

「給什麼鬼？」鐵手急得似被薪火煎熬一般。

習獲一急起來，搔耳摸頰，才說得出話來：「給給給……給莊主發覺了，纏……纏住那採採採花盜，在國安閣打打打，不，對……對峙了起起起……」

「現在怎樣了？」鐵手一喝。

習獲給這一喝，倒是說出了一句完整的。

「還在莊裏僵持着。」

習家莊自從「碎夢刀」事件後，四大高手包括莊主習笑風，大總管唐失驚、二管家習英鳴，三管事習良晤全死了，「習家莊」人材凋零，習玫紅偏又不在，只有一個神志恍惚的習秋崖主持大局，若有高手趁隙而入，習家莊確難抵擋的。

習獲兀自道：「二位……快快快去，遲了就……就完蛋大吉了。」但是他在艱辛地說着這段話的時候，鐵手和冷血，早已不見了。

× × ×

鐵手和冷血是衝入習家莊的。

習家莊在門外的護衛，只來得及看到兩團龍捲風也似的魅影，連喝問也來不及，人影已掠入莊內。

亦因這一點，鐵手和冷血心裏倍感習家莊已沒有人才，連防守的力量都不足以應付。

——小珍怎麼了？

就在他倆這麼想的時候，恰好有人在厲聲呼道：「淫賊，滾下來！你放下小珍，我不爲難你，你要什麼，我都給你！」這聲音如此悽厲，彷彿有人要割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掏出來一般。

只聽一個陰陽怪氣的聲音回道：「你家有錢，錢我可見得多了，誰稀罕？這樣美得似揉出水來的姑娘，我倒是第一次見到，你叫你那千庸材退出去吧，我只要用一會兒，就還給你，保管死不了！」

反聽那厲呼聲吼道：「霍玉匙，你這個萬惡淫賊，我宰了你，我宰了你。」

那輕薄的聲音却怪笑道：「人人都是這樣罵我，也不想點新鮮點子，我說哪，習少莊主放着這樣一個美人兒，何嘗不圖沾染？又何必如此假正經，做戲罷啦！」

只聽一聲厲嘯，這聲音憤怒已極。

那輕浮的聲音突然一緊。

「你再行前一步，這滴水也似的人兒！就是死美人了。」

習少莊主會不會甘冒奇險走上前去，連他自己也無法得知，因爲一隻有力的手已搭住了他的肩膊。

「二公子，讓我們來。」

那是冷血的手。

習秋崖幾乎哭出聲來，他一直支撐到現在，各種情切與心焦，幾乎已讓他崩潰了。

× × ×

習二莊主習秋崖和一羣習家子弟，全在正廳後長巷對開的屋簷，窗櫺，走道上伏圍着，對面閣樓亮牖上有一個人，正探頭下來望。

這個人臉白得像塗了一層粉，鼻樑歪斜露骨，刀眉俊秀，滿臉笑容。

以情勢看來，習家莊的人正與那採花盜在閣樓上下對峙，而看情形小珍仍在他手上。

鐵手疾快地低聲問了一句：「這狗賊叫什麼名字？」

習秋崖近乎呻吟地道：「『千花蝴蝶』霍玉匙。」

鐵手仰首揚聲叫道：「霍玉匙。」

那白面人笑嘻嘻地說道：「我看見你們又增援二人了，哦，看來還是捕頭老大哩。」

鐵手大聲道：「我們習家莊奈不了你何，你走吧，我們不攔阻你。」

霍玉匙倒是一怔，隨即怪笑道：「你們倒算知機，但是，這美人兒我要帶走，用過了就還，你叫你家莊主看開點罷。」

習秋崖怒吼道：「狗賊——！」

鐵手截道：「好，女的你帶走，我們不追究！」他一開口說話，習秋崖只覺一股聲浪逼來，使他下面已經啓口的話，竟發不出聲音來。

霍玉匙又呆了一呆，陡地笑了起來：「有這樣好的交易麼？哦，我知道了，你們是從衙裏來的——」

他輕笑兩聲又道：「我走也可以，但你們要先退開，我可居高臨下，望得一清二楚，騙不了的。」

鐵手沉聲道：「退開也行，但有兩個條件。」

霍玉匙笑了起來：「果然是有條件的，我少爺枉顧此地，這彩頭是拔定了，有什麼條件快說吧，免得少爺我心癢骨軟，就地解決！」

習秋崖厲叱道：「你這個豬狗不如——」下面的話又給鐵手迫了回去。

「第一，你出去後，此事爲習家莊聲譽，不能外傳。」

霍玉匙愣了一愣，笑着說：「習家莊若成全我這一件美事，叫我做奴做僕三年五載也願意，這姑娘實在太美了，我明知習家莊龍潭虎穴也來了，本就沒有活出去的心，要我不張揚，容易至極，你放心，這決不會有損習家清譽。」

他隨後又補充一句道：「大丈夫言而有信，閑話一句。」

此人在此情此景，居然自詡豪氣，以丈夫自居，也算罕見罕聞。

霍玉匙又問：「第二個條件是什麼？」顯然是見習家莊有意放人，態度也不那麼囂狂了。

鐵手忽罵道：「霍玉匙，你是眞不懂，還是假不懂？」

霍玉匙倒是給他罵得愣了一愣，道：「什麼懂不懂？」

鐵手冷笑道：「枉你還是出來江湖上混的，你要給就給，大爺我可不貪圖，夜長夢多算你自己晦氣！」

霍玉匙恍然道：「你是要錢。」

鐵手繃着臉回答道：「有錢能使鬼推車。」

霍玉匙忙道：「我給，我給……我還以爲是什麼，要錢，霍少爺我有的是。」

鐵手冷冷道：「多說無益，拿來！」

霍玉匙問：「多少？」

鐵手道：「我手足要使要用，要他們喝掩嘴酒，少說要兩百兩銀子。」

霍玉匙道：「也不算獅子大開口。」

但臉有難色，道：「我手上沒有現銀。先賒着，我同去保管一兩少不了，還多你五十兩。」

鐵手瞪目道：「姓霍的，你當大爺我是三歲小孩，任你指點？」

霍玉匙怒道：「我霍大少是富貴王孫，怎會食言而肥，自墮威名？」

鐵手掀起了臉孔道：「你這種瞎充字號的也談威名？好吧，不給，拉倒！伙計們——」

霍玉匙急道：「好，好，我給，我現在就給……大同府銀票你要不要？我有幾張……湊合起來有一百五十兩銀子……如果我身上携着銀子出來飛簷走壁的，我早就不是採花來着而是俠盜賑濟貧民了！」

鐵手稍爲沉吟了一下，道：「也罷，少一點兒，算我倒貼，銀票你扔不過來的，我上來拿吧！」

霍玉匙喜道：「老哥你這就將就將就，日後忘不了你的好處……至要請你那干弟兄行個方便退遠點兒，少爺我身邊擺着個小美人兒，實在心癢難搔，一分一刻無法延挨……」

鐵手冷笑一聲，正欲掠上。

霍玉匙突喝道：「慢！」

霍麥來的笑容

鐵手陡然頓住，心中不禁發出一聲暗噢：「又怎麼？」

霍玉匙道：「你若過來，驀然出手，我怎麼辦？」

鐵手怔了一怔，冷笑道：「採花盜就是採花盜，忒煞沒胆？還大剌剌的充什麼狗熊！」

霍玉匙也不生氣：「你還是別過來，我扔給你。」

鐵手即道：「要是銀兩，你還扔得過來，銀票不受力，你拋不過來的。」

霍玉匙嘻嘻一笑：「我自有辦法。」只見他把頭縮進去，悉索一陣，這一陣不過是片刻的功夫，鐵手已有七次想不顧一切，衝入閣樓去營救小珍，但他終於沒有那麼做。

那是因爲如果他眞的衝進去，小珍的生死，仍捏在那人的手中，對小珍的安危來說，只有百般的不利。

鐵手強忍了下來，由於他心裏已焦切到了沸點，所以他要抓緊了拳頭，不住用拳頭拳擊自己的腿骨才按捺得住。

臨危處險，若不能鎭定如恒，情形只有更糟。

不一會，霍玉匙又笑嘻嘻的探出頭來，一揚手，邊叫：「接着！」

一道尖嘯，急打鐵手左肩。

鐵手也不迴避，一揚手，就把那事物接住，那是一片沒羽飛蝗石，石上捲包了幾張銀票，鐵手一張一張的揚開來，端詳

半天。

銀票紙薄不受力，霍玉匙是採花賊，採花賊多半精於用毒，輕功和暗器，弱於內力、定力與拳脚，這也是他們個性所致，擅於暗算但不肯下苦功練武之故，霍玉匙將幾張銀票繫捲在飛蝗石上，自然能射遠了。

霍玉匙笑嘻嘻地道：「怎樣？總共有一百六十幾兩哩……便宜你們了！」

鐵手猛抬頭，怒叱：「你奶奶的，騙起老子來了。」

霍玉匙一愣，道：「什麼？」

鐵手一揚手中六張銀票，怒罵：「不成器的傢伙，以你道行，想騙我還差得遠哩！五張是眞的，有一張聯號不清，印符也不對鑑！」

霍玉匙怔怔地道：「怎會？不會的，不會的……」

鐵手冷哼一聲道：「偏是這張值八十兩銀子……你要不信，自己拿去瞧瞧！」

霍玉匙呆了一呆，道：「好。」

鐵手深吸了一口氣，將那張銀票捲在那塊沒羽飛蝗石上，拋了回去。

那片飛蝗石的速度，却並不太快，所以霍玉匙一面揚手去接，一面還來得及說：「不可能的，我霍大少的銀票，沒有不能會鈔的。」他下面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但他已不能說下去。

因爲他已接着了那片捲裹着銀票的飛蝗石。

鐵手扔出來的飛蝗石！

× × ×

那片飛蝗石，沒有夾帶着呼嘯，甚至沒有什麼風聲，而且去勢甚緩。

但霍玉匙接在手上，猶如一百個人一齊拿着一根大棍子擊在他手心之中一般，他怪叫一聲，向後跌飛了出去！

就在這一剎那間，他原本搭在小珍肩上的手，也緊了一緊。

可是這下突如其來，霍玉匙全無準備，身形已被那股無形大力撞得翻跌出去，他的五指只來得及「嘶」地一聲，撕下了小珍肩上一片衣服！

他大叫向後跌去。

他落地時即聽到他接飛石的手臂發出的骨折聲。

他尖呼着滾了起來。

他畢竟是一個極端聰明的人，雖然還未弄清楚發生的是什麼一回事，但他知道他應該立刻挾持小珍！

他向小珍滾了過去。

他的滾勢快極，如果不是那人早已搶到梯間，一個箭步竄上來，擋在他和小珍之間的話，任何人都來不及在他重新抓住小珍之前靠近他。

可是那個人已經攔在小珍身前。

霍玉匙尖嘯一聲，沖天拔起，正圖破瓦而出！

「錚」地一聲，他的頭頂就要撞中瓦面之際，一柄劍尖，已點在他的眉心間！

霍玉匙甚至可以感覺到劍尖的寒氣。

霍玉匙心沉入沉，人也向下疾沉了下去！

只是人沉劍沉，霍玉匙足尖甫沾閣樓地板，劍尖又到了他的眉心穴上！

霍玉匙只覺眉心的毛孔全都因劍光寒意沁得倒豎了起來。

霍玉匙嘴裏發出一聲怪叫，人却絲毫未停，向後疾衝而出。

他的輕功可謂極高，脚尖甫沾地而脚踵未落實，即飛退七尺，但他退得快，劍光却追得更快！

他七尺一挪而過，正想換一口氣，但那柄劍尖已抵在他眉心之間上！

霍玉匙呆了一呆，他此際的驚愕，尤甚於一切，他還未曾想到自己的處境，但却震愕於對手的武功！

這如蛆附骨的劍影！

附上飛石上的可怕內力！

這兩人究竟是誰？

× × ×

「我叫冷血！」那個劍尖頂着他眉間的青年冷冷地說道：「剛才跟你討價還價的那個人，叫做鐵手，你被捕了，逃不掉的。」

霍玉匙如一隻被戮穿的氣袋，張大了口却洩盡了氣。鐵手和冷血，竟是這兩個煞星！

自己竟會惹上了這兩個黑道上人人無人不頭痛避之不迭的二大名捕。

鐵手這時已解去小珍的穴道。

他以渾厚的內力，蘊於石片上，震倒了霍玉匙，而正在他與霍玉匙對話之際，冷血已偷偷掩至閣樓上，只是霍玉匙一直貼近小珍，冷血苦無出手之機罷了！

鐵手很放心。

因爲冷血的快劍從不會令朋友失望。

鐵手看見小珍清秀的臉龐垂下了幾絲髮，雲鬢有些凌亂，臉色蒼白，徐徐站了起來，鐵手不由得一股怒氣上衝，恨不得揪住霍玉匙揍上十拳八拳才能甘心。

鐵手任捕快十數年，對付過無數大奸大惡之徒，却從未似今天生了動私刑之恨意。

鐵手強忍心中怒氣，柔聲向小珍道：「妳受驚了。」

小珍匆匆望了他一眼，在這匆匆一眼裏，鐵手瞥見她星眸含淚。

鐵手不禁一陣心痛，好像一股痲索，不住的在他心裏搓絞似的。

小珍只瞥了他一眼，就恨恨的看向霍玉匙：「那個賊子，那個賊子……」一面說一面移步過去，看樣子是想到霍玉匙身前去罵他。

但這樣是極危險的。

鐵手本可以制止的，他的手甫伸出去，還沒有搭到小珍的肩頭，他心裏忽然想到這樣豈不是等於抓住小珍？這樣子是極不好的。他旋又想到他與小珍初識的時候，小珍當時被習笑風迫得褫衣落江，小珍那皎潔勻美的身子……

他一念及此，手是伸出來了，却沒敢扣下去。

冷血生恐小珍接近霍玉匙會爲其所趁，同時也沒想到鐵手會不去制止小珍，他及時迴劍一攔。

他這一攔，是把小珍攔住了，但鐵手乍見小珍的身子被劍身擋住，他心裏一下子有一個衝動：不能讓兵器冒瀆了小珍，他立即閃電般伸手，握住了劍身。

鐵手可以說是在江湖上翻過大風歷過大浪的人物，本來不致於生出這種連以兵

器相攔阻也覺冒瀆的感覺，可是在這一剎，他却忍不住，生怕小珍眞的撞上去爲劍所傷，所以他搶先去用手握住了劍身。

他號稱「鐵手」，握住了一把利劍，雖然是冷血的快劍，自然也不會有碍的。

這一來，鐵手，小珍，冷血三人一起被卡在這關口兒上。

霍玉匙是極端機伶的人，他翻身躍起，左手打出十五點星光，右手掣起一柄寒七，左打冷血，右刃奪路而出！

冷血用空着的左手，接下十五道暗器，但已來不及攔阻霍玉匙。

霍玉匙剛躍起破牖，忽見陽光中五彩繽紛，幻成飛花無數，降洒下來！

霍玉匙此驚非同小可，勉力以刃一格，「噹」地一聲，刃斷爲二。

幻彩中又斂定爲一張晶光燦然的刀。

這正是「習家莊」的「碎夢刀」。

持刀的人便是怒忿中的習秋崖。

× × ×

習秋崖可謂怒極恨極，一刀不中，又劈一刀。

霍玉匙在地上打滾，一滾十尺，才躲過這一刀。

習秋崖可以說是恨絕了他，又一刀砍下，霍玉匙殺豬一般的大叫起來，左股已中了一刀。

習秋崖掄刀罵道：「你這百死不足以贖其辜的傢伙！我要把你斬成九十九截——」一刀又劈了下來！

習秋崖的「碎夢刀」凌厲無比，冷血也不敢以劍去格，鐵手一個箭步，扣住了習秋崖胳臂，疾道：「二公子，這種淫賊，罪不致死，還是交回給衙裏發落！」

習秋崖忿忿地道：「這種人害了多少良家婦女，枉殺了多少人命？眞該把他給天雷劈頂，萬箭鑽身，叫他拼湊也還原不了！」習秋崖原本文質彬彬，忽然罵起這般惡毒的話來，可見心中有多憎恨。

習秋崖徐徐收刀，仍不甘心地罵道：「你把這種忘煞狡猾的傢伙往牢裏送，不消幾日他自然又出來作怪，哼！」冷血、鐵手聽了，不覺一愣。

習秋崖行近小珍，雙手搭在她肩上，這時，他整個語氣才柔緩了下來：「小珍，妳受苦了，那傢伙有沒有欺負妳，有沒有……」

小珍盡是搖頭，也不答他。

習秋崖雙手搭在小珍肩上，一直很關懷的看着她，像要從她臉上看出她遭受到什麼損傷來。

冷血見了，忙跟鐵手道：「這淫賊，我們把他送衙了罷。」

鐵手道：「嗯。」

忽聽一人道：「不用了。」

鐵手冷血看去，只見來人是面目無鬚，滿臉笑容的霍煮泉。

鐵手一怔，說道：「原來是霍先生駕到。」

霍煮泉道：「我以知州事大人轄下天雄府都部署的名義，把此人逮了歸案。」

鐵手道：「哦？」

霍煮泉一笑道：「因爲這淫賊，在這一帶附近不知做了多少採花案，官府早已把他緝形緝拿多時了，這次全仗鐵兄習莊主把他拿下這兔崽子結案。」

鐵手沉吟了一下，道：「既是如此，就交給霍先生了……却不知霍先生如何得知這賊子在此處？」

霍煮泉道：「習獲先生找謝大人，才知悉你們在大伯公墓園研詰案情，才趕過去通知你們的。」

鐵手又問道：「所以謝大人也通知了你？」

霍煮泉道：「鐵二爺想問的是擒拿區區一個採花盜，謝自居爲何不派屬下前來，而要小題大做，通知了我？」

鐵手道：「在下確實不解。」

霍煮泉大笑道：「原因很簡單，」他指着匐伏在地的霍玉匙道：「這丟人現眼的東西，就是我兒子。」

鐵手和冷血俱頗爲錯愕。

霍煮泉道：「因爲我是他老子，所以發生了這樣的醜事，我還是一定要來，把這個早已被我斥逐出門的孽畜，親自拿押牢去！」

他又哈哈笑道：「你們見我滿臉笑容，又焉知我心中羞無地容，愁無人訴！」

鐵手忙道：「常言道，世上不如意事，在所多有，令郎如此……不堪，知子莫若父，除秉公以刑誡外，還望霍先生於以私下開導，誘至善道。」

霍煮泉嘆道：「這都是我教誨無方，這畜牲頑冥不靈，教也枉然，我得先把他下到牢裏，要他嚐嚐個十年八載鐵窗滋味，再來教他好了！」

習秋崖却在一旁冷哼一聲。

霍煮泉嘆道：「今次的事，所幸小珍姑娘無恙，未致釀成大孽……我會把這孽子前案一併處治，就此告辭了。」

鐵手、冷血知他畢竟舐犢情深，心裏悲苦，亦不多留。

這時，小珍輕輕的轉身過去，脫離了習秋崖搭在她肩膀上的手，向冷血走過去，問：「玫紅姐姐呢？」

冷血道：「她在郭捕頭以前居處。」

小珍一怔：「她在那兒做什麼呢？」

冷血苦笑道：「她本來是要等我們塚塲辦查案件回來的……但是我們却來了這裏。」

小珍「哦」了一聲道：「難怪她不在了。」

她偏頭想想，又道：「要是她在，一定要打這……這賊人好幾巴掌！」

冷血心裏暗笑：若那三小姐在，何止摑那淫賊耳光而已？……却聽習秋崖仍忿然道：「那種下三濫的淫賊……也不知光嚷着要緝拿，連榜文都出了，聽說也曾把他下過牢，現在不也是一樣出來作惡！」

冷血聽在心裏，驀然一震：「他坐過牢？」

習秋崖一呆，道：「千花蝴蝶是這一帶有名的淫盜，聽說曾被六扇門中的高手擒獲過，這種人抓到了不關到牢裏去難道還厚加撫卹不成？」

冷血忽轉臉向鐵手，道：「霍玉匙不像坐過牢的樣子。」

鐵手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霍玉匙年紀輕輕，犯案纍纍，如果被擒下獄，非十年光景不能出牢，而牢獄這等不見天日的地方，加上牢頭獄卒的恣意欺凌拷打，說什麼霍玉匙都不可能還保有

今天公子哥兒的相貌與矜貴！

但是當冷血轉過臉去看鐵手的時候，鐵手的神態的確讓他吃了一驚。

鐵手沉起了臉，神情完全掉入了沉思裏。

然後他隔了良久，才問了一句話：

「他叫霍玉匙？」

冷血乍聽這句話，驀地心頭一亮。

墓碑上的名字

冷血幾乎跳起來道：「霍玉匙？」

鐵手沉聲道：「是。我們曾見過此人的名字。」

冷血大聲道：「是在大伯公塚塲？」

鐵手點頭：「墓碑上的名字。」

× × ×

大伯公塚塲。

冷血和鐵手，在救小珍逃出魔掌之際，沒有去想「霍玉匙」這個名字。

只是等到小珍已獲救後，由於習秋崖的說話裏發現了破綻，鐵手和冷血才對「霍玉匙」這名字留意了起來。

他們在塚塲裏看過這名字。

他們在一夜之間，看過的碑文銘刻，不止一千八百，但這兩大名捕還是能想出這名字的來源！

那是很簡單的「愛子霍玉匙之塚」！

墓塚全無可疑，那是東列第十八座墓碑。

鐵手、冷血立即動手挖掘。

棺柩極大，十分華貴，是上好的柳州棺木，很是沉重。

鐵手冷血決定開棺。

棺開。

棺裏沒有任何寶貴的事物，也沒有任何神秘的東西。棺裏只有一具死屍。

只有一具腐爛了的死屍。

× × ×

鐵手和冷血兩人在下午的陽光下滴着汗，汗水像千百道小河般淌下頸項，流落體內。

鐵手道：「這不是霍玉匙的屍首。」

冷血說道：「但碑上却刻着霍玉匙的名字。」

鐵手道：「這人是個胖子，而且牙齦早已腐脫多枚，髮色灰白，這人的身段年齡，跟霍玉匙皆不脗合。」

冷血道：「所以這一座墓，是用來告訴人們！霍玉匙已經死了。」

鐵手道：「可是霍玉匙又出現了。」

冷血道：「所以這一座墓所掩飾的事實已不能掩飾。」

鐵手道：「問題是：誰替他掩飾？爲什麼要替他掩飾，說他死了？」

冷血道：「聽習莊主說，這淫賊曾被下過牢，如果確曾，這賊子惡名昭彰，一定是押在大牢裏。」

鐵手霍然道：「所以，我們到大牢去查，一定可以得到消息。」

× × ×

以鐵手和冷血的身份，要使大牢的獄官恭恭敬敬把犯人名册拿出來審查，是件易事。獄官也斷不敢拒却這諸葛先生手下的兩大紅人的。

經過冷血和鐵手的細察與詳詢，霍玉匙的確是曾下此牢。

而霍玉匙的案子，十分駭人，他十歲開始就犯調戲罪，十三歲以後，就強姦婢僕，至十七歲，就有了逼姦不遂而殺人的紀錄。

往後五年內，他犯下的姦淫罪名，至少有七十多宗，其中有十一宗弄出人命，當然，這還不包括沒有投報的或被殺人滅口沒有留下佐證痕跡的案子。

直至三年之前，官府才畫形通緝霍玉匙。

鐵手和冷血查到這裏，不禁各自發出一聲輕嘆：這人犯案十三年，才開始通緝，實在已經不知害了多少條人命，沾辱了多少女子的清白了。

霍玉匙却是經過兩年後，才給擒獲的，當時的判決是：斬立決。

也就是說，在一年前，霍玉匙就已經惡貫滿盈死了的。

可是今日鐵手和冷血，却親眼見他犯罪，並且親手擒住了他。

霍玉匙並沒有死。

是誰救他的？

救他的人不僅使他恢復自由，而且還企圖替他掩飾。

那麼在塚塲裏的死屍，到底又是誰人呢？

冷血鐵手打聽之下，知道此事的人都說霍玉匙的確已被處斬，屍首也被收殮。

押霍玉匙出去處斬的牢頭，已經在半年前暴斃，其餘並沒有什麼人認得霍玉匙的。

冷血鐵手查至此處，已昭然欲揭了。

他們却再翻查存案，發現負責冶獄這件案子的人，正是謝自居！

× × ×

鐵手和冷血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之前，先去了這一帶大大小小的牢獄一遍。

然後他們直接去都督府。

吳鐵翼正在午寐。

這知州事的脾氣是人所共知的，爲人十分豪邁，但午寢時是不容人騷擾的，一旦驚醒了他，以他火性兒罵起人來可是罵狗一樣，就算殺人也半點不奇。

鐵手和冷血這次來，正好在他午睡時候，所以沒有人敢去通報。

鐵手一再地道：「我們身上的是要事，無論如何，請稟吳大人知。」但誰也不敢負起這責任來，不敢請兩人進入都督府邸。

就在這時，鐵手和冷血忽然感覺到背後又有了那種「芒刺」的感覺。

冷血霍然回首。

鐵手却沒有回頭。

他們兩人久經作戰，已心意相通，配合無間。

若有勁敵在後，不回身，自是險，但若返身的剎那時對方出手，更是大險。

所以他們一個疾回身，一個連頭也不回。

身後果然有一個人，在一棵霜樹下。

那人身著長袍，看不清楚臉孔，手裏拿着一把油紙傘，低低的遮着他的頭。

那人高、瘦、沉默、無聲，看不清楚臉目，不知何時已來到他們的背後。

沒有回過身來的鐵手，感覺到背後似

有一條野狼的窺視，回過身去的冷血，却感覺到面對一頭猛虎的伺伏。

那人已不是第一次與冷血鐵手相遇。

那人便是吳鐵翼口中的「朋友」。

× × ×

沒有回頭的鐵手却深吸了一口氣，道：「朋友。」

那傘下的人一動也不動。

鐵手道：「我們要求見吳大人。」

紙傘下的人似乎在垂下頭來看着他傘下的影子。

鐵手皺了皺眉。

傘下的人仍舊沒有回應。

冷血一字一頓地說道：「我們一定要見。」

傘下的人似乎把臉抬了抬，兩人只覺二道寒光逼射過來。

鐵手就在此際霍然一回身。

傘下的人却動了。

他向都督府的大門走進去。

鐵手和冷血互覷一眼，心裏同時有一個陡生的感覺。

他們和那傘下人彷彿相遇在一條僅容一人通過的窄橋上，除非有一方退却，否則，就得有人被逼落洪流裏去。

誰退？

× × ×

不一會，有人出來，迎入鐵手冷血，他們方才坐下，吳鐵翼就已經黑着鍋底一般的臉孔，走了出來，而背後十尺之外是那個無聲無息的持傘人。

縱是室內，那持傘的人依然沒有收傘，所以仍然看不清楚他的臉目。

吳鐵翼沉着臉也沉着嗓子道：「兩位，這樣急着找我，有何貴幹？」誰都可以看得出他已是極力壓抑着自己的脾氣。

鐵手只說了一句：「這件事，事關吳大人手上兩大紅人之一，我們是來請示大人，否則的話，就先拿了人再說了。」

吳鐵翼一聽，就知道事態嚴重，傾注的把事情聽完，臉色一陣黃，一陣綠，鐵手後又補充道：「我們把霍玉匙交給霍先生，把已在大大小小牢獄詳查過，霍先生並沒有把霍玉匙收押，以霍玉匙這等下流胚子，怎可不經審判即行釋放？這件事無論怎樣霍先生都一定得給交代。」

吳鐵翼臉上陰晴不定頃刻，終於一掌拍在桌上，怒罵：「我吳某聘賢選佐，霍二竟背着我作出這等公私不分的事件來！要不是二位治事精密，明察秋毫，我倒眞給這廝瞞騙過去了！」

只聽他怒叫道：「來人！速把霍二請出來！」

隨後對鐵手冷血道：「二位苦心密意，顧全吳某面子，但吳某向來一是一，二是二，決不徇私。」

半晌霍煮泉果然匆匆步出，他的眼光一瞥見鐵手冷血二人也在場，不禁怔了一怔。

吳鐵翼劈頭第一句就問他：「你兒子呢？」

霍煮泉臉上呈露惶恐之色：「大人…知道我那孽障的事了？」

吳鐵翼怒道：「現在是我問你，還是你問我？」

霍煮泉惶然道：「屬下已將犬子下在獄中了。」

吳鐵翼冷笑道：「那一座獄？」

霍煮泉似沒料吳鐵翼有此一問，楞了一下，即答：「府獄。」

吳鐵翼轉頭望鐵手，鐵手長身而道：「霍先生，這兒大大小小的牢獄都查過了，並無霍玉匙其人。」

霍煮泉臉如土色，喃喃地道：「奇怪？難道又越獄了？」

吳鐵翼大聲喝道：「煮泉，你別裝蒜了！」

霍煮泉的身子皺皺地顫抖了起來：「大人……」

鐵手忽道：「霍先生，一年前令郎被逮，下在大牢，坐罪問斬，爲何如今還活着？是不是你玩弄權謀，救了令郎，斬了了另一個獄中的無辜？」

霍煮泉愕然變色，一時說不出話來。

吳鐵翼搖頭長嘆，說道：「煮泉，我待你不薄，你也敢欺蒙我？是欺我老朽昏庸麼？」

霍煮泉惴惴然道：「他……他是我的兒子啊！」

吳鐵翼頭髮蝟張，怒道：「你兒子又怎樣？把大事小事混淆一起，要大伙兒都禍亡無日麼？」

霍煮泉聽了，驟然一震，這時望回吳鐵翼的眼神，是十分駭怖的。

吳鐵翼冷冷地加了一句：「霍煮泉，是你不知自愛，怨不得我！」

霍煮泉聽了這句話，忽然全身震顫了起來，並向鐵手冷血這邊看來，紫脹了面皮，嘴唇一直在抖着，看似想說什麼。

就在這時，一道急風，倏忽搶到！

霍煮泉武功也頗爲不弱，怪叫一聲，斜飛七尺，定睛一看，登時睚眦欲裂！

向他飛撲過來的確是一個人。

但那個人撲了一個空，立即直挺挺扒在地上。

霍煮泉大叫一聲，其聲悽厲，奔竄了過去，翻其那人一看，赫然就是其子霍玉匙。

霍玉匙的額骨全碎，似被重物挾破所致。

霍煮泉本把霍玉匙藏在都督府那裏，本來也唯有此處才是最安全的，無人胆敢搜索，但不知在什麼時候，大概就是鐵手向吳鐵翼陳明眞相而再向霍煮泉遍問之際，那傘下人已經不見了。

他再出現大廳的時候，是霍玉匙拋出來之後。

這人直似幽魂一般，毫無半點聲息。

× × ×

霍煮泉哀呼欲絕。

鐵手道：「這……」他本想說就算霍玉匙罪當問斬，似也不該就地誅殺，但他遂即想到，江湖上動起手來，有個什麼差池，那還顧得了生不生擒，自己等辦案時也常無法活捉對方，有時只好殺了再說，何況，霍玉匙也確是惡貫滿盈之輩。

就算他本來想把話說下去，但也已經說不下去了。

因爲霍煮泉就在此時發出一聲尖嘯！

尖嘯的同時，霍煮泉十指箕張，陡地飛身撲起，插向吳鐵翼的門頂與咽喉！

看他臉上抽搐的肌肉，活像要把吳鐵

翼撕成碎片才能甘心一般的。

吳鐵翼並沒有退避。

他望向霍煮泉的神情，就像一個人在他老友靈柩前上香一般惜哀之意。

就在霍煮泉雙爪離吳鐵翼要害僅有一尺的剎那，鐵手冷血，忽覺耳際生風。

當他們感覺到風聲颯然的瞬間，人影已自他們的身邊閃了出去，一把雨傘，罩住了霍煮泉。

只聽霍煮泉發出了一聲澈骨蝕心的慘叫。

傘影褪去。

霍煮泉捂着心口，一幌，再幌，三幌，眼珠凸露，捂心仆倒，一命歸西。

在傘影罩着霍煮泉的剎那，鐵手冷血看見了那個人。

但那個人頭頂上仍戴着竹笠，竹笠低垂，只略可瞥見他尖削蒼黃的下顎，却看不見那人的面目。

× × ×

吳鐵翼嘆了一口氣，問：「死了？」

那人竹笠微微一沉，算是點頭，「霍」地一聲，又把油紙傘遮撐了起來，人又回到暗影之中。

吳鐵翼喟嘆了一聲，向鐵手冷血苦笑道：「我重聘霍先生回來，沒想到他多行不義，致令我不得不……我心情不好，這件案子也總算了結，你們去吧。」

鐵手和冷血心裏忽然升起一種不妥的感覺，但究竟是什麼地方不妥，爲什麼不妥，却又說不上來。

鐵手冷血唯有告退。

告退的時候，冷血瞪着雨傘黯影下的人影，他腰畔的劍尖，也發出一種蚊翼顫動般的微响。

冷血每一次與人交手，大都是用劍，他的劍成爲他精神氣魄，所以當他遇到大敵時，劍尖會發出一種自然但低微的嚶動聲來，彷彿告訴他：他遲早免不了會與那傘下人一戰似的。

可是那傘下的人，好像陶瓷泥塑一般，一動也不動。

冷血深吸了一口氣，欲定精神，正要告退，却瞥見鐵手也正看着那傘下人，而且是目不轉睛的看着傘下人的腳。

腳有什麼好看？

誰下的毒？

冷血和鐵手離開都督府的時候，有一段長長的路，一直沒有交談。

然後，冷血忽然道：「採花大盜霍玉匙死了。」

鐵手好像瞭解他還要接下去道：「縱容霍玉匙殺人頂罪的霍煮泉也死了。」

冷血道：「這件案看來已結束了。」

鐵手道：「但郭捕頭的案子仍沒有着落。」

冷血眼睛閃着亮光：「有。」

鐵手道：「你說。」

冷血道：「郭秋鋒曾告訴過我們，在郭捕頭轉述當時情景時，一共有兩個發現，一個是發現棺中的秘密……」

鐵手接道：「一個是墓碑的秘密。」

冷血道：「我們先來一個假設。」

鐵手道：「你是不是想假設郭捕頭發現的第二項『秘密』，就是那塊霍玉匙的墓碑？」

冷血呆了一呆，道：「是。」

鐵手說了下去：「如果郭捕頭會認爲發現霍玉匙的墓碑是一項秘密，那末郭捕頭多多少少跟霍玉匙的案子有關係。」

冷血道：「但是，我們查過郭捕頭手中承辦的十四宗案件中，並沒有霍玉匙這一宗！」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鐵手幾乎跳起來道：「四師弟，你記得張大樹曾說了一句什麼話？」

冷血怔了一怔，鐵手大聲道：「張大樹曾經說過，郭捕頭手上接辦的案子就他記憶中有：逆兒弒父案，拐帶少女案，連環姦殺案，強盜殺人案！」

冷血眼睛也亮了：「但是我們在謝自居所存的檔案裏，並沒有發現連環姦殺案這一宗！」

鐵手說道：「除非是張大樹記錯，否則——」

冷血的眼睛更亮了：「斷不可能也決不可能，因爲張大樹是常酗酒的人，而且辦案積年，早已麻木，如果不是特別駭人的案子，他是不可能記住的。」

鐵手頷首道：「以張大樹的爲人，既沒理由撒謊，更不可能多記這一宗。」

冷血興奮地道：「所以謝自居給我們詳細的檔案，是經過抽掉的，對案情全然一無用的。」

鐵手道：「對方能抽掉一件檔案，當然也能抽掉第二件，我們原本一開始就着手調查郭捕頭所承辦的案件，方向是正確的，但却走了冤枉路。」

冷血忍不住道：「而謝自居是審判霍玉匙案的人。」

鐵手道：「沒有了檔案，我們可到衙役扣押犯人名册裏查，總會有結果的。」

× × ×

是有結果。

霍玉匙的確被人逮捕歸案時，曾在此畫押簽符。

逮捕他的人正是「一陣風」郭傷熊郭大捕頭！

× × ×

郭傷熊曾經把極難對付而且也無人敢對付的「千花蝴蝶」霍玉匙逮獲，下到牢裏，被謝自居決獄後處斬。

只是霍煮泉位居顯要，播弄權謀，處斬的是別人，擅放的是他的兒子。

可是霍玉匙出來之後，只消聲匿跡了一小段時候，又出來做案，郭傷熊曾親手逮捕過這人，自然對他做案手法瞭如指掌，心中對霍玉匙之死早生懷疑，等到在墓塲中乍見霍玉匙墓碑，更使他聯想起霍玉匙得脫是霍煮泉的安排掩飾，是以他本是要採取行動首告霍煮泉。

可惜他却不幸被殺。

若霍玉匙沒有再出來作案，而且竟揀上習家莊刼持小珍，也不會惹得鐵手冷血習秋崖把他擒下，此案也不致被破獲了。

墓碑的秘密如果是這樣，那末，棺中的秘密又如何？

鐵手和冷血立刻有了決定，去問謝自居——那些錯誤的檔案，都是謝自居給他們的！

鐵手和冷血趕到巡府，但却不見謝自居。

鐵手即刻抓了一個人來問——這個人是個役總，姓輔，人人叫他做「老輔」，統七、八十個衙役，平日威風凜凜，但一見鐵手同冷血，立刻滿臉堆笑——以「四大名捕」的威望，無論什麼人都要忌憚三分的。

老輔道：「謝大人怒氣冲冲的騎馬一個人走了。」

鐵手問：「去那裏？」

老輔道：「大概到衙府去了。」

他補充又道：「大人生那麼大的脾氣，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鐵手詫問：「你可知謝大人因何事氣憤？」

老輔搔搔後腦勺子，道：「我也不知道，只是，我從白沙鎮綠水坊回來稟報大人那消息後，他就鐵青着臉，問我知不知道俞大人在不在衙府，我說今午要昇堂審案，九成在的，謝大人搖手截斷我的話，吩咐我備馬，這就……」

鐵手即問：「你向謝大人稟告了什麼消息。」

老輔愕然了一下，道：「是『富貴之家』一門之十二口血案的事呀！」

鐵手一怔道：「『富貴之家』？」

「富貴之家」是侈豪富裕的世家，人傳富可敵國，但這一家人大多是練家子，其中有十數人在武林中還享有盛名，如今忽然教人剷平，不由得令鐵手和冷血心裏微微一愕，心中忽然生了一種「似曾相識」的奇異感覺。

老輔見二人微有錯愕之色，便問道：「二位大爺不知『富貴之家』的血案麼？這血案在半個月前發生，『富貴之家』無一生還，所有的金銀珠寶都給人盜個清光，慘的是『富貴之家』介於兩州之陲，這血案既未曾發到我們手裏辦理，連隣州一樣沒有着手，拖啊拖啊的拖了十幾天，江湖上傳得沸沸揚揚的，謝大人便着我去查看是否確有此事……好慘啊，殺了人搶了銀子還不算，放一把火把華宅燒成敗瓦，人都死光了，那有不事實！」

老輔繼續道：「我回報謝大人，他聽了，便走了……」

他不禁炫耀起來：「我呀，耳邊沾風的，最能打聽，腿兒快便，就算知州事吳大人，也一樣着我來喚使，謝大人，俞大人更是識重我……」說到這裏，他才發現沒有了聽衆。

眼前沒有了人影，鐵手和冷血已經走了。

老輔搔搔頭皮，喃喃自語道：「奇怪？今天怎麼人人都是綳着嘴臉，匆匆來匆匆去的呢？」

當然，他是想破了頭也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 × ×

鐵手和冷血進入府衙，不是從正門而入，而是從屋頂上翻進去的。

他們的進入當然不會驚動任何人。

他們到得剛是時候。

俞鎮瀾和謝自居都在內堂。

他們正在劇烈的衝突着。

只聽謝自居正說到「……你把這件事情按住不告訴我，又把舊檔卷宗抽離，是什麼意思？」他的聲音尖銳而微顫，分明是全力抑制着心中的震怒。

俞鎮瀾冷笑道：「沒什麼意思，大家都好端端地，謝大人何必緊張！」

謝自居踏前一步，鐵青着臉色，厲聲道：「你當然是好端端的不急，但吳大人給我的破案限期，只剩下一天，你却把重要檔案毀去，害我過去九天時間全白費了，你！」

俞鎮瀾冷笑道：「郭捕頭捉拿了一個採花大盜，有什麼稀奇？」

謝自居悲怒無比：「那是霍煮泉叫你毀掉檔案的了？嘿，今天忽然送來了霍玉匙的死屍，說他已伏誅，我一查問，才知道這淫賊不久前才給郭捕頭逮過，但檔案上沒有這件卷宗，因而使我想到你給我的檔案既毀得一件，必定能毀二件，遣人至『富貴之家』一查，果有其事。」

俞鎮瀾冷笑道：「那又怎樣？」

謝自居說道：「你瞞得了別人，却瞞不了我，上頭早發下來要辦理這件血案，並交給了郭捕頭，敢情他已發現了什麼，而遭殺害，你索性把他辦案的宗卷也毀滅了。」

俞鎮瀾臉色陣青陣白：「這樣對我又有何益？」

謝自居冷笑道：「苦己利人的事，你才不沾，『富貴之家』血案，一定與你有關，那些財物都讓你中飽私囊了。」

俞鎮瀾嘿嘿乾笑了兩聲：「你忘膽得起我！我憑的是什麼居然可以血洗『富貴之家』？『富貴之家』大當家席秋野的飛鎚金体，我可敵得過？」

謝自居呆了一呆，說道：「你還有同謀！」

俞鎮瀾忽嘆了一聲，語氣也較和緩了起來：「豈止是同謀，我也只是爲人驅使，不得不幹。」

謝自居忽「啊」了一聲，半晌才能說得出話來：「難怪……難怪……」就在這時，伏在瓦面聆聽的冷血與鐵手，遽然聽見「砰」的一响。

這一响突如其來，而且不是堂內响起，而是在牆壁响了起來。

鐵手在聲响起之刹那間，雙掌擊下，瓦面碎裂，冷血掠下。

冷血在掠落的瞬間，只見一物已在一個牆壁的破洞裏迅速收了回去，而謝自居的身形幌了幾幌，滿嘴都是血，張開了手，似想叫出什麼聲音來，但「咿咿胡胡」的什麼都叫不出。

俞鎮瀾向牆外陡叫道：「你來了——」聲音如見救星的喜悅之情。

就在這時候，一人無聲無息，已掠了進來，同時間冷血已經撲下，扶住了謝自居。

俞鎮瀾却叫道：「唐兄——」猝然之間，那人快得似一支脫弦的箭，已逼近俞鎮瀾。

俞鎮瀾呆了一呆，他這下稍微一呆的時間，只是眨眼的時間，但聞「砰」地一响，他的五官即時成了一團肉醬。

冷血沒料到那人竟連俞鎮瀾也殺，來不及出手阻擋，但鐵手已陡然發出一聲大

喝，由上而下，罩了下來。

那人冷哼一聲，雨傘急旋而出，鐵手雙掌拍在急轉的傘面上，所蘊的掌力盡皆被卸去！

那人一面以傘架住了鐵手的雙掌，一面又迅疾無倫地往後疾退，要自門口退出去！

冷血出劍！

冷血拔劍的時候，那人正在劇退。

冷血劍刺出去的時候，那人正掠過冷血身側！

冷血的劍直劃了出去，「波！」地一聲，那人已在門口閃了出去，一物跌在地上。

竹笠！

冷血的劍劃下那傘下人頭頂一直戴着的竹笠。

那人瞬刻不停，搶出中門，突破大門，直掠了出去，衙裏的差役，只覺得一陣風，連人影也來不及看到，更別說是抓人了。

但是那人掠出石階的時候，乍覺陽光下多了一條影子，自飛簷上直掠了下來。

鐵手！

鐵手擊破了瓦面，與那人的雨傘對了一招，復又穿出屋頂，居高臨下，全力追趕那傘下的人！

同時間，冷血也自衙裏疾射了出來。

他慢了只不過彈指功夫，因爲他看到懷裏的謝自居已經死了。

他放下謝自居的屍體改飛竄出去，這只不過是俄頃之差，鐵手和那傘下的人，已在傘上交手七招之後，一前一後，向外逸去，冷血始終離他們七丈之遙，而鐵手亦離那人保持七尺距離。

三人一直疾走奔馳，由於太急太快，又運盡全力，但見兩旁景物急驟轉換，目不暇給，都無法提氣說話。

三人這一陣急奔，至少已奔行了七、八里，那人遽然止步！

那人陡地停步，身已霍然回轉，他身形之急，幾乎足不沾地，在他止步之際，身形已在空中回轉！

所以他一停的時候，已面向鐵手，手上的雨傘，依然遮得很低。

他猛然止住，鐵手也說停就停，就在那人遽停的剎那，鐵手整個人像一口釘子，一下子被釘在地上，再也不移動分毫。

鐵手離那人始終七尺。

那人忽然說了一句話：「好功夫。」

這是鐵手第一次聽到那人說話。

隔着油紙傘，鐵手依然感覺到那人的眼光，似地獄裏的煉火一般凌厲而又森寒澈骨。

那人只說了三個字，冷血已到。

冷血與鐵手並肩而立。

他們這時才看清楚，他們所處的地方，前面是一座菓園，橘子青澀，但已又大又圓，遠處林木映掩間，有急湍之聲，有一條細窄的吊橋，飛跨山澗。

× × ×

那人站在矮橘林的前面，傘仍低垂，脚步不丁不八，但冷血和鐵手歷過不少大陣仗，向未有懼畏過，而今却打從背脊裏升起了一股寒意。

那人背後，還有十二個人。

十二個青衣人，都是着密扣勁裝，十二雙眼睛猶似廿四點寒火，七人右手持劍，五人左手執劍。

冷血和鐵手認得這十二人。

他們曾經交過手。

十二單衣劍！

× × ×

十二單衣劍身後，在橘林間，有人影閃動，有些隱在樹後，有些匿在橘葉間，有些執着兵器索性站了出來。

這些人，鐵手和冷血，有一小半是認得的。

有些是差役，有些是軍士，有些是侍衞，也有些是捕快、戍卒……就算有大部份是鐵手冷血所不認識的人，但從他們穿着的衣飾上也可以肯定一點：——

這些人都是公門中的人！

十二單衣劍之後，那些隱伏的公差之

蝴蝶花千擒生力協血冷及手鐵。

前，一個人，施施然的行了出來。

這人五綹長髯及胸而飄，相貌堂堂，儼然一股豪態，一股官威，却正是知州事吳鐵翼。

× × ×

吳鐵翼笑了笑說道：「你們，終於來了。」

鐵手也緩緩的道：「你久候了。」

冷血忽問：「郭傷熊發現了什麼？」

吳鐵翼道：「金銀珠寶，我命單衣十二劍埋的足可建三座城的金銀珠寶。」

冷血道：「那些金銀珠寶，本是『富貴之家』的，是不是？」

吳鐵翼道：「也是兩河八門的，習家莊的習笑風以爲殺了唐失驚大總管，就可以起回富可敵國的財富，但其實財寶不藏在習家莊內，而只有他和我知道這些珍珠寶貝在那裏。」

「他」係指那傘下人。

吳鐵翼笑了笑又道：「習秋崖永遠也找不到那財庫。」

冷血冷冷地道：「但你們埋寶時却讓郭捕頭偶然瞧見了。」

吳鐵翼大笑道：「所以我們也換過了藏寶的地方，你們永遠找不到。」

鐵手接道：「你派謝自居來勘查這件案子，限他十日破案，一方面令俞鎭瀾毀去一切跟案件有關的佐證與檔案，謝自居十天破不了案，你就可以明正言順理直氣壯地除去了他。」

吳鐵翼道：「本來是的……」

鐵手接道：「但你把任務交予手下霍煮泉去做，他却假公濟私，順此救了他的兒子，也毀去了那一部份卷宗。」

吳鐵翼嘆道：「偏是霍玉匙不爭氣，又來犯事，而且千不揀，萬不揀，揀到了習家莊，惹着了你們，才致生出這等大禍來！」

鐵手冷笑道：「這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吳鐵翼笑道：「眼下情景，究竟誰死誰活，憑老天爺的慈悲了。」

冷手再問：「你殺謝自居，早有預謀，却爲何連俞鎭瀾也不放過？」

吳鐵翼反問道：「他已無利用價值，留着一個毫無用處的人不殺，是要待他來告發自己嗎？」

他笑笑又道：「自從你們發現霍玉匙未死後，一定會追查檔案何以毀失的事來，遲早必定會查到俞鎭瀾身上來，最後難免知道是我，老輔告訴你們，同時也告訴了我，所以，我一早準備好了……」

他歎了一口氣又道：「我沒想到這件事會扯出你們來，要是知道，我是不願惹的，寧可等你們走後再幹。」

冷血又問：「那麼郭捕頭是你們毒死的？」

吳鐵翼大笑：「他走報俞鎭瀾說發現了兩河八門與『富貴之家』的失銀，俞鎭瀾立刻告訴了我，我只有找個人去毒死他了。」

冷血再問：「誰下的手？」

吳鐵翼呵呵笑道：「郭傷熊不是狗熊，他精得很，我們要毒死他，却沒一人是他信任的，可惜他有個信任的人，爲了三百五十兩銀子，就六親不認，……倒是把他毒死後，讓他攜着墓碑，是我的意思，橫豎藏寶地點已移，讓你們疑心到塚塲裏睛耗光陰，也屬快事，却沒料霍煮泉如此大意，種下禍根！」

鐵手禁不住問：「那究竟是誰毒死郭捕頭？」

吳鐵翼笑而不答，鐵手和冷血二人，只覺一道寒意自脚下昇起，不寒而慄。

傘上的黃臉高手

習玫紅在郭竹瘦亂糟糟的家裏，只躭了片刻就睏了，伏在桌上有夢沒夢的睡了幾個時辰，一覺醒來，日影西斜，習玫紅只覺一天做不了幾件事，她簡直可以說一整天都沒有做到半件事，只覺索然無味，一點人生樂趣也沒有了。

但她嗅覺還是有味的，而且還是頗敏銳的：——好香啊。

她側頭看去，那痴肥臃腫的懶惰蟲郭竹瘦還在那兒瞌睡着，日近黃昏，厨房裏灶口正燒着旺火，連油鍋味都出奇的香。

習玫紅的肚子開始微微咕咕了兩聲，習玫紅肚子一餓，她的人生樂趣又來了。

她看到柴火映在磚牆上的纖小人影，就知道誰來了。

習玫紅興高采烈的走到厨房門口：「嗳！」了一聲。

小珍也不回頭，雙頰給爐火映得紅通通的，手裏熟練靈巧的在炒菜，含笑瞧了他一眼：「怎樣啦？三小姐可夢醒啦？」

習玫紅過去雙指拎了一塊菊花菟絲，吃得津津有味，還猛吮手指：「哎嗳我底好小嫂子，替小姑做菜，可做到這兒來了。要不是妳燒的菜香，可能我還在睡夢中哩。」

小珍啐了她一口，一面撿菜揀青綠的往鍋裏丟，鍋裏發出滋滋的烟氣：「沒正經的，妳少口裏賣乖，想我炒好吃一些。」她在小罐子裏舀了一舀，只舀到一些微的碎末，就向習玫紅道：「好三小姐，替我找一些鹽來。」

習玫紅笑着走開去，笑道：「有得吃，莫不從命。」可是她在厨房裏東翻西找，就是找不到鹽。

小珍催促道：「快些，不然就要焦鍋了。」

習玫紅心想：焦鍋可不好吃。情急起來，手裏猛用力，把碗櫃的木格「啪」地扯了下來，見有一小包東西，白生生，細粒顆兒的，端近鼻尖一嗅，以爲是鹽，便往厨房拿了過去，邊叫道：「嗳，我找到了。」

她却沒注意到厨房門口，無聲無息的出現了一個人影。

在火光掩映下，那人一張痴肥而木然的臉孔，猶似塗上一層金色的粉末，但仔細看去，他臉肌每一塊肌肉都在抖動着，喉核也上下移動着，雙眼直勾勾的看着習玫紅手上拎着的「鹽」。

習玫紅笑着拿了一撮鹽，側首問：「要下多少？」

小珍說：「一點就够了。」

習玫紅一面洒鹽一面側首問：「妳怎麼來了這裏？」

小珍低着頭說：「妳出來之後，我在

莊裏出了點事，一個採花盜闖了進來，挾持了我，但後來給冷四爺、鐵二爺、習莊主制住了……」

習玫紅「哎呀」一聲道：「鐵手冷血回過莊了？我還呆在這裏等候他們哩。」

小珍偏着巧領道：「不過他們又出去辦案了……我是聽冷四爺說妳在這兒等待他們的，所以……所以我也來了。」

鐵手冷血說過會回來這裏，就一定會回來的，所以小珍也在這裏等他們回來。

却在這時，「哄」地一聲，鍋子裏陡炸起火焰三尺，鍋底也發出奇異的滋滋聲响，一股焦辣劇烈的味道刺鼻而至！

怎麼會這樣？

習玫紅只不過是在鍋裏洒下一把鹽而已！

習玫紅拉着小珍退開，只見鍋裏火冒五尺高，烈焰作青藍，火光映掩裏，兩人心裏納悶：怎麼會這樣？

她們却沒注意到背後。

背後的那個人。

那個人的一張胖臉。

胖臉上在火光映動中，汗水猶似千百條小蟲，滴了下來。

郭竹瘦怎麼會有這樣的神情？

× × ×

就在鍋裏火焰冲起之際，另一處地方的冷血，「錚」地拔出了腰畔的劍，夕陽映照下，劍身發出一種奪目的光芒。

吳鐵翼笑了：「我請人引你們來，就是爲了這一塲無以避免的決戰。」

冷血道：「就憑你，傘下人、十二單衣劍，還有三十八個狙擊手？」

冷血此語一出，吳鐵翼也微微一震，道：「我的三十八名近身侍衛，並沒有現身，你一語道出數目，實在可以担得起我佈下的陣戰！」

冷血雖然表現得凜然不懼，但一顆心正往下沉。

在河邊他和鐵手曾和十二單衣劍一戰，傘下人並沒有眞正出手，但已令兩人都受了不輕的傷。事後鐵手和冷血判斷，若傘下人與十二單衣劍合擊，二人縱盡全力，亦只有四成勝算。

何況還有三十八名狙擊手？

況且還有吳鐵翼？

更何況冷血心裏惦記着習玫紅，他從吳鐵翼的話裏測出的人是誰，而習玫紅，因爲要等待自己，還在虎穴之中，懵然不覺！

冷血心急如焚。

他一急，定力就不足。

而這是一塲凶險至極、分毫疏忽不得的惡鬥！

× × ×

鐵手驀然上前一步。

他只低聲對冷血耳邊說了一句話：「要救三小姐首先要除這一千人，要除害則要全神貫注！」

他說得很快，他目的是要讓冷血斂定心神，全力以赴。

幸而他不知道小珍也去了找習玫紅和等候他回來，否則，他還能不能比冷血鎭定？

吳鐵翼撫髯道：「我們的事，必須要此時此地料理清楚，否則，你們告上去，我自有上頭罩住，未必告得倒我，但我不會讓你們有告我的機會。」

鐵手冷笑道：「因爲我們一旦揭發你的陰謀，就算告不倒你，你也已行迹敗露，暫時無法耍弄權謀了。」

吳鐵翼微微笑道：「所以今日，我非除你們不可。」

鐵手道：「我們也不要告你，告上去，你自有貪官護着，我們今日也要奪你的首級。」他說完，緩緩的除下了翎帽、腰牌，冷血也是一樣。

他們這樣做，無非是表示這是一塲江湖中的決鬪，生死由命，並非代表官府的行爲。

當律法不能妥善公平執行的時候，他們將不惜運用本身的智慧和武功，來尋求合理的裁決。

爲執行正義，死生俱不足惜。

吳鐵翼當然明白他們的意思，今日參戰的人，全都是他的心腹部下，只要殺了鐵手冷血，這事就了結，吳鐵翼也了了後顧之憂。

冷血一字一頓地道：「那晚在河邊，暗算了我一記的人，是不是你？」

冷血是向傘下人發問。

傘下人猶如暮色一般陰、沉、冷、靜，半晌才緩緩的點了點頭。

冷血一共見過這人出手三趟，第一趟在黑夜河邊，一擊而中，令自己背部受創，第二趟在都督府，先殺霍玉匙，再殺霍煮泉，也是一擊得手。第三趟是在衙府裏，連續擊殺謝自居和俞鎭瀾，亦是一擊格殺。

此人總共出手三趟五次，共殺了四人傷一人，全是一擊命中，從不用出手第二次。

他的武器，似乎是一條繩索，索上擊有一物，似暗器而又非暗器，出手五次，却令人看不清楚，也無從捉摸。

冷血問：「我們將要一決生死了，是不是？」

那人不答。

冷血道：「在未決勝負前，我要知道你是誰！」

那人靜了一會，徐徐地，把雨傘傾斜，斜陽以微斜的角度照在他的臉上，一分一分地，一寸一寸地，終於現出了這人的本來面目。

這人的臉色跟泥土一般黃，臉上似打了一層蠟般的，毫無表情，像一個已失去表情的人似的。

冷血和鐵手，從沒有見過此人。

他們見傘下人一直沒有露臉，總以爲是個熟人，但這人他們並不熟稔，却令他們倒吸一口凉氣。

眼前這人，站在那裏，像一個沒有生命的肉體。

沒有生命，沒有感情，沒有顧慮，也沒有留戀……這樣的殺手，往往可以殺掉武功比他更高的對手，何況這人的武功已高得出奇！

只聽吳鐵翼笑道：「其實，我也不是主謀，他才是。你們可知他是誰？」

冷血鐵手默然。

吳鐵翼道：「你們一定聽過他的名字，他叫唐鐵蕭。」

鐵手、冷血一聽這名字，臉色倏然一變。

× × ×

唐鐵蕭！

唐門數度意圖稱霸江湖、獨步天下，屢次都功虧一簣，功敗垂成，最近一次，本已主掌江湖之安危氣運，但終爲大俠蕭秋水所破，以致只得將野心暫時押下。

「習家莊」血案及八門慘禍，就是唐失驚一手策劃的！

可惜唐失驚的計劃與夢想，終爲冷血鐵手所粉碎，而唐失驚也爲習笑風所殺，除了一大禍害！

蜀中唐門要君臨天下，所派出來招兵買馬，建立實力，剷除異己，自然不止一人，唐失驚只是其中之一。

蜀中唐門所派出來要掀起武林一番血腥風暴，改朝換代的組織，叫做「小唐門」。唐失驚不過是「小唐門」座下九大堂主之一，還不是創立「小唐門」七大高手中任一人。

這建立「小唐門」的七名高手，自稱「七大恨」唐鐵蕭，便是其中一個。

「小唐門」裏「七大恨人」，每人各有不同的恨事，唐鐵蕭的恨事却是：他恨不能早生幾十年，以一個唐家子弟的身份，殺了蕭秋水、鐵星月（詳見，神州奇俠故事）這一千人！

故此，他以唐姓壓住鐵、蕭二姓，以示他對所恨未見之人的鄙賤。

胆敢痛恨蕭秋水等而以之名的人，實在太少，其實只有他一個。

這樣的人，只要武功稍爲不濟，早就給欽服蕭秋水爲人的江湖子弟放倒了，但唐鐵蕭絲毫不懼。

江湖上很少人知道唐鐵蕭的武功，因爲跟他交過手的人，沒有活着的。

武林中也絕少人見過唐鐵蕭的臉孔。

鐵手和冷血而今却見到了這個傘下的黃臉高手，而且，即要與之決一死戰。

× × ×

吳鐵翼道：「而今唐門的實力，已沛莫可禦，其實比我更高的官，也一樣被唐門的人挾持或收買，這局勢如江河直下，你們以蜻蜓撼石柱，阻撓不來的。」

鐵手冷血聽了不覺動容：唐門的人如水銀鑽地無孔不入，到處招攬權實財庫，圖的豈止是武林霸業而已？

鐵手說道：「那你是被挾持，還是收買？」

吳鐵翼笑道：「單只『富貴之家』和八門慘禍遺留下來的銀子，已足够叫我做什麼都無怨懟了。」

冷血道：「原來有唐門的高手在，難怪可以毒死郭捕頭了。」

唐門的暗器與毒，稱絕江湖。

唐鐵蕭忽然說道：「那還得靠下毒的人。」他說這句話，就像他的出手，從不落空。

他這句話是要挑起冷血的慌惑不安。

冷血却不得不心急。

——習玫紅究竟怎麼了？

× ×

習玫紅拉着小珍，往後一直退：生怕給火焰炙及，却倒撞在一個人身上。

習玫紅尖叫一聲，惹得小珍吃了一驚，也叫了一聲。

習玫紅回頭看去，見是郭竹瘦，才定下心，跺足啐道：「你躲在我們後面幹嗎？眞嚇死人了！」

郭竹瘦沒有作聲。習玫紅指着那鍋頭道：「奇怪？怎麼無端端炸起了火？」這時火焰已漸黯淡下去了。

小珍蹙着秀眉道：「那是鹽嗎？」她過去把那包給習玫紅翻挖出來的「鹽」拿在手裏，很仔細的看着。

郭竹瘦忽道：「給回我！」

習玫紅詫問：「給回你什麼？」

郭竹瘦忽然伸手，把小珍手中的「鹽包」搶了過去，小心翼翼的藏在懷裏。

習玫紅又好氣又好笑：「你幹什麼？那是什麼？」

郭竹瘦吃力地道：「鹽……」

習玫紅笑啐道：「當然是鹽，奇怪，火焰燒出來青青綠綠的，放下去一會兒才見古怪，眞是稀奇？待會兒鐵手冷血回來找，找他們問去。」

郭竹瘦大汗滲滲而下。

小珍笑說：「算了，我已炒好兩碟菜，燒好了飯，三小姐就省吃一道，將就將就吧。」

習玫紅忙不迭道：「好，好，我已讒涎三寸，再不吃，妳三小姐我，可要垂涎三尺了！」

兩個女孩子都笑了起來，把碗筷擺好，將炒好了的一碟鴛鴦煎牛筋，一道花炊鵪子，端了上來，盛好了飯，習玫紅早捺不住口腹之欲，心無旁騖地大嚼起來。

小珍抬眸叫道：「郭捕頭，你也來一道吃吧。」

郭竹瘦含含糊糊的應了一聲。

習玫紅罵道：「小郭，你也別白膩了，要吃，就過來吃嘛，四肢百骸，要不吃飯，無所着力的唷！」

郭竹瘦又應了一聲，却拿了一罎酒，三個小盃子，酒已盛滿了，端到習玫紅和小珍面前，直楞楞地道：「我——我敬二位姑娘一盃。」

這時天際的晚霞，翻湧層層，悽艷異常。

對陣

天邊的晚霞像剛咯過了一陣悽艷的血，被夕陽鍍上一層層金邊捲邊，像有許多璀燦的神祇，曾在邃古之初，在那兒作過鐵騎凸出，銀瓶乍破的古戰場。

冷血向唐鐵蕭沉聲道：「拔出你的兵器。」

唐鐵蕭冷冷的盯着冷血，像搥子一般沉烈的眼睛盯住冷血的劍：「你跟我？」

冷血點頭，他的劍已揚起。

唐鐵蕭道：「好，不過不在這裏。」返身行去。

冷血正欲跟上，鐵手忽搶先一步，在他耳畔說了一句話，鐵手搶上前去之際，冷血臉上現出了強烈的不同意之神情，但等到鐵手對他說了那句話之後，冷血才站住了脚步，兩人的眼裏都有很深重的感情，彼此都沒有說出來。

——珍重。

無論那一方的戰陣，都是那末難有取

勝之機，又不能互爲援奧，這一別，除了珍重，能否再見？

鐵手究竟在冷血耳邊說的是什麼話，能令冷手放棄選擇唐鐵蕭爲對手？

× × ×

唐鐵蕭在前面疾行，走入青橘林中。

鐵手緊蹤，離唐鐵蕭九尺之遙，這距離始終未曾變過。

當唐鐵蕭走入橘林密處時，他的腳步踏在地上枯葉那沙沙的聲響陡然而止。

鐵手也在同時間停步。

唐鐵蕭問：「是你？」他的聲音在橘林陰暗處聽來像在深洞中傳來，但並沒有回頭。

鐵手反問了一句：「那裏？」

唐鐵蕭也沒有回答他，又重新往前行去。

鐵手跟着。

兩人一先一後，行出橘林，就聽到潺潺的流水之聲。

唐鐵蕭繼續前行，流水轉急急湍，終至激湍，一條五十丈長，二尺寬，弓起了的蒼龍，一半沒在暮霧中的吊橋，出現在眼前。

橋下激湍，如雪冰花，在夕照下幻成一道濛濛彩麗的虹。

激流飛瀑下，怪石嵯峨，壑深百丈，谷中傳來瀑布同聲轟隆。

唐鐵蕭走到橋頭，勒然而止。

橋墩上有三個筆走龍蛇的字：

「飛來橋」。

× × ×

橋因瀑濺而濕漉佈苔，吊索也古舊殘剝，橋隱伏在山霧間，又在中段弓起，像一道倒懸的天梯，窄而險峻，確似憑空飛來，無可引渡。

唐鐵蕭冷冷地道：「我們就在這裏決一死戰。」

他說完了，就掠上了橋。

那橋已破舊像容納不下一隻小狗的重量，但唐鐵蕭掠上去就像夕陽裏面捲了一片殘葉落在橋上一般輕。

一陣晚風徐來，吊橋一陣軋軋之响，擺盪不已，像隨時斷落往百丈深潭掉去一般。

就在這時，橘林外傳來第一道慘叫。慘叫聲在黃昏驟然而起，驟然而竭。

鐵手知道，冷血已經動上手了！

鐵手長吸一口氣，走上吊橋。

吊橋已經年久，十分殘破，而且因經年的雨瀑沾洒而十分濕滑，長滿了深黛的綠苔，麻索間隔十分之寬，而橋身窄僅容人，兩人在橋上決戰猶似在懸崖邊緣上賭生死一般，一失足，成千古之恨。

鐵手登上吊橋，就聽到唐鐵蕭金石交擊一般的聲音道：「在此處決生死，生死都快意。」

鐵手默然，左足後退一步，架勢已立，他捋起長衣，把袍擺摺在腰際，然後向對方一拱手。

這一拱手間，唐鐵蕭看去，鐵手雖立於吊橋首部低拱處，但氣勢已然挑起得整座長天飛來的纖龍。

鐵手的拱手，十分恭敬，他不只是對敵手之敬，同時也是對天敬，對地敬，對自己敬，對武功的一種尊敬。

唐鐵蕭也肅然起敬。

他解下了腰繫的繩縋，繩末上有一個彎月型的兩角弧型，彎口利可吹毛而斷的物體，交在右手，左手執着雨傘，傘尖「一登」地彈出一口尖刀。

他道：「我用的是飛鉈，以傘刃爲輔，你的兵器呢？」

唐鐵蕭在唐門暗器裏只選擇了飛鉈來練。飛鉈是一門極難習，而且從沒有一流高手是用這種暗器式的兵器。但他選了，而且苦修，他的飛鉈，沒有對同一個人出擊過兩次。

因爲從不須要。

他問鐵手，是他尊重敵手，更尊敬鐵手。

鐵手搖首，却抬起了手。

他的兵器就是他的一雙手。

就在這時，橘林裏緊接兩聲慘呼聲。

鐵手可以感覺到橘林裏外的戰鬥有多慘烈：以冷血的狠命殺法，居然在這麼長的時間才响起三次慘呼，而且，第一次尚在林外，第二、三次已在林裏，可知戰陣之轉移，甚至沒有兵器交擊以及對敵喝叱之聲，只有瀕死的慘嚎，而且，到了第二、第三次，是同時响起的，可見不傷則已，一死二人齊亡。

所幸慘呼裏並無冷血的聲音。

不過，鐵手瞭解冷血的聲音。

他發出鬧豬一般的低鳴，仆倒下去。

冷血額角滲出汗水，他劍高擧左首，於肩之上，右手亦輔左手托着劍柄，左足微屈，右足踮趾，全身重心九成交於左腿之上。

他全身被強烈的鬪志焚燒。

他全身的肌肉神經一觸即發。

陡地，他所站立處地底裏倏忽伸出一

橘林裏，冷血低低呻吟了一聲。

十二單衣劍已給他殺了一個，衝進橘林，中伏，他反身殺了兩個狙擊手。

但他後腰已中了一刀。

那受傷的熱辣辣，刺刺痛的感覺，冷血在每一次戰場裏幾乎都可以承受到，所以每次冷血在擊敗敵人贏得勝利後，那感覺就像蛹化成蝶在彩衣繽華裏猶可憶及掙扎脫繭的遍體鱗傷。

可是這次不然，他心頭沉重。

刀光映閃，到處是夕照反射強刃的厲光。

敵人太多，隱伏林間，單衣劍作正面攻擊，狙擊手暗裏偷襲，他已失去脫繭化蝶一般的反擊機契。

他闖入橘林裏，密葉隙縫都是閃動的敵影。

他腕沉於膝，劍尖斜指正面，往後急退。

包圍的人也在他四周迫進。

他陡然靜止。

他靜止的利那，一人掩撲而至，兩道飛血濺出，將青澀的橘子染成鮮紅。

前撲的一人倒下，後面潛來的另一人只見白光一閃，他親眼看見自己咽喉裏噴出一道泉！

血泉！

柄鋼叉來！

——地下有埋伏！

他怪叫一聲，冲天而起，腿上已多了一道血痕。

地底下的人震開泥地碎葉而出，出得來時已身首異處。

冷血拔在半空，殺了暗算的人，但有七件兵器同時向他攻到！

他斜飛而起，落在一棵矮橘樹上，忽覺背後勁風破背而來！

他的劍在刀及背項之前，已刺殺了對方。

橘樹坍倒，下面的人已經砍斷了這棵樹。

冷血人也落下。

十七八件兵器在下面等着他。

他落下的時候，手足疾揚，十七八顆青橘向這些人飛打過去。

攻擊者急退，怒喝：「有暗器……」

一面用武器格開，待發現是橘子時，冷血又殺了三個對手。

他的姿勢仍是劍舉肩上，以左足爲軸，但因腿傷而顯得有些微幌！

圍攻的敵人閃動，兵器在夕陽映出邪芒，但誰都沒有搶先發動攻擊。

因爲那一柄劍不帶一絲血跡，却是森寒得令人心胆俱喪的誅邪劍。

圍攻者散開，那十一單衣劍又告出現了。

十一人身影疾閃，捲起一道旋風，碎葉飛起，青橘狂搖，十一劍在風中葉裏像十一條飛蛇，噬向冷血！

冷血大叫一聲，衣服蓋在其中一單衣劍頭上，赤着上身，在十一劍破漏處像一頭猛豹般竄出。

其餘單衣十劍扶起那被衣杉罩在頭上的兄弟，發現衣杉已被鮮血染紅，像洒在水上的血花漸漸擴散開來。

夕陽赭如血。

× × ×

殘陽如血。

瀑珠幻成彩虹，架在吊橋下。

鐵手雙目平視在離他十一尺外的唐鐵蕭。

唐鐵蕭將手上的飛索，高舉過頂，旋動了起來，飛索上繫着鐵鉈，每旋過一圈，就挾着刺耳的尖嘯聲。

暮色中，唐鐵蕭手中旋舞的飛鉈，像是鬼魅的影子，沒有踪迹可尋。

無形的飛鉈，自己躲不躲得過？

夜色將臨，夜幕中的飛鉈，自己更是難躲。

鐵手在這俄頃之間，決定要冒險去搶攻。

可是唐鐵蕭另一隻手，徐徐張開了傘，傘覆住了身子，傘尖如一頭露出白牙的野獸，在暮色中等待血浴。

飛鉈仍舊飛旋在半空之中。

人在吊橋上。

吊橋在半空之間。

鐵手覺得自己的性命，就像這條吊橋，被殘破的麻索，懸在半空，隨時掉落。

粉身碎骨。

這兩尺的橋面，更沒有閃躲的餘地。

唯有後退。

但是退後在兩個實力相當高手生死一決之際，是極失鬥志的事，何況，在這滑漉窄橋上的急退，又那能快得過巨人之臂般的長索飛鉈？

既不能閃，也不能躲，又不能進，更不能退，鐵手驀然明白唐鐵蕭引他在飛來橋上一決生死的意義。

在生與死之間，必須有一人撑死，亦可能兩人的結果都是死，像這嘩然的瀑布傾落百丈，濺出水珠化爲深潭的壯烈前，仍串成一道夢幻的彩虹。

山風胡胡地吹送過來，吹過平原，吹過橋林，吹得吊橋搖幌如山澗的紙鳶。

山風吹過橋林的時候，鐵手聽見橋林裏傳來密集的四聲慘呼，跟着是冷血的第三聲大喝，以及又一聲哀號。

鐵手打從心裏盤算一下，冷血身上着了至少有三道重創，而敵人至少去了十三人。

那末，十二單衣劍連同三十八狙擊手，剩下的敵手至少還有三十七人。三十七人，受傷的冷血是否能够熬得住。

他忽然心頭一震，因爲他接觸到唐鐵蕭那雙猶如地獄裏寒火的眼睛。

那眼睛本來是無情的、至殺的、冷毒的，但此刻有了一絲譏笑與同情。

因爲對方看出他的分神。

這種生死決定於俄頃之間仍爲其他的事而分心，除死無他。

鐵手憬然一覺後，立即斂定心神。

那雙眼睛立即又變回冷毒、至殺、無情。

山風吹到飛鉈的圈影裏，立即被絞碎，發出如受傷般更劇厲的尖嘯聲。

冷血此際在橋林中厮拚，像一頭在衝右突的猛虎，要剷平張牙舞爪於左右的獒犬。

鐵手這邊的戰局却不動。

不動則已，一動則判生死。

兩邊的局勢，係一動一靜，全然不同的。但却同樣凶險。

陣戰

兩聲長號之後，又三聲長嗥。

——第十八個了！

冷血心中默念着這個數字，眉宇間的殺氣在四週驚恐的眼神與凌厲的兵器中巡逡，冷血的身形也展動着。

十名單衣劍又逼了上來。

冷血並沒有正面交鋒，却掉頭就跑。

他一面跑，揮劍殺了兩人，在呼喝及追擊聲中，他在橘林裏穿插，忽如夕照映在葉上的光采一般消失了。

「在那裏！」

「追！」

「不，在這裏！」

一條人影在另一個方向疾閃。

「殺！」

「到底在那裏？」

「不要讓他跑了！」

「哇！」一聲慘叫，一名單衣劍踩回原來地底埋伏處，忽被一道劍光開了膛。

另二名狙擊手返身欲救，忽背後一道急風，兩人未及回首，已血湧如泉。

待大家圍攏掩至時，敵人已消失了踪影。

「嘩！」又一聲慘叫，遠處一名負責截斷橘林邊緣的單衣劍捂胸倒下。

當衆人衝殺而至時，另三名狙擊手相繼倒地，一條灰樸樸的人影疾閃不見，在殺氣騰騰血腥風暴的橘林中，人就像被踩踏的多汁青橘，毫無價值。

一名單衣劍大叫道：「不要讓他逃出林去——」他仗劍衝出，只見茫茫平野，日已西沉，暮際掠起一陣不祥的陰影，却毫無敵人落荒而逃的踪影。

這時「刷」地一劍，自樹上疾插下來，没入他的頭頂。

兩名狙擊手高躍撲擊，但却在半空翻落下來，咽喉各射一道血泉。

人影似大鳥一般掠起，但一名單衣劍手劍上已沾了血跡。

人影在暮色中一沉一伏，灰狐般的在鬱鬱林間忽再消失。

衆人又過去搜索，那名劍上沾血的單衣劍手却汗涔涔下，大叫了一聲：「大家靠在一起，別分散！」

這些都是在沙場中久經陣戰的好手，立時明白了局勢，往橘林中間退守並肩，一個退得稍遲的狙擊手，無聲無息的倒在地上，背後脊椎給刺了一個洞，血汩汩流出。

暮色更濃了，橘林裏没有鳥叫，没有蟲鳴，只有搏鬥的汗水，血液的腥風，拚死的殺氣。

他們得知自己佈下的陣勢，已給冷血衝散。

現在橘林變成了他們的陷阱與埋伏，冷血反過來在暗處。

他們必須要結在一起，以免被像黑暗一樣無常的敵人逐個搏殺。

他們暗底裏點算一下人手，只剩下七名單衣劍，廿一名狙擊手，幾乎已死傷近半。

暮色漸織着紫色的夢衣，四週的視物已漸不清，只有黑暗的輪廓，則是如何應付那神出鬼没的伏劍的敵人？

暮色深沉，那如蝙蝠黑翅的夜色，還會遠麼？

「點火！」發號司令的單衣劍手顫抖的聲音裏充滿了生平首次領略被狙襲滋味的惶怖。

夜色隨血味而深濃，鏖戰未休。

× × ×

小珍眺望着即將來臨的夜色，怔怔地不知在想些什麽。天穹近山處，有一顆發亮的星子，不知爲什麽的亮着。

習玫紅向郭竹瘦笑罵道：「你怎生得這楞性兒！那有敬女兒家喝酒的？我們不喜歡喝酒，要敬嘛，就敬茶來。」

郭竹瘦愣了一愣，道：「我去端茶來。」說着走到後頭去。

小珍橫了習玫紅一眼，没好氣道：「那用喝什麽的？妳把他使來使去，可没頓飯好吃。」

習玫紅笑道：「我可吃得好好的。」

小珍又怔怔地望着天邊的晚霞，像一個歲月不饒人的多情女子，遲暮得如許艷麗。

習玫紅用筷子敲一敲菜盤，發出「叮叮」二响。「喂，我未來的小嫂子，妳又發什麽癡了？」

小珍喃喃地道：「妳聽。」

風在竹林端胡胡地吹，空氣薄凉得像可以敲出脆音來。

習玫紅皺眉聽了一會兒，說：「是風聲。」

小珍痴痴地道：「還有。」

習玫紅又傾聆一陣：「没有了。」

小珍水靈似的眸子又投向遠方：「好像有人在叫我們。」

習玫紅笑道：「那是大雁在叫。」

這時郭竹瘦已走了出來，端了兩盃茶，一杯給小珍，一杯給習玫紅，他自己却拿了原來放在桌上的酒，向二妹舉盃道：「我敬……」

習玫紅笑啐道：「怎麽那般多禮？喝就喝嘛，有什麽好敬的。」

說着，仰着頸子，便要一口盡了盃中茶。

× × ×

——第三十四個了！

冷血的心裏默算着，他估計敵人只剩下單衣劍五名，狙襲手十七名。

他搏殺的主力，是向單衣劍下手。

他必須要在他體力、精神仍盛之時，將首要大敵除去。

雖然敵手剩下二十二名，但他絲毫不覺得輕鬆，原因有四：

第一，吳鐵翼還未出手，甚至連出現都還没有出現，這個恐怕才是他的頭號大敵。

第二，習玫紅此刻只怕是眞正跟那可怕的殺人者在一起，安危不知，他必須要從速解決掉這些人，前去救她。

第三，二師兄鐵手那邊與唐鐵蕭格鬥，毫無聲息，而唐鐵蕭顯然是比這三十八名狙擊手與十二單衣劍加起來更可怕的對手。

第四，他血已流了不少，精神體力也在他極度消耗的身體軀魄中溜失。

他念及這四點，心中大亂，遽爾背後刀風陡起，他來不及招架，一劍反刺了出去！

「噗」的一聲，他的劍確然是刺中一個人的身體，背後的刀風也立時凝結了，但是面前兩道劍風，同時湧至！

他已無及抽回嵌在人體的劍，怪叫一聲向前撲出，躲開兩劍，滾入橘林之間。

那兩名單衣劍手緊躡猛刺，冷血一面滾動着身體，一面雙掌齊出，拍在橘幹上，嘩啦嘩啦，橘樹的枝葉和橘子，一齊向兩名單衣劍手驟雨般打了下來。

兩人以爲是厲害暗器，一面身退，一面招架，手忙脚亂，招架得來，冷血已不見。

兩人張望片刻，正欲招呼其他的人來搜索追擊，忽爾一人覺得背後一凉，胸口已突出一截劍尖來。

那單衣劍手倏見自己胸膛竟凸出一截劍來，那種感覺可說是詭異至極，他臉上的神情，也怪到極點，他的伙伴聽到異响，側過身來。由於夜色深沉，他看不清楚他夥伴胸前的劍尖，只看到同伴臉上詫異

的臉容，不覺呆了一呆。

就在他稍呆一呆的瞬間，脚下被人一勾，一個蹌踉，撲到了他同伴的身上，「噹」地一聲，嵌在他夥伴胸前的劍尖刺入了他的胸膛。

死亡的痛楚令他啞斷半聲，但死亡的恐懼令他另半聲都發不出聲音來。

冷血拔劍，劍尖等於從他兩個人的體內抽拔出來。

却在這時，火初大亮。

他已被重新包圍。

三個單衣劍手，左手火把，右手劍，六隻瞳子發出仇恨的異芒。

十六名狙擊手，煞氣騰騰的封住了他一切進、退，任何可作移動的方位。

他在橘林外開戰，殺入橘林找掩護，但中伏受傷，後易明爲暗，在黑黝中伏殺了不少對手，却在此刻，他又陷入敵人的正面包圍中。

這種宛若仇恨不共戴天的戰陣，一定要血和力去破陣。

冷血握劍的手，定若磐石，但他腰、腿，背，臉四處傷口的血，已染濕了他立足之地。

火光熊熊。

× × ×

夜色沉沉

飛鉈仍在飛旋着，在胡嘯的山風中發出各種不同的尖嘶，黑鴉枯枝般的分裂着鐵手的神經。

鐵手站在橋上，宛似一座山，輕似一片羽毛。

他們已僵持了好一段時候。

——最終總是要出手的。

鐵手望定唐鐵蕭雙眼中的鬼火，脚下的霧寒越來越濃重。該是出手的時候了！

唐鐵蕭瞥見鐵手眼神忽掃向自己的下盤。

他的飛鉈立時飛襲出去！

往鐵手的上盤飛擊過去！

這破空的飛鉈，少林不忍大師曾用「金剛不壞神功」滲「大袍袖」捲住，但飛鉈裂袖而出擊斃不忍大師，天山義老人更以「玄天枯木盾」擋住飛鉈一擊，但飛鉈裂盾而出擊殺義老人，大內帶刀衞侍統領裏鷹野以「少陽重金剛手」的功力運千斤杵杖砸開飛鉈，但仍給飛鉈斷杵而去擊死裏鷹野。

武林中只有「大旗義烈金刀魂」之稱的大俠莊復諧能以「神州旗」捲住飛鉈，但飛鉈仍破旗而出，擊倒莊復諧，莊復諧亦從此一戰不起。

而今這一記飛鉈，破空、裂風、碎夜，斬臉而至，飛擊鐵手。

鐵手如何？

× × ×

一道石槳，劈擊冷血頸部，擊了個空，那膂力甚鉅的狙擊手，尚未來得及第二擊，便已給刺了一劍！

只要刺中一劍，不必再刺第二劍，這是冷血的劍法。

因爲太少人中了他一劍仍然不死的。

但是冷血脇骨中了一記蜈蚣鉤，傷勢相當不輕。

連那使石槳的在內，地上又多了五具狙擊手的屍體。

這時那單衣劍手嘴裏噴出來的鮮血，已淋滅了火炬，情景忽然大暗。

這一暗使得掩殺而來的狙擊手心裏一寒，有兩、三人已禁不住悄悄退了開去。

他們甫一退開，慘呼迭起，剩下的五個狙擊手中只有二人蹌踉而退，其餘三人已在這剎那間失去了性命。

冷血仍在黑暗中。

他的劍綻出寒光。

膦下的七名狙擊手，兩名單衣劍手，都可以聽到他粗重的呼息。

忽然林中火光大熾，原來地上那被削的火炬，已燃起了枯葉，火勢很迅速的蔓延開來，未幾整座橘園都在火海中。

冷血和面前的九名對手，仍在對峙之中。

× × ×

飛鉈遽打而至！

鐵手的眼睛沒有看飛鉈，但他用耳朵聽。

在夜色裏飛鉈雖沒有形迹可尋，用耳辨識反而清楚！

飛鉈直取鐵手臉門！

鐵手右手憑空一抓，捉住飛鉈！

飛鉈沒入鐵手手中。

但飛鉈雖在鐵手手裏，飛鉈的力道只給鐵手的手勁消了一半，另一半的威力，依然可以破膛裂肺！

就在這生死一髮間，鐵手的左手，又按住了右手！

飛鉈的巨力本將鐵手右手反挫，回擊自己前胸，但鐵手的左手一加上去，已穩住了飛鉈後挫之力。

飛鉈只有一個。

鐵手却有兩隻鐵一般的手。

鐵手已捉住飛鉈，等於穩住了大局。

却就在這瞬息間，唐鐵蕭像黑魔一般衝了過來，雨傘一摺，傘尖「奪」地刺進鐵手的小腹裏去！

陣亡

鐵手雙手按住飛鉈，無及招架，傘刃已插入腹腔。

鐵手就在這時，發出一聲舖天捲地沛莫可禦的大喝。

傘刃刺入肉三分，鐵手全身眞氣凝聚，尖刃幾乎已無法再刺進去，僅再推進了五分，也就是說，傘尖已刺入鐵手腹中五分！

同時間鐵手那一聲巨喝，劈入唐鐵蕭耳際，刹那間，宛如晴天霹靂，令唐鐵蕭一時之間幾乎什麽也看不到，什麽也聽不到。

鐵手雙手仍不能放開飛鉈，但他掃出了一脚。

他掃出那一脚是在巨喝的同時。

唐鐵蕭離他極近，驟聽一聲大喝，失心喪魂，鐵手那一脚，勾中他前脚，他張大了口，却叫不出聲音來，身形往左側翻落。

其實這局面是鐵手用雙手制住飛鉈，但唐鐵蕭已重創鐵手，唐鐵蕭只中了鐵手一絆，按照情理看來，唐鐵蕭是大大佔了上風。

但是實際情形不是這樣：唐鐵蕭右足一空，即向左側陡跌下去。

因爲鐵手代冷血應戰唐鐵蕭時，曾在冷血耳際說了一句話，這句話使到冷血改變了找唐鐵蕭爲敵手的決定。

「我找到了他的破綻。」

這是鐵手當時對冷血所說的一句話。

自從唐鐵蕭首次出現在俞鎭瀾府邸，鐵手就注意着他的下盤，第二次在謝自居行居處過見唐鐵蕭，鐵手仍留意他的雙腿，甚至到了吊橋決戰之前，鐵手仍將注意力放在對方一雙脚上。

因爲對方行動雖然快捷，但在沉穩方面，不能算是無隙可襲。

鐵手在仔細觀察之下，發現唐鐵蕭的左足鞋面雖是與常人一樣，但從趾型凸露看來，唐鐵蕭左脚有四隻脚趾是對蹠的。

正如川中較偏僻的地域，有一小撮的倮族、擺夷族人生來就有對蹠、蹼膜特殊肢體，而唐鐵蕭就是這樣，左脚尾趾與四趾，中趾與次趾，是分不開來的。

也就是說，唐鐵蕭的左足僅有三隻脚趾！

這在平時，以唐鐵蕭這樣的一個高手，絲毫不構成障碍。

可是此刻却決戰在這樣的一條飛來橋上。

「飛來橋」的險峻，令鐵手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只有在橋上硬接飛鉈，盡受飛鉈的牽制。

「飛來橋」却也使唐鐵蕭自己一失足，便往深淵裏像夢魘一般掉落。

唐鐵蕭向左側了一側，左足在濕漉的窄橋上已滑出橋板，往下翻了下去，唐鐵蕭這剎那間已明白了怎麽一回事，張大了嘴，仍叫不出聲音來。

鐵手這時放開了手——不是他故意要放的手，而是飛鉈的旋力雖然已經消去，但他十指被飛鉈的震力激得又麻又痛，恰似十枚釘鎚進指節裏去一般。

是以他再也握不住飛鉈，放開了手，而唐鐵蕭就帶着飛鉈，沉了下去。

這電光火石之瞬間，唐鐵蕭的身體突在半空頓住。

鐵手以雙腕挾住了飛鉈。

飛鉈的繮索，仍纏在唐鐵蕭手上。

所以唐鐵蕭沒有摔下去。

鐵手運力一抽，唐鐵蕭藉力而起，落回橋上。

然而那橋索不堪這數下震盪，麻索勒斷裂，橋身傾斜而坍倒。

鐵手正欲往橋首掠去，但腹部一陣劇痛，踣倒於地。

橋身斷裂，往百丈深潭掉落。

唐鐵蕭却早先一步，挾着鐵手，掠回平地。

橋索掉落在無底的漆黑之中，那裏只有瀑布陡成粉身的地方。

長空裏空蕩蕩，誰也不知那兒曾有一道飛橋，一番惡鬥。

唐鐵蕭放下鐵手，在黑夜裏像一座沉默的彫像。

鐵手長吸一口氣，強忍腹中劇痛，道：「你救了我一命。」

唐鐵蕭道：「你也救了我一命。」

鐵手笑道：「我們兩不相欠。」

唐鐵蕭冷冷地道：「不！你救我在先，你勝了。我們是在對陣決戰，誰輸，誰就該陣亡。」

鐵手忙道：「我們可以再決陣一次……」他話未說完，忽覺有異，唐鐵蕭如鬼一般的眼睛望定着他，啞着聲音道：「這就是吳鐵翼要我交給郭竹瘦去毒死郭傷熊的唐門『火鹽』，我死也要死在唐門的毒藥下，多蒙你成全。」

說到「全」字，他伸直了喉嚨，張大了嘴，仰天噴出了一團火焰。

火焰散時，他失去生命的身軀翻落深崖。

唐門的人，不能戰敗。「小唐門」的好手，更不能承受戰敗的屈辱。

在他們而言，敗就是死。

唐鐵蕭寧死在唐門的毒下，所以他死而無怨，甚至覺得死得其所。

然而鐵手親眼看見唐門「火鹽」之毒，吞下肚子，還是正常，然後遽然發作，竟口可噴火！

若這一口火是乍然噴向自己，自己也未必躲得過去。

唐鐵蕭却沒有這麽做。

鐵手從黑漆漆如雷音的瀑潭望下去，只覺一陣昏眩，不知是悼念唐鐵蕭不屈之死，還是腹部失血過多，或因想起習玫紅可能已在郭竹瘦家中服了這曾炙焦郭傷熊及唐蕭鐵肺腑的「火鹽」！

無論如何，經此一戰之後，「飛來橋」已憑空飛去，永無踪跡。

遠處火光沖天，照亮了晚天。

× × ×

冷血仍在火光中廝拚。

他又搏殺了四名狙擊手。

火焰熊熊地焚燒着，橘林中的樹木乾枝發出必必剝剝的聲响焦倒下來。

人影在火光中厮殺。

冷血避過三名狙擊手的纏戰，鼓起了一口氣，向那名提議用火把的單衣劍手疾攻。

那劍手擋了一劍，退了一步，再架一劍，又退了一步，此際他驚恐地發出尖呼。冷血又刺一劍，逼得他再退了一步。

這時三名狙擊手已向冷血攻到，冷血反身迎戰，那劍手這才緩過一口氣，已嚇得魂不附體，正欲走避，倏地冷血又刺了一劍過來！

那劍法也十分高強，仍及時封了一劍，「叮」地一聲，再被迫退一步，忽然殺豬一般嚎叫起來。

原來他背後就是火海，背上衣服已沾了火。

他怪叫着撲了出來，冷血的長劍迎戰三名狙擊手，背後却飛起一脚，把慌亂中的單衣劍踢了回去。

那單衣劍手在火海中仍想掙扎要出來，但全身着火，苦痛萬分，手足揮動之下，一株被焚毀了的橘樹帶着火團往他罩下，他的慘號久久不絕於耳。

冷血這時又殺了一名狙擊手。

但他後心冗然一辣，已被一劍刺入。

他陡地一翻身，劍疾刺而出！

刺中他的是最後一名單衣長劍手，他罔顧同伴之死，無聲無息地潛至冷血背後，果然一擊得手！

可是令他震驚的是，他的劍明明已刺到冷血後心，唯劍尖僅入肉三分，冷血一翻身，劍尖在他後脅劃了一道四寸長的血口，却沒有深刺入背！

這名劍手也是十分精警之高手，在這瞬息間，他明白了爲何冷血身着六道傷口而仍能作戰，自己這一千人只捱他一劍便丟了性命，那是因爲每次敵手的兵器伏擊得手，觸在冷血的軀體尚未入肉之際，冷血便有一種超乎尋常的敏銳反應，總能及時朝着兵器來勢後仰和前趨，致使兵器入肉不深，或在兵器切肉的剎那間，橫移和翻側，甚至高躍和伏低，以至兵器所造成的傷口，雖然大，流血也多，但不能深入肌理，切斷筋脈。

這名劍手在剎那之間明白了冷血的自保之法，這頓悟足以使這名劍手加以苦練後能避於多場凶險，在惡鬥中揚名。

但他却無法避過眼前這場刼殺。

就在這頓悟的剎那，尚未揮出第二劍，冷血已一劍刺中了他的咽喉。

冷血劍拔出，三名狙擊手又已撲近，一人以朴子刀，砍中了他的左肩。

冷血沒有還手，大聲喝道：「還不快滾！」

三人怔住，火勢越來越大，三人只見同伴一一倒下，成爲焦屍，心越來越虛。

冷血一字一句地道：「單衣十二劍盡亡，你們只剩下三人，吳鐵翼根本不敢迎戰，你們在這裏討死是不是？」

三人相顧之下，現出一種極茫然的神色來，終於後退，疾退，飛退，返身奪路便走。

他們一走，冷血已支持不住，手一抖，劍一曲，支撐不住身體，「拍」地倒在地面上。

要不是一雙濕厚的大手把他扶起，挾到凉風送爽的地方，只怕冷血已沒有能力走出戰場，要喪命在火海中了。

× × × ×

鐵手在替冷血止血，冷血也在替鐵手包裹傷口，在江湖上的凶險戰役裏，他們四個師兄弟不知道多少次爲對方止血裹傷了。

冷血對鐵手道：「你果然擊敗了唐鐵蕭。」

鐵手道：「那的確是難對付的敵手，我能贏他除了幸運，是因爲我比他更早出手。」

唐鐵蕭雖然在對峙時引鐵手身處無可閃躲的險地以及旋舞飛鉈待機出襲，但是鐵手遠早在俞鎮瀾府邸見面時已窺測出唐鐵蕭的弱點，在決戰中他就抓住這個破綻來攻擊。

火勢已近尾聲。

他們需要的是一匹快馬。以他們的傷勢，難以趕路，必須以馬代步。

就算沒有馬，他們也必須趕去。

兩人互相扶持着，吃力地站起來，就在這時，一陣急遽的蹄聲，急馳而至。

控轡疾馳而來的人，身子幾與馬背平貼在一起，馬鬃遮掩了他的臉目。

鐵手和冷血互望一眼，鐵手遽然躍了出來，出手一抓，抓住轡轄，發力一勒，奔馬陡然被生生勒止。

馬舉前蹄，嘶鳴人立，馬上的人咕碌一聲摔了下來。

鐵手眼明手法，一把扶住來人，原來是衙役老輔。

老輔慌惑的正要拔刀，見是鐵手，滿臉詫色問：「怎麼是……鐵二爺？嚇……嚇死我了……」

鐵手問：「老輔，你怎會來這裏？」

老輔道：「是吳大人吩咐的呀，叫我來這裏，要是見到唐大俠他們，就說是大人早料到他們會勝，他先走一步。如果見是鐵二爺和冷四爺，就說……」

冷血問：「就說什麼？」

老輔說：「就說……多謝二位替他除掉分財寶的人，他先行一步了。……我……我也不知道吳大人這樣說是甚麼意思……」老輔望着鐵手和冷血自嘲苦笑的臉色，又問：「鐵爺，冷爺，這裏究竟發生甚麼事啊？這麼大的一場火……」

這刹那間，鐵手和冷血全然明白過來了。

吳鐵翼指使唐鐵蕭和參與計劃的十二單衣劍與三十八狙擊手，在橘園、吊橋跟鐵手、冷血決一死戰的時候，他乘機悄悄溜走。這一戰不管傷亡在那一邊，他都準備棄官不做，獨吞那批他一生也揮霍不盡的寶物金銀。

他們這一場拚鬥，變得只是受野心家利用操縱的鷸蚌相爭！

迄此，鐵手和冷血除了相對苦笑之外，還能做甚麼？

老輔看來除快嘴快舌外，也不像知道內情的人，其實，如果老輔清楚箇中情形，吳鐵翼又怎會派他前來說那一番話呢！

故此，對老輔的問題，兩人都不知如何回答的好。

鐵手只有拍拍老輔的肩道：「我們借你的坐騎用一用。」

說罷翻身上馬，一手拉起冷血馱在後面，一聲吆喝，疾騁而去。

夜風不住迎臉刮在兩人的臉上，刮得傷口熱辣辣地痛，但他們同時有一個念頭，在心坎裏熱烈焦切的呼喚：

習玫紅怎麼了？

心頭和夜色，都像凝結了的墨硯，儘管馬快如在乘風的草書。

× × ×

小屋的油燈一點，但是黑夜裏格外悽楚。

馬仍急奔，冷血鐵手已分左右躍下，撲近門邊，却見屋內有一小女孩喜奔出來，夜色把她勻靜的輪廓彫得分外清楚。

小珍！

鐵手詫道：「小珍，妳怎麼在這裏！」他情不自禁握住小珍的手，小珍指尖冰凉。

冷血急忙問道：「玫紅姑娘怎麼了，她——」

一面說着，不待小珍回答，已搶入屋內。

屋內小燈如豆。

冷血一眼就看見習玫紅。習玫紅伏在桌上。

冷血愴心呼了一聲：「玫紅——」忽見習玫紅伏着的烏髮動了一下，抬起頭來，惺忪着令人動心的媚目：「誰叫我——？我又睡着了？」

冷血楞在那裏，雖然高興，但不知道如何表達。喜悅令他完全忘掉了身上的痛楚。

鐵手頓覺放下心中的千鈞重担，問那喜悅清秀如小兔子般的小珍，道：「郭竹瘦呢？」

小珍用秀秀的指尖一指：「死了。」

鐵手和冷血望去，只見角落處倒了一個人，嘴張大，口腔焦裂，正是郭竹瘦。

鐵手不解：「怎麼？」

小珍笑的時候兩道秀眉揚得采飛：「我炒菜的時候，發現那些鹽有點古怪，正待細察，却給郭……捕頭劈手搶去了，然後，他先敬我們酒，我們不喝，他又敬茶，我覺得有些可疑，便趁他返身過去的時候，用他給我們酒盃掉換了他的盃子，他在用酒來敬我們喝茶的時候……」

「嘩！」習玫紅拍拍心口叫道：「嚇死我了，我剛要喝，他便慘叫了起來，滾來滾去的不一會嘴裏還噴出火來，噴火哩！後來便……」說着用手指着郭竹瘦的屍體：「便這樣子了。」

說着又伸了伸舌頭：「誰還敢去喝那茶！」

鐵手向小珍笑道：「好聰明。」眼睛裏有比燈火還温暖比夜色還深情的笑意。

小珍笑道：「眞的？」白皙的脖子都紅上耳根了。

習玫紅笑嘻嘻的問：「我呢？」

「妳？」鐵手笑道：「妳幸運。」

「這就好了，」習玫紅十分安樂地舒了一口氣，「我最怕用腦，一動腦筋呀，頭就疼死了，就想睡覺，只要幸運，那就够了。」

她向小珍笑嘻嘻的說：「聰明，給妳！」她指指自己的翹鼻子又道：「幸運，給我。」

小珍笑啐道：「由得妳分的呀？」

習玫紅轉首問冷血：「怎麼啦？你們的案子結了？」

冷血苦笑搖頭：「算是結了。」

習玫紅睜大眼睛問：「結了就結了，怎說就算？」

冷血啞然。鐵手代答：「案子是解決了，但主要元凶之一逃了。」

習玫紅皺起了柳眉：「所以你們又要匆匆忙忙追他去了？」語音很是寥落。

冷血搖首：「追不上了。」

習玫紅喜道：「對呀，不要追了，由得他罷，得饒人處且饒人嘛。」

鐵手接道：「不是由他，而是那人逃在先，我們要追緝，實沒有多大把握。有一個人到了附近，我們飛鴿傳書，請他去追捕，就一定能成。」

習玫紅有點不相信地道：「有人比你們的本領還大？」

鐵手笑道：「他的追踪術與腿法，本就天下無雙。」

他望向冷血，兩人都笑了起來，笑聲使僅有的一盞小燈的木屋更洋溢着爐火一般的温暖。

冷血道：「他是我的三師兄。」

冷血的三師兄，即是鐵手的二師弟，同時也是「四大名捕」之一的追命，他們四師兄弟的感情，就如寒冬中一盤爐火裏的熱炭一般親。

追命近日因爲要辦案，也進入兩河一帶。

習玫紅聞言拍手喜道：「好啊，你們可以不必辦案了，可以陪我踢球兒、捉蟋蟀——」

鐵手向冷血道：「不過，我還有一事要辦。」

冷血問：「什麼事？」

鐵手道：「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策馬趕來之際，那河上的漁火和岸上的篝火對閃，一光一暗，一明一滅一共三次，我想可能有什麼勾當進行，我去查查看。」

習玫紅眨着眼睛說：「你去好了，」轉首問冷血：「你呢？」

「我？」冷血苦笑道：「我要去大蚊里。」

「大蚊里？」習玫紅奇道：「難道去餵蚊子？」

冷血一臉正經地道：「去查咬死人的蚊子。」大蚊里出現咬死人的事情冷血是在謝自居所提供傷熊承辦的案件中找到的，那是一種相當令人詭奇的案件，在當時就引起冷血強烈的興趣。

「咬死人的蚊子？」習玫紅嘆了一口氣，道：「那我也去。」

小玲笑得伶伶巧巧的問：「咦？三小姐，妳不是最怕蚊子咬的嗎？」

習玫紅向她眨了眨嬌媚的鳳目，反問：「難道妳怕吹海風？」

兩個小女孩都用秀氣的手，掩着沾花間露汁般的紅唇，開心地笑了，頰靨飛起了令人動心的少女的緋紅。

鐵手與冷血又對望一眼，彼此望見眼瞳裏的兩點燈光。

（全文完）

兩期完俠義故事

諸葛客・文
黃耀基・圖

喋血記(下)

教養小孤兒　誓雪戴天仇

前文提要：　豪傑，會上方志宇敘述他殺死冷長虹的經過，原來二十年前，冷長虹、方志宇以及百里坤同時愛上白傲霜，白傲霜最後選擇冷長虹作她的終身伴侶，但百里坤却將一腔怒火完全記在方志宇及冷長虹兩人身上，三年後，白傲霜生了個孩子，不久就遭百里坤暗下毒手而死去，翌年，方志宇接到冷長虹親筆信，約他在藍關見面，方志宇依約前往，只見懸岩邊有一食盒及冷長虹的留字，方志宇見狀便自斟自飲起來，誰知食物中混有化功散，天黑冷長虹才到，訴說了方志宇的不是，還把他踢落深谷中…

眞力的辦法，因爲在那高達千仞的峭壁之上，任何功力再高的人，也沒法以『壁虎功』爬上去的。

「就在這最笨拙的辦法下，他幾乎耗了一整天的時間，終於爬上了山頂……」

聽到這裏，冷天佑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如釋重負的長吁。

方志宇再度捧起盛水的竹筒，喝了幾口之後，才輕輕一嘆道：「出困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冷長虹算賬，當他到達冷長虹的住宅時，已經是二更過後，冷長虹已正準備就寢了。

「冷長虹見到方志宇的第一句話就是：『啊！方兄，你……你……竟然還……活着……』

「方志宇回想這一年多以來所受的苦難，和當年被暗下化功散踢落懸岩下的情形，眞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不由熱血沸騰地冷笑一聲道：『哼！很出乎你的意外吧！』

「一頓話鋒，又怒聲叱道：『冷長虹，今天不是你，就是我，亮兵刃！』

「冷長虹連連搖手道：『方兄……這完全是……是一場誤會，請……請你聽我解釋……』

「方志宇鋼牙一挫地截口道：『誤會？解釋？一年之前，在那秦嶺絕頂，你幾曾給過我解釋的機會？』

「話鋒再度一頓，厲聲接道：『我再說一遍，亮兵刃！』

「冷長虹滿臉痛苦表情地說道：『方兄，請先平平氣……』

「方志宇截口冷笑道：『好，冷長虹是最笨的辦法，却也是節省

是，當他功力恢復並且大增之後，在找不到出險的辦法中，想出了一個最笨拙的辦法。這辦法，就是用三根木樁，以寶劍在峭壁上先挖一個洞，然後插入木樁，做爲踏脚之處，如此交互遞到，由峭壁上慢慢往上爬。

「這雖然是最笨的辦法，却也是節省

，你裝孫子，你以爲不亮兵刃，我就不能殺你！』

「一頓話鋒，嗔目怒叱道：『姓冷的，先吃我一掌！』

「話出掌隨，一記劈空掌，猛然擊向冷長虹的前胸……」

一嘆住口，默然半晌，才神色黯然地又接道：「想不到這一掌，冷長虹竟不接不避，以致當場被震斃一丈之外。

「當時，方志宇那一掌，是在積憤難申之下全力擊出，根本沒想到自己的功力已較一年前幾乎增加了一倍，更沒想到冷長虹竟不接不避地實受了一掌。

「至於冷長虹自己，也許是沒想到方志宇會猝然發難？也許是認爲彼此功力相當，實受一掌也不致有嚴重傷害，但却可使方志宇消消氣而坐下來解釋？

「然而悲劇業已演出，縱然是大羅金仙，也回天乏術了！

「也就當此時，白傲霜懷抱着年僅三歲的幼子走了出來，目覩現場情景，她既不悲痛，也不感到意外，就像那已經死去的冷長虹與她是一個根本不相干的陌生人似地，幽幽一嘆道：『親痛仇快，方伯伯，咱們都中了奸徒的詭計了。』

「一語提醒夢中人，這時的方志宇，才如夢初醒地頓足長嘆道：『弟妹，妳爲什麼不早出來一步？如果妳早出來一步提醒我一聲，如果冷老弟第一句話就說明這是別人的陰謀，如果這一年多來，我不被仇人所蒙蔽，能在別處多想想……今天這悲劇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天……』

「白傲霜平靜地截口接道：『方伯伯

藍關

，悲劇已成，怨天尤人，都無補於事，目前咱們還是商量復仇之事要緊。』

「方志宇暗道一聲慚愧，杜爲昂藏七尺之軀的鬚眉男子，遇事却不如一個女人家的鎮靜，他强抑心頭悲憤，注目問道：『弟妹，妳口中的奸徒是不是百里坤？』

「白傲霜點頭答道：『是的。』

「方志宇鋼牙一挫地道：『百里坤你這人面獸心的東西，方志宇不挖出你的心肝來，祭奠冷老弟在天之靈，誓不爲人！』

「白傲霜幽幽地一嘆道：『百里坤那賊子可滑溜得很，自方伯伯你在藍關中計遇難之後，你盟弟足足在暗中找了他一年，一直到半個月之前，他才回來。』

「方志宇不由長嘆一聲道：『天！如果我早脫困半個月，或者是冷老弟晚回來半個月，這一悲劇，不是……』

「白傲霜苦笑截口道：『不要說，一切都是命。』

「方志宇注目問道：『弟妹，百里坤那賊子是如何安排的？妳再說給我聽。』

「白傲霜點一點頭，道：『好，請到屋裏去談談吧！』

「方志宇搖搖頭道：『不！我坐不住，弟妹，還是在這兒的好。』

「白傲霜接道：『也好，我到裏面去將百里坤留下的證物取來。』

「接着，並扭頭向聞聲聚集的下人們吩咐道：『搬兩張椅子出來，請方爺坐，並將老爺的屍體抬到床上去。然後你們都去睡覺，一切明天再說。』

「下人們都以敵視的眼光投向方志宇，但懾於主母的威儀，却沒有人敢哼一聲

，當下搬椅子的搬椅子，抬屍體的抬屍體，一陣忙亂之後，庭院中只剩下方志宇孤伶伶的一個人。

「足有頓飯工夫之久，白傲霜才懷抱幼子重新進到庭院，首先遞給方志宇一個白布小包，才凄然一笑道：『這是百里坤那賊子的親筆函件。也等於他的罪狀供詞，但現在不忙於查看，請先聽我說明。』

「接着，白傲霜又注目苦笑道：『方伯伯請坐啊！』

「說着，她自己已行坐下，等方志宇也坐下之後，才沉思着接道：『可能是方伯伯在藍關中計墮岩以前的一個月，百里坤那賊子派人送來一封信，大意是：他僅僅殺死我們一個兒子，還不能出這口悶氣，他正在設法使咱們三個都痛苦一生，尤其是對方伯伯你，更是不會輕易放過。當時，長虹除了自己加强戒備之外，也曾赴舉府去通知你，可是你竟不在家……』

「方志宇長嘆一聲道：『是的，當時我正在關外。』

「白傲霜接道：『以後，約莫是一個半月之後，又收到那賊子的一封信，他說方伯伯你已於十月初一被他騙到藍關，葬身於千仞絕壑之中。

「『信中並繪聲繪形地說明，他是如何模仿長虹的筆跡，寫信將你騙到藍關，如何在預備的美酒中滲入化功散，等你體內的藥力發作之後，又如何乘黑夜視綫不太清晰，化裝成長虹的模樣，並模仿長虹的嗓音，先給你一個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將你一脚踢下千仞絕壑，使你落個粉身碎骨的下場。』一頓話鋒，才注目接問道：

『方伯伯，事實經過，果然是如此麼？』

「方志宇漠然地，點一點頭道：『不錯。』

「白傲霜幽幽地接道：『那賊子的信末並特別强調！方志宇雖然是死在我的手中，但他却是一個糊塗鬼，這筆賬，必然記在你們夫婦頭上，縱然死後不能化厲鬼追你們夫婦的魂，你們兩個也將終生難安，而且，對你們兩個，我還沒打算放手，且等着瞧吧！

「『以後，長虹曾親往藍關，想找回你的屍體，可是那個千仞絕壑實在沒法下去，只好遙祭一番，廢然而返。

「『接着，他改裝易容，在江湖上追索那賊子的踪跡，可是，白費了足足一年的時間，却毫無所獲。』

「一頓話鋒，銀牙一挫道：『他這裏勞徒往返，而我在家中，却又中了那賊子的詭計……』

「當時，方志宇不由悚然一驚地截口道：『這話怎麼說？』

「白傲霜幽幽一嘆道：『那賊子竟乘長虹外出未返之便，化裝長虹模樣，深夜前來，企圖……當時我發覺他形跡有異，立即厲聲質問，不料他竟施展下五門的迷藥，使我昏迷過去……』

「說到這裏，白傲霜的美目中淚落兩行清淚，銀牙一挫地接道：『這些，有他以後寫來的親筆信招供……』

「一頓話鋒，『哦』了一聲道：『方伯伯，那封信方才我忘記取來，請帮我抱着娃兒，我再回去一下。』

「說着，將懷中的幼子遞給方志宇，又向室內走去。

「可是，方志宇等了足有半個時辰之久，猶未見白傲霜出來。

「當時，一個不祥的意念掠過他的腦際，一顆心不由猛地爲之一沉，立即三步併做兩步走向內室，可是，他畢竟遲了一步，白傲霜早已躺在乃夫的遺體旁，自斷心脈，香消玉殞。

「案頭，有她破指滴血寫成的遺書，那血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白傲霜無才薄命不祥身，誤己誤人，罪孽深重，所以忍辱含垢，苟活至今者，蓋冀能弋獲元兇，生啖其狗肺泯心也！

「如今，遽失所天，生趣更絕，千斤重担，盡托與君矣！以君與賤妾夫婦之交情，有關後事，當毋庸喋喋也！

白傲霜

「連遭遽變後的方志宇，此時反而鎮定下來，他抱着冷長虹夫婦的遺孤，默默地跪在他們遺體前，良久良久，才起身破指滴血，在牆壁上寫下九個血字：『殺冷長虹者方志宇也。』

「然後，他喚醒下人，命令他們取集木柴，將冷長虹夫婦的遺體當場火化，將骨灰分別包好，帶在身邊，携着那三歲孤兒，揚長而去。

「然後，他在陝甘兩省接界處長武縣的一個偏僻的山區中隱居下來，一面苦心孤詣地教養冷長虹夫婦的遺孤，一面暗中追查『千幻神魔』百里坤的下落，同時，將冷長虹夫婦的骨灰，分盛兩個小瓷罎，外套木箱，藏於藍關附近的一個山洞中，因爲他曾經立誓，要在藍關以百里坤的心肝，祭奠冷長虹夫婦的在天之靈……」

冷天佑忍不住目含痛淚地插口問：「方伯伯，這木箱就是佑兒父母的骨灰？」

方志宇點點頭道：『是的！』

接着，又以眞氣傳音道：『孩子，遽變即臨，你要特別鎮定！』

冷天佑含淚點了點頭。方志宇又揚聲接道：『所幸冷長虹夫婦的遺孤，不但資質好，秉賦佳，而且悟性也特別聰穎，兼以方志宇將那絕壑中所帶出的朱紅石菌自幼給其服食，以致短短十幾年的工夫，已將那孤兒調教成身兼冷方兩家之長，而更是强爺勝祖的少年奇俠。』

一頓話鋒，一手指着冷天佑，聲調一揚，說道：『諸位，這就是已故的冷長虹大俠夫婦遺孤冷天佑！』

人羣中起了一陣「嗡嗡」的竊竊私語聲。

方志宇方自輕輕一嘆，再度捧起竹筒，喝了幾口水，人羣中有人揚聲發問道：「方大俠，在下有幾句很冒昧的話，問出之後，請莫見責。」

方志宇淡淡一笑道：「朋友有話請儘管問。」

人羣中的語聲道：「方大俠適才所言，固然是歷歷如繪，萬方無罪，罪在『千幻神魔』百里坤一個人，可是，冷大俠夫婦業已作古，而『千幻神魔』百里坤又杳無音訊，方大俠這一套話，又怎能取信於人？」

那人的話聲才落，立即有人附和道：「對啊！這算是死無對證……」

「一面之詞，豈能使人相信……」

「最好請提出有力證據來……」

方志宇冷冷一笑，震聲大喝道：「諸位，請肅靜！」

微頓話鋒，又淡淡一笑道：「要證據，請稍待一會，現在，請諸位聽方某人把話說完。」

再頓話鋒，才揚聲說道：「這整整十六年中，我方某人除了督導我這位世侄的文事武功之外，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暗中聯絡友好，追索百里坤的工作上。

「一直到半年之前，才算稍有眉目，於是，方某人一面發出請柬，遍邀武林同道，一面恭請本屆武林盟主親臨主持，使此一十幾年未獲解決的武林懸案，能在天下羣雄之前，做一了斷。」

人羣中又有人發話道：「方大俠口中的元兇首惡，並未弋獲，此事又怎樣了斷呢？」

方志宇笑了笑道：「方某人自有道理，朋友且靜觀好戲吧！」

接着，目注對面平台上的武林盟主杜文山，神色一整，道：「杜盟主，待會方某人指出元兇首惡時，請盟主可得秉公處理。」

杜文山正容答道：「那是當然！」

方志宇冷笑一聲，向冷天佑傳音說道：「孩子，注意聽我的傳音，神色不能有絲毫變異。」

冷天佑默然點頭，方志宇傳音接道：「這武林盟主是假的，那厮就是『千幻神魔』百里坤，現在，你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揭去他的人皮面具，可是你暫時不能殺他！」

冷天佑訝問：「爲什麼不能殺他？」

方志宇傳音答道：「孩子，你忘記他目前是人所共尊的武林盟主，在假面具未揭開之前殺他，豈非觸犯衆怒。」

冷天佑星目中殺芒隱現間，方志宇又傳音道：「孩子，別忘了你是『中州雙俠』的唯一傳人，別人可以不仁，咱們却不能不義，給那厮一個公平一搏的機會，懂麼？」

冷天佑這才點點頭道：「好，佑兒遵命……」

方志宇急速傳音道：「那厮目光不定，已有所警覺，孩子，快！」

冷天佑恭應一聲：「佑兒遵命。」

緊接着，目注對面平台右側，舌綻春雷，一聲清叱：「賊子，納命來！」

話聲中，人已如急矢離弦，朝對面平台右側電射而去。

方志宇和全體羣豪，方自微微一楞間，冷天佑那已射到對面平台右側的身形，猛然一個折轉，以更迅疾的速度射上平台，同時口中一聲冷笑道：「老賊，你上當啦！」

話聲中，已凌空一指，點向杜文山的前胸。

變生意外，武林盟主杜文山手下那四大特使與八大護法雖然近在咫尺，却來不及採取行動。

倒是杜文山，儘管也似乎是大感意外，但却是從容地一側身形，沉聲喝道：「小子你瘋了……」

可是，饒他老奸巨猾，却沒想到冷天佑那凌空一指竟是虛招。

因此他那閃避的身形，剛好迎上冷天佑那改指爲抓的一抓。

話聲未落，但覺臉部一涼，一張特製的人皮面具已到了冷天佑手中。

而已得手的冷天佑，已同時冷笑一聲：「老賊，讓你多活片刻！」

脚尖在杜文山身邊一位特使的肩頭上一點，一個倒縱，已飛回本台，卓立方志宇身邊。

這些，說來雖頗冗長，但實際上，自冷天佑飛身撲出，一直到得手而回，也不過是這一丈距離之間的一個來回，也可說是僅僅剎那之間而已。

冷天佑這一行動，固然大出羣豪們的意外，而其動作之快速與手法之乾淨俐落，更使他們嘆爲觀止，因此，一時之間，全場被鎮懾得鴉雀無聲。

這時，方志宇霍然起立，振聲說道：「請瞧瞧這位武林盟主的廬山眞面貌，也許諸位中，還有人不認識他，方志宇索性爲諸位引見一下，他，就是『千幻神魔』百里坤！」

人羣中，爆出一片驚呼感嘆之聲，並有人揚聲問道：「那麼，那位眞正的杜盟主呢？」

方志宇道：「那就要問這位『千幻神魔』才知道了。」

人羣中語聲接問道：「百里坤，你把杜盟主怎樣了？」

「千幻神魔」百里坤呈現在羣豪眼前的一副修眉朗目，道貌岸然的恂恂長者姿態，由外表看來，年紀僅約四旬上下。他除了於猝變發生之時楞了一下外，顯得出奇的鎮靜，當下，他淡淡的一笑道：「早在五年之前，就給老夫宰掉了。」接着，又猙獰地一笑道：「今天，全體在場之人，除了投入老夫門下，聽候差遣之外，一個也別想活着走下藍關！」

方志宇也振聲說道：「諸位，今天，不能活着走下藍關的是百里坤，在場諸位中，有不少人是百里坤的死黨，方志宇當着天下羣雄之前，鄭重保證，只要這些百里坤的死黨能孽海回頭，放下兵刃，聽候發落，決不傷及一根汗毛！」

百里坤冷笑一聲道：「方志宇，別枉費心機了！百里坤的手下人，沒人能說服得了的。」

方志宇淡淡一笑道：「那也不要緊，充其量不過給這秦嶺絕頂，多添幾個孤魂野鬼而已！」

百里坤鋼牙一挫道：「方志宇，我後悔當年不曾給你補上一刀！」

方志宇淡笑如故道：「只要你有此本事，現在還來得及。」

接着，又冷笑了一聲，說道：「只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今天是你惡貫滿盈，報應臨頭的日子，你再也沒有那種機會了……」

話聲未落，一道纖巧人影，飛上平台，拜伏方志宇身前悲聲地說道：「恩師，瓊兒再也忍不住了……」那是一個身著青色勁裝，肩插長劍，年約十六七歲的絕色少女。

方志宇一面俯身扶起那青衣少女，一面溫聲說道：「是的，現在是你替令尊索回血債的時候了，瓊兒，面對强仇，妳可得節哀鎮靜才行。」一頓話鋒，一指旁立的冷天佑道：「瓊兒，見過你的師兄。」

青衣少女含淚向冷天佑一福道：「小妹見過師兄……」

方志宇却揚聲說道：「諸位，這女娃兒就是杜故盟主的獨生掌珠杜素瓊姑娘。方志宇於四年前偵悉杜盟主已被百里坤所暗殺而取代之後，乃暗中將杜姑娘帶出收入門下，並寄養於一友人家中，直到半月之前，才通知她改裝易容，混入羣豪中前來的……」

百里坤恨聲截口道：「方志宇，我一生的幸福被你破壞無遺，待會，我不教你骨化形消，誓不爲人！」

扭頭一聲沉喝：「左右四使，給本座拏下方志宇那兩個孽種！」

侍立他左右的四個黑衫老者一聲應喏，方自長身而起，平台左側的「江南四傑」胡氏兄弟一聲朗笑，一齊立起，並由老大胡必忠發話道：「魔崽兔子，得通過老夫這一關！」

人影紛飛中，已分截住一個黑衫老者，惡鬥在一起。

百里坤臉色一變，冷天佑却向方志宇說道：「方伯伯，咱們應該先擒住那個老賊……」

方志宇正容答道：「孩子，百里坤已成釜底游魚，他走不了的，目前，先消滅他的爪牙要緊，免得待會碍手碍脚，也免得他們僥倖漏網之後，再在江湖上掀風作浪。」

一頓話鋒，目光一掃冷天佑和杜素瓊道：「只是，這老賊滑溜得很，你們兩個

，瓊兒專門監視那老鬼的行動，一有兔脫行跡，立即攔截，佑兒則伺機消滅他的爪牙，然後師兄妹倆合力制住原兇……」就這說話之間，百里坤已將他手下的八大護法派出，四人協助那四個黑衫老者，以二戰一，其餘四人，則逕自向方志宇這邊殺來。

但這四個却是不幸得很，其中兩個被少林武當兩位掌教一掌震得倒翻而回，另兩個更不幸的却被冷天佑以「洞金指」凌空擊斃，洒下一蓬血雨，同一時間，「江南四傑」對四個黑衫老者本是旗鼓相當，但突然各自加上一強敵之後，頓時覺得左右支絀，岌岌可危。

冷天佑入目之下，於一指點斃對方兩大護法之後，隨即飛身而起，大喝一聲：「四位胡叔叔，小侄來了！」

身形落處，有如虎入羊羣，雙戰「江南四傑」的八個人，已應手倒下一對半。

「江南四傑」中胡必信哈哈大笑道：「好賢侄，硬是要得！」話聲中，冷天佑飛起一脚，又倒下了一個。

武林盟主座前的四大特使與八大護法，本是武林中一時之選的精英，武功自有其獨特造詣，但在冷天佑手中，却有如摧枯拉朽，舉手投足間，就倒下了六個。

此情此景，旁觀羣豪固然被震驚得目瞪口呆，嘆爲觀止，而方志宇也不禁同時振聲大喝：「佑兒手下留情，他們幾個可能受了禁制，有不得已的苦衷……」

也幸虧方志宇這及時的一叫，才使最後兩大特使僅被點住穴道而倖逃一死。

但百里坤却是心中又驚又急地嗔目怒喝：「通通上！」隨着這一聲大喝，青城，峨嵋，天台，衡山，陰山等五大門派掌門和他們的隨行手下也紛紛加入。

青城，峨嵋，陰山三派已與撲向方志宇這面。衡山與天台派則撲向「江南四傑」。

同時，人羣中，人影紛飛，至少有百人以上一齊向方志宇這面飛撲而來，這時，少林，武當，華山三派已與撲向平台的青城，峨嵋，陰山，三派交上手。

「落拓書生」程立眞，「洞庭漁叟」方不同，「嶗山狂道」夏維臣，也紛起攔截，一場空前慘烈的混戰，立即展開。

兵刃相擊聲，慘號聲，喊殺聲，掌風呼嘯聲，冷哼聲，清叱聲……譜成一支史無前例的瘋狂交响曲。

一時之間，但見人影交錯，刀劍與烈日爭輝，人頭共殘肢飛舞，那積雪地面上，血漬斑斑，死屍遍地，令人不忍卒覩。

在人數上，百里坤佔絕對優勢，但方志宇的同道，個個都是當代武林中的頂尖高手，無不以一當十，勇不可當。

尤其是冷天佑，煞像一頭出柙的猛虎，來去如風，專揀羣俠方面較爲吃緊之處下手。

他爲了節省眞力以便最後對付元兇首惡百里坤，已不再施展「洞金指」而使出寶劍，所到之處，如滾湯潑雪，當者披靡。所以，羣俠方面，人數雖少，其所受壓力，却並不算嚴重。

而且，一些本來持觀望態度的旁觀羣豪，於審度形勢之後，也紛紛加入羣俠那邊，如此一來，羣俠方面的聲威，更加爲之一振。

方志宇精目環掃現場，不禁長嘆一聲道：「八大門派，已被這賊子囊括其五，如再稍假時日，武林中將無噍類矣……」

他的話聲未落，陰山門下一個黑衫老者冷不防撲向平台，由側面一掌向方志宇擊來。

方志宇冷笑一聲：「賊子找死！」

微側身形，避過對方一掌，右手一抬，「洞金指」電射而出，那企圖偷襲的黑衫老者，已應指倒斃台下。

但黑衫老者的身形才倒，陰山派掌門余永年已跟踪撲上平台。

方志宇怒笑一聲：「殺不完的賊子，都過來吧……」一咬鋼牙，雙掌齊飛，左掌右指，立將余永年擊斃台下。

但余永年的身形才倒，方志宇的臉色也立呈蒼白，身形更是搖搖欲倒。

全神監視百里坤的杜素瓊偶然一瞥之下，不由連忙扶住乃師顫聲驚呼道：「師傅，您……您受傷了？」

方志宇强振精神，搖頭笑道：「傻丫頭，當今武林中，誰能傷得了爲師。」

其實，方志宇的一身眞力已完全轉輸給冷天佑了，其所以能够表現得像一位武林中的絕代高手，完全是那最後三粒銀色藥丸的功效。方才，他爲了自衞，不得不連續施展最耗眞力的「洞金指」，雖然已將强敵擊斃，但那銀色藥丸的效力，已發揮淨盡，此刻，他已算到了油盡燈枯之境了。

但目前，元兇未除，心願未了，他不能因自己而影响大局，所以才不得不强提殘餘眞氣，拚命撐持。

這些閒話，就此表過。

杜素瓊方自半信半疑地黛眉微蹙注視乃師，方志宇却沉聲喝道：「丫頭，監視那老魔！」

杜素瓊悚然一驚，目光一瞥百里坤，不由頓足一嘆低聲說道：「師傅，那老魔好像想溜了……」

方志宇促聲道：「快截住他！」

杜素瓊猶豫地道：「可是您……」

方志宇厲聲截口道：「別管我！」

人影一閃，同時响起一個清朗語聲道：「師妹，好好的照顧恩師，老魔有我對付。」

杜素瓊妙目注處，只見幾乎是全身浴血的冷天佑已卓立她身邊。

原來此時戰況已經扭轉，羣俠方面，在連斃對方數十名高手，並獲得旁觀者加入戰圈之後，已佔了絕對優勢。至於冷天佑，雖然他在拚命殺敵，但他心中却隨時在注意方志宇的情況。

因爲在場羣豪中，只有他一個人知道方志宇已是外强中乾，失去自衞能力。

所以，方才這邊發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注視之中而匆匆趕了回來……

杜素瓊搖搖頭道：「不！老賊交給我……」話聲未落，陡然一聲怒叱：「老賊，留下命來！」

話出身飄，人已向着對面平台振劍飛撲。

原來「千幻神魔」百里坤，盱衡全局，心知大勢已去，乃乘對方幾個死對頭分神說話之際，準備拋下他的手下死黨，獨自開溜。

方志宇沉聲喝道：「天佑，別管我，你師妹在老魔手中最多只能支持百招，快去接應！」冷天佑點點頭道：「佑兒自有安排。」

說着，飛身下台，手脚兼施，將和法元法本二人對敵敵人擊斃之後，向法元大師傳音說道：「小可恭請兩位大師暫時爲方伯伯護法。」

法元不由一楞道：「爲甚麼？」

冷天佑長嘆一聲道：「一言難盡，大師，待會再詳談。」

法元法本二人雖然心有所疑，却還是相偕飛上平台，分立方志宇左右。

冷天佑向法元法本二人躬身一禮，道：「勞神之處，容小可殺敵之後，再申謝忱。」

話落，長身而起，直向對面平台射去，同時口中大喝一聲道：「師妹，我來帮妳……」

這時，杜素瓊與百里坤業已交手二十多招。

杜素瓊長劍翻飛，奇詭而狠辣，劍劍攻向對方要害，而且，她的劍招係以家傳的「分光劍法」雜以方志宇所傳的「天龍八式」交互使出，顯得格外神奇。

但百里坤對「一劍追魂」杜文山與方志宇的武功路數，早已摸得一清二楚，所以，儘管杜素瓊銀牙暗咬，使盡渾身解數，却是莫可奈何，甚至于連百里坤的獨門兵刃子母金環也沒逼出來而以一雙肉掌在跟她週旋。

不過，一時之間，百里坤也同樣莫奈她何，同時，她纏住老魔不使其乘機逃逸的目的，也總算達到了。這情形，冷天佑目光一瞥之下，心中已有了數，對方既瞭解自己的劍法，如不出奇制勝，勢將師老無功而形成膠着狀態，何況他又志在速戰速決，以便及時挽救方志宇的生命哩！

所以他身形一落，立即沉聲喝道：「師妹請退下。」百里坤冷笑一聲道：「不必退下了，你們兩個小雜種一齊上吧！」

杜素瓊心知有自己加入反而碍手碍脚，當下同時嬌應一聲：「小妹遵命。」

虛幌一劍，躍身向平台縱落。

百里坤一聲沉喝，說道：「丫頭，那裏走！」

喝聲中，左手已取出子母金環，右掌同時凌空一抓，竟以「大接引神功」向杜素瓊縱退的嬌軀凌空抓來。冷天佑一聲清叱：「老賊看劍！」

右手寶劍「笑指天南」，逕刺對方前胸，左手一記劈空掌，斜擊對方發出的「大接引神功」，一招兩式，快，速，狠，準，兼而有之。

百里坤顧不得再抓回杜素瓊，右手改抓當掌，迎向冷天佑的劈空掌，左手的子母金環却同時砸向冷天佑的長劍，以攻還攻，一點也不含糊。

「砰」地一聲大震，同時發出一串金鐵交鳴，雙方身形都爲之一幌。

百里坤沒料到冷天佑年紀輕輕，內家眞力竟能與自己數十年的修爲互相抗衡，不由心中既驚且訝地一聲怒吼，左手子母金圈一分，雙手各持一圈，和身飛撲，頃刻之間，兩人已鬥得難解難分。

這兩位，一個是罪孽滿身的老魔，志在脫困而不得不盡全力做困獸之鬥。

一個是少年英俠，志切親仇而拚命搶攻。

因此，各盡全力，使盡渾身解數，希望一下子能制對方于死地。

一時之間，但見劍氣森森，勁風呼嘯，人影已翻飄，根本分不出誰是誰了。

看情形，這兩人如非有人故意隱藏實力或保有厲害殺手，以圖伺機作雷霆一擊，那麼，要想分出生死存亡，恐非短時間內的事。

這時，這兩位主角的戰況雖是膠着狀態，但其餘羣豪的戰況却已結束。

業已與百里坤同流合汚的五大門派中，陰山派掌門早已死于方志宇的「洞金指」下。

衡山派掌門邱元亮被「嶗山狂道」夏維臣擊成重傷，生命垂危。

天台派掌門沈玄皇死于「洞庭漁叟」方不同的釣桿下。

青城派掌門紀鈞，峨嵋掌門一瓢大師，則分被少林，武當，華山，三派的掌門人聯手生擒。

至于他們所率領的手下，也是非死即傷。

此外，「苗疆三妖」、「雲夢四怪」、「大行四煞」……以及其他一些三三流角色，也通通在「落拓書生」程玄眞，「江南四傑」胡氏兄弟，和以後陸續加入戰圈的羣俠手中，授首的授首，生擒的生擒。至于羣俠方面，死傷却也不算太少。

除了以後陸續參戰的羣俠死傷十餘人之外，首腦人物方面，「江南四傑」中的老二胡必信左臂重傷，老三胡必仁重傷而死。

「落拓書生」程玄眞右腿上也挨了一刀，不過，僅僅是皮肉之傷。

華山與武當弟子中也有兩人受輕傷。

總之，這一戰，羣俠方面所付代價也相當高……

當冷天佑與百里坤殺得難分難解之際，「落拓書生」程玄眞與「洞庭漁叟」方不同，「嶗山狂道」夏維臣等三人已不約而同地向門場逼近。

當然三人的意思是深恐這位世侄有甚失閃，以便加以援手。

法元大師忍不住向方志宇問道：「方施主，你看冷小施主能獲勝麼？」

方志宇點頭答道：「必然會勝，而且不會再超過百招……」

方志宇的語氣雖然堅定而充滿自信，但語聲却是微弱得很。

全神貫注門場的法元法本二人聞言之後，不由一齊扭頭向方志宇注視，只見方志宇臉色煞白，雙目失神，身軀也搖搖欲倒。

這一發現，不由慌得他們兩人連忙將方志宇扶坐木椅上，法元大師並低聲問道：「方施主，你是怎麼了？」

法元大師之所以低聲發問，是深恐驚動其他羣俠，而影响激戰中的冷天佑分了神。

方志宇苦笑道：「沒甚麼，我……很好。」

法元蹙眉接道：「可是，施主好像是眞力消耗過多的虛脫……」

方志宇接道：「不錯，我的眞力，已於昨宵在那山洞中，完全轉輸給天佑世侄了。」

法本接口問道：「可是，當時竟一點也瞧不出來？」

法元也似乎有點不相信地道：「而且，施主方才還施展『洞金指』，擊斃陰山派掌門？」

方志宇苦笑道：「那是服食過激發體內潛力的藥丸之故。」

法元法本二人不禁同時一「哦」，肅容合什，高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也就當此瞬間，激戰中的冷天佑，陡然發出一聲大喝道：「三位伯伯，師妹，請退後五丈！」

冷天佑這話是向逐漸逼近的杜素瓊，「落拓書生」程玄眞，「洞庭漁叟」方不同，和「嶗山狂道」夏維臣等四人而發。

這時，冷天佑因久戰無功，已微感不安地大奮神威將百里坤逼下平台，並繼續向平台右側逼退。

冷天佑話一出口，「落拓書生」程玄眞等四人立即五望一眼，飄身後退，同時，百里坤却以爲冷天佑要施展甚麼霸道的暗器，才招呼他的自己人後退，因而心中暗凜，手脚也微受影响，因而爲之略顯遲滯。

冷天佑却把握這難得的一瞬，大喝一聲：「老賊納命來！」

喝聲中，手中寶劍光華大熾，招演「力劈華山」，以雷霆萬鈞之勢，朝百里坤斜劈而下。

這時的百里坤，已領略到冷天佑的內家眞力比他自己還要强過一成而有餘，對方這一劍招雖然平凡之至，但所蘊眞力之强，決非他所能力抗，而且還要提防對方的左手另有殺着。

所以，他入目之下本能地順着對方的劍式斜飄五尺，同時，手中雙環飛舞，以防對方突施暗算。不料冷天佑那一式「力劈華山」竟是虛招，只聽他冷笑一聲，手中長劍，竟當作甩手箭擲出，寒芒一閃，已恰到好處地由對方子母金環的空隙中穿過，透肩而過，僅剩一個劍柄露在前面，同時，雙手食指連彈，「洞金指」也隨之發出，竟在對方的右腹與右腿上分別洞穿一孔。

百里坤在同時連受三處重創之下，猶做困獸之鬥，狂吼一聲手中子母金環也脫手向冷天佑擲出。

但他已成强弩之末，而且連受重創之下，手法與勁力都遠遜往昔，因此，冷天佑僅僅微一閃身，已輕易地避過對方這臨危的反擊。

有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這時的百里坤，儘管他身受三處重傷，搖搖欲倒，但却仍然挺立着，面色猙獰，有如厲鬼。

冷天佑目注百里坤，鋼牙一挫地恨聲叱道：「老賊你也有今天！」

仰首發出一聲穿雲裂石的悲嘯，然後熱淚盈眶地悲呼，道：「爹爹，母親的九泉英靈共鑒，佑兒給兩位老人家報仇雪恨了！」

說着，眉騰殺氣，目射寒芒，鋼牙緊咬，一步步地向百里坤身前逼近。

一旁的杜素瓊一聲悲呼，飛身撲上道：「師兄，我……我也有……一份。」

冷天佑點頭答道：「好，咱們兩人同時下手。」一頓話鋒，又一挫鋼牙接道：「先母生前曾有『生啖狠心狗肺』的夙願，師妹，現在妳砍下他的狗頭，由我掏出他的狠心狗肺，以祭先父母在天之靈！」

杜素瓊含淚點首道：「小妹遵命。」

手中長劍一揚，百里坤的人頭已滾落一旁，那無頭屍體也隨之倒下。

冷天佑目射煞芒，俯身伸手，即待向百里坤屍身的胸膛插下。

陡然一聲洪亮佛號，人影一閃，少林掌門法聰大師已飛縱冷天佑身前，合什一禮道：「施主且慢，請聽老衲一言。」

冷天佑收回即將插入百里坤屍體胸膛的手掌，注目冷然地問道：「大師有何見教？」

法聰大師肅容答道：「人一死了百了，冷施主親仇已雪，如再對敵人屍體開膛摘心，未免太以殘酷，施主能否請看老衲薄面，就此作罷？」

冷天佑鋼牙緊咬，沉思未語間，法聰大師又沉聲接道：「令尊令堂，生前都是一代仁俠，令堂固有生啖百里坤狗肺狠心之語，那不過是氣憤之言，如今他們兩位在天之靈，也必然不忍見施主有此過份行爲，尚請施主多多三思！」

冷天佑長嘆一聲，改容相謝道：「多謝大師提示，小可敬謹受教。」

這時，守護在方志宇身邊的法元法本二人同時揚聲喚道：「冷施主快來……」

冷天佑悚然一驚，身形微閃，已飛上平台，杜素瓊也手挽百里坤的人頭跟蹤而上。

祇見方志宇臉色蒼白，雙目失神，幾乎連支持坐着的力量也沒有了。杜素瓊入目之下，不由一聲悲呼，撲上方志宇膝頭，仰臉咽聲問道：「師傅……您……是怎麼啦？」

方志宇抬起軟弱無力的右手，輕挽杜素瓊的秀髮，淒凉一笑道：「孩子，莫哭，師傅沒什麼……」失神的目光，移注冷天佑，幽幽地接道：「天佑，你走近一點，伯伯有話跟你說。」

冷天佑劍眉緊蹙，鋼牙暗咬，目蘊淚珠，但他的內心，却是百感交集，熱血沸騰，不知如何才好。

可不是嗎！方志宇是他的殺父仇人，儘管方志宇本身不是惡人，而且也是被害者之一，但他的父親却千眞萬確地是死在方志宇的手中，有道是：父仇不共戴天，他又怎能放過！

但方志宇本身是無辜的，除了在殺他父親之前未加查證，並不容分說這一點不值得原諒之外，還應該算是他的恩人。以他的年紀，面對如此一位身兼大仇大恩雙重身份的人，也就難怪他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自處了！

方志宇慘然一笑道：「孩子，不必爲難，照世俗的眼光看來，也許認爲我對你有恩了，但父仇不共戴天，恩仇是沒法相抵……」

冷天佑不等伸對方說完，猛跨一步，右手貼上方志宇的「百滙穴」上。方志宇

張目訝問道：「你要將眞力輸還給我？」

冷天佑點頭道：「是的，我這一身功力，大部份是你所賜，如今，元兇業已授首，我應該還給你。」說着，掌心眞力已源源輸出。

方志宇强振精神，厲聲喝道：「冷天佑，你這是教我死不瞑目！」

這時，少林，武當，華山三派掌門人，「落拓書生」程玄眞，「嶗山狂道」夏維臣，「洞庭漁叟」方不同，以及「江南四傑」還活着的三位，都已擠上平台，少林掌教法聰大師高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方施主求仁得仁，冷小施主，你就讓他心安理得地去吧！」

方志宇沉聲喝道：「冷天佑，你再要輸給我眞力，我將自斷心脈而死！」

冷天佑祇好一嘆收手。

方志宇凄然一笑道：「孩子，以往，我對你的一切，是基於一種贖罪的心理，求我個人的心之所安，我對你祇有血仇而談不到恩德。」一頓話鋒，又輕輕一嘆道：「當然，我早已料到當你明瞭整個事實眞相以後，必然不忍殺我，但我也說過，我決不會讓你爲難。」話鋒再度一頓，聲調略揚地接道：「現在，乘着我還有一口氣在，我要親眼看到你以元兇的項上人頭祭奠我那盟弟夫婦在天之靈，同時，我也要到他們兩位的靈前一拜。」

冷天佑祇好一嘆收手。

目光一掠那黑漆木箱，接道：「這裏面是你父母的骨灰，我也預先安排了靈牌和蠟燭紙錢，現在，你立即着手進行，祭奠完畢之後，那人頭還得帶返你師妹家中，祭奠她的父親。」

方志宇目光深注地問道：「師傅祇問妳一句話，但妳要據實，而且很快的回答我，辦得到麼？」

杜素瓊點點頭道：「瓊兒辦得到。」

「那麼！」方志宇那失神的雙目中，居然迸射出一抹異彩，聲容俱壯地接道：「對妳冷師兄的印象，是好還是壞？」

杜素瓊那帶雨梨花的俏臉上，居然飛上一抹紅雲，垂首低聲地答道：「我不知道。」

方志宇慰然一笑道：「不知道就行了。」目光一掃環繞他的羣豪道：「諸位懂了麼？」

羣豪都會心地含笑點首，「嶗山狂道」夏維臣拈鬚微笑道：「這現成的媒人，我是做定了。」

少林掌門人法聰唸佛號道：「阿彌陀佛！這是大大喜事，老衲也樂觀其成。」一頓話鋒，正容接道：「不過，眼前還有一宗急待解決的大事，老衲雖已有腹案，却不知諸位高見如何？」

話雖然是向平台的羣豪說，但他的目光，却是環掃圍在台下四週的百多位武林同道，最後凝注在對面平台上，正跪伏父母靈位前哀哀默禱的冷天佑身上。

華山掌門悟眞子入目之下，不由心中一動道：「道友說的莫非是武林盟主繼承人的事？」

法聰大師點頭道：「正是。」

悟眞子道：「如果道友有意推舉冷施主繼承武林盟主，貧道代表華山一派，絕對擁護。」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正容接道：「冷施主年輕有爲，今天蕩魔弭刼，功在整個武林，此議，我武當一派也衷誠擁護。」

法聰大師目注「落拓書生」程玄眞等人問道：「諸位施主尊意如何？」

「嶗山狂道」夏維臣道：「我當然讚成！」

「落拓書生」程玄眞笑道：「我也舉雙手讚成，祇是，如此一來，咱們這幾個老不死可更不得閒了……」

方志宇慰然一笑道：「諸位盛意可感，祇是天佑這孩子，畢竟是太年輕了，如此重責大任，恐怕他……」

「洞庭漁叟」截口笑道：「這個麼，方兄請儘管放心，有這麼多老不死的輔助他，還會有問題麼！」法聰大師正容接道：「諸位既然一致擁護，此間事了之後，貧僧即與武當華山兩派聯名發出請柬，遍邀武林同道，於三個月之後，亦即明年新正初一，在少林寺本院集會，正式推冷施主繼承武林盟主。」一頓話鋒，轉注台下羣雄揚聲問道：「諸位施主，方才貧僧與台上施主們所說的話，是否都聽到了？」

台下羣雄齊聲道：「聽到了！」

「諸位有無異議？」

「沒異議……」

「完全同意……」

「擁護冷少俠爲武林盟主……」

聲如春雷迸發，羣峯迴响歷久不絕。

跪伏在父母靈位前的冷天佑，不由瞿然而驚，茫然四顧。

法聰大師神色一整道：「諸位，咱們也該去冷大俠伉儷靈前一拜……」

（以下轉入第一百一十三頁）

短篇俠義傳奇故事

寒江叟・文
黃耀基・圖

女盜黑鳳凰

俠女原强盜 鳳凰變海鷗

朱家屯是魯西豫東交界的小集鎮，沿着通往河南省城——開封的官道，這兒有兩條小街交叉成「十字」形，街分東西南北，街面上倒還十分熱鬧，客棧、糧食行、茶館酒肆都有。

時序已入冬令，再趕上刮風下雪的日子，這街面上也就顯得冷清多了。

這天一過午後，雪就慢慢的停下來了，可是西北風越刮越緊，把十字街口「德善堂」藥舖門前的大槐樹都吹倒了。因此整個下午，街頭上圍着好多人在看，大夥兒七嘴八舌的在談論，都認爲這是一樁稀奇古怪事，因爲街道兩邊有許多小樹都紋絲未動，怎把三個人合抱不攏的大槐樹吹倒了呢？

有人說大槐樹上有一條老狐狸精，牠變化成妖艷的女人，專找精壯的年青男人攪那種板眼，作惡多端，罪孽深重，遭到天譴，被風神把牠抓去了，連帶牠棲身的地方——大槐樹也遭了殃！

也有人說「樹倒家敗」，說不定「德善堂」藥舖也要跟着倒楣。鄉下人信神信鬼，反正說的都是這一類迷信言詞。說得「德善堂」周掌櫃的心裏直跳，於是，馬上請來了兩班和尚與道士，在店門口高搭起神台，請神下降，驅邪賜福，逢凶化吉，遇難成祥。

和尚敲木魚，道士搖鈴鐺，正在神台上跳着唸着的當兒，只聽街東頭「嘩啦啦」一陣鑾鈴響，七匹大馬的馬蹄揚起處，雪花四飛。

這時，圍在台前看熱鬧的人，一齊回過頭來往東看，第一眼所看到的是一匹高大的黑馬，馬上已跳下來一個穿緊身黑衣的姑娘，雪白的臉蛋，大大的眼睛，手提着馬鞭，脚上蹬着一雙反毛的黑皮馬靴，叉着細細的柳腰，睜大黑白分明的眼珠兒，骨碌碌的正望着台上的跳神場面。緊接着後面的六匹大馬也停了下來，馬上跳下來兩男四女，悶聲不响的在路邊上一站，每張臉上都毫無表情。

一大羣看熱鬧的人，好像都很懼怕那位穿黑衣的姑娘，「嘩」的一聲！像潮水般的從中間閃開一條路，兩邊的人已自動的向後退。

「嗨！你們在幹什麼呀？」那黑衣姑娘的兩條大辮子向腦後一甩，用手中馬鞭指住台上和尚老道問話。

「嘻嘻！」台上一位老道士先笑後說話：「姑娘，我們在請神。」

「請什麼神？」

「二郎神。」

「請他幹什麼？」

「驅邪。」

「那兒來的邪？」

「是……是……從紅毛國來的紅毛妖怪。」

「去你娘的邪！」姑娘的小嘴在開始罵大街了：「別胡扯八道！快把台子拆去，擋住大路像什麼話？」

「是是，姑娘，我馬上叫人來拆！」答話的是「德善堂」的周掌櫃，他寧可讓妖怪帶來災害，也不敢得罪她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女強盜。

還不到一頓飯時間，十幾條莊家漢就七手八脚的把台子拆去了。

這時，街西頭的「玉順客棧」的夥計們，早就把七匹大馬牽到後院的槽頭上，添草加料帶飲水，忙個手脚不停。髦旁斜插着一朵白菊花的女掌櫃——鄔玉桂，身穿紫紅色的小襖，一雙穿着黑緞花鞋的改良脚，「咯登登」的跑到黑衣姑娘面前，展開一張笑臉說：「三姑娘！妳和四位大妞仍住在西跨院，那兒清靜，沒有打擾，魏三爺和麻子哥就歇在前院的東屋裏。」

「中！妳隨便安置，今晚上做買賣，反正睡不成覺，不管那屋都一樣。」黑衣姑娘說。

「三姑娘，妳想吃什麼早一點吩咐，是烙油餅，還是包餃子？剛燉上一鍋羊肉湯，待會燉好了，我先留一碗給妳嘗嘗，這隻羊可眞肥！」女掌櫃巴結着說。

「妳別嚕囌個沒完沒了！」黑衣姑娘一揮手說道：「忙妳的去吧！今晚上要應付一個大主顧，我先得睡一忽兒，養足精神！」

「好好好！那我就不侍候妳了。」女掌櫃的嘻嘻笑着說：「姑娘，請放心，剛才魏三爺已經關照過了，我一定會把這一夥人給拖進來，跑不掉他們的。」

女掌櫃的扭動着肥屁股蛋子向外走去。別看這娘們兒的年紀靠近了四十歲的邊，乍看起來只有二十七八，長了一身細皮白肉，從上到下該肥的地方肥，該瘦的地方瘦，兩隻眼睛向上吊着，她斜看看男人的眼神兒足能勾魂攝魄，十個男人準有九個會對她着迷，因爲另外一個是瞎子，沒辦法看得見她。

她在這鎮上開棧房是幌子，實際上她是黑衣姑娘她爹的外綫埋伏，也是黑衣姑娘她娘手下調教出來的丫頭。今年這娘們兒已經三十八了，到這個歲數還沒有個固定的主兒，倒是陪她上炕的野男人成百上千。

天到了傍晚，風漸停止了，血紅的日頭從西邊的雲層裏露出臉兒來。

站在客棧門外等顧客上門的女掌櫃，眼看着天色已黑透下來，整條長街上連個鬼影子都沒見，她伸長耳朵往遠處聽，一絲兒動靜也沒有。這時她心裏開始着了急，猛扭轉身來向門裏喊叫：「魏三爺！怎麼攪的？是不是他們繞道走，不經過咱們這一畝三分地？」

「玉桂呀！消息是絕對可靠，踩盤子的伙計不會誤傳錯報。下雪天碰上了出日頭，雪化成了水，山路滑，車輛不好走，總會遲到個把鐘頭。」答話的是一位五短身材的小老頭兒，身上穿着粗藍布的破棉袍，頭上戴一頂開了花的黑色瓜皮小帽，黑瘦的臉上擺着個秤錘大的鼻子，邊答話，邊從櫃台裏走出來，手裏捧着水烟袋，脚步停在女掌櫃的身邊，用嘴巴「噗噗」的吹着火煤子。

「好，既然錯不了，那就慢慢等吧！」女掌櫃有點兒洩氣的說：「該上亮子啦！小石頭，上亮子！」

在她一聲吩咐下，一個半大的小伙子，從櫃枱外面的長板櫈上站起來，懶洋洋的往後面走去。

「玉桂呀！別洩氣，也別着急！」魏三爺「呼嚕嚕」吸了幾口烟又說：「心急喝不成熱鷄湯，光急沒有用，這是一票大買賣，當家的就指望着這票買賣做成之後，等過完年金盆洗手，向弟兄們宣佈散夥，各奔西東。」

「眞的！當家的眞有這打算嗎？」

「我騙妳幹什麼？」魏三爺打個哈哈又說：「玉桂呀！妳的年紀也老大不小啦！不要老是喜歡小白臉子，小白臉都沒有好心眼兒，那一個是眞心喜歡妳的人，都是想動妳錢上的腦筋！這一二十年來妳賺了很多錢，也倒貼出去很多錢……」

「三爺！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她白老頭兒一眼，又說：「倒貼倒貼是多難聽！」

「苦心是良藥，好話都難聽。妳聽我的話，絕對沒有錯，以後留點意，有年齡上合適的人，只要是老老實實，眞心眞意喜歡妳，就規規矩矩跟他過下半輩子。不要老像是破鞋似的被甩來甩去！」

「老不死的！你怎麼越說越難聽？」她氣得直跺脚。

這時，那個半大小伙子——小石頭用長竹竿挑出一盞燈籠來，燈上糊白紙，白紙寫黑字，上寫「玉順客棧」大字四個。

小石頭把燈籠掛在大門外，燈光照在大路邊一堆積雪上，閃耀出一片光亮。女掌櫃的也把店裏的玻璃燈點上，那跳動着的燈光，紅艷艷的，頓時使她心裏也暖和起來，想着今晚有個人來找她暖脚暖脚，別的她什麼也不怕，就怕在寒冬雪夜，她單獨個睡覺，那滋味眞不好受。

她心頭想着那人兒時，忽聽魏三爺一聲叫：「車輛響聲！他們來了！」

「咯登登！」她的小脚兒急跑出去。

「別急，別急！」魏三爺對她說：「隔壁一家和對面兩家客棧都關了門，這一筆買賣別家搶不去。」

車輛聲與馬蹄聲，越來越近。

她遠遠已看到一輛馬車後面跟着五匹大馬，馬身上坐着五條大漢，腰裏都別着短傢伙，馬車左右兩邊是十多名武裝士兵，肩膀上都抗着步槍。他們的脚步踏在雪泥中，發出「吱吱，吱吱」的響聲！

「老總們！別往前走啦！」女掌櫃的急向前攔住馬車，含笑招呼着：「住店有剛拆洗過的乾淨棉被，吃麵有餃子、烙餅、麵條，下酒有各種小菜，剛燉好的羊肉湯，喝一碗下肚就渾身上下暖和，有熱水洗澡，有攔車的棚子，有大槽餵牲口，要什麼有什麼，幹什麼都方便……」

「找娘們兒上炕方不方便？」說話的是騎馬的大個子。

「嘻嘻！」女掌櫃抿嘴一笑說：「這種事進屋裏說，那有在大街上談的？」

「不先談好那怎麼成？大爺不要別的，就要妳上炕，中不中？」

女掌櫃的笑聲「咭咭咯咯」，好像母鷄在下蛋。

這時，有一人已跳下馬來。

女掌櫃頓覺眼前一亮，只見這人身材適中，面目清秀，最多二十五六歲，頭戴

一頂大沿的灰色禮帽，穿着藍緞面的薄棉袍，腰間繫一條黑綢子的寬腰帶，腰帶裏插着一把快慢機手槍，脚上蹬一雙短筒黑亮的馬靴，微微敞開的棉袍，露出裏面雪白的短衫。看來眞是十分英俊挺拔，站在她面前微微帶笑說：「女掌櫃的，妳別聽大個子胡扯八道，他從來不說正經話。」

「嘻嘻！不要緊，不要緊！」她兩眼斜斜瞟着那年輕人說：「開開玩笑不要緊的，這位大爺你……」

「我姓蔡，到京城去公幹，路過貴寶地。」那人彬彬有禮說：「我們正要住店，請問可有上房？」

「有有有。」在她搔首弄姿的慇懃招呼下，從店裏跑出來四五個小伙子，急忙拉牲口趕車，進了旁邊的大車棚。她帶着五個便衣走進上房，忙着張羅茶水，並安置其他士兵住的房間。

「五位大爺，你們說想吃什麼？」她笑嘻嘻的問着。

「女掌櫃的，妳隨便，有什麼吃什麼。」那姓蔡的年輕人說。

「好好好，那我去吩咐他們先上酒菜。」她說着轉身向外走去。

姓蔡的年輕人，名叫蔡瑄，商邱縣人，此次奉了上司撫軍的命令，押解餉銀到京城。他担任了這項任務，帶了二十餘名手下前往，沿途平安無事，這天冒雪而行，趕到朱家屯住宿。他看這家客棧雖然不大，倒是窓明几淨，一塵不染，心裏十分高興。和他同住在上房的四位，雖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結拜磕頭的弟兄，其中那個大個子名叫劉凱，最貪女色。他看那女掌櫃的雖然上了幾歲年紀，倒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心裏就打起她的算盤來了；他知道北方的風俗，私娼寮都設在客棧附近，看那女掌櫃的亂拋媚眼，一身騷骨，絕不是什麼正經貨色，說不定她就是兼營風月買賣。於是，他打定了主意，等她回頭來時見機行事，再行試探她一番。

果然不久，那女掌櫃笑盈盈的走進來，忙吩咐兩個小伙子擺好了桌上的酒菜，並親自爲五人斟酒。

「五位大爺，都多喝幾盅吧！天兒凉，趕趕寒氣，菜不太好，可是酒還不賴喲。眞正寶豐酒，開罈十里香，請五位放開量喝吧。」親熱的女掌櫃，在飯桌前後左右兜着圈子，忙着添湯斟酒，來往穿梭像一隻紫色蝴蝶兒。

「女掌櫃的！」劉凱在節骨兒上說話了：「就這樣喝乾酒多無趣味，妳總得找點樂子，讓大爺們開開心。」

「成！我這就去給大爺們找樂子，請稍待。」她說着向外走去。而且很快就轉來，身後面跟着五個大妞兒，年紀大概都在十八歲左右，有的穿紅，有的着綠，臉上塗着很厚的脂粉，有的拿着胡琴，有的拿着笛子或琵琶，一走進來就緊緊的依偎在五人身邊。嗲聲嗲氣的說話。其中有一個年紀稍大一些，臉上不施胭脂粉，穿着一身黑襖褲，脚上穿着黑緞子綉花鞋，雪白的瓜子臉上，顯露出一股英氣，她手中也沒有拿什麼樂器，走進門來只對五人招呼一聲，就坐在靠牆的一張圓櫈上。其他四個大妞故作媚態，其中一個穿花襖的，三言兩語就坐在劉凱的腿上去了。

這時，劉凱手托着她的下巴，兩眼色迷迷的看着她那粉臉，嘻嘻一笑說：「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小翠。」那大妞用手指捻着劉凱胸前的鈕扣。

「妳手裏拿個笛子，會吹嗎？」

「不會吹拿它做什麼呀？」她兩眼向上瞟着他。

「妳會不會唱小曲？」

「會呀！唱一曲五大枚。」

「只要妳唱得好聽，大爺就賞你十大枚！」

「不許騙我喲！」

「大爺怎會騙妳，快唱，快唱！」

小翠轉過頭向那穿紅的妞兒作個手勢。那紅衣的妞兒便調整琴弦，手撥動弓子「咚格龍咚」的奏出小曲來。同時穿綠的妞兒也「叮叮咚咚」的彈出琵琶聲。

小翠張開紅鮮鮮的小嘴唱着——

紗窓外，月兒圓，
洗手焚香禱告天，
對天發下宏誓願，宏誓願：
一不爲自己身單，
二不爲少吃無穿，
三來不爲嫁粧不辦，
爲只爲好人心肝，
阻隔在萬水千山，千山萬水，
難得難得見！
望蒼天早賜順風船，
把寃家吹到奴跟前，
把寃家吹到奴跟前。

琴聲收，歌聲住，在衆人掌聲未絕中，劉凱哈哈笑說：「不要風吹我就到妳跟前了！」他把小翠摟得緊緊的。

「討厭！鬆開我！」小翠在掙脫着尖聲叫。

蔡瑄聽過這北方小曲後，感覺到很好聽，很有趣味，便興緻勃勃的說：「請那位姑娘再唱一曲，我出二十枚賞錢。」

「我唱，我唱！」一個穿淡藍色的妞兒搶先叫。

蔡瑄笑着先爲她鼓掌。

那藍衣妞兒長得嬌小玲瓏，眉眼也很清秀，她拿起身邊的二胡，先調整了琴弦，接着拉完過門唱着——

青山在，綠水在，寃家不在，
風常來，雨常來，情書不來，
災不害，病不害，想思常害，
春去愁不去，花開心未開；
身倚着門兒，手托着腮兒，
我想我的人兒，
珠淚兒滴滴落，
滴滿了東洋海，
滴滿了東洋海！

衆人掌聲更熱烈。

接着紅綠二女也各唱了一曲後，劉凱便指着那黑衣的妞兒說：「最後大軸戲，該輪到你了！」

那黑衣妞兒似乎未聽到，坐在那兒眯也不眯。

「嗨！」劉凱突地站起身來，大聲指住她說道：「我叫妳唱小曲，妳怎麼不理人？」

那黑衣妞兒仍未理他。

「妳是聾子嗎？」劉凱正要衝過去時，却被蔡瑄急忙攔阻。

「劉兄！不必這樣，逢場作戲，大家找樂子玩，也許那位姑娘不會唱，豈不是強人所難嗎？」

「是呀，是呀！」那女掌櫃的也迎上笑臉來，並伸出玉手把劉凱按坐在椅子上說：「那位姑娘是新來的吹彈唱這一套本領，她還沒有學會呢！」

「妳既多管閒事，那妳就要代她唱。」劉凱這一手厲害，終於算是抓住了個正主。

那女掌櫃的倒也大方，即命紅綠二女伴奏，婉轉的唱了起來——

打趣的客人不起席，上眼皮欺負下眼皮。
強打精神掙扎不的，懷抱琵琶打了個前拾。
唱了一曲如同睡語，那兒有不散的筵席？
半夜三更，路兒又蹺蹊，
東倒西歪，顧不得行李。
昏昏沉沉未到家：
睡裏夢裏，陪了個相識，
睡到了大天亮，才知道是你……
女掌櫃的一唱完，大家被這曲詞兒逗得直樂。

劉凱趁勢摟住她的細腰，咬着她的耳朵說：「妳今晚就陪我睡到大天亮吧？」

「你別吃到嘴裏的，又盯着碗裏的！」她說着把小翠往他懷裏一推：「要她陪你去！」

在說笑飲酒唱曲之間，蔡瑄是個最清醒，也是最機警的人。他早已看出那黑衣的姑娘，是這一羣妞兒中的領袖，因爲那四個妞兒常常回頭看她，好像她的眼睛是指揮信號似的，她們的起坐、進退，都似照黑衣姑娘的眼神行動。再看她的態度和神彩，絕不像妓女，倒像是黑道上的人物。但在這小鎭客棧中，對方已有萬全的準備，很可能他們這一二十個人，已被他們包圍住了。於是他有了恐懼心，想到這黑衣姑娘絕非普通人，假使用感情感動她，也許會免去災難，若是不能感動她，我要先把她擒住，所謂「擒賊擒王」，把她制住了之後便可向對方交換條件。不過到時還要見機而行。

他將主意拿定之後，便把那女掌櫃的拖到一邊問話。

「女掌櫃的，這五位姑娘都可以陪宿嗎？」

「可以，可以。」她眼珠子轉動一下說：「不過其中那個穿黑衣的，她剛到不久，可能還是個清水貨色，價錢會高出很多喲。」

「這五個我惟獨看中她，凡是我看中的人，價錢從來不作考慮的。其他四位就陪我的四位朋友，共計多少錢都由我先付就是？」

「別急，別急。」那女掌櫃的連忙搖手說：「其他四個我都可以作主。惟有那位黑衣姑娘，我必須先跟她商量商量，看她願不願意留下。」

「好吧，待會我等妳的回話。」

「好的，好的，我這就過去問她。」

她說着便走近那黑衣姑娘身邊，二人咕嘍咕嘍的輕聲談了一陣，在談話時那黑衣姑娘，曾有兩三次眼角向蔡瑄飄來。看來她似乎是願意了。

二人商量完畢，那女掌櫃的笑着走來說：「蔡大爺，您人好，姑娘才肯答應了。若是那位劉大爺，談都免談，她討厭死他啦！」

「哈！妳還眞會辦事。」蔡瑄很高興的說：「我先把錢付妳。」

「其他四位姑娘每人是一塊大頭，她一個人就要五塊。錢是多些，人可眞不賴，妳瞧瞧看，臉蛋像剛熟透了的水蜜桃，紅的紅，白的白，一兜水！」

「好好！」蔡瑄從口袋裏摸出一大把銀元，數也未數一下，就向她手心裏一塞說：「只有多，不會少，多下來的算作酬謝，謝謝妳啦！」

「那裏，那裏，我應該謝謝大爺！」女掌櫃的見錢眉開眼笑。

劉凱等四人各自帶着一位姑娘離去。

蔡瑄剛把那黑衣姑娘留下，又要了幾樣菜，在炭火上燙了一壺酒。於是，二人邊飲邊談起來。

「姑娘，妳貴姓？」

「范。」

「芳名？」

「小鳳。」

「府上是那裏呀？」

「臨清縣。」

「唉！」他嘆息了一聲，表示非常同情的說：「看妳年紀輕輕的，怎麼流落到這個地方呢？」

「我家裏窮，生活艱難，沒有辦法才做這種事。」她說到這兒，落下了兩滴眼淚，這當然是在做戲。

「人世間的事，就是這樣不公平。」蔡瑄飲了一口酒，又繼續說下去：「若果以妳的人品來說，比那些有錢人家的小姐，絕對差不到那裏去，也可以說：妳比她們的天資還要好，貌相也比她們美麗。可是人不能比人，妳的不幸遭遇，就無法同人家比。這就是人生的悲劇！而且這悲劇在這個不公平的人世間，永遠不斷的接演下去！」

「所以我恨，我氣，我夜裏一個人躺在床上哭，往往會哭到天亮。」她聲淚俱下，眞像煞有其事的在哭訴着：「父親在我十歲時就過世了。我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最大的是我，母親在父親死後這許多年都在做苦工，來養活我們，當然生活過得很苦，到了今年秋天，母親因勞累過度就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

「哦，因此妳就……」

「是的。」她點了點頭，用手帕揩着眼淚說：「爲了要治母親的病，爲了要養活弟弟妹妹，我想不出其他的好辦法，才走上了這條路，被街坊隣居都看不起！」

「剛才聽那位女掌櫃說：妳還沒有同男人……」

她又點點頭說：「沒有，我過去只有陪酒，唱唱小曲兒，從來就沒有做過那種事。」

「妳也會唱小曲？」

「會呀。」

「那剛才爲何又不唱呢？」

「我討厭你那個姓劉的朋友，他要我唱，我就偏不唱，寧可不賺他十大枚！」

「哈，妳還眞有點彆扭勁！」

「人就靠個緣份。我看你人不錯，才願意陪你的。」

「承妳瞧得起在下。」蔡瑄高舉起酒杯說：「來，謝謝妳，先敬妳一杯酒！」

二人乾過杯繼續說着話。

「你不會嫌我是妓女，瞧不起我？」

「絕不會！」蔡瑄連忙搖手說道：「妓女也是人，人格和其他沒有什麼兩樣。再說自古俠女出風塵，像唐朝的紅拂女慧眼識英雄，夜半隨李靖出奔，後來李靖做了唐朝的開國功臣，紅拂女被封爲一品夫人，還有南宋時的梁紅玉，她也是妓女出身的，協助丈夫韓世忠『擂鼓戰金山』，一戰成功，名垂千古。像這些奇女子都是很了不起的巾幗英雄，誰又能夠輕視她們呢？」

黑衣姑娘聽了之後，內心有些兒感動似的，臉上微露出一絲笑容說：「謝謝你不輕視我，我也敬你一杯酒！」

二人又乾了一杯。

「蔡大爺，你是那裏人哪？」

「商邱。」

「做什麼事？」

「在公家衙門裏當差，混飯吃。」

「這一次要到那裏去？」

「京城。」

「公事？」

蔡瑄毫不隱瞞的回答：「我是解送餉銀到京城去的，數目是銀元五萬枚。」

「哦，很大的數目啊！」

這時，窗外又飄起雪花來，室內寒氣漸重，黑衣姑娘走至炭火盆前，欲加點木炭時，發現木炭已沒有了，但她穿着薄薄的小棉襖，冷得她身上不停的發抖。蔡瑄忙從行囊中取出一件短大氅，走過去親手爲她披上。

「你不冷嗎？」她摸着他的手說。

「我不冷，酒能禦寒，今晚酒喝得多。」他微笑着回答。

桌上的油燈光綫黯淡了。

她低着頭也不知在想些什麼？

他目不轉睛的望着她長長的睫毛，在不停的眨動着。

一陣冗長的沉默之後，她緩緩抬起頭說：「蔡大爺，您先坐一下，我去去就回來。」

「姑娘請便。」

她向外面走去。蔡瑄凝視着她消失在門外的背影。

雪花仍在天空飄着，寒風發出凄厲尖叫聲！但後院中的樹木，却沒有絲毫畏懼的神情，很自然的挺立和嚴寒對抗。

北屋裏還亮着燈火。窗戶紙上映出梳着圓髻的女人，細長的脖兒搭拉着，手臂不停在撥動，可能是在撥弄着銅盆中的炭火；因爲窗紙上竄上來的火先在閃動。

屋門外站着一個披短大氅的姑娘，她輕輕的在叩門。

「誰呀？」屋裏的女人在問。

「我。」門外的姑娘在應聲。

「哦。」屋裏的女人已聽出是誰的聲音，便急忙把屋門打開，忙笑着說：「姑娘請屋裏坐。」

「不，就告訴妳兩句話就走。」

「是不是要動手了？」

「不！」那姑娘搖搖頭說：「妳馬上去告訴她們，任何人都不許動手。」

「爲什麼？」女掌櫃感到很驚訝。

「妳別管！」那姑娘很兇的說：「我要動手的時候再動手，在沒有動手之前，都給我乖乖的待着！」

她說完話扭動身走去。

女掌櫃的站在門口傻了眼，她實在猜不透這丫頭又在弄什麼玄虛？

她回到上房的時候，蔡瑄仍坐在那兒悠閑的喝着酒。

「你還要喝？」她走至他跟前，從他的手中把酒杯奪下來，微微笑着說：「三更半夜了，該上床睡了！」

「不！」蔡瑄搖搖頭說：「妳累了就去睡，別管我。」

「你不睡一會兒怎麼成？」她的兩頰泛起了紅暈，眼睛避向他正視說：「明天你還要趕路。」

他兩眼怔怔的望着她，在溫柔的燈影裏，她那白嫩的瓜子臉和濃密的睫毛閃出光亮來。他必須要克制着自己，於是垂下頭說：「妳先去睡吧！等會我在椅子上靠一靠。」

「那怎麼成？這樣會着凉生病的！」

她竭力壓制着心裏的羞怯，以無限柔情的目光落在他臉上，用手握住了他的手，輕輕地說：「你爲什麼要留我下來？」

「我只是想和妳談談。」

「已經談過很多了，什麼紅拂女，梁紅玉的，總不能談到天亮吧？」

他沒有作聲，仍把頭勾得低低的。

「是不是嫌我醜？」她噘着嘴坐在他身邊。

「怎麼會？妳長得很好看。」

「那又爲什麼？平白要你花掉了五塊現大洋！」

「我說了只是想和妳談談。」

「我不要再談！」她執扭着說：「我不喜歡佔人家的便宜。」

「小鳳。」他輕聲地叫着她的名字：「我老實告訴妳，妳長得眞的很美，任何一個男人看到妳都會動心的，我也沒有例外……」

「那你爲什麼假裝正經？」

「這也不是假裝正經，是良心上的問題。」

「哼！這年頭誰還會講良心？良心又值幾文錢一斤？」

「別人講不講良心我不管，也管不着。可是我自己要行事不虧心，老實說，從前我也到妓院去嫖過，那和對妳的情形不同。」

「有什麼不同，那還不一樣都是女人嗎？」

「這話雖然是不錯，可是妳所不同的是清白之軀。而且又是孝義雙全的姑娘，爲了醫救母親的病，爲了養活弟弟妹妹，才忍辱來做這種事情，誰無子女？誰又無姐妹？我的妹子就是和妳的年紀一樣大，而且她的相貌也和妳近似。妳說，我怎能忍心毀掉妳的清白？」

「你不毀掉我，將來別人也會毀掉我呀！」

「我說過了，那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

這時，她不再作聲，站了起來，把那

件短大氅脫下甩在他身上，竟走向帳子後面再脫掉了外衣，然後身着一套粉紅色的小衣走了出來，掀開床上的棉被鑽了進去，臉兒對着牆說：「你愛睡不睡，不來睡就是傻瓜！」

他也不理睬她，提起酒壺又斟滿了一杯酒。

不久她已睡着了，他聽到了她極輕微的鼾聲。

蔡瑄一杯一杯慢慢的飲着，不知不覺一大壺白乾已滴酒不剩。回頭望一望窗外，雪又停止下來，而且天上出現月亮，院中的白雪在月光映照之下，更顯得莊嚴聖潔。

遠處傳來了梆聲，已經是四更天了。

他有點醉，也有點困，站起來伸了伸懶腰，一轉臉始發現她已把棉被踢開了一半，兩節雪白的小腿露在外面，而且睡姿也改變了樣子，臉兒朝向外，右手臂也露在外面，手掌托着她的香腮，那一張酣睡中稚氣的臉兒，那微微噘起的紅唇，又長又黑的睫毛。他凝視她撩人欲亂的睡態之後，本來有一點的醉意反而清醒了，於是，他輕手輕脚的走至床前，輕輕把她踢開的被子蓋好。然後他踱步窗前，抬頭望着天上的一鈎銀月，現在宇宙間是一片平靜，是風雪夜過後的黎明。

不久鷄聲四起，天色已大亮了。

那姑娘急忙跳下床來，穿好衣服對蔡瑄說：「你這個人很了不起，我走了！」

「姑娘請留步！」蔡瑄急忙喊叫。

她緩緩轉過頭來，張大了兩眼望着蔡瑄。

蔡瑄在一藍布袋中摸出一包銀元來，笑着對她說：「這是二十塊大頭，拿回去快把妳母親的病治好。」

「不！」她搖搖頭說：「謝謝你的好意，昨晚上你碰都沒碰我一下，還拿了你五塊大頭，已經感到不好意思了，怎麼還能接受你的錢呢？」

「請收下，姑娘！錢是給需要用錢的人去使用，才能够發揮出它的眞正力量和價值。」

她微微一笑說：「蔡瑄！你眞以爲我的母親身得重病了嗎？你以爲我是一個身世可憐的妓女嗎？」

「姑娘！那你是……」

「我是強盜！」她大聲說着：「我爹是強盜頭！用我作餌，要誘你上鈎的，幸虧你昨晚上沒有碰我，只要是碰我一指頭，你的小命早就到鬼門關去掛號了！」

「啊？」蔡瑄故作驚異狀。

「雖然你是帮北洋軍閥做事，但仍不失爲好人，爲了感謝你對我的尊重，我已放棄了這一票大買賣。」

「謝謝姑娘，謝謝姑娘！」

「現在趁着雪還沒有溶化，快帶着你的弟兄踏雪趕路，早離開這個是非之地。」她說完話扭頭向外走去，但走了幾步又轉過身來，從身上取出一根黑色的翎毛，那翎毛足有尺半長，閃出黑亮的光澤，與衆不同。她把翎毛遞在蔡瑄手上說：「把它插在你帽子上。它也是一件無價之寶，有了它就可保你一路上平安無事。」

「謝謝姑娘，謝謝姑娘。」蔡瑄感激的接受了。

「你要好好的保管，千萬不能把它遺失。」黑衣姑娘愼重的叮嚀着：「到了京城之後，有一個姓鐵的老頭兒會向你討回，你交給他就是了。」

「姑娘！以後我會再看到妳嗎？」

「你不是說，有個妹妹很像我嗎？」

她很俏皮的歪着頭說：「你看到她就等於是看到我了。」

她說完話一笑走去。

蔡瑄等人離開了朱家屯，催車上路。走了大約三十餘里，突然從一片黑松林中閃出五十餘名持槍的彪形大漢，團團的圍住車輛。其中一位首領看到蔡瑄帽子上的黑翎毛，便向衆匪徒揮手離去。

一連數日，沿途遇到如此的情形很多，全憑着那根黑翎毛，使那些強盜對蔡瑄客客氣氣，通行無阻！

蔡瑄等人順利的到達京城，將餉銀呈繳覆命。

那位主管非常欣賞蔡瑄的辦事能力，不久就升他做了特務隊的隊長。

蔡瑄閑來無事時，最喜愛換上便衣到天橋一帶去遊逛，那兒沒有整齊的街道，也沒有高大的洋房，却有聞名於世的什樣雜要，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在什樣雜要中他最欣賞大麻姑的相聲和喬清秀的河南墜子。這天下午，他剛在茶園子裏聽完了喬清秀唱的一齣「玉堂春」，一看掛錶過了五點半，便出了茶園子往西走，前面不遠的地方，便有十多家小吃館子，其中有一家專賣「牛肉蒸餃」和「全羊湯」的小館，把一頭剝了皮的肥羊，整個丟在大鍋裏煮，羊腦、羊肝、羊心、羊肚、羊肺，五臟俱全，煮出來的湯很香很濃，盛出一碗熱湯來，再撒上去一些香菜，味道鮮美無比，吃蒸餃喝湯，眞是一大享受。

蔡瑄是這一家小館子的老顧客，跑堂的看他一進門，便急忙上前含笑打招呼：

「蔡爺裏面坐。」

他坐下來不久，跑堂的便先送上一碗湯來。

就在這時，忽見一位穿着極爲講究的老頭，瘦高身材，黃白臉色，留着一綹山羊鬍子，他邊走過來，邊摸着鬍子笑着對蔡瑄說：「蔡爺，恭喜你升官發財啦！」

蔡瑄不由一怔，兩眼望來人很久，始微笑着說：「老先生，恕在下眼拙，我們從前見過嗎？」

老頭兒搖搖頭，也不說話，並且拉一個櫈子，坐在他的身邊。

「閣下，八成姓蔡吧？」

「不錯。」蔡瑄驚愕的望着那位老人：「老先生怎知在下的賤姓呢？」

「這你就不必問了，在下姓鐵，那一根黑翎毛帶在身上沒有？」

「唔！」他已明白這老頭兒就是小鳳所說的那個人，馬上很興奮的笑了起來：「哈哈，我已等您很久了，可是我怎麼隨時隨地，把那東西帶在身上呢？」

「那不妨事。」老頭兒擺一擺手，說道：「明天此時此地，你帶來交給我就是了。」

這時，跑堂的伙計送上一大盤羊蹄筋來，另有一壺上好的白酒，老頭兒指着酒菜對他說：「蔡爺，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就算爲你這次的升官慶賀。」

「不不，應該由我請客才對呀！」

「你不必爭這個小東道，來日方長，以後你回請的機會很多。」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老頭兒高舉起酒杯：「來，我先敬你一杯！」

「謝謝，謝謝。」

於是，二人邊飲邊談起來，談了一陣之後，老頭兒便問他是怎樣得到黑翎毛這同事的經過。蔡瑄就把眞實的經過情形細述一遍。

老頭兒笑着說道：「看來小鳳這個丫頭像是對你老弟發生了眞情感啦！要不然，像這種貴重的信物，她是絕對不會給你的。」

「請問老先生，小鳳是可她的眞名字嗎？」

「當然是眞名字，她叫范小鳳。要是提起她的綽號，你一定會嚇一跳！」

「唔！她還有綽號？」

「黑鳳凰！」

「啊？」蔡瑄果然驚呆了！

黑鳳凰是極有名的女盜，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女魔，在她手中殺死的成百上千，從不放脫一人生還。她的父親范伯龍曾做過「義和團」的首領，母親姜海珠也是「紅燈罩」女匪中的厲害人物，夫妻俱有一身驚人的武功，不僅練過「金鐘罩」，避刀槍不入，更有高來高去，飛簷走壁的本領。在這一對夫妻調教下的女兒，就可想而知她是如何厲害了。

到了次日下午五點半，蔡瑄帶着黑翎毛又走進那家小館子裏，剛落座不久，那姓鐵的老頭兒就笑着走來了。於是，二人又吃喝了一頓，臨走前老頭兒帶走了黑翎子。蔡瑄也曾問過他的住處，但那老頭兒對他一笑說：「那地方很雜亂，你最好不要去，少惹麻煩！你的行蹤我瞭若指掌，以後有什麼事，我自然會去找你的。」

× × ×

半年之後，突然蔡瑄被捕入獄了，罪名是國民黨的奸細，他受盡了苦刑逼問，但不肯吐露一個字，最後判了死刑押入大牢。

忽然有一天下午，獄卒帶進來一位姑娘來探監，他一看是小鳳，她還帶進來一籃子食物，見面她就管蔡瑄叫表哥，並且哭得聲淚俱下。那位獄卒既已得了錢財，也知道表哥與表妹之間，大多有曖昧的關係，便不聲不響的避開，給他們年輕人行了個方便。

二人談了幾句話之後，小鳳對着他耳語說：「我早就知道你是國民黨，是老鐵告訴我的。」

「他怎麼知道？我和他只是見過兩次面。」

「你做的什麼事，他都清楚得很。」她又作耳語：「今晚上我帶你出去。」

「這裏像銅牆鐵壁，妳有辦法嗎？」

她用手握住一根鐵柱子，只輕輕的一動，那粗大的鐵柱就彎曲了，然後又輕輕一捏，又把它矯正復原，對他一笑說：「放心，三更天我就來。」

「好吧！眞沒有想到妳會趕來。」

「也是老鐵找我來的，出來時你要好好的謝謝他。」

「我更要好好的謝謝妳。」

她俏皮的歪着頭問：「你要怎樣謝謝我呢？」

「只要是我所有的一切，我統統都給妳！」

「這話可是你說的？」

「一定是板上釘釘子，實實在在。」

「好，夜裏見！」她轉身向外走去。

三更時分，月光下，蔡瑄果見一條黑影，從屋頂飄了下來，接着堅固的鐵門，已被她輕悄悄的推開，一張白白的臉也湊近在他的面前。

「小鳳！」

「噓！別吭聲。」

她柔美似的手指像剪刀，那手銬脚鐐像紙糊的，都被她輕輕的卸下來了。

「讓我揹你出去。」她耳語着。

他就把雙手搭在她的肩上。

她揹着他走出囚室後，縱身上房，再向空中一跳，已飛身牆外，輕飄飄的身子像一隻飛行的燕子，連一點聲息都沒有，眞是神乎絕技。

在隔天的報紙上，才登出來蔡瑄越獄逃脫的消息，同時也登出了一則「懸賞啓事」，並有蔡瑄的半身照片，若有人緝獲該要犯，重賞黃金三百兩，通風報信者重賞黃金一百五十兩。

就在報紙登出消息的當天下午，老鐵帶着蔡瑄和小鳳已到了天津。老鐵早就託了朋友買到了船票，定好了船位，晚上八點多鐘時，三個人就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在離開碼頭最後一聲汽笛響時，小鳳笑着對蔡瑄說：「我還沒有到過上海呢，去玩一玩也好。」

蔡瑄低着頭在想心事，似乎沒聽到她說的話。

坐在旁邊正在吸烟的老鐵，却開口說話了：「鳳丫頭，其實這一趟妳根本不必去，我是要送他到廣州去進軍校，最多只能在上海待一個晚上，我們都走了，妳一個姑娘家留在上海玩什麼呢？那麼沒有意思！」

「你別管！」她瞪圓眼珠子兇巴巴的說：「我還要跟你們去廣州！」

「妳去廣州幹什麼？」

「我想跟他在廣州結婚。我要等到他畢業再結婚，那要等到那一年嘛！」

「我從來沒聽說過，軍校學生還有帶家眷的！」

「誰要做家眷？」她鼓起紅紅的腮帮子，噘着嘴說：「我要去問問你們軍校的校長，爲什麼不要女學生？」

「哈哈哈……」老鐵和蔡瑄都笑了起來。

她也抿着小嘴笑了。

她從在「玉順客棧」那晚上，就開始喜歡了蔡瑄，前晚上在北京一座大雜院的小屋裏，蔡瑄才開始吻她。她剛嚐到了愛情的甜蜜。她的愛正照耀在一片眞純的心靈上，那綠綠的光，那綠綠的愛苗，正在她心靈上茁長。

這時，她從船窗中望見茫茫無邊的海浪，她的思想也不覺隨着擴展了。在這大自然景象中，她正像那飛翔在海天烟波間的一隻白鷗。再也不是什麼黑鳳凰了！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文・皐高
圖・基耀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漢口一座廟宇三仙祠寄居一名應試秀才姜雲岫，是個文武全材的士子，一天晚上，發現在隔隣趙家上房一雙中年男女死屍，又見一雙繡着彩鳳的綉鞋，一閃即逝，心內懷疑，無法追究，只放在心裏。一日，郊遊黃鶴樓，遇見一個叫紅娘子的姑娘被鐵臂神刀石照糾纏，被他解救，紅娘子請他上酒樓喝酒，中了她放在酒裏的散功散，而他也發覺她穿的綉鞋圖案與趙家見過的一樣，知道她有武功，中了散功散，只好去找師傅解救，在半路上被一個穿麻衣的虬髯老者捉住，聲明傳授武藝，待他達到廿歲才殺掉，江湖上罕見的怪事，發生在他身上了。

怪傑中箭　山城被擄

虬髯老者怒叱一聲，道：「你太狂了，小子，但願你的武功能够像口舌一般的犀利。」

姜雲岫雙肩一聳道：「怎麼，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小生只不過實話實說罷了，老丈何必生氣？」

虬髯老者冷哼一聲道：「你認爲老夫殺不了你？」

姜雲岫道：「老丈如果不使用那件奇門兵刃，鹿死誰手，只怕還難以逆料？」

虬髯老者道：「老夫要不傳給你『一簑烟雨』，你必然死不瞑目，注意了！」

手腕微振，寒芒若矢，身側的一顆大樹，已應手倒了下來，這一招之威，不啻地裂山崩一般。

這是虬髯老者壓箱底的家當，他毫不吝惜的抖露了出來，以姜雲岫那超人的智慧，經過四個月的苦練，才能小有所成。

在一天的傍晚，姜雲岫提着寒烟簑的衣領，躍身空際，在溪流之上飛翔三個來回，簑衣連續出手，泛起滿天烟雲，然後眞氣一沉，像落葉般飄落在地面之上。

在一旁觀看的虬髯老者，禁不住拈鬚而笑道：「你成功了，小子，但也十分可惜。」

姜雲岫一怔道：「這就怪了，成功了還不好麼，那有甚麼可惜的？」

虬髯老者道：「依老夫計算，距離你的生日，不多不少，還有五十五天。」

姜雲岫道：「那時你就要殺死小生了，是麼？其實咱們現在比劃也是一樣，何必再拖延時日？」

虬髯老者雙目一瞪道：「你想死還不容易，可是老夫却不願佔你的便宜。」

姜雲岫冷冷一哼道：「小生却不是這般想法，兩年苦學，自信足可一拚。」

虬髯老者說道：「經驗內力兩皆不足，不要說老夫，縱然是一個二三流的脚色，你也無法穩操勝算，還是努點力吧，小子。」

姜雲岫道：「哼，我不信。」

虬髯老者道：「信不信由你，老夫總

要等到時日，不過你小子也怪可憐的，兩年提心吊胆，時時都在遭受死亡的威脅，精神上的負荷，的確不易支持。」

姜雲岫道：「你說錯了，小生豈會將生死放在心上。」

虬髯老者嘿嘿一笑道：「你如果不感到死亡的威脅，就不會急於一拚，因爲不管拚鬥的結果如何，你小子的精神負担，總可以獲得解除，可惜，嘿嘿，老夫偏偏叫你無法如願！」

姜雲岫淡淡道：「好吧，你既然這麼堅決，小生也無可奈何，不過，小生認爲你如此固執，是一件十分失策的事。」

虬髯老者啊了一聲道：「老夫有甚麼失策？你小子說說看。」

姜雲岫道：「你知道甚麼叫後生可畏麼？你將武功毫不藏私的傾囊相授，已經是愚不可及，還怕小生經驗內力不足……咳……」

虬髯老者哈哈一笑道：「老夫決定的事，你小子最好少來嘵舌，告訴你吧，你縱然盡獲老夫的眞傳，縱然再練過十年八年，要勝過老夫麼？嘿嘿，除非是日從西出！」

虬髯老者語音甫落，右臂陡的一振，四顆鵝卵般大小的石子，呼的一聲飛了起來。

四顆石子像妙開的花瓣，分向四方飛起，虬髯老者同時以神龍摩空之勢，騰身追上了東方的石子，一掌輕輕一揮，立即擰身向西，再由北而南，在空中畫了一個十字。

也不僅姿態曼妙，動作如風，還能在四顆石子下墮之前，每顆給它拍了一掌。

這一掌的力道，也令人不可思議，看來出掌輕飄飄的，似乎沒有甚麼威力，但那些堅如鋼鐵的石子，在噗噗幾聲由空中跌落之時，已經變作四蓬飛灰了。

這等功夫，實已近乎神化，姜雲岫瞧得瞠目結舌，久久說不出話來。

虬髯老者絕未藏私，他這騰空翱翔，運掌擊石的武功，就是姜雲岫適才在溪流之上往返三折的招式。

這位平素視天崩地折如等閒的少年動容了，雖然那只是一瞬之間他就恢復了常態，但這剎那的失常，已使虬髯老者感到份外的滿足，於是，他縱聲狂笑着，連淚水也一起笑了出來。

半晌，他才停止笑聲，說道：「人們以風前燭，瓦上霜，來形容年老之人，估不到你小子却英年不永，比風前燭，瓦上霜，還要不幸，老夫……咳……實在替你難過。」

姜雲岫道：「老丈是決定正月十五日，與小生一較高低了。」

虬髯老者道：「那還用說？老夫等了兩年多爲的是甚麼？而且老夫不會讓你痛快的死去，因爲老夫投下巨大的資本，總得求個稱心如意，譬如先敲掉你的牙齒，再挖掉你的眼珠……」

姜雲岫劍眉一軒道：「如果老丈果眞有殺死小生之能，如何死法，咱們不妨慢慢的研究。」

虬髯老者道：「研究？老夫要殺的是你，還要跟你研究甚麼？」

姜雲岫道：「這就難說了，世事多變，老丈不要太過自信。」

虬髯老者打了一個哈哈，說道：「哼，死神已經在向你招手，再出花招也是枉然。」

姜雲岫道：「小生相信足可自保，何須要什麼招，只有一點不明之處，想向老丈請教罷了。」

虬髯老者道：「老夫的武功已經毫無保留的傳給你了，還有甚麼不明白的。」

姜雲岫道：「小生問的不是武功。」

虬髯老者道：「哦，那是甚麼？」

姜雲岫道：「咱們拚鬥之時，雙方使用甚麼功夫？」

虬髯老者道：「掌力，兵刃，內力，暗器可以任擇其一，也可以全部使用。」

姜雲岫道：「是老丈的決定，還是由小生決定！」

虬髯老者道：「由你決定好了，老夫無不奉陪。」

姜雲岫道：「請問老夫的簑衣，可有同式兩件？」

虬髯老者哼了一聲道：「天蠶絲是人間異寶，豈是那麼容易獲得？寒烟簑如果會有同式的兩件它就不會名滿江湖了。」

姜雲岫道：「那麼，如果小生選用寒烟簑，老丈該不會反對吧？」

虬髯老者道：「這個……」

姜雲岫道：「害怕了吧，老丈，不過你放心，小生對老丈十分同情，你如果心存畏懼，小生讓你使用寒烟簑就是！」

虬髯老者怒叱道：「呸，你小子說話最好仔細一些，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要你貓哭耗子假慈悲！」

姜雲岫道：「哈哈……不錯，小生對靈貓戲鼠之事，一向頗感興趣，能够與老丈合作表演，當眞再好不過。」

虬髯老者一時不愼，將自己比作了耗子，這位老人家已經大爲後悔，姜雲岫再用靈貓戲鼠加以譏諷，以他那等好強任性，從不服輸的性格，這口窩囊氣他如何忍得下去！

於是，在一聲怒叱的同時，他平胸擊出了一掌，掌力像千層巨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姜雲岫撞了過去。

姜雲岫估不到虬髯老者會在激怒中出手，不由大吃一驚，他知道此種連綿不斷的掌力，一波強似一波，以他目前的功力，必然無法承受。

但他不想逃避，只是目注對方，面含淺笑，好像那摧山裂石般的掌力，與他毫無關連似的。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如此冷靜沉穩，漠視生死之人，當得是十分少見。

虬髯老者的心神震動了，他爲自己的魯莽大爲後悔，因而高聲叱喝道：「快退，小子，你當眞要氣死老夫不成？」

他不說這一掌會將姜雲岫劈死，反而責備他存心氣人，這位老人家實在太怪了一點。

自然，他會儘可能撤回掌力的，因爲他並無殺死姜雲岫之心。

就這樣，姜雲岫依然被撞得飛了出去，點點滴滴的鮮血，在嘴角間溢了出來，面頰之上顯得一片慘白。

這一掌挨的不算太輕，姜雲岫掙扎半晌才站起來。

他艱難的跨出兩步，冷冷道：「這一掌不見得怎樣高明，來，咱們再試試。」

虬髯老者濃眉一挑道：「老夫的掌力再要高明一分，你小子早已到鬼門關報到了，哼，當眞是頑冥不化，不知死活！」

姜雲岫道：「這麼說是老丈手下留情了，可是小生却硬是不信。」

虬髯老者勃然大怒道：「老夫要殺你，比踏死一隻螞蟻沒有甚麼兩樣，不信老夫只要一掌，準叫你立刻完命。」

姜雲岫撇撇嘴道：「還是那句話，小生不信。」

虬髯老者走南闖北，任它是何等怪事，何等怪人，他都見過，就是沒有見過拿生命來賭氣的傻子。

殺人，在虬髯老者來說，稀鬆平常得很，姜雲岫硬是要往絕路上擠，不殺人又當如何？因此，他右臂倏吐，五指如鉤，猛向姜雲岫的天靈蓋上抓去。

以虬髯老者那身功力，五指只要落實，姜雲岫必然會當場喪命，但他却不閃不避，好像對死亡有着特別愛護一般。

虬髯老者哼了一聲，在指尖觸及姜雲岫的腦門之際，終於恨恨的收了回來，道：「渾小子，五殿閻君那一個等待你去接任？」

姜雲岫道：「老丈說笑話了，小生最多只是一個無主寃魂而已，當閻王麼？咳，那有這等福份。」

虬髯老者道：「老夫看你對死亡的興趣濃厚得很，爲甚麼？」

姜雲岫道：「你錯了，老丈，小生並不想死。」

虬髯老者道：「那你爲甚麼不肯避讓呢？」

姜雲岫道：「明知老丈不會殺死小生，何必多此一舉？」

虬髯老者道：「如果老夫一時收手不及呢？」

姜雲岫道：「一般自命不凡之人，多半會重視自己所立的信約，老丈要是當眞殺了小生，也就是自毀信約，此後有生之年，必將寢食難安，於是，老丈就會在自責，歉疚，悔恨之中，渡過你那痛苦的晚年，那種生不如死的生活，必然十分難受，你說是嗎？老丈。」

虬髯老者錯愕半晌，恨恨的道：「算你狠，小子，咱們五十五天以後，再來算一算這筆舊帳。」

五十五天只是眨眼就過的時間，但在絕命崖中，氣氛却顯得無比的嚴肅。

爲了決鬥公平起見，在這五十五天之中，虬髯老者用他採自三山五岳的靈藥，爲姜雲岫療好內傷，而且使他的內力憑空增加了不止十年。

虬髯老者那威震天下的奇門兵刃「寒烟簑」也送給了姜雲岫，他認爲這是暫時的，只待決鬥過後，寒烟簑自然會物歸原主。

× × ×

東風解凍，春天已經降臨人間，但絕命崖中，却還有一股料峭的寒意。

這是上元節日的前夕，一個值得懷念的夜晚。

明天，是姜雲岫二十歲的生日，也是這雙老少生死一搏之期。

論功夫，姜雲岫較虬髯老者還差了一大截距離，但他有了威懾羣倫的寒烟簑，就等於操了一半的勝算。

因此，究竟勝利誰屬，他們雙方都難有絕對的自信。

× × ×

一夜，只是幾個時辰，一瞬之間它就會悄悄的溜走。然而，如果利用這幾個時辰作戰前檢討，或是利用它作臨時的磨勵，也許對明日之戰有所裨益。

但，一股特殊的情緒，籠罩着這一雙老少，他們好像在想些甚麼，却又雙目瞧天，腦海中一片空白。

有時他們會偷偷的向對方瞧看一眼，口齒微動，欲言又止，現出一股極端困擾的表情。

× × ×

皎潔的明月，透過峽谷中薄薄的雲霧，照得絕命崖一片清白。

今晚的夜色似乎份外明媚，連那潺潺的流水，野草閒花，似乎都在散發着一股迷人的氣息。

此時姜雲岫默默的立在溪邊，腳步無力的踢着溪邊的石子。

他那宛如朗星的雙目，在緩緩的轉動着，從右到左，由後至前，一寸一寸的瞧看着，幾乎沒有放過每一粒沙石。

兩年，不算太短的日子，他似乎對絕命崖產生難以磨滅的感情，縱然是一顆沒有生命的沙石，他也有着一份親切之感。

說也奇怪，他對眼前的環境，曾經感到十分厭惡，然而此時，那流水，那頑石，似乎全是他親近而忠實的友人，而有着難以言宣的留戀。

人類原本是一種具有理智及感情的動物，當他需要離開他朝夕相處的環境時，依戀之情便會油然而生了。

約莫一個時辰之後，他才轉過身形，懶洋洋的進回居住的洞府。

當他提着脚尖，輕輕走向自己的臥室之際，一聲咳嗽，及一聲輕微的嘆息，忽然由虬髯老者的臥室飄出，他神色一怔，挪移的脚步，也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

爲甚麼？那縱橫江湖，爲所欲爲的老人，怎麼忽然嘆起氣來了？

以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與超凡絕俗的駭世武功，當今之世，還有甚麼使他爲難之處不成？

如果說他是害怕明日之戰，似乎有點不近情理，憑他數十年的精湛修爲，他絕不會畏懼一個由他一手調教出來的後生晚輩。

再說，就算他當眞有甚麼畏懼之處，戰與不戰，主權在他，他可以取消這場拚鬥，放任姜雲岫自行離開。

那麼除了這些還有甚麼？難道是爲了年華老去而嘆息？

這一點並非無此可能，人，是血肉之軀，自古迄今，沒有人能够脫出生老病死的範疇。

虬髯老者的年齡，可能已在八十以上，人生七十古來稀，他的確已經面臨人生的終點，而是一個行將就木的年齡了。

一個無親無友的孤老頭子，是值得令人同情的，因此，姜雲岫逕自倒了一杯水，向虬髯老者的房間走去。

在房前，他遲疑了一陣，最後終於鼓起勇氣，咳了一聲道：「老丈……」

半晌，才傳來虬髯老者的語聲道：「甚麼事？」

姜雲岫道：「我可以進來麼？」

虬髯老者沒有作答，但也沒有拒絕的表示，姜雲岫遂推開虛掩的房門，舉步跨了進去。

盤坐榻上的虬髯老者雙目倏睜，目光冷冷的向姜雲岫一瞥，當他瞧到姜雲岫手中的茶杯之時，這位孤獨的老人，竟然忍不住微微一震。

姜雲岫像是沒有注意到虬髯老者神情上的變化，他將茶杯放在榻前的石橙之上，身形一轉，便向房外走去。

虬髯老者忽然出聲叱喝道：「給我站住，小子。」語氣冰冷，聽不出絲毫感情，姜雲岫呆了一呆，緩緩轉過身來。

「甚麼事？老丈。」

「誰叫你送水來的？」

「是我自己願意送來的，有甚麼不對麼？」

「哼，你最好少來這一套！」

「哦，你最好說明白一點。」

「我說的再明白不過了，吹牛拍馬的手法，在老夫之前是不會發生作用的。」

「你誤會了，老丈，小生只是同情一個孤苦的老人而已。」

「哼，不管你怎麼說，咱們公事公辦，不管你耍甚麼花招，明日依然也放你不過！」

「這才叫做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小生原想放你一馬，不必與一個孤苦無依，窮途末路的老人一般見識，看來小生這番慈悲心腸，是用錯對象了。」

「小子，你再敢這般放肆，明日老夫一定要你生死兩難！」

「老丈不要發怒，須知人事滄桑，變幻無常，今天很難知道明天的事，咱們何必徒逞口舌之爭。」

「滾，你給我滾出去。」

虬髯老者惱怒以極，在姜雲岫轉身出門之際，他已伸手抓起茶杯，就待向姜雲岫的後腦砸去。

他的手掌雖已揚起，茶杯却停留在空間，並未眞箇將它擲出，只是神色數變，雙目中閃着一股令人莫測高深的光輝，緊緊盯着這位胸懷奔放的少年。

良久，他發出一聲輕輕的嘆息，高舉的手臂也無力的放了下來。

這位名震八荒，武林中聞名喪胆的一代怪傑，好像突然之間老了十年，神情上也顯得一片落寞。

虬髯老者一身功力，固然是武林罕見，他一生之中，經過的大風大浪也難以數計，大千世界之中雖是詭詐百出，能够讓他動容的却不多見。

現在，他不僅神情激動，更有一份令人難以理解的落寞，此等景象難道是姜雲岫所造成的？

也許這就是「感情」吧……

這種東西它會不知不覺的在人們心靈深處生根，發芽，就算心如鐵石之人，也不得不向它低頭，現在的虬髯老者，已經落在感情的衝擊之中了。

翌晨，他們依然像往常一樣的活動，不過他們的神色是凝重的，彼此之間，也盡可能避免交談。

今天的時間似乎像蝸牛一般的緩慢，好像過了一年，甚至十年，太陽還高高的在天邊掛着。

不管他如何的緩慢，最後終於日落西山，暮色籠罩到絕命崖中來了。

此時虬髯老者於貼近峭壁之處，擺上了一桌酒席，席間的主客，只有他們這老少兩個。

此間右依峭壁，左臨溪水，中間有一大片空地，的確是一個理想的決鬥場所。顯然，這是鴻門宴，在酒酣耳熱之間，隱藏着無比的殺機。

因此，姜雲岫帶上了寒烟簑，虬髯老者也多穿了一件齊膝麻衣。

他們相對的凝坐着，嚴肅的空氣，使他們都有一點呼吸急促，心胸被壓迫的感覺。

半晌，虬髯老者哈哈一笑道：「人生幾度月當頭？小子，來，咱們乾。」

姜雲岫一口吸乾了杯中的酒，再替虬髯老者斟了一杯，然後劍眉一軒，漫聲低吟道：「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春凉……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今晚誰與共月光，把盞默然西望。」

歌聲低沉，叙景如畫，有感慨也有離緒，還包含着幾許鄉愁。

虬髯老者道：「想家了？小子，可惜……咳，老夫無法改變決定，只能表示一點歉意了！」

姜雲岫道：「不要緊的，小生明早起程也是一樣，遲走一晚，誤不了事的。」

虬髯老者哼了一聲道：「這麼說你對今晚之戰，是成竹在胸了？」

姜雲岫道：「這個麼，兩年苦學，小生自問還有一點自信。」

虬髯老者忽然長身而起道：「小子，咱們總不能光說不練，來，讓老夫試試你的功夫，有沒有嘴皮子硬朗。」

姜雲岫搖搖手道：「別忙，老丈，你不是說人生幾度月當頭麼？何況百年光陰，彈指即過，以老丈這般年歲之人，對這麼明媚的月色，應該多加珍惜才對。」

虬髯老者仰天一陣狂笑道：「老夫養生有道，再活個幾十年算不了甚麼，至於你麼，嘿嘿，二十歲只不過是剛出土的嫩芽兒，對花花世界自然諸多留戀，其實，榮華富貴，有如烟雲過眼，人們赤裸裸的來，也會赤裸裸的去，不要推搪了，小子，老夫給你一個痛快就是。」

姜雲岫推杯而起道：「不要太過自信，老丈，咱們先試試再說。」

他語聲未落，忽然响起一陣嗤嗤之聲，無數弩箭由三面攢射而來。

虬髯老者反應極快，一把掀翻飯桌，抓起桌腿阻擋弩箭，同時大喝一聲道：「這般兔崽子終於找來了，快躲到桌子後面，小子，啊……」

虬髯老者爲了照顧姜雲岫，一時疏忽，腿上竟然中了一隻冷箭，而且箭上淬有劇毒，一陣酥麻之感，迅速向右半邊身子蔓延，剎那之間，連手脚也感到有些麻痹了。

虬髯老者心神一懍，立運左手連點幾處穴道，以阻止毒力的擴張，但覺頭腦暈

眩，視綫模糊，如果不是抓住桌腿，可能會摔倒地面之上。

姜雲岫毫無江湖經驗，瞧着虬髯老者痛苦的情形，焦急得手足無措。

「老丈，你……怎麼啦？」

虬髯老者一嘆道：「小子，咱們爺兒倆……栽了……忙扶我進洞去……」

姜雲岫道：「老丈，咱們何不就此衝出去？」

虬髯老者道：「不，老夫中了毒行動不便，洞裏有藥，縱使藥不對症，至少可以使它不再惡化。」

姜雲岫道：「好吧。」

此時已有二十餘名身着布袋裝的黑衣人由暗影中奔出，他知道是兩年前在武當山脈瞧到的那一夥，好在相距尚遠，他立即抱起虬髯老者，身形幾個起落，便已奔回洞中。

洞門是巨大的堅石所造，一經關閉，倒也安全得很，他將虬髯老者抱進石室，餵給他服食了祛毒靈丹，再經過一陣調息，虬髯老者的毒傷總算穩住了。

姜雲岫長長一吁道：「老丈爲照顧我而負傷，咳，實在叫小生過意不去。」

虬髯老者哈哈一笑道：「你是老夫要殺的人，怎能讓那般兔崽子得了手去！」

姜雲岫道：「不管怎麼說，老丈的這份厚愛，教小生畢生難忘。」

虬髯老者哼了一聲道：「你不要忘了，老夫言出必踐！」

姜雲岫道：「我知道，但老丈的傷……是……」

虬髯老者雙目一瞪道：「你放心，十天半月老夫死不了的。」

姜雲岫道：「十天半月之後呢？老丈，你別忘了洞門之外，還有人在等着咱們的。」

虬髯老者道：「老夫仍有一戰之能，不信你就跟那般兔崽子聯手試試。」

姜雲岫一嘆道：「小生豈是落井下石之人，只是……」

虬髯老者道：「只是甚麼？」

姜雲岫道：「如果說話不會影响老丈的傷勢，小生有幾句話想向老丈請教。」

虬髯老者道：「說吧，小子，老夫正要解解悶兒。」

姜雲岫道：「那般黑衣人，他們究竟是誰？」

虬髯老者道：「老夫就是爲了要摸清他們的底細，才跟他們結上樑子。」

姜雲岫道：「老丈摸清了沒有？」

虬髯老者道：「還沒有，咳，想不到老夫的底細倒被他們摸出來了。」

虬髯老者乙萬里，是當代武林幾個絕頂高手之一，個性的孤僻剛直，也是世所罕見的。

姜雲岫並不孤僻，却威武不屈，生死不懼，那種豁達洒脫的性格，在大千世界之中，是一個不易多得的特出人物。

他漠視生死，不畏強權，此時他那雙星目之中，却湧出了一片淚痕。

虬髯老者乙萬里瞧到姜雲岫傷感，心頭也爲之一酸，他仍然哼了一聲道：「哭甚麼，小子，咱們是大男人，別學得那麼沒出息。」

姜雲岫撇撇嘴道：「還說我呢，你還不是在哭麼？」

虬髯老者乙萬里微微一怔，這老少二人竟然一起縱聲狂笑起來。

半晌，姜雲岫抹乾眼中淚水道：「老丈……」

乙萬里道：「甚麼事？」

姜雲岫道：「小生想出去瞧瞧。」

乙萬里道：「不錯，咱們被困洞中，終非長策，走……」

姜雲岫道：「不，老丈，你歇歇，我一個人出去瞧瞧就可以了。」

乙萬里道：「放心吧，小子，老夫雖然是中了毒，還不致將那般兔崽子放在心上。」

姜雲岫道：「我知道，但……」

乙萬里道：「不要婆婆媽媽的了，走吧。」

姜雲岫道：「你聽我說，老丈，你的毒傷……」

乙萬里雙目一瞪道：「怎麼，你小子當眞要管起我老人家來了！」

姜雲岫道：「老丈不要誤會，小生怎敢如此放肆。」

乙萬里道：「那你就不要囉嗦了，走！走！」

姜雲岫無可奈何，只得提着寒烟簑，戒備着拉開石門。

外面果然有人在等着他們，石門剛剛拉開，一蓬淬毒鋼針，呼嘯着激射而來。

姜雲岫怒哼一聲，寒烟簑振臂一抖，一片烟雲裹着所有的毒針，原封不動的送了出去，去勢之急，比來勢幾乎快了不只一倍。

守在洞外的匪徒，想不到會有如此一項劇變，他們來不及逃避，竟有十三個人中針滾倒下去，剩下九個急退丈外，他們仍採包圍之勢。

姜雲岫活了二十歲，從來沒有傷過任何一個生命，因而他瞧到那些中針匪徒翻滾哀嚎的慘狀，心頭十分不忍，他一面凝神戒備，同時跨出洞外，以和善的口吻對沒有受傷的九人道：「你們有解藥麼？快給他們施救吧。」

黑衣人一聲冷哼，算是給姜雲岫的答覆，接着身形急閃，九條人影圍着他與乙萬里遊走起來。

黑衣人極擅合擊之術，兩年前他在武當山區曾經親眼見識過，此時身當其衝，他自然要大爲緊張了。

乙萬里道：「出手吧，小子，咱們最好先發制人。」

乙萬里固然尚可一戰，但要用眞力，必然會使毒傷惡化，先發制人的確是目前必要的措施。

姜雲岫雖是不願傷人，但不能不爲乙萬里的毒傷着想，在情非得已之中，只得將寒烟簑洒了出去。

烟雲滾滾，瀰漫絕谷，黑衣人的包圍瓦解了，姜雲岫追奔逐北，掌指兼施，只不過剎那之間，九名黑衣人沒有一個逃出手去。

他收起寒烟簑，轉身對虬髯老者乙萬里道：「這下好了，老丈。」

乙萬里道：「什麼好了？」

姜雲岫道：「咱們抓住了九個大活人，可以先搜出解毒之藥，再追問他們的底

細。」

乙萬里哼了一聲，嘆息道：「你抓住了九個大死人，餅搜不出解藥，也問不出底細。」

姜雲岫道：「老丈不必担心，我只是制住他們的普通穴道，包管一個都死不了的。」

乙萬里道：「那你就試試看吧。」

姜雲岫返身一躍，來到一名黑衣人的身側，一掌拍開他的穴道，同時以平靜的口吻道：「起來吧，朋友，小生跟你談點交易。」

那人根本沒有理會，連睡姿都沒有改變一下。

姜雲岫暗忖：「此人莫非當眞死了不成？」

他一起抓下那人的面罩，觸目之處禁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敢情此人的口中正溢出黑色的血絲，他早已嚼毒自盡了。

雖然如此，姜雲岫還是不願放棄他的希望，他瞧遍每一個黑衣人，搜遍每一個的衣衫，結果還是乙萬里說對了，旣搜不出解藥，也問不出底細，於是，他不安的搖頭一嘆道：「對不起，老丈，看來咱們必須離開此地，才能尋求解毒的藥物。」

乙萬里道：「不必了，老夫年近九旬，死了不算短命，你走吧。」

姜雲岫愕然道：「爲甚麼？老丈，難道這點毒傷竟使你失去求生的勇氣？」

乙萬里道：「劇毒業已滲入血液，有求生的勇氣又能如何？」

姜雲岫道：「不，咱們還是要找人試試。」

乙萬里道：「找誰？」

姜雲岫道：「家師唐碩，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武功雖是不怎樣好，醫道却高明得很，咱們只要走一趟青峯鎭，必能使老丈毒傷盡除。」

乙萬里淡淡道：「不必了，小子，老夫所中的劇毒，不是醫道高明的人就能治愈的。」

姜雲岫道：「這麼說老丈是準備在絕命崖中等死了？」

乙萬里道：「此地風水不錯，老夫很喜歡這裏。」

姜雲岫道：「好吧，咱們進去。」

乙萬里道：「不，你走吧，老夫還能照顧自己。」

姜雲岫道：「別騙我，老丈，這兒也是我的家，我喜歡住在這兒。」

乙萬里道：「小子！你應該回家瞧瞧了，難道你不想念你的父母？」

姜雲岫冷冷道：「不要說了，老丈，讓我送你進去吧。」

乙萬里知道姜雲岫意志堅決，只要是他決定的事，沒有人能够使他改變，在一陣沉吟之後，終於嘆息一聲道：「好死不如惡活，走，小子，去收拾兩個包裹，咱們出崖去碰碰運氣。」

姜雲岫聞言大喜，立即奔進洞內收拾了兩個包裹，然後揹起乙萬里由秘道離開這個絕谷。

這雙關係奇特的老少，性格全都異於常人，他們是仇家也是師徒，在形跡上雖是瞧不出甚麼，實際上他們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深厚感情。

× × ×

巫山重巖疊嶂，隱蔽天日，其中以「起雲」峯最險峻，絕命崖就在這座山峯之中。

此時月華皎潔，晴空如洗，一條高大的人影，正在峯巒之間奔馳。

那人影十分高大，遠遠瞧去好像一座鐵塔一般。

如果你仔細瞧看，必然發現是一個棉衣少年揹着一個虬髯老者，才使人發生那種異常高大的錯覺。

這雙老少自然是乙萬里及姜雲岫了，待奔走一陣之後，乙萬里道：「該放老夫下來了，小子。」

姜雲岫道：「說話易於傷神，老丈何不安靜一點。」他說話之際依然健步如飛，逕向巫山縣城馳去

乙萬里道：「咳，小子，你不要忘了老夫也有兩條腿的。」

姜雲岫哼了一聲道：「你旣然不是野獸，難道會有四條腿不成」

乙萬里怒叱一聲道：「老夫曾經一再告誡你，對老夫說話應該仔細一點。」

姜雲岫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老丈只好將就點兒。」

乙萬里無可奈何的一嘆道：「這才是虎落平陽被犬欺，不過老夫要是治好了毒傷，還是要實踐殺你的諾言的，你如果怕死，最好就此丟下老夫。」

姜雲岫道：「小生最大的毛病就是不信邪，爲了證實老丈是否殺得了小生，縱使跑遍三山五嶽，也要爲老丈尋得治療毒傷的藥物。」

乙萬里道：「記住，小子，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姜雲岫道：「老丈如果讀過兵書，知道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道理，你就不會這般言語了。」

他在不停的奔馳，還斷斷續續的跟乙萬里抬槓，倒也頗不寂寞，待天色黎明，他們已經趕到縣城的江岸了。

碼頭上有小食攤，他們先塡飽了肚子，再以重金僱了一條船，言明由巫山直放沙市。

往沙市是下水，船輕水急，快逾奔馬，當夜幕降臨之際，他們已經趕到秭歸的地方了。

船隻靠岸之後，乙萬里想喝一點酒，但又不願意走動，那就只好由姜雲岫代勞了。

他進城匆匆吃了一點東西，然後打了一壺酒，買了一包鹵菜就趕回碼頭，及跨到船上一瞧，他手裏的酒菜竟然驚嚇得摔到船板之上。

這艘單桅江船，是由一對夫婦及一個兒子駕駛，此時他們兩個躺在船頭，一個倒在船尾，全是一刀喪命，原在船艙歇息的乙萬里則踪影全無。

這些人當然不可能是乙萬里殺的，他沒有殺死船夫的必要，而且死者是一刀喪命，乙萬里從不用刀。

那麼這位老人家是被人所擄了，但他雖是身中劇毒，等閒之人還奈何他不得，就算是一個絕頂高手，也會留下一些打鬥的痕跡。

姜雲岫經過一番仔細的檢查，任何什麼都瞧看不出，好像乙萬里是出其不意的被人制服，然後殺死船夫滅口的。

艙中包裹仍在，寒烟簑他是圍在腰間的，除了乙萬里失踪，船夫被殺，倒也別無損失。

其實任何損失姜雲岫都不會在意，丟了乙萬里，比殺了他還要難過。

他抓起包裹，像風一般的捲出船艙，足尖一點船舷，凌空向隣舟撲去。

靠在岸邊的隣舟只有兩艘，他登岸之時曾經打量過，此時兩隻隣舟仍然泊在原處，乙萬里失踪之事必然與他們無關。

他撲向隣舟的目的，只是想找一個目擊者，能够找到一點綫索，尋找起來比較容易。

及登上隣舟，一股血腥之味直衝鼻際，再縱目一瞥，敢情艙內橫七豎八的躺着幾具血淋淋的屍體。

姜雲岫不忍卒覩，幌身躍上另一艘船隻，及舉目一瞥，他的一雙星目忽然射出兩縷煞光。

原來這也是一條兇舟，慘狀與前舟完全一樣。

好兇殘的手段，只要沾到了邊，就不會讓你有一個人活着。

姜雲岫轉身躍上江岸，流目打量夜幕籠罩的天色，心頭感到一片茫然。

乙萬里是被人擄去了，這一點他相信是肯定的，只不過賊人是由水路逃走？還是走了陸路？在毫無蛛絲馬跡可循的情形之下，敎他向何處追趕呢？

從水路追趕必須用船，此地雖然泊着三條兇舟，他却沒有駕駛它的能力。

水路不通只有走陸路了，反正漫無目標，不妨進城去碰碰運氣。

在決定今後的動向之後，他立即洒開大步，奔進秭歸縣城，先找一家客棧住下，再上街去打聽。

他走出不遠是一座城隍廟，廟前燈火輝煌，夜市正當熱鬧的時刻，姜雲岫也信步的走了過去。

廟前的廣場之上，有地攤，也有小吃攤，姜雲岫沒有在意這些，他却對一個測字攤感到了興趣。

測字先生的眼皮最雜，是一個最爲適當的交談對象，於是他毫不猶疑的走了過去。

這位先生貌如古松，約莫五十上下的年歲，穿着一襲青衫，顯出一副仙風道骨的模樣。

姜雲岫走近測字攤，雙拳一抱道：「先生，生意可好？」

測字先生略作欠身道：「謝謝，還望公子多加照顧。」

姜雲岫在桌旁坐下，道：「小生正要請敎，希望先生指示迷津。」

測字先生道：「公子先說一個字，待小的給你推斷一下。」

姜雲岫隨口說了一個「大」字，測字先生略作沉吟道：「公子你是在尋找一個人？」

姜雲岫道：「不錯。」

測字先生道：「現在是春天，公子丟失的這位朋友，按春去大來解釋，應該是在兩三日之內發生的。」

姜雲岫道：「先生說的不錯，但不知小生所找之人，目前有沒有危險？」

測字先生道：「大字去掉人是個一字，按一字的變化，可以生可以死，應是一個生死難定之局，好在現在是春天，萬物復甦，生生不息，令友雖然還在生死綫上掙扎，但終必有驚無險，公子不必過份担憂。」

姜雲岫道：「先生閱人千萬，有沒有瞧到一個是虬髯繞腮，身材高大的麻衣老人？」

測字先生的面色微微一變，道：「對不起，小的沒有瞧到麻衣老人。」

姜雲岫見測字先生好像知道而又不敢明言，遂咳了一聲道：「咱們交淺言深，先生幸勿見怪，不知先生能否見示住址？小生當專程訪晤。」

測字先生搖搖頭道：「不敢勞動，小的明晨就要離開此地了。」

測字先生拒人於千里之外，姜雲岫只得給了一錠銀子而快快離開，他再向別處走了一轉，依然毫無收獲，待再經城隍廟，測字先生已經不在了。

翌晨他向北走，一路翻山越嶺，逕向青峯鎭奔去。

青峯鎭在房縣以東，武當山的南麓，是一個窮鄉僻壤的所在，他的師父唐碩就隱居在那兒。

經過多日的跋涉，他找到了唐碩，但這位足不出山的老夫子，却無法給他什麼幫助。

惟一能够幫助他的，是給了他一瓶獨門解毒靈丹，就算這瓶靈丹能够祛除乙萬里的毒傷，現在連人都找不到，有靈丹又有甚麼作用？

他在青峯鎭歇了一晚，再辭師南下，逕奔到荆東南麓的石橋驛。

這兒是他的老家，還有雙親在堂，他中了舉就沒有回過家，實在有點愧對他的父母。

父母對子女的愛，當得是天無其高，地無其厚，他回家沒有受到任何責難，他的父母甚至沒有反對他去尋找乙萬里，惟一對他的要求是跟他的未婚妻成婚，並在家停留三個月。

他的未婚妻姓柳，岳家是一個新興的富戶，他在兩歲時，父母就替他定下了這門婚事，現在柳小姐芳年十八，長得亭亭玉立，是當地有名的美人，得妻如此，他應該感到滿意才是。

他沒有反對，也無法反對，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飽讀詩書，自然明白其中的道理。

三個月新婚生活是甜蜜的，三個月在父母膝前承歡，也獲得十分融洽的天倫之樂。

他更瞞着父母，敎導妻子柳如眉的武功，三個月不到已經獲致滿意的成就。

當然，如此短促的時間，是無法探討高深的武學的，他只能將它寫出來，講述它的練法，讓柳如眉自己去體會，自己去練習。

好在柳如眉心智極高，只要假以時日，必然會有很好的造詣。

待三個月期滿，他辭別父母，及美麗溫柔的妻子，毅然投入江湖。

他第一個目標的漢口，因爲天香樓的紅娘子使他難以忘懷。

當年紅娘子以散功散害他，幾乎使他落入萬刼不復之境，他不想報復，却對那蛇蠍美人存有一份好奇之心。

他斷定紅娘子不是常人，也許她會知道擒刼乙萬里的神秘組合，如果他沒有猜錯，紅娘子必然能够提供一點綫索。

這天到達漢口，他住進王家巷的「江漢客棧」，晚餐之後一逕向天香樓走去。

這兒是一個燈紅酒綠，千金買笑的所在，客人多半都是腰纏萬貫的富商巨賈，以及鮮衣怒馬的公子哥兒，像姜雲岫的一領青衫的寒酸少年，實在不易多見。

天香樓的門外，有一名頭戴瓜皮小帽的老者，及兩名身着雙排扣短衣的大漢，他們負責接待來賓，也具有保護天香樓的責任。

姜雲岫剛剛到達樓前，戴瓜皮帽的老者就迎了上來，道：「這位小哥兒，你找誰？」

姜雲岫道：「這兒不是天香樓麽？」

戴瓜皮帽的老者道：「不錯，這是天香樓，小哥兒有認識的人在裏頭？」

姜雲岫道：「這就怪了，逛妓院也要有認識的？」

戴瓜皮帽的老者向他上下打量一陣，然後冷哼一聲問道：「你有銀子麽？小哥兒。」

姜雲岫道：「逛妓院先要瞧瞧客人的銀子，這是那門子規矩。」

戴瓜皮帽的老者不願意再跟姜雲岫浪費唇舌，回頭對一名短衣大漢道：「轟他走，別躭擱了咱們的生意。」

短衣大漢早已躍躍欲試，聞言跨上兩步，伸出蒲扇一般的手掌，一把抓向姜雲岫的胸口。

姜雲岫哼了一聲，右掌急吐，一抓一抖，短衣大漢就像稻草人般的被摔了出去，龐大的軀體摔在青石板上，發出轟的一聲巨响。

戴瓜皮帽的老者神色一呆，伸手阻止另一名短衣大漢的撲擊，雙目精光如電，再向姜雲岫瞧了一眼道：「好功夫，小哥原來的武當高足。」

姜雲岫適才一抓一抖，的確是武當派四兩撥千斤的手法，不過其中暗含虬髯老者乙萬里的獨門散手，戴瓜皮帽的老者沒有瞧出而已。

他沒有承認他是武當門下，但也沒有否認，只是淡淡一笑道：「閣下還要不要試試？」

戴瓜皮帽的老者道：「此地難得見到一個高人，老夫焉能錯過。」

他伸手摘下插在腰際的旱烟鍋，正待出手攻擊，大門之內忽然傳來一聲叱喝道：「趙福，還不快點住手，你竟然敢開罪客人！」

隨着話聲出現一名年約四旬的青衣婦人，趙福趕忙退過一邊道：「趙福不敢，是這位客人先傷了郭大。」

青衣婦人怒喝道：「住口，你還敢強辯！」

趙福果然不敢再吭一聲，青衣婦人走過來向姜雲岫一福道：「大人不見小人過，公子請。」

姜雲岫自然不會跟他們一般見識，不過他却對趙福頗感興趣。

當年他來省垣應舉子考試之時，是寄居在三仙祠，有一晚聽到異聲，發現隔壁的趙員外夫婦雙雙死亡，當時他曾經瞧到一雙繡着彩鳳雙飛蓮翹的玉足。

後來火工婆婆說趙員外夫婦乘轎去了京師，是趙福送去的，這是一段疑案，他却無暇深入追究，現在與趙福不期而遇，他那愛管閒事的性格又被勾了起來。

也許紅娘子就是那位女兇手，趙福是她的幫兇，上蒼既然讓他發現，他怎能撒手不管？

他在思忖之中已經來到客廳，青衣婦人請他就坐，小丫環接着送來一杯熱茶。

青衣婦人道：「公子貴姓？是第一次來咱們這兒？」

姜雲岫道：「小生姜雲岫，是慕名而來的。」

青衣婦人道：「公子是聽過咱們這兒那位姑娘的名字？」

姜雲岫道：「不是聽說，是跟一位姑娘有過一面之緣。」

青衣婦人啊了一聲：「是那一位？」

姜雲岫道：「紅娘子。」

青衣婦人雙目大張，似乎有些不信，最後終於點點頭道：「公子好眼力，紅娘子是咱們這兒的頭牌姑娘，只不過……」

姜雲岫不待青衣婦人再說下去，伸手掏出一張二十兩的銀票交給她，道：「請大娘招呼紅姑娘一聲，這點銀子給大娘吃茶。」

在天香樓，出手大方的豪客多的是，二十兩銀子自然算不得豪闊，但也並不寒酸，青衣婦人接過銀票，說了一聲「多謝」，就吩咐一名小丫環將姜雲岫往樓上帶去。

樓上就是一個豪華的大客廳，四週珠簾深垂，是許多姑娘的香閨，只見笑語聲喧，絃歌不輟，青年人置身其中，不必眞箇消魂，就先被這些聲色所醉了。

小丫環帶着姜雲岫穿過客廳，由一道月門進入另一個小型客廳，兩名身着彩衣的中年婦人立即迎了上來。

帶姜雲岫來的小丫頭道：「這位姜公子是紅姑娘的熟客，請兩位照顧一下。」

語音一落，逕自轉身退出。

彩衣婦人之一向姜雲岫檢枉一禮道：「公子萬安，這邊請。」

她將姜雲岫讓到一個房間，先放下珠簾，再奉茶水，此時珠簾一邊，紅娘子的貼身丫頭羽衣已走了進來。

她似乎沒有想到客人是姜雲岫，不禁神色一呆。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沒有想到吧？姑娘。」

羽衣的神色此時已恢復了正常，淡淡一笑道：「的確沒有想到，姜老爺是貴人，你老能够枉顧，使天香樓生色不少。」

姜雲岫道：「好一個伶牙俐齒的小丫頭，妳們姑娘呢？」

羽衣道：「對不起，姜老爺，咱們姑娘正有客人，是大豐銀號的少東，這個人的脾氣很壞，姑娘一時只怕分身不開。」

姜雲岫道：「那不要緊，我等一下好了。」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金棺材

馮嘉．文
黃耀基．圖

風景油畫 價值不菲

那艘遊艇在海面上前進着，司馬洛看着岸邊漸近。

司馬洛在適當的時間扭了一個舉，關掉了馬達。馬達發出來的那吵耳的聲音馬上就停止了。那艘遊艇雖然沒有了馬達的推動，但是剩下來的衝力還是有的，它就是乘着這剩餘下來的衝力而平穩地滑過水面。

司馬洛站在船頭，看着那平靜如鏡的水面給船頭破開，而那座小碼頭漸漸接近了。

最後，船與那座木搭的小碼頭祇差幾呎就要相碰了，司馬洛便伸出那根頭上裝了鐵鈎的竹篙，一搭在碼頭上，而把船拖近。

「把繩子給我吧，司馬洛先生。」那女郎叫道。

司馬洛差點把手中的竹篙丟了下海，因爲他完全沒有預料到這裏會有一個女人在着。而且這女人又是有一把那麽悅耳的聲音。這聲音應該是屬於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的吧？

他一直都以爲蹲在碼頭上那個人影是管理這座碼頭的那個老頭子。現在，這個黑影開口了，他才知道是一個女人。在低沉的暮色之中，司馬洛眯起眼睛看着這個女人。

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大眼睛，直鼻樑，頭髮用兩條紅色的絨綫束成兩條小辮子，好像兩隻小小的牛角，身上穿一件紅格子的襯衣，襯衣脚垂着，遮到了一條褪色藍布牛仔褲的褲頭。

那襯衣的下面有一雙圓實的乳房在挺聳着，很難看得出她實在有幾歲，她可能是一個早熟的十六歲姑娘，也可能是一個遲熟的二十四歲少婦，不論是十六歲還是二十四歲，無可否認，她是個十分富於吸引力的女人，而司馬洛對於有水準的女人向來是極感興趣的。

「把繩子給我吧！」她再說一次。

於是他把繩子丟過去。她接住了，把繩子套在碼頭的那個木柱子上，使船不會隨水流邊開去。

他跳上了碼頭上，在她的面前二呎，細細地再打量了她一遍。很有吸引力，的確很有吸引力。而司馬洛在打量着她的時候，她也毫不畏羞地打量着他。他也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欣賞的。正如說，他是一個強壯的男人，強壯而且英俊，穿着西服的時候他固然好看，就是現在，祇穿着一條泳褲和一件開胸的毛巾襯，他還是很好看的。那是另一種好看。

「你是誰？」司馬洛看着她，微笑問道，「我們似乎沒有見過面。」

「我叫茱莉，」她告訴他一個英文名字，同時給他一個甜蜜的微笑，露出兩排很整齊但似乎嫌大顆一點的牙齒，「我是來探康伯伯的。康伯伯不舒服，我就出來代他做工作！呃——司馬洛先生，你還有什麽吩咐嗎？」

「肚子很餓，」他聳聳肩，「假如你賞面的話，請讓我陪你到村子裏的餐廳去吃頓晚飯！那裏的鮮龍蝦特別有意思！」

「穿着這樣的衣服？」茱莉看看自己的身上。

「你的衣服並沒有什麽不好，」司馬洛說，「不過我倒要換一換的！」女人服裝可以隨便，男人倒還是要較爲講究。

「你去換吧，」她凝視着他，「八點半在那裏等我。」

「好的。」司馬洛點着頭答應。

「我們還沒有握手。」她說着伸出右手。

他與她握手。她的手是温暖而柔軟的。她也並沒有急於放開。

× × ×

司馬洛住的屋子距離那座小碼頭不遠，這是在一座小山的半山腰上一座兩層高

的小屋子。

司馬洛正在穿上一件深紅色的襯衣時，就聽到那一聲尖叫，然後是一响槍聲。他冒了一額冷汗，連忙跑到窗前，他認得那一聲尖叫似乎是發自茱莉之口的。

他到了窓前望下去，就看見那部車子正沿着泥路飛馳，輪後拖着一條黃泥的尾巴。

茱莉的尖叫又來了。那部車子的車窓內伸出一條手臂，手上拿着一把槍，槍咀在昏暗中吐了一次火燄，槍聲又响了一次。但槍彈顯然並沒有射中茱莉。她還是在碼頭邊，揮着手繼續尖叫着。

司馬洛以最快速的途徑離開屋子，那即是說他不跑樓梯，而是一聳身跳上了窓沿。窓沿離開樓下大約有十五呎高，他輕輕一聳就跳下去，而這時車子也差不多到達屋前了。那條泥路是經過屋前，然後才伸展到上面的公路上去的，車子要到達公路，就必須經過屋前。

他再一跳就到了小泥路的中央，揮着手要制止那部車子。

但是他的動作並不爲開車的人所接納。那部車子的馬達再發出幾聲怒吼，車速更增，而且那雙手又握着槍從車窗中伸出來了。

司馬洛以跳水的姿勢一撲便到了一棵小樹的後面。槍响了，屋子的窓玻璃「乒」的破了一塊。

跟着車子在面前一閃掠過，司馬洛認得這部車子。

也不是第一次看見了。剛才，在他登岸時他就已經注意到這部車子停在碼頭邊那昏暗之中。當他並沒有特別注意，因爲這裏不是私家地方，這座小碼頭是經常都有人用的。而且，當時他大部份的注意力都吸引了。不過司馬洛的記憶力與觀察力都是極好的，他認爲這車子有一點點注意的價值，就沒有忘記。

車子開走了，司馬洛又跳起來，開步就跑。他却不是追向那部車子，因爲他知道人腿是永遠賽不過車輪的。他祇是向那座小碼頭跑下去。

他在半路上和茱莉相遇。

「發生了什麽？」他用兩手扶着茱莉的兩肩問道。

「那兩個人！」她吶吶着說，「你得捉住他們，他們偷了你的東西！」

「偷了我的東西！」司馬洛表示莫明其妙。一時之間，他實在想不出他有什麽東西值得他們偷的。

「大概是那些畫！」茱莉說，「我看見他們偷！」

「你看見他們偷？」司馬洛顯出莫明其妙的樣子。

「我看見他們把你的畫運上車，我過來制止，他們就開槍打我！」

「偷我的畫？」司馬洛此時眞是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我不是畢加索，而且樣子也不像！但，來吧，我不高興人家隨便向我開槍，因此，我得給他們一點教訓！」他拉着她的手，向着下面的小碼頭跑，茱莉不得不跟着。

「你會開船嗎？」司馬洛問。

「會。」她應道。

「那很好，作我的舵手吧！」司馬洛叫着。他們已經到了碼頭上，他扶着她的腰，把她整個舉起來，放到遊艇上。「發動馬達吧！」一面，他就把那條繩子解開了。

她倒是一個相當能幹的女人，當他跳上遊艇時，她已經把馬達發動了。

「快點！」司馬洛叫着，伸手指一指，「直向那燈塔開過去，懂嗎？」茱莉點點頭，以最快的速度開着遊艇，直向遠遠的一點燈光駛去。現在天已經全黑了，那燈塔的光在前面是很清楚明顯的。

當遊艇如飛進行着時，司馬洛就把身上的衣服扯下，從船上找到一條泳褲穿上了，然後他又跑到船尾，找到一把水底射魚用的彈簧射魚槍，在槍上裝了一根尖利的魚矛。

那艘遊艇開盡速度，直向海灣的外面駛去，而司馬洛手中拿着實彈的射魚槍，在檢查着船上的東西。他一面感到奇怪，那些人偷了他的畫幹什麽？那些畫甚至不是買來的，祇不過是他近一個月來所繪的風景畫而已。

他決定休息一段時間，不去闖什麽禍，便來到這個海景美麗，而海島衆多的地方，租了這間小屋子，日間駕了遊艇出去，在那不下一百座大大小小的島嶼之間逛來逛去，有時游泳，有時潛水射魚，有時則架起畫架繪畫風景。他的畫雖然畫得不錯，但到底他不是什麽名畫家，他的畫實在沒有什麽地方值得人家帶着槍來偷的。

平時，他好管閒事，專惹麻煩，最近管得多了，麻煩得够了，才躲到這個沒有人會找得到他的地方來休息一下。但，雖然他的朋友找不到他，仇人也找不到他，麻煩却找到了他！

司馬洛上船之舉是有他的見地的。他知道離開這個地方的公路祇有一條，而這條公路是沿着海岸綫建築的，跟隨那海岸綫的形勢而迂迴曲折。汽車走在路上不但走得不快，而且會走許多寃枉路，所以，遊艇走直綫，就反而是比汽車更快了。

「看！」茱莉忽然伸手一指說，「那就是他們的車子！」

司馬洛也看見的。在海邊，一段正在向上斜的路上，一雙車頭燈正在移動着。這車子，一定就是剛才那個偷畫賊的。因爲這個地方並不是常常會有車子駛來。

「很好！」他說，「現在我們已經追過它了。就在那裏靠近岸邊吧，前面那一堆突出的礁石！」

「好的！」茱莉說着扭動方向盤，靠向岸邊，那裏有堆礁石好像舌頭似的伸進海中，遊艇在「舌尖」的二十呎之外掠過，他從船旁一跳下水。落的地方離開舌頭已祇有十呎左右了，再游了十呎的距離，他便爬上了那堆亂石上，到了那亂石堆上，他匆匆把脚上的蛀人膠鰾解下了，一面回轉頭，看見茱莉已把遊艇的馬達停了下來。遊艇正在黑暗的海面上兜一個半圈，速度已慢得多了。

司馬洛丟下了膠鰾，便開步向上面跑。他衝過了一叢小樹林，再跑過一塊狹狹的草地，便到了公路上，那公路距離水邊實在是很近的。他在路邊找到了兩塊直徑大約二呎的大石，就在大石的旁邊蹲下來，等着，他有很充裕的時間。

他等了兩分鐘，那部汽車才來到。這車子開得並不快，也許車上那些人早已看清楚了形勢，知道附近沒有別的車了，而司馬洛是不能開車追上來的，這使司馬洛更方便實行他的計劃了。

那部車子以不徐不疾的速度駛過來，車頭燈照亮他所躲的那兩塊大石，但他伏得很低，而且一動也不動的，看來就像是大石的一部份。車上的人一點也不察覺有異。跟着，車子就經過面前，司馬洛的手指在槍機上一扣。

鏗！強力的彈簧把一支尖利的精鋼魚矛彈出去。這魚矛飛過了不到六尺的空間，刺進了車子的前輪。在空氣中，這種魚槍的射程本來是可以達到二十呎那麽遠的。現在不到六呎，那衝力是很強的，魚矛簡直把整隻車輪刺透了！

「噗」一聲，車輪洩氣，車上馬上就失去了控制，離開了公路，衝過一叢小樹，到了沙灘上，然後就傾側了，差一點沒有滾進了水中。

司馬洛微笑，在那大石後面蹲着，等着。他以爲車中的人很可能已經暈過去了的。但是並沒有。朝天的那邊車門打開了，一隻拿着手槍的手首先伸出來，然後人也爬出來了，那是一個穿着西服的人，他很快就跳到沙灘上，首先就是去看看車輪。當他看到車輪上還插着那支鋼的魚矛，他就很明顯地吃了一驚，馬上繞到車子的另一邊去，跪下來，背朝着海，向岸上窺伺着。司馬洛祇是靜靜地蹲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跟着第二個人也從車子裏爬出來了。這個人的動作却沒有那麽靈活敏捷了。他辛苦地把身子從車中拖出，便跌在地上，兩手摸着後腦。他一定給撞了相當重的一下。他仍然掙扎着，極力要爬起身。但是辦不到。他終於軟軟地再伏下來，便不動了。這個人顯然是已經暈過去了。

第一人把他拖到身邊，輕輕地搖着。但是沒有用。那第二個人一時似乎是醒不過來　於是結果第一人放棄了去救他，祇是拿着槍，在那裏戒備着。後來，他便站起來，槍指着前面，一步一步向公路上走來。

司馬洛仍然伏在那裏。他的射魚槍一次過祇能裝一支魚矛，現在這支魚矛已經射出去，槍就失去了威力了。

但是司馬洛並不怕。司馬洛現在是在暗處，而那人是在光處，他相當有把握可以把這個人制服。

跟着海上那遊艇的馬達聲响了一陣。那人猛的轉過來。他看見茱莉駕着遊艇正在向近岸的地方慢慢倒退，大概是她要使遊艇比較接近岸邊。這人一直沒有注意到這遊艇，現在馬達聲响，他才知道它的存在。當他驚疑地看着遊艇時，司馬洛就從石後出來了。

他在沙上無聲地走了幾步，然後就飛身一躍，好像一隻大鷹似的向那人撲過去。那人完全不知道危機正從後面來臨。他正決定向水邊走過去的時候，司馬洛的雙脚已經撐中了他的兩肩。那兩脚是被一具差不多二百磅重的身體推動的，而且達二百磅重的身體又是正在飛行之中，那衝力之大，簡直是非人所能够抵抗！

這人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給什麽撞着，就仆倒在地上，吃了一口幼沙。他呆了一呆要再爬起身，覺得一隻槍咀已經挺住了他的後腦。

司馬洛的動作眞快。他已經把那人的槍奪了過來自己用。「好了！」司馬洛握着槍喝道，「不要動了！」

那人祇好乖乖地伏在那裏，一面吐着咀巴裏的沙，一面哀求叫道：「不要！不要開槍！」

「在你回答我的問題之前，我是不會殺你的！」司馬洛吃吃笑，然後提高聲音：「喂，茱莉，上來吧！」

茱莉現在已經下了錨，聽他這樣叫，就向水裏一跳，游向岸邊。她到了淺水的地方才站起身，踏着水向岸上跑上來。當她跑到司馬洛的身邊時，司馬洛才注意到，原來他帶來了一把裝好了魚矛的射魚槍。很能幹的女孩子。

「原來你也用不着這槍了！」她喘着氣說。

一時，司馬洛祇是目不轉睛地看着她，因爲她的身上現在已經濕透了，那一條牛仔褲把她的下身裹得更緊，簡直像是另一層皮膚似的。

這使她的每一吋曲綫都顯露出來。那件紅格子的襯衣濕了水之後差不多變成了透明，司馬洛可以看到她在衣服下面原來並沒有穿着乳罩。

她低頭看看自己，也有點難爲情地轉側身子。

司馬洛也有點不好意思。他伸手指指那翻轉了的車子，說：「過去看看他們還偷了我一些什麽東西吧！」

茱莉走過去，首先看看那個躺在地上的人，肯定他已經暈去了，沒有危險，才把上半身探進車門內，摸索了一會，最後，她退出來，叫道：「祇是那些畫，都在這裏，還是好好的。」

「唔，」司馬洛點點頭，槍咀在那人的頸後一用力，說：「現在，朋友，你告訴我吧，爲什麽你要偷我的畫？」

那人搖搖頭：「我沒有什麽好告訴你的！」

司馬洛冷笑：「你好像活得很不耐煩了。」

那人也冷笑：「你不會殺我的，司馬洛。假如你殺了我，那就是謀殺了，謀殺是要問吊的！」

「你這樣熟悉法律，你應該去做律師，」司馬洛說，「但我並不想殺你，你死了，就不能告訴我什麽了。」

他站起來，槍離開了那人的後腦，那人便滾轉身來，臉朝着上面，但是司馬洛一脚踏着他的胸，使他不能坐起來。

那是一個面相兇殘的人，假如眞能以貌取人，那麽這個人便是一個天生的壞人了。

「問他爲什麽要偷那些畫吧。」茱莉說。

司馬洛一手拿過了茱莉手中的射魚槍，對着那人。魚矛的矛尖離開那人的臉不到一呎，但那人並不害怕，仍然深信司馬洛是不敢殺他的。

司馬洛的手指在槍機上慢慢扣緊，接着「鏗」一聲，魚矛就射出去了。托！差

不多半支魚矛都插進了沙中，矛桿貼着那人的臉在震着。

那人的臉雖然全濕了。冷汗在那不到一秒鐘的時間之內暴出；剛剛，死神在他身邊不到半吋的地方經過！

但是，跟着他又恢復鎮定了。因爲他到底沒有死。「你不敢殺我的！」他狡猾地說。

司馬洛一手將魚矛從沙上拔同出來，緊握在手中，對準着那人的臉。那人看着那閃閃的矛尖離開自己不到一呎，難免毛骨悚然，但是仍然深信對方是不會殺他的，因此他還是沒有做聲。司馬洛的手一動，那魚矛便直刺下去，但刺到剛剛點住了那人的喉嚨時，他又收住了。魚矛尖祇是把那人的喉嚨裏破了一點，引出一滴鮮血來。

那人兩眼翻白，差點暈了過去，而汗也出得更多了。他雖然明知司馬洛不會殺他，但這動作却是不由他不怕。

現在，矛尖就點住他的喉嚨，停留不動，使他也無法動彈了。假如他要把頭抬起來的話，頸子就會自動迎上去，使矛尖刺入他的皮肉內了。

「好了，」司馬洛猙獰地微笑，在他的身邊蹲下來，右手執着魚矛，左手抓起一把細沙，拿到那人的臉的上空去，手指移動起來。那些細沙便像雨似的落在那人的眼中，落進那人的鼻孔，也落進那人的咀巴。

「不要——」那人張口大叫，就馬上吞了一口沙。他連忙閉上了咀巴。他想掙扎，但是那矛尖却釘着他的喉嚨，使他不能離開原位。他一定要避那沙的話，魚矛就會刺入他的喉嚨了。

「不要——」他閉着咀巴，含糊地，好像在呻吟似地叫。司馬洛又抓了一把沙，繼續撒在他的臉上。

那人祇能作着有限度的掙扎，而他的掙扎是完全沒有作用的，不能避開那沙。那細沙把他的臉鋪滿了，遮住了他的眼睛和咀巴，而且很有可能把他的鼻孔也塡塞了。

司馬洛吃吃笑說：「朋友，這樣下去，你的整個頭都會給沙埋掉的。現在你考慮改變主意了嗎？」

「好吧，好吧！」那人尖叫了起來，「我認！我認！」

「很好，」司馬洛說，「你答應了！現在你告訴我，爲什麼你們要偷我這些畫呢？」

那人嘆口氣：「我們祇是奉命行事的，我也不知道是爲什麼。」

「奉誰的命？」司馬洛用手指撥開他的咀巴周圍的沙，以方便他講話。

「杜思良，」那人說，「是杜思良叫我們來做這件事情的！」

「杜思良！」司馬洛吹一聲口哨，「這男人是一位大老板了！」

「誰是杜思良？」茱莉在旁邊好奇地問，「你認識他嗎？」

「我認識他，」司馬洛點頭，「他也認識我，雖然我們並不是好朋友。」他把注意力再放回那人身上，「眞好笑，杜思良怎會看中我的畫呢？他又不是不懂藝術的！」

那人可憐地笑：「眞的，他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也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當然也不會告訴我的！」司馬洛說：「這一定是一個很值錢的問題。我了解杜思良這個人。假如他出來做一件事情，那就一定是有大財可發。似乎我的畫可以使他發大財。我自己都不明白爲什麼，他當然也不會告訴我！」他凝視了那人一會，終於把魚矛拿開，低聲喝道：「好了，朋友，起來吧！」

那人狼狽地爬起身來，噴着咀巴裏的沙，看着司馬洛，眼中的神色是驚疑不定的。

「現在你滾回去吧，」司馬洛用那魚矛點着他的胸膛，「你回去告訴杜思良吧。他要那些畫，我可以給他，但他要給我二十萬元，聽清楚沒有？二十萬元！」狡猾地微笑，「這是眞正的藝術品，眞正的藝術品是有價值的，可不能够來強搶！」

「二十萬元？」那人囁嚅地說。

「你沒有資格嫌多，」司馬洛說，「假如杜思良嫌貴，他自然會還價的。現在滾回去吧！」

「我——我還有我這伙計——」那人吶吶地說。

「我沒有不准你帶走他，」司馬洛說：「但是記着，當你見到杜思良的時候，把我的話告訴他！」

「好——吧！」那人服從地點着頭。

「茱莉！」司馬洛微笑着，「你到他的車中去拿回我們的畫吧！」

茱莉跑過去，從車子裏把一叠油畫取了出來。另一方面，司馬洛已把那人的槍中的子彈全部褪了出來，向海中一丟。那些槍彈都沉進了水底。

司馬洛把槍一丟，落在那人身邊的沙上。那人這時已經走到他暈倒了的同伴身邊，正在企圖把那同伴搖醒。他連忙把槍拾了，放同身上。

司馬洛接了茱莉遞過來的那叠油畫，點點頭說：「我們走吧，茱莉！」

司馬洛和茱莉向水邊走去，茱莉拿同了帶來的那把射魚槍。他們越過淺水，走了一段路，再游了一段距離，便同到了那艘遊艇。

茱莉首先爬上去，把司馬洛一直拿在水面那叠油畫接過來。當她把油畫在船艙中放好了再出來時，司馬洛已經上來了。他站在那裏，目灼灼地看着她。

茱莉的臉一紅，兩手伸到胸前交加着。「我……」她吶吶着說，「我看我應該換下這一身濕衣服！我猜你這船上一定沒有女裝泳衣的吧？」

「我有一條大毛巾，」司馬洛伸手一指說，「放在那邊的箱子裏。」

茱莉走過去掀開箱子，果然從裏面找出了一條彩色的大毛巾。「再回過頭來！」她說着伸手解開喉嚨間的第一顆衣鈕。

這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情，但是司馬洛却是非做不可的，於是他祇好用工作去轉移注意力。他去把錨拉了起來，又把遊艇開動了，一直都是用背對着茱莉。但是他一直都聽見她把濕衣服從皮膚上剝下來的聲音，而他也無法制止自己去幻想她在把衣服剝去了之後的景象。他是一個正常

的男人，這些都是正常男人的反應。

跟着，她就在他的身邊說：「爲什麼你不報警把他們抓起來呢，司馬洛？」

司馬洛慢慢地轉過來看着她，不由得奇怪她用毛巾代替身上的濕衣服到底是不是一個好主意。

那條大毛巾並不很寬，僅可能遮住她的身體的中段。上面的邊緣使乳房有相當大的部份露出來。假如她是爲了減少誘惑性而把衣服換下來的話，那是不大收效的。而且可以說是收到了相反的效果。因爲這使她的誘惑性更加強烈了。

「司馬洛，你沒有什麼吧？」茱莉因爲她的問題得不到回答就感到奇怪而問他：「你沒什麼吧？」

「哦！」司馬洛恢復過來，連忙陪笑着說，「爲什麼不把他們抓上警局？茱莉，難道你剛剛沒有聽到我開價二十萬嗎？假如這件事到了警察的手中，你以爲我還有賺到二十萬元的機會嗎？」

茱莉皺着眉頭，莫明其妙地看着他：「你認爲這個——這個是什麼人？」

「杜思良。」司馬洛提醒她。

「嗯，這個杜思良，」茱莉說，「你認爲他眞肯出二十萬元買你的畫？這些畫究竟有什麼地方這樣值錢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道，「但這正是我回家之後，第一件要查出來的事情！」

船在沉默中前進着，茱莉一直用兩隻手掩在胸前，扶着那條大毛巾，而司馬洛則一直缺德地希望她一時忘形而把手拿開——那麼手巾可能就會掉下來了。

但是，茱莉却始終都沒有這樣做。後來，她終於又開口說：「假如這個杜什麼眞的出二十萬元，那麼你就會把畫賣給他了。」

「當然了！」司馬洛說，「你以爲我的畫有很多機會賣到二十萬嗎？」

「司馬洛，」茱莉說，「你不介意我問你一個問題吧？」

「問吧！」司馬洛說：「到目前爲止，我還未曾拒絕過回答你的任何問題，對不對？」

「司馬洛！」茱莉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呢？看你出手，這麼會打架，又會用槍——」

「你不是害怕我吧？」司馬洛側頭瞥了她一眼。

「不是，」茱莉搖搖頭，「正好相反。我是崇拜英雄人物的，」她正視着司馬洛，那雙大眼睛裏好像放射出一種神秘的電流，使他感到一陣銷魂！

「也許我應該問你一個同樣的問題，」司馬洛說，「我認爲你也幹得不差，茱莉。你開船也開得很好，而且你又會帶着一把射魚槍上岸來幫助我。怎樣的一個女孩子會有這樣的本事呢？」

茱莉難爲情地聳聳肩，又不知所措地一揮兩手。這樣一動，她身上那條大毛巾便開始跌落下來了，但是她又及時把它扶住了。司馬洛深深吸入一口氣。

「我祇是平時愛看間諜小說，我覺得我是應該這樣做吧了，老實說，這還是我第一次面對眞正的危險！」她說。

「你的成績已經不錯，」司馬洛欣賞地微笑看着她，「我們這樣下去，應該可以相處得很好的。」

「我們是會有很多機會相處的，」她給他一個嫵媚的微笑，「因爲康伯可能要休息一個星期才能出來。但是，司馬洛還不曾回答我的問題。你究竟是什麼人？」

司馬洛笑了起來說：「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不過，你就當我是一個賊好了。」

茱莉笑起來：「我倒沒有聽過做賊的人也有資格去渡假的。人家不是說，不窮就不去做賊嗎？」

「有些人生來就是做賊的。」司馬洛說：「像我，雖然不窮，還是做一些賊性的事情。」

「那你是專偷什麼的呢，賊先生？」茱莉好奇地看着他。

「沒有專偷什麼，但總之我不是一個小偷。」司馬洛聳聳肩，「我的胃口並不比這個杜思良小。不過我可以保證，當我在偷的時候，我是不會去偷那些使我良心難過的東西的！」

這時候，遊艇已經靠近碼頭了。司馬洛轉過來問茱莉：「爲了這宗二十萬元的生意，恐怕我們到村子裏去晚餐的約會是要取消了。但假如你賞面的話，我的冰箱裏還有不少食物，我可以給你弄一頓很可口的晚餐的！」

「讓我下廚好了，」茱莉說，「等我十分鐘吧。我去換一身衣服就來！」

× × ×

司馬洛那間屋子有一間很大的廳子，可以把他那全部十五幅油畫鋪在地上。半小時之後，司馬洛就怔怔地站在這廳中，對着放滿了一地的油畫發呆。

他這些油畫一共有十五張，都是風景畫，是他在附近各座島嶼間寫生的作品，每一張不過花了他一兩天時間。

他並不是一個藝術家，他自己亦知道自己並不是超脫的藝術之材，他不過是隨便畫吧了。但的技巧也許不是一流，但他也有一個長處，就是很忠實。畫布上畫下來的風景，都是一如他所看見的。

這十五張畫他都已一一檢驗過了。他檢驗過畫布的背面，檢驗過畫框的每一條框隙，也敲過畫框的每一個部份，知道並不是中空的。

那畫布是新買的畫布，他肯定上面並沒有繪畫着什麼藏寶地圖之類，而畫框中也沒有什麼空隙可以藏下貴重的東西。而且，他買同來的畫框會剛好是內裏藏着什麼貴重東西的話，那可眞是有非常非常之巧合了。

這十幾張畫有什麼地方值得杜思良垂涎，他實在不明白。食物的香氣從廚房裏透出來，誘惑着他的腸臟。茱莉說：「有什麼發現嗎？」

司馬洛回頭，看見茱莉已經用托盤捧了一盤食物出來，正放在桌上。她已經換了衣服，還是一條藍布牛仔褲，不過上身是一件很薄的白色襯衣。

他搖搖頭：「即使是我這樣的專家，也還是沒的什麼發現。」

「先來吃東西吧，」茱莉說：「也許吃飽了肚子，你的成績就會好一點了！」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着就

走到桌子那裏坐下，開始狼吞虎嚥起來。

他發覺她的烹飪技術也是相當高明的。

司馬洛笑着說：「現在我也不介意康伯休息得久一些了。康伯祇是管着遊艇吧了，從來沒有進過我的厨房。」

說到這裏，他把注意力轉到她的身上：「究竟你是眞的還是假的？」

「什麼眞的假的？」

「我還不能相信，這樣的地方會出現這樣一個美人，」司馬洛說，「我還是在害怕這是一場夢！我害怕我會忽然夢醒，你就不見了！」

「這是小說對白，而且是很老套的小說對白了，」茱莉微笑，「不過我實在也不是來做工的。你知道嗎，我在城裏一家商行當女秘書，太受氣了，便辭職跑到這裏來。」

「做女秘書也會受氣嗎？」司馬洛問道。

「當你的老板若是用眼睛盯着你的屁股，你就知道受不受氣了。」茱莉回答。

司馬洛把眼光移到她的屁股上：「我認爲你的老板是難怪的，罪過是在上帝，誰叫上帝創造這樣可愛的屁股？」

「但我可恨的不單是屁股呀！」茱莉的眼睛大大地睜着，噘着咀唇。

「也許你的老板知道自己是配不上你的其他部份吧。」司馬洛說。

她手上的筷子一揮，做了一個不屑的姿勢道：「你們男人都不是好東西！」跟着她的表情又嚴肅下來了，「不過坦白說，我也想不到會在這裏找到一個像你這樣的男人，我也有點懷疑……你是不是眞的。」

她的視綫由司馬洛的頭部移到司馬洛的脚，又由脚移上頭。司馬洛也知道她看見的是什麼。她看見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強壯，英俊，有風度而且也很有男子氣概。

「但我和你都是眞的，」司馬洛說，「因此我們應該慶祝一下我們的友誼的開始，對不對？而，假如沒有酒，那是不能算慶祝的，對不對？」他站起來，走過去打開酒櫃，從裏面取出了一瓶白蘭地，而且也順手熄了燈，祇有一邊牆壁上還是亮着燈的，而那壁燈的燈泡，火數又是很低的，所以廳中的燈光，是變得暗淡而柔和了。

她的眼睛在暗光之中閃爍着。她說：「我得先提醒你，司馬洛，假如你想灌醉我，那是沒有用的。我的酒量不是一瓶白蘭地裝得滿。」

「我也一樣，」司馬洛說，「但屋中就祇有這一瓶酒，所以我們都不必担心了！」他說着又取出兩隻酒杯。

當她斟了兩杯時，司馬洛已經放出音樂。這屋子的設備並不十分豪華，並沒有一座唱機，音樂祇是來自一隻原子粒收音機吧了，但這反而更配合這個地方，以及他們的隨便的衣着，他們碰碰杯，呷了一口，眼光互觸。

司馬洛柔聲說：「我們跳舞吧，但是小心別踏破我那些可能值二十萬元的藝術作品！」

很自然地　她就投進了他的懷中。他們温柔地，慢慢地起舞。司馬洛技巧地把茱莉引導到客廳中最黑暗，而且是接近沙發的那一部份。然後舞步就慢下來了。他的手在她的背後輕輕地向上移，探進了她的頭髮下面，摩挲着她的髮尾。他知道這是一般女人一個相當敏感的催情地區，碰觸着這裏又是斯文而合法的。他的手指在她的髮尾附近遊移着，最後又移到了她的耳根之下，繼續輕觸。

她的身子在他的身上貼得更緊，他注意到她的眼睛已經閉上了。他的咀唇開始輕吻她的額了。她沒有反應。也沒有反對。不過不反對，這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反應了。

他離開她一點，把酒杯舉到唇邊，柔聲地說：「我看我們還是把這個喝乾吧，若是拿着，那太不方便了！」

茱莉點點頭，兩個人的手交叉着，手肘扣手肘，各自把杯子拿到唇邊，飲盡了杯中的茶色液體，然後司馬洛接過了她的杯子，和自己的一隻一起，輕輕地在几上放下來。他們又繼續跳舞，在那柔和的暗光之中，他的臉貼着她的臉，覺得她的臉熱得多了。

也許她的酒量眞的很好，一瓶酒也灌她不醉，但是酒精在她的體內是多多少少總會有一點作用的。她的手像兩條蛇一樣纏着他的腰。司馬洛對兩件事情最有經驗，就是危險和女人。現在他的經驗告訴他，這個女人是可以進攻的。這個女人簡直是在渴望他的進攻！

他的咀唇由她的額向下移，一直都是輕輕地吻着她，最後移到了她的咀唇，舌尖伸出來，輕輕把她的兩瓣咀唇挑開，觸到她的牙齒，覺得她的咀唇已經灼熱。忽然，斯文和緩慢的階段告終了。

他的舌頭像一股強大而飢餓的吸力吸了進去，她的兩臂把他緊箍，兩手隔着襯衣摩挲他的背。她像變成一隻飢餓的八爪魚似的了。

不知如何，他們已經倒在那張長長的沙發上。司馬洛的咀唇一面應付着她的需索，兩手就一面在活動着。現在他的手已經不需要在那斯文的催情區流連了，由於他們現在已經超越了斯文的程度。

「不，」她夢囈般地說，「不要……」一動之下，乳罩的扣子就緊得多了。

他的手指暫時停止了動作，他把咀唇離開了她的咀唇，移到耳後，舌尖忽地舐過她的耳根，向耳朵裏探一探，又回到頸子上。她的身子銷魂地一震，忽然完全放鬆了，就趁着這一放鬆，司馬洛的手指技巧而熟練地一動，扣子便解開了。

「不！不要！」她焦急地搖着頭道，「不要這樣對我，司馬洛，不要——」

但他並沒有聽從她的命令。女人是一種很奇怪的動物，有時，她叫你不要做一件事，就並不是眞的不要你做這件事。譬如現在，司馬洛若然眞的聽她的話而罷手，她是一定會生氣的。因此他祇是把攻勢集中在左手上。

漸漸，她抵擋不住了，於是另一隻手也移過來，執住他的手腕，要把他這隻手拉開。

「不要！」她哀求着，眼睛仍然是閉着，長長的睫毛低垂着。「不要這樣對我！」但是，假如她是眞的不要他這樣對她

，她的眼睛是會張開來的。所以，司馬洛對她的要求仍是置若罔聞。

司馬洛用咀唇封住了她的咀唇，於是她便不再抗議了。她的身子放鬆下來，癱軟地躺在沙發上，眼睛一直緊閉着。

正當司馬洛的手在她的身上大肆活動，把她弄得欲仙欲死之際，尖銳的電話鈴聲就從餐廳那邊傳了過來。

這眞是大煞風景之事。司馬洛十分氣惱，那雙手不由自主地停下來了，但是他仍不願意去聽電話。於是茱莉推推他說：「電話正在响呢！」

「誰會打電話給我？」司馬洛不感興趣地聳聳肩。但隨即他又睜大了眼睛。對了，他並沒有通知過任何人他在這裏渡假，這裏雖然設有電話，也一直未有响過的，爲什麼現在却會响起來呢？除非是……他推開了茱莉那鱔魚般的手臂，走過去拿起聽筒。

「司馬洛嗎？」那邊一把滑得像上了油的齒輪般的聲音在說，「認得我嗎？是你的老朋友！」

「我認得你的聲音，」司馬洛說，「但你不是我的老朋友，你是杜思良！」

杜思良的吃吃笑聲從那邊傳來，司馬洛可以想像他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樣。「怎麼了？忽然見外起來了？」

「別來假客套了，」司馬洛冷冷地說，「你有話就說清楚好了，我現在正忙得很！」

「關於那宗買賣，」杜思良說，「我的人回來對我講過了，你說要二十萬元是嗎？」

「是的，」司馬洛認眞地說，「少一文錢都不行，而且價錢還在一分鐘一分鐘上漲！」

「原則上是沒有問題的，」杜思良說，「但是你肯收支票嗎？我不想帶這許多現金來！」

「你說什麼？」司馬洛訝異地叫道，「你的意思是你要買那些畫，而二十萬元你也不嫌貴？」

「是的，」杜思良說，「你知道，我向來是欣賞眞正的藝術的！」

司馬洛咬着下唇，一時不知所措。杜思良這個人肯出二十萬元買而不講價的東西，眞正的價值應該是十倍以上的了！但，這區區一批油畫，究竟有什麼值錢的地方呢？他終於說道：「杜思良，我們最好先澄清一點，那就是，我這些油畫的畫布，畫架都是新買的，而且都是新的東西，裏面不可能會有什麼藏寶地圖之類。你出二十萬元買到的，不過是這個吧了。」

「祇要那上面是你畫的畫就行了，」杜思良說，「祇要是你的手筆，我馬上就來交易，好嗎？」

「我看你不是在開玩笑的。」司馬洛躊躇着。

「我這一生從來沒有開過玩笑，」杜思良冷笑道，「你等我吧，大約一個鐘頭之後我就會到。我會帶支票來的。」而在司馬洛有機會回答之前，杜思良已經收了綫。

司馬洛祇好也放下聽筒，轉過身來，覺茱莉已經穿回了衣服。這使他有點失望，不過，另一方面也使他鬆了一口氣。

假如茱莉一定不肯，那繼續下去的話，不祇會使場面更加尷尬了。

「有什麼好消息嗎？」茱莉問道。

「你不會相信的，」司馬洛說：「我自己也不相信！剛剛打電話來的人就是杜思良。他願意出二十萬元買我這些畫，而且並沒有還價！」

「恭喜！」茱莉忽然仰頭笑起來，「假如尊尼知道這件事，他要跳起來了！」

「尊尼？」司馬洛皺眉看着她，「誰是尊尼。」

「你不會認識的，」茱莉吃吃笑，「尊尼是我的表哥，他是一位畫家。我不懂得藝術，但我也知道他畫得比你好。但尊尼却是餓死的，沒有人要買他的畫！假如他知道這樣的畫也可以賣二十萬元，他不從墳墓裏跳起來才怪！」

「願他安息！」司馬洛說着，又走到他那批油畫的面前，呆呆看着。究竟這些畫有什麼地方值二十萬元呢？精明如他，也實在看不出來了。而一個鐘頭之後，杜思良就要來了。杜思良給他二十萬元支票，他就將畫移交，於是這個謎便永遠無法打破了！

杜思良當然不會告訴他這些畫值錢在什麼地方的。事前不會，事後也不會。

「你慢慢研究吧，」茱莉說，「我看我也得回家睡覺去了。還有什麼要我替你做的事情嗎，司馬洛先生？」她現在又恢復了大人的口氣。

「我祇是想你告訴我這些畫爲什麼值二十萬元，」司馬洛苦笑，「但這一點我相信你是做不到的！」

「就當你的藝術修養是已經達到最高峯好了，」茱莉說，「這樣，你就既有二十萬元，又有面子。」

但是司馬洛是不能就此滿足的。他開始動手把那些畫一幅一幅地再次檢驗一遍，這一次連釘住畫布的那些小釘子也撬下來，再釘上。他還有一個鐘頭的時間，他希望能在這一個鐘頭之內把秘密探出來。

茱莉收拾好了晚餐的碗碟，再出來，說：「晚安，你明天什麼時候要船呢？」

「中午吧。」司馬洛心不在焉地隨口應着。

茱莉出去，把門關上了，屋中便祇剩下了司馬洛一個人。

他把那一小時的時間花在那些畫的上面。他把那些畫每一幅都拆開來，詳細檢驗過了，但是完全沒有成績。最後他咒罵一聲，廢然站起來。「好吧，」他負氣地呻吟着，「杜思良要買，就賣給他好了，反正我留着也沒有用！」

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山野，點上了一根香烟，深深地吸着。他注意到天上電光閃閃。原來月光已經給烏雲遮蓋了。似乎，一場暴風雨快就要來臨。這眞是天有不測之風雲。

他似乎是沒有希望查出這個秘密了，因爲時間已到。杜思良這個人是很準時的，他約好了的約會，遲早不會超過一分鐘就來到。

司馬洛看看錶，再抬起頭，就看見了那雙車頭燈。那雙車頭燈正在沿路駛來。無疑地，這車上的人就是杜思良了。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百劍堡主趙池來到金龍堡見慧圓也在堡內，便向他詢問師素貞的行踪，慧圓說不知她的去向，他相信她所說，便擬撤離金龍堡回去，被仇元凱攔住要決個勝負，正在劍拔弩張時，百劍堡那邊來了一名劍士，向趙池報訊說趙北星在懸空寺附近遇害，他懷疑是王烈下毒手，慧圓又向他解釋，王烈和自己的女兒百里映紅仍被囚在金龍堡，趙池只好急忙趕回去另查兇手，這邊金龍堡也大模大樣的來了一名白衣蒙面人將王烈百里映紅救走，留下兩瓶靈藥，二人吃了功力倍增，最後仍能逃離金龍堡。

夜宿龍王廟　熟讀神劍譜

王烈感到苦惱極了，眞想來個一切袖手不管，返回太原做自己的「太原捕頭」算了。但左思右想，他還是決定趕去鬼風港，理由是：「自己是男子漢，豈能眼睜睜看着百里映紅去獨闖龍潭虎穴！」

於是，他結帳離開了客棧，向洞庭湖趕去。

一路快步疾行，晌午時分，途經一處野外，看見路旁有一家野店，才感到需要吃些東西，當即進入正在吃麵的時候，忽見一個老婦人走入店中，在自己座頭旁邊坐下，說道：「老板，也給我來一碗麵。」

這老婦人說老也不太老，看模樣還不滿六十歲，只是蓬髮垢臉，衣着襤褸，像個乞婆。不過，她的聲音很清脆，好像出自於一個年輕姑娘之口！

王烈起初並不在意，及至聽到她叫麵的聲音，始覺有異，不覺抬目對她打量起來。

老婦人對他報以微笑，說道：「請恕老身失禮，分你半張桌子。」

王烈一眼就看出她不是老婦人，而是經過喬裝的姑娘，當下暗暗戒備，對她點頭一笑道：「不妨，姑娘請便。」

老婦人聽他稱呼自己爲姑娘，神情略現緊張，擡頭四望一眼，見店中沒有客人，只有那個老態龍鍾的老板在爐前下麵，這才回對王烈一笑道：「王捕頭招子好亮，一眼就把我看透了。」

王烈已知她是衝着自己來的，只是一時看不出她是誰，當下故作若無其事狀，繼續低頭吃麵，邊吃邊問道：「那位百里姑娘呢？」

老婦人含笑道：「看來我的易容術還不算拙劣，你並沒有看出我是誰……」

王烈再學目端詳，視綫掃過她微微隆起的腹部時，頓時恍然大悟，吃驚地道：「是妳？」

老婦人道：「今早你離開客棧時，我正好經過該處，便暗中尾隨過來。」

她俛首一禮，繼道：「先感謝救命之恩，要是這輩子沒有報答的機會，來世願爲牛馬報答。」

王烈微哂道：「這些話可以不必說了，我很慚愧有負所託……」

原來，這老婦人非別，竟是師素貞喬裝的，她雖然穿着特別寬大的衣裙，仍不能完全掩遮那隆起的腹部，她已經有六個月身孕了。

她也輕輕嘆了口氣道：「手捕頭快不要這樣說，爲了我這個下賤的女人，你所付出的一切，已使我感激不盡了。」語至此，不禁滾下兩行珠淚。

王烈低聲道：「妳還好吧？」

師素貞低首泫然道：「只要不叫我在分娩之前被殺，任何苦難我都能够忍受。」

王烈道：「這一次很僥倖，仇元凱逮到妳後，據說立刻派人去歸來山莊見令尊，他的意思是要向令尊知會一下，然後便處死妳，幸好派出去的人尚未回來，也幸好我們聽到了妳被捕的消息，才能趕來救妳。」

師素貞問道：「那位百里姑娘呢？」

王烈道：「她昨夜不告而別，又趕去鬼風港了，我正要趕去支援她……」

師素貞道：「所謂『棋王棋后』，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

王烈道：「據來自西域的一位札薩克說，他們是喇嘛教的叛徒，可能早年曾是喇嘛教的門下，後來因故逃回中原，但詳細情形我不知道，知道他們的底細者只有四個人，一是令尊師抱眞，二是百劍堡主趙池，三是金龍堡主仇元凱，四是百里映紅的母親慧圓女修士，可惜這四人對有關『棋王棋后』的一切均守口如瓶。」

他喀然一嘆，又道：「我原想妳可能知道一些，但看樣子妳也是毫無所知了。」

師素貞道：「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兩個人的名號，我爹從未在我面前提過這兩個人。」

王烈道：「我再告訴妳一件奇怪的事，百劍堡主自聽我提起『棋王棋后』這兩個人後，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他們父子已相信妳不是殺害趙南星的兇手，而且不但不再追究兇手是誰，還暗中阻擾我去追查呢。」

師素貞愕然道：「這是爲何？」

王烈道：「我不知道，不過由此可以推斷趙南星之死說不定與『棋王棋后』有關。」

師素貞目光一注道：「你是說『棋王』或『棋后』是殺害趙南星的兇手？」

王烈道：「我不敢這樣說，但我敢斷定一定有某種程度的關連。」

師素貞低頭沉思了一會，道：「由於趙北星的遇害情形與趙南星相同，已可證明趙南星是死於某一人物有計劃的謀殺，同時也可證明禍源是來自上一代，也就是說——」

王烈尚不知趙北星也被人殺害之事，聞言大爲錯愕道：「慢着，妳說趙北星遇害的情形與趙南星相同，這到底是甚麼意思？」

師素貞一怔，說道：「你還不知道這件事？」

王烈道：「是的，我沒聽過趙北星遇害的消息，此事當眞？」

師素貞道：「我也是聽人傳說的，據說趙北星上個月被人發現死在懸空寺附近那棵大樹上，死亡情形與趙南星完全相同，也是被剖腹挖心吊在樹上。」

王烈大驚道：「我的天，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師素貞說道：「我不知道，只知道這是有計劃的謀殺，而兇手的目的可能是志在報仇洩恨，要斷絕趙池的子嗣，使他絕後。」

王烈懍然心驚道：「眞可怕，兇手的手段也未免太殘酷了吧？」

師素貞道：「佛家講因果，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看此事必與趙池有關，可能他曾經幹了甚麼傷天害理的事，以致有今天這種結果，不過這件事與我無關，我不想去了解，現在我唯一要了結的就是我殺死仇香這件事，我的心意並未改變，等我分娩之後，我仍願去金龍堡領死。」

王烈道：「昨天趙池曾率衆去金龍堡，要求仇元凱不要將妳處死，這件事妳知道麼？」

師素貞驚哦一聲道：「我倒不知此事，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甚麼？」

王烈正要解釋，那野店老板已端着一碗麵過來，放在師素貞面前，王烈等他走開後，便道：「他要妳腹中之子。」

師素貞呆了呆道：「甚麼意思？」

王烈說道：「他說那是他兒子趙南星的骨肉，他要保留其子的骨肉，以延續香火。」

師素貞低頭想了一會，忽然苦笑一聲道：「這樣也好，我正愁產後無法安排嬰兒的出路，既然趙堡主願意撫養，我倒可放心了。」

王烈道：「妳吃麵吧。」

師素貞擧箸默默的吃起來。

王烈也將剩下的幾口麵吃下，等她吃得差不多的時候，才又開口道：「師姑娘，妳當初要求我追查殺害趙南星的兇手，最大的目的是要洗脫嫌疑，如今趙家父子已知妳非兇手，所以……」

師素貞接口道：「是的，雖說我非常希望你能逮到那兇手，但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此事已非你能力所及，所以你可以歇手了。」

王烈道：「我不是想歇手，只是覺得此事極爲複雜棘手，不是三兩天能夠辦成之事。」

師素貞道：「如果你還有興趣，可以慢慢的追查，不過眼前要緊的還是百里姑娘的安危，你應該先趕去洞庭湖爲是。」

王烈問道：「妳呢？」

師素貞道：「我等分娩之後，便將嬰兒送去百劍堡交給趙堡主，然後就去金龍堡償命。」

王烈嘆息道：「仇香那小子也有取死之罪，我覺得妳大可不必如此。」

師素貞道：「不，我一定得償命，過去這半年來，我的行爲已使我父母蒙羞，如今唯有一死才能挽回我父母的聲譽。」

說到這裏，她的一碗麵也已吃完，她取出幾個錢放在桌上，隨即起身道：「我要走了，容我再向你道謝一聲，你爲我所付出的一切，我將銘感五中，今生不能報答，來世當爲牛馬。」

王烈跟着站起，很慚愧地道：「請勿再這樣說，未能完成託付，在下至感汗顏，不過我仍將繼續追查，直到擒獲兇手爲止。」

師素貞苦笑道：「那對我已毫無意義了。」

王烈道：「對妳也許沒有意義，對武林公義却有意義。」

師素貞不解道：「對武林公義有意義麼？」

王烈點頭道：「不錯，不論趙池幹了甚麼傷天害理的事，該死的是他而不是他的兒子，兇手如此行爲太無人性了，我不抓到他決不罷休！」

師素貞擧步走出野店。

王烈隨後跟出，道：「如果我有須要和妳見面，去何處找妳？」

師素貞道：「一樣，仍去五台山靈應寺的後山插上一面白旗，然後去顯通寺等候，我會儘快趕去和你相見。」

語畢，轉身向王烈一福，隨即快步而去。

王烈目送她遠去不見，心中很是惻然，暗忖道：「可憐的姑娘，只爲了愛上一個青年，結果竟落得如此悲慘，我一定得盡力幫她的忙，使她活下去！」

他返身把麵錢付給野店老板，便繼續往洞庭湖趕去，他沒有忘記在地藏王廟等候的司徒皓和康從義等人，但覺自己若去地藏王廟與他們會合，他們一定也要跟着自己去鬼風港，覺得沒有再讓他們涉險的必要，故決定單獨前往……

這天薄暮時分，他來到了湘陰，距洞庭湖業已不遠，他料定此時去湖邊租船一定不成，故決定在城中過一夜，明早再雇船入湖。

此外，他想在城中住宿一夜的另一個原因是想買一把劍。

他的七星寶刀遺留在金龍堡，覺得赤手空拳前往鬼風港實在沒有把握，必得買一件兵器帶在身邊才能辦事。

而，他想買劍而不想買刀的理由是：他決定聽從「棋王」的建議，從此棄刀改練劍術，研練「棋王」贈送的「密宗精神劍」。

經過多方打聽，終於在城中的一條小巷子裏找到一家打造兵器的鐵舖，他向鐵舖主人道明來意，鐵舖主人索價一百兩銀子，他將身上的銀兩盡數掏出，却只有五十幾兩銀子，鐵舖主人見他錢不够，便要收起長劍——

「慢着。」

王烈按住他的手，說道：「我先付你五十兩，不足之數，改天再給。」

鐵舖主人笑道：「好是好，可惜我不認識你。」

王烈道：「我是太原捕頭王烈。」

鐵舖主人一聽他是捕頭，大吃一驚道：「甚麼？你……你是官府中人？」

王烈笑道：「別怕，你老兄私自打造兵器雖是非法的行爲，但我是太原捕頭，管不了你，所以你只要賣給我一把劍就一切沒事了。」

鐵舖主人驚疑道：「我……我怎知你是太原的捕頭？」

王烈說道：「這很簡單，本城的林捕頭是我舊識，我這就去請他來證明我的身份。」

說罷，掉頭便要出去。

鐵舖主人慌了，忙道：「不，不必去請林捕頭來，我相信你就是了。」

他趕緊捧起那把長劍交到王烈手上，面上掛滿阿諛笑容道：「尊駕既是林捕頭的朋友，這把長劍就以五十兩銀子賣給尊駕算了，只希望尊駕在林捕頭面前多爲小老兒美言幾句，他……他三天兩頭就……嘻嘻，總之諸多美言幾句，小老兒就感激不盡啦！」

王烈微微一笑，說道：「你打造的劍相當不錯，過幾天我一定再付你五十兩銀子。」

說完這話，即取劍而去。

來到街上，華燈已上，他原想去客棧投宿，念及身上已剩下幾兩銀子，便改變了主意，在街上買了一包食物，隨即出城而來。

一路走到洞庭湖邊，又沿湖邊走了一程，找到一座古廟，乃入廟歇下來。

這是一座龍王廟，供案上的香爐有一炷香在燃燒，足見此廟有人看管，但他裏裏外外尋了一遍，却不見廟祝，心想可能廟祝不住在廟中，他於是在廟殿一角坐下，吃光買來的一包食物，一時尚無睡意，便取出懷中的劍譜閱讀起來。

這部「密宗精神劍」自從「棋王」手中接過之後，他一直放在身上，中間曾數度取出觀閱，起初看不懂上面的篆字，後經百里映紅指導，已能看懂七成，而且已看出其中的味道來了。

他已知道這是一門至高無上的劍法，若能練成，必可無敵於天下，因此很慶幸未遺失於金龍堡——那天他被擒入金龍堡時，堡中劍士只繳去他的七星寶刀，並未搜他的身，此因金龍堡的人並非盜賊，自無搜他身子之理。

藉着投入殿上的月光，他捧着劍譜全神閱讀，一個字一個字細加咀嚼，然後閉目默思其中奧妙，倒也領悟了不少，使他感到遺憾的是：這門劍法的威力全在於精神力的運用，在未修煉成「精神力」之前，即使熟悉所有的招式也只能發揮出十之一二的威力而已。

他研究了個把時辰，感覺好像吃了很多東西無法消化，於是收起劍譜，就地盤膝打坐起來。

打坐也是一門高深的功夫，他從小便在其祖父「快刀翁」的指導下學會了打坐，故一經瞑目趺坐，很快便能摒去雜念，進入心境明澈的境界。

但現在，他的打坐姿式與家傳的有些不同，他試着按照劍譜上所記載的打坐方式來進行，雙手結印於胸，遵循密宗心法進行調息。

這種密宗心法異於一般佛教的是：一般佛教須有慧根和因緣才能得道成佛，而密宗心法則倡「即身成佛」，也即是平凡的人只要修行即可成佛。

不過，它的「修行」却極爲不易，因爲密宗心法與武功有密切關係，它的「佛」是一種有感覺、有血有肉的「活佛」，它的五大超能力——無我力、精神力、遠知力、心眼力、神通力——是法力也是武功，因此修煉起來極之困難，非得有超人的智慧和耐力不可。

在這方面，王烈的條件倒是不差，所差的是他覺得「遠水救不了近火」，因爲百里映紅很可能已進入鬼風港，自己豈能在一夕之間練成「密宗精神劍」而即時派上用場？

所以，此刻他試着進行密宗心法，只不過是基於好奇試着玩玩罷了。

就在他試着以密宗心法進行打坐之際，忽有兩個番僧毫無聲響的走入龍王廟！

這兩個番僧身材一胖一瘦，衣着與札薩克大同小異，只是年紀比札薩克大得多，看上去都已是六十歲以上的老喇嘛。

他們走進廟殿時，脚下沒有帶出一點聲音，就好像雙脚沒有踩着地面似的，其輕功之高強，實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也因此，王烈根本未發覺有人進入廟殿，仍是雙手結印瞑目端坐。

兩個老喇嘛一見到他，又見他以密宗心法的姿式在打坐，不禁面色微變，以驚訝的眼色互望了一眼，隨即走到他跟前。

這時候，如果王烈已練成「心眼力」，便能感覺有人欺近，可惜他尚未入門，故茫然無覺。

兩個老喇嘛站在他面前，靜靜的對他打量一陣，然後便開始「交談」起來。

所謂「交談」，其實只見他們的嘴唇微微嗡動，根本聽不見一點聲音，分明是

下期預告 （巨型小說）

（雙鷹神捕故事）

翡翠雙姝

西門丁・著

溫鳳儀是銀龍門的掌門，他有一對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兒，貌比天仙。一次他去赴宴，一路遇險，又一路逢凶化吉。及後回家，先是他徒弟被殺，繼而女兒在靈堂中失踪。涉及本案的，除有公孫派的人，也有江湖上的無行浪子，更有銀龍門的弟子，撲朔迷離。沈鷹及管一見久查却抓不到綫索，但結果在峯廻路轉之下，案情突然大白……

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在交談！

他們「交談」了幾句後，其中那個身材胖大的老喇嘛忽然伸出一掌，按上了王烈頭上百會穴。

王烈一驚而醒，但只睜眼而視，因爲就在老喇嘛的手掌按上他的百會穴後，他感覺有一股雄渾無比的力量傳遍自己全身，一瞬間就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四肢百穴，使他全身立刻僵化，動彈不得！

胖大的老喇嘛掛着莫測高深的笑容，以平和聲調說道：「小施主尊姓大名？」

王烈心中震驚已極，但他心思敏捷，立刻知道該怎麼應對，當下力持鎮靜，答道：「王烈，帝王之王，烈火之烈。」

胖大的老喇嘛問道：「令師何人？」

王烈道：「未有師父，武功衆傳，小可的祖父是『快刀翁』。」

胖大的老喇嘛似感意外道：「噢……你是『快刀翁』的孫兒？」

王烈道：「是的。」

胖大的老喇嘛道：「你這密宗心法是令祖『快刀翁』傳授的麼？」

王烈道：「不是。」

胖大的老喇嘛道：「是誰傳授的。」

王烈心知若據實回答，性命一定不保，乃扯謊道：「是一位老喇嘛傳授的。」

「他的法號叫甚麼？」

「不知道。」

「不知道？」

「是的，小可與那位老喇嘛只相處一日，他沒有留下法號就走了。」

「他爲何傳授你密宗心法？」

「因爲小可救了他一命，他感恩圖報，便傳我這門內功心法。」

「哦？小施主在甚麼情況下救了他一命？」

「大前天，小可雇船遊湖，忽見一位老喇嘛在湖面上飛奔，小可看出那是武林中極爲少見的『登萍涉水』神技，忍不住便叫船家開船追上去……」

「追上了？」

「是的。」

「你胡說，一般船隻豈能追上施展『登萍涉水』的武林高手？」

「本來追不上，但那位老喇嘛受了傷，流血不止，他飛行數十丈後便告不支，小可在他即將滅頂之際將他拖上船，救了他一命。」

「他傷勢怎樣？」

「腰上有一道傷口，似是被刀劍所傷，其實那不是致命之傷，但因他沒有敷藥止血，又施展輕功在湖面上飛行，以致血流過多體力不繼。」

「你怎麼救他？」

「小可立刻替他止血，然後將他送上岸，他歇息了半天便要離去，臨行之前便傳授小可這門心法，說練成之後受益無窮，小可試了幾次……唉！總覺無法進入第一階段的『無我力』，這門內功心法太高深太難了。」

胖大的老喇嘛聽他說得很眞實的樣子，面上的疑色便漸漸消褪，又問道：「他多大年紀，模樣如何？」

王烈道：「年紀比二位小一二歲，身材中等，有一對大眼睛和滿嘴的鬍子。」

（未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元　　次

主管：　　經辦員：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經辦局郵戳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手續費　　元　　次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新派俠義奇情小說

賊藏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寬拷問沈春山藏寶的地方，沈春山供出藏寶圖紋在「蜘蛛劇盜」的妻子江月娥的背上，趙寬帶住劉全馬飛趕去江家，將江月娥背上的人皮割下來，按圖索驥的尋找藏寶的地方……方聰和楊威找到趙寬的密室，見到垂死的沈春山，追問之下，知道趙寬剛才同他們打鬥匆匆離去，是去找尋蜘蛛藏寶圖，再想追問時，沈春山傷重斃命，方聰楊威只好離去，但被密室機關擋着，幾經困難才衝出密室，再找回那條獺皮狗引路，希望找到趙寬的去向，事前楊威也將狗類的「魅味」放在歹徒的身上，現在趙寬等人已找到藏寶的入口處了……

尋獲珠寶　殲滅惡賊

「小馬這句話對極了，那麼多金銀珠寶到手，我們這兒住住，那兒跑跑，大可以盡情歡樂，享受人生。」趙寬笑語聲一頓，沉聲道：「這當然必須珠寶到手才成，否則什麼都是廢話。」

馬飛道：「大哥是担心珠寶已不在這下面？」

趙寬道：「在未看到之前，誰能够放心？」

馬飛道：「我看不會吧，這個密室如此隱秘，就是那些柱子左轉右轉的，沒有藏寶圖，誰能够將這暗門打開來。」

「這也是。」趙寬接把手。「小劉，你拿火把在前面引路。」

劉全本來搶着要下去，這時候好像清醒了一些，考慮到安全問題，忙問道：「大哥，這下面是否有什麼殺人的機關？」

趙寬道：「地圖上沒有，應該是沒有的。」

劉全道：「我看蜘蛛佈置這入口已經這樣複雜，就是在下面弄上幾道殺人的機關也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趙寬道：「就是入口弄得這樣複雜才沒有理由再設置其他的機關，要知道蜘蛛將珠寶留給江月娥，弄得太複雜萬一她記不穩，或者一個不小心傷着了怎麼好？」

劉全道：「是眞的這樣？」

趙寬冷笑道：「你跟了我這麼多年，我趙寬一直怎樣待你？」

劉全慌忙道：「大哥千萬不要誤會，莫說這只是一個密室，就是刀山劍池，只要大哥一聲吩咐，小弟一樣闖進去。」

馬飛插口道：「嚕囌什麼，我們還有很多事等着要幹的。」

趙寬道：「不錯，楊威跟那個方聰一身本領，我們那個密室只怕困不了他們多久，珠寶就是在下面，搬取也須要費時，快！」

劉全沒有再猶豫，火把往前伸，照亮了暗門下的石階，拾級往下走，趙寬在劉全走了三步後才舉步跨進去，馬飛自是亦步亦趨，惟恐走慢了便得不到好處的。

石階兩旁的石壁上每隔丈許便嵌着一盞石燈，座上還有少許燈油，劉全隨手將之燃亮。

那條石階有三丈長短，下面是一座相當寬敞的石室，四壁亦有不少石燈，劉全一一將之燃起來，整座石室立時亮得有如白晝般。

燈光下他們看得很清楚，石室中放着八個檀木箱子，分兩排緊連在一起，那之上放着一張綉榻，在榻上蓋着一張錦被，當中隆起來，其間彷彿躺着一個人。

錦被已褪色，那之上積着薄薄的一層灰塵，看來已很久沒有移動過。

劉全顧着燃亮那些石燈，並沒有留意石室中的情形，到他停下手，目光轉過來，趙寬馬飛已一左一右立在那張綉榻旁邊，蓄勢以待。

他走了過來，一面道：「怎樣了。」

趙寬沒有回答，揮手對馬飛道：「拿開被子。」

馬飛猶豫了一下，將人皮地圖往旁邊的几子一放，雙手抓着被角猛一牽，將那張錦被一旁擲了開去。

灰塵飛揚一陣，令人爲之骨痹的聲音同時响起來，三人目光及處，齊皆一呆。

錦被下赫然蓋着一副人骨，燈光下白森森的，看着令人不禁爲之心寒。

那副人骨看來很齊全，却是不怎樣完整，不少部份已碎裂，兩隻脚俱在齊膝處一斷爲二，胸前肋骨斷幾根，脊椎骨亦有幾節碎斷，方才那令人骨痹的聲音也就是由這些碎骨傳出來。

劉全隨即叫起來。「奇怪，怎會有一具屍體在這裏？」

馬飛却接道：「有什麼奇怪的，我在這裏不就是了。」

劉全道：「別人送進來難道不成。」

「當然成，我們可是用不着理會這個問題。」馬飛一頓接又道：「死的是什麼人我們也一樣不用理會……」

趙寬那邊突然喃喃自語地道：「這相信就是韓千。」

「韓千？」馬飛叫出來。「也就是蜘蛛？」

趙寬道：「當年我們抓住他，我曾經用重手擊斷了他的雙脚，高猛碎了他的幾根肋骨，江龍擊的是他的後背，用的力也實在不輕。」

馬飛奇怪道：「看他傷成這樣子，如何逃得了，又怎能跑回這裏來？」

趙寬沉吟道：「當時我們用的力到底有多大，能够造成怎樣的傷害，還不能够肯定，現在看來他的確不可能再跑到那兒去，沈春山的話倒是很對，只有江龍才能够將他弄走。」

馬飛道：「沈春山說是江龍授意江月娥將他救走的。」

鴻覓冷笑道：「江月娥有多大能耐，沒有　的許可幫助，如何能够不驚動我們將人救走？」

馬飛道：「江月娥結果却是眞的將蜘蛛放走了，否則蜘蛛我看怎也不能够這樣舒服臥在這些箱子上。」

劉全急不及待的道：「快些打開這些箱子看看。」

馬飛看看趙寬，一見趙寬點頭，立即將那張綉榻推擲了出去，蜘蛛韓千的骸骨在綉榻中散落地上，也不知生前做了什麼孽，死後也不得安息，受到這般待遇。

那些箱子都沒有鎖上，馬飛隨便就將身前的一個箱子打開來，箱子內赫然放着滿滿的金元寶，燈光下金光耀目。

馬飛劉全各自揉了揉眼睛，再看看，才將一個金元寶拿起來，上手他們便知道那是眞的金元寶，不約而同，一齊歡呼。

趙寬却無動於中，也沒有伸手去拿，等他們歡呼完了才問：「這些金元寶沒有問題？」

劉全應道：「不會有的，黃金的氣味我一嗅便能够嗅出來。」

馬飛接道：「就是這箱金元寶已經够我們享受的了。」

劉全又道：「我活到現在，還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金元寶。」

「大驚小怪。」趙寬搖搖頭。「黃金有價，珠寶却是無價的。」

馬飛立即點頭道：「對，這麼一箱的珠寶，也不知值上多少箱的黃金。」

趙寬擺手道：「打開第二個箱子。」

「我來。」劉全將手中金元寶往懷中一塞，急急打開第二個箱子，那之內也是金元寶。

馬飛不用吩咐，打開了第三個箱子，那是一箱白花花的銀子。

「是銀子？」連劉全也搖頭了，他隨即打開了身旁另一個箱子。

那也是銀子，接着打開的兩箱也是，趙寬兩條眉毛不由一上一下的跳動起來，每當心情緊張的時候他就會這樣。

馬飛劉全相顧了一眼，才一齊打開最後兩個箱子，然後，一齊又歡呼起來，趙寬的兩條眉毛同時停止了跳動，隨着雙眼亦睜大，一下子揚得高高的。

那兩個箱子內滿滿的放着種種不同的珠寶玉石，珠光寶氣，不太耀目，却令人爲之目迷，這一次，趙寬終於忍不住三步搶前，探手從箱中拿起了一件寶物來。

那是一隻以翡翠彫出來的樓船，內外一共有二十四個美女，栩栩如生，好像那麼大的翡翠已經罕有，彫工的精妙更就少見。

「就是這些了，」趙寬捧着那隻翡翠船左看右看，愛不惜手的，突然問：「你們知道這隻翡翠船價值多少？」

馬飛劉全一齊問：「多少？」

「當時有人出價黃金萬兩。」

「什麼？」馬飛劉全伸長了脖子。

趙寬接從箱子裏拿起了一條黃金織成，嵌滿了寶石，七彩繽紛的金龍，道：「這條龍叫做七寶三街。」

劉全忙問道：「是不是也值一萬兩黃金？」

趙寬搖頭道：「當時富甲一方的蓋萬山甘願以家藏的七樣寶物外加一條街的地產來換這條龍，就是那七樣寶物的價值已超過二萬兩黃金。」

劉全有些懷疑的道：「這只是一條金綫織的金龍。」

馬飛插口道：「是不是那些金絲很難弄？」

趙寬洋洋得意地道：「你們看仔細，這些金絲條條粗細一樣，整條龍找不到絲

毫駁口，彷彿由一條長長的金絲織出來，據說織的人乃是西域一流高手，前後一共花了三年時間，但最貴重的還是龍身上的七顆寶石。」

趙寬接將那條龍遞前去道：「你對着火光看看這七顆寶石與一般有何不同？」

劉全接過將那條龍擧起來，馬飛亦湊近去，火光輝映下，只見那七顆寶石出現無數網眼，中心散射出白裏透藍的毫光，再經由網眼反射開去，散放出無數道尖針般的光芒，彷彿要刺進眼睛深處。

馬飛劉全揉了揉眼睛，再看，又揉了揉眼睛，劉全叫出來。「老天，這是什麼寶物，教人一看便着迷？」

劉全担憂的道：「好像這種寶物，只怕不易脫手。」

趙寬大笑道：「你說了這許多話，最聰明的還是這一句。」

馬飛道：「拆開來大概也可以賣個七八成的價錢的。」

趙寬道：「有誰狠得起心腸來將之拆掉？」

馬飛苦笑道：「這也是，只是這一來，豈非只得一個『看』字？」

趙寬道：「看看也是好的。」目光一掃道：「反正這許多金銀珠寶，已經够我們一生享用。」

馬飛點頭道：「花光了才再動這些寶物的腦筋。」

趙寬大笑道：「花光了再說，我們現在先將這八個箱子搬出去……」

語聲甫落，一陣狗吠聲突然傳來，趙寬一怔，道：「怎會有狗吠聲？」

劉全猜道：「怕是外面的野狗溜了進來……」

這句話還未說完，狗吠聲又起，竟然就是在暗門之外，劉全再笨也知道不妙，金龍往箱子裏一放，雙刀在手，一竄已到了石階下，再竄上了石階，雙刀護手，竄了出去。

趙寬心念一轉，要喝止已來不及，一陣呼喝搏鬥聲隨即在暗門外响起來。

「上——」趙寬喝一聲，與馬飛雙雙搶至石階旁，正要撲上去，一個人已然從暗門外飛進來。

二人下意識左右一閃，那個人在二人身旁飛過，摔在地上，冬瓜般滾開半丈，不是那個，正是劉全，他雙刀已脫手，胸膛塌下了一片，掙扎着爬起來，呻吟道：「那兩個小子……」

下面的話未接上，便已經氣絕，手脚一伸，倒了回去。

一個聲音即時在外面响起來。「要不是我一脚踢得恰到好處，你那一拳如何能够擊到他身上？」

趙寬一聽這聲音便知道是楊威追來了，另一個不是方驄又是那一個？

「好小子，竟然這麼快闖出我那邊密室，趕到這兒來。」趙寬咬牙切齒。「可是他們怎能够找到這兒？」

馬飛看看趙寬，也很奇怪，正要問，一條狗已衝下來，向着馬飛直吠。

趙寬心念一動，道：「問題是出在你身上。」

「我？」馬飛呆了呆。

「我在你身上放了一個香囊，那怕你跑到那裏，這條狗都能够引我追到去。」

說話的是楊威，一面說一面一隻油炸蟹一樣從石階上走下來。

方驄緊跟着，要越過他，總是給他的手脚擋着。

馬飛呆住在那裏，楊威笑接道：「我就是要看你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要不是，你們那能够跑到這裏來？」

語聲突然一頓，他的目光亦凝結，瞪着那八箱金銀珠寶，目定口呆，方驄亦一呆，却隨即大叫：「到底找到了。」

楊威如夢初覺，脫口道：「什麼？找到了什麼？」

方驄道：「月華軒在二十年前失竊的珠寶？」

「這八箱都是？」楊威急急地追問，接着連聲驚歎：「黃金，白銀……」

方驄道：「黃金白銀不是，只是那兩箱珠寶。」

楊威立即道：「兩箱珠寶歸我，黃金白銀全給你好了。」

方驄緩緩道：「珠寶是我的……」

楊威嚷道：「你這個小子眞是狗咬呂洞賓，給多你四箱，難道你還不心足？」

方驄還未答話，楊威又嚷道：「好了，金銀珠寶你我一人一半分掉好了。」

方驄笑笑道：「好，珠寶歸我，然後黃金白銀二一分作五。」

楊威冷笑道：「你說的！」

方驄道：「就是我說的。」

楊威一伸雙臂。「先問我這兩個朋友答應不答應。」

方驄道：「我這是爲你設想，你帶着珠寶，隨時給抓着坐大牢。」

楊威冷笑道：「我是嚇大的。」一頓接道：「難道你就會沒事？」

方驄笑笑道：「這也是我要拿走那兩箱珠寶的原因。」

趙寬忍不住問道：「姓方的，你到底是什麼人？」

楊威立即道：「我是他的義兄，他當然就是我的義弟。」

方驄只是問：「你今年多大？」

楊威脫口道：「二十七。」

方驄道：「我二十八。」

楊威吃了一個暗虧，仍然不服氣的道：「說說不可以？」

方驄沒有理會他，轉問趙寬：「閣下是否還記得月華軒的老闆姓什麼？」

「姓……」趙寬面色一變。「你是方老頭的什麼人？」

方驄道：「兒子，你束手就縛，跟我到京城，自然知道這是事實。」

趙寬冷笑道：「有這麼容易。」

方驄道：「若是你一定要動手，是不是與你都再沒有關係。」

趙寬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方驄道：「你人都死了，還管那許多幹什麼？」

「好大的口氣。」趙寬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混身骨骼爆栗子的一陣亂响。

楊威一聽身子便偏開，大叫道：「要分多兩箱珠寶的人先上。」

方驄搖頭道：「你就是不肯吃虧。」

楊威道：「我已經讓你多分兩箱珠寶，這還不算吃虧怎樣才算？」

趙寬即時道：「楊爺是否知道這兩箱珠寶的價值？」

楊威隨口道：「你說來聽聽？」

趙寬道：「這兩箱不多，只是抵得上那樣子的六十箱黃金白銀。」

「六十箱？」楊威一雙眼睛立時銅鈴般瞪大，閃閃生光。

趙寬笑接道：「我們何不索性聯手放倒姓方的，然後分了這兩箱珠寶？」

楊威好像已動心，頭好像要點下來，突然又橫搖。「帶着這些珠寶時刻要担心坐牢，我心臟衰弱，受不了這種刺激。」

「他說的你就信了？」趙寬接道：「再說你可以拆開來賣掉的。」

「有道理。」楊威看着方驄，回顧馬飛。「可是你們有兩個人，到時你反口，雙拳難敵四手，你叫我如何是好。」

趙寬道：「那你要怎麼樣才肯跟我合作？」

楊威道：「你先幹掉你這個屬下。」手接指着馬飛。

馬飛一呆，正要說甚麼，趙寬已道：「這立即就變了我是雙拳，你們是四手的了。」

楊威拍着胸膛道：「我這麼有信用的人綽綽你也不相信。天下間還有甚麼人你能相信的。」

趙寬淡然道：「只怕到時楊爺又會說，連心腹手下你能狠下心殺掉，跟你這種人合作豈非與虎謀皮？」

「與虎謀皮？」楊威抓抓頭。「這麼文縐縐的話我是不會說的。」接歎了一口氣，問方驄。「我這種看來那麼誠實的人他居然都不信任。」

方驄笑笑道：「你原來不知道自己看來看去都只像個小滑頭。」

楊威冷笑。「那你就像條老狐狸。」

方驄說道：「你是說我，還是說姓趙的。」

「你們難道還有甚麼分別？」楊威惡狠狠地道：「這一次倒要看你們如何自相殘殺。」

方驄道：「你還有空閒看？」

楊威道：「怎麼沒有。」一屁股坐在石階上。

方驄道：「你不要分那些黃金白銀了麼？」

楊威道：「坐着分不是更舒服？」

「不怕我玩花樣？」

楊威道：「我動手你就不玩？」

方驄道：「你看我是這種言而無信的人？」

楊威冷笑道：「我只是相識多年，不忍看着你給人殺掉。」接一指趙寬。「還不去幹掉這條老狐狸？」

方驄應聲身形一動，立即從楊威身旁掠過，「雙龍出海」，雙拳齊向趙寬攻到，趙寬暴喝一聲，雙拳亦出，撞向擊來的雙拳。

四個拳頭一撞再撞，接進撞擊了七次，發出一下下轟轟的聲响，隨即抵在一起，兩人的脚步接移動，一直到了密室當中才鬆開，拳脚隨即交飛。

方驄絕無疑問是一個武學天才，招式變化極多，每一個門派的招式他都好像熟習，而又能融會貫通，一招打出來明明是少林羅漢拳的變化，但打到一半便變峨嵋派的千佛掌，到打盡了竟然變成五台派的朝陽手。

非獨招式變化飛靈巧幻，內外功方面亦有相當造詣，眞氣運行綿延不絕，臉不紅，氣不喘，雙拳堅硬如鐵，足以開碑裂石。

趙寬練的是硬功，內功的修爲只有在方驄之上，但身手却沒有方驄的靈活，招式變化也沒是方驄的多。

方驄已看出趙寬的長處，當然亦知道自己的長處，不再與趙寬硬拚，盡量利用自己的長處，周旋在趙寬左右。

趙寬也看出方驄的內功沒有自己好，原是要硬碰硬，一口氣將方驄硬硬拚掉，方驄這一變，當然令他大失所望，連忙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應付。

他們打得無疑精彩百出，但聲勢都是比不上楊威馬飛二人。

馬飛一見方驄撲下便飛撲前去，一心要出其不意，與趙寬一下子將方驄擊傷，可是才撲到一半，楊威的拳頭已迎上來，一輪快拳，將馬飛迫回原位，他已經知道馬飛善用雙脚，用的完全是貼身的招數，迫得馬飛完全騰不出雙脚來。

馬飛也看出楊威的意圖，只等楊威拳勢一盡便跳開，那知道楊威拳勢一盡，立即霹靂連聲暴喝，那眞的是霹靂一樣，震得馬飛耳朵轟鳴，以爲楊威有甚麼絕招要施展出來，一呆之間，楊威拳勢已接上，又快又狠，將馬飛迫到那邊牆角。

他是莫準了馬飛給他一喝之下不辨東西南北，只要他抓住這個機會，不難將之迫進牆角去，那便只有挨打的份兒。

馬飛發覺給迫進牆角的時候，已經太遲，楊威雙拳緊接又到，只有招架，却非獨雙脚施展不開，雙手也一樣施展不開，一個不留神便撞在牆壁上，招數也因此大亂。

楊威得勢不饒人，繼續大呼大喝，不住搶攻，就是那激盪的迴聲，便已震得馬飛昏頭昏腦，馬飛招架着忍不住亦呼喝起來。

楊威充耳不聞，自顧呼喝搶攻，馬飛呼喝得聲嘶力竭，對楊威一些作用竟也沒有。

二人這樣呼呼喝喝，打得當然熱鬧，又因爲貼身搏鬥，雙拳撞擊的聲音也特別激烈，响個不絕，打到後來，已毫無招式可言。

楊威大概因爲身子比較胖，不久便滿頭大汗，隨即喘起氣來，突然收手跳開，馬飛只道他已經筋疲力盡，已經吃不消，立即衝前，却就在那剎那，楊威一個身子倏的凌空，一塊大石也似撞回來，這一撞既突然又瘋狂，馬飛才離牆角，如何閃避得開，也招架封檔不住，一個身子立時給

撞得倒飛回去，一頭撞在牆壁上，雖然沒有破，已撞得滿天星斗。

楊威亦打了一個轉，但仍然清醒，拳脚立即狠狠地往馬飛身上招呼，他的拳脚雖然沒有方驄趙寬的重，馬飛後面却就是牆壁，每挨一記，總不免要撞在牆壁上，血肉之軀當然沒有牆壁的結實，一頓拳脚挨下來，骨頭已不知散斷多少，終於爛泥般倒下。

楊威一把抓住他的胸襟，將他從地上拖起來，狠狠的再加幾拳，看他面上毫無變化，聲也沒一聲，才將手鬆開。

馬飛直挺挺的倒了回去，一個頭顱重重的撞在地上，轟然有聲。

「總算解決了。」楊威用力的喘了幾口氣，拍拍手，回過頭來。

那邊方驄顯然已佔盡上風，迫得趙寬團團打轉，但要將趙寬擊倒，還要花一番氣力。

楊威看着，舉袖擦去額上的汗珠，大聲叫道：「姓方的，你還不趕快將趙寬幹掉。」

方驄道：「我也想趕快，可是這條老狐狸不肯。」

楊威道：「看你平日口氣大，手底下原來就只得那幾下子。」隨即舉步走了過來。

趙寬一見叫道：「兩個打一個，不是英雄好漢。」

方驄却道：「跟這種人談甚麼江湖規矩。」

楊威走到那些檀木箱子旁邊却停了下來，也沒有回話，身子接一縱，坐上了箱子，探手拿起幾個金元寶拋動起來，他似乎練過雜要甚麼，那幾個金元寶在半空中團團的起落，居然沒有一個掉到地上。

方驄看見又叫道：「你不是過來給我帮忙？」

楊威懶洋洋的應道：「我們說好了一人對付一個的，我要解決的不是已經解決了。」

趙寬冷笑道：「姓方的，難道你不知道他要坐收漁人之利？」

方驄道：「你意思是叫我們先過去將這個漁人解決，然後再拚過你死我活？」

趙寬道：「這難道不好？」

方驄道：「好，怎麼不好。」

二人隨即一面交手，一面向楊威移來，楊威一見一呆，那些金元寶失了準頭，散落地上，他跟着跳起身子，破口大罵：「姓方的，你這個小子立壞心腸，我就跟姓趙的聯手，先解決你！」

語聲未落，那邊趙寬突然一退，身形平空飛起，雙脚往牆上一踏，他顯然並不是眞的要跟方驄聯手，只是要找到這個環境，雙脚踏牆，借力使力，反擊方驄。

這一招威猛之極，既突然，又準確，若是使出來，方驄只怕難免給踢一個滾地葫蘆。

趙寬這之後還有一招，緊接施展出來，方驄不死只怕也得重傷，他老謀深算，却沒有算到，就在他雙脚要踏上牆壁之際，楊威突然烟花火炮也似射來，凌空雙手扳着他的肩膀一推。

他人在半空，一身內功雖好，但失却重心便施展不出來，一頭立時給推得撞在牆壁上，只撞得他腦海剎那一片空白，凌空扎手扎脚地墮下來。

方驄一旁緊接掠上，一把按着趙寬的右臂膀，楊威隨亦按住了趙寬的左臂膀，兩人接一聲大喝，就按着趙寬，將趙寬的身子再撞向牆壁。

「轟」地一聲巨响，整個密室彷彿都震動起來，方驄楊威二人一齊鬆手，趙寬竟就彷彿嵌進了牆壁內，一個「大」字般貼在牆壁上，居然沒有掉下。

楊威拍掌大笑道：「教你知道，少爺有個外號叫『過目不忘』，在少爺面前，什麼絕招也只能用一次，第二次便一定給破掉。」

方驄亦笑道：「你這個破解的辦法雖然笨一些，但實在有效。」

楊威目光一轉，道：「早就叫你跟着我混日子，一定有好日子過的。」隨即又走向那些箱子，走了幾步，忽又回頭。「奇怪了，怎麼到現在這個老小子的屍體還未掉下來？」

方驄道：「他的一雙手都已插入壁內，除非將之斬下來，否則我看是永不會掉下來的了。」

楊威道：「他的一雙手是鐵打的？」

方驄道：「雖然不是鐵打的，但運起眞氣，可眞的有鐵那麼堅硬，若非我們及時將他再撞到牆上，使他雙手的力道都發洩到牆上去，只怕還有一場好打。」

楊威笑道：「你這眞的是孺子可教，又能够及時配合我的動作。」

方驄不能不承認雖然是楊威看見他按着趙寬的肩膀才按上去，但所以有這個行動却是由於楊威那一着的啓示。

楊威繼續走到那些箱子前面，一雙手拿着金元寶左量右度的，一面問：「姓方的，你說這樣的一箱黃金有多少？」

方驄道：「你要弄清楚大可以倒出來一一數清楚。」

「好辦法，只是笨一些。」楊威又問：「你看我分得的這一份可以用到什麼時候？」

「省着用這輩子大概不成問題，若是要我帮忙花，可就難說了。」

楊威道：「我知道你又用救濟災民什麼那一套。」

「這是件好事。」

「而且你還懂得將金錢交給地方官，由他們來支配，省却很多麻煩。」楊威冷笑道：「你這個月華軒的大少爺應該也認識不少官府中人。」

方驄道：「官府中人也不是全都是壞的。」

楊威道：「我只知道官府中人十個有九個喜歡中飽私囊，至於你的運氣怎樣，是否每一次都遇上那例外的一個，可就難說了。」

方驄道：「我的運氣似乎一直都很不錯。」

「那他的屬下是不是也全都一樣？」

楊威連聲冷笑。「我實在懷疑，那些錢到了災民手上還剩下多少？」

方驄沉默了下去，他一直都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楊威接說道：「月華軒的事現在既然解決了，你怎麼不索性自己走一趟。」

方驄雙手才落在一個箱子上，忽然抬起頭來，道：「你這身氣力留着，別教不搬箱子便全都散去了。」

「什麼事？」楊威瞪着方驄。「你還是要跟我打一場架才死心？」

方驄搖頭。「要跟你打架的不是我。」一頓接呼。「兩位可以請出來了。」

石階上立時出現了一個人，雪白的衣衫，毫無血色的臉龐，完全是一個冷面殺手的樣子，也不是別人，正是高玉盛。

他幽靈一樣出現，脚步移動一些聲响也沒有，楊威看看他，又看看方驄。「你這變是兔耳還是狗耳？」

方驄道：「是人耳。」

楊威道：「可惜你還是聽錯了，只有一個人。」

語聲甫落，蹲在石階下那條癩皮狗突然一陣急吠，一支箭也似竄向高玉盛，楊威要喝止，那裏來得及，只見高玉盛馬步一盤，那條狗便發出悽厲已極的一聲慘叫，凌空飛摔了開去。

楊威搶前要接，那條狗已撞在牆上，爛泥般倒下，一個頭四分五裂。

「高玉盛！」楊威戟指大喝。「你這算什麼英雄好漢？」

「我一直只是一個殺手。」高玉盛淡然應道：「除了人之外，當然也懂得殺狗的。」

「這條狗跟你有什麼過不去？」

「沒有，而且牠還曾經幫助我找回飛霞表妹，所以在衙門那邊我特別饒牠一命，可惜牠仍然不知趣，到這裏還是要上來尋死。」

楊威回對方驄道：「是不是，我早就說葛柏他們一定是他殺的了。」

方驄道：「你知道他爲什麼當時不殺那條狗。」

楊威道：「他不是已說了。」

方驄道：「你眞的相信他說的？」

「那你說又爲什麼？」

「他是要留下那條狗，好讓我們利用那條狗追到這裏來替他解決趙寬。」

「可是他怎知道我將香囊放在馬飛腰帶上？」楊威大搖其頭。

「他只是推測你會有此一着，其實我們甚至趙寬等人今夜的所有行動，早就已在他的計劃中。」

楊威道：「我看他不像是一個這樣聰明的人，只是瞎貓碰上死老鼠……」

方驄歎息道：「什麼貓也好，都是最後才出現，幸好我們雖然幹掉了趙寬一夥，總算還是好好的，並沒有什麼不妥。」

楊威道：「我就是縛着一隻手也可以將他擊倒，你害怕什麼？」

高玉盛冷然一笑，道：「而且你還懂得飛，只是這一次，我看你就是眞的背插雙翅，也飛不了出去。」

楊威不由四下看了一眼，這個密室通風的設備雖然做得很不錯，却只有一個出口。

也就在這時候，高玉盛後面走下了第二個人，一個淡紫色衣衫的女孩子。

「怎麼眞的是兩個人。」楊威目光突然凝結，大叫起來：「江飛霞——」

下來的正是江飛霞，那一身淡紫色的衣衫令她看來更嬌艷，應聲一笑，動人之極，方驄看見這笑臉，却由心寒了出來，那是因爲他同時也看到了江飛霞眼瞳中尖針一般的寒芒。

他對江飛霞的觀感也就幾乎因此而完全改變，以他目光的銳利，經驗的豐富，竟然到現在才發現這寒芒的存在，這就是連他自己也難以相信，而江飛霞能够將這寒芒隱藏到現在，城府的深沉，亦可想得見。

江飛霞笑接道：「兩位替我們解決了趙寬一夥，我實在感激得很。」

「替你？」楊威看來仍無所覺。

方驄接道：「姑娘是眞正的蜘蛛？」

江飛霞含笑點頭，楊威原要大嚷方驄在胡說什麼，看見江飛霞這反應，不由得目定口呆，方驄又道：「爲父復仇，無可厚非，只是姑娘所用的手段，實在不敢恭維。」

楊威插口道：「他的父親到底是那一個？原來的蜘蛛？」

方驄道：「也就是這座莊院的主人韓千。」

楊威道：「可是她姓江。」

「若是我沒有猜錯，她是從母姓，這也許是她母親，或者是她舅舅江龍的意思吧。」

楊威嘟噥道：「我一直以爲他是江龍的女兒。」

方驄道：「我也是的，一直到發覺她的母親原來是江龍的妹子。」

楊威道：「同姓也一樣可以通婚的。」一頓忙又道：「我不是不接受這個事實，只是認爲母女同姓還有其他很多的解釋

，又譬如……」

方驄知道他再說下去不會有好話，忙截道：「你接受她是從母姓這個事實便成了。」

楊威接問道：「那她的父親……」

方驄目光轉落在地上那副散亂的骸骨。「相信就是這副骸骨了。」

楊威却問江飛霞：「你說是不是？」

「不錯。」江飛霞神色不變。

楊威搖頭道：「令尊生前也不知做過什麼孽，死後骨頭還要給弄成這樣。」

江飛霞神色依然，說道：「他臨死之前骨頭已斷折不少，還受了很重的內傷，若不是這樣，江龍也不會放心將人交給家母。」

方驄插口道：「他原是要獨吞蛛蜘的藏寶，着令堂將人送到指定的地方，那知道令堂却將之放走？」

江飛霞道：「那是家母一生所做的惟一對得起家父的事情。」

楊威道：「江龍爲什麼不親自將人送走？」

方驄道：「當然是避嫌了，我看他當時一定與趙寬四人走在一起，而事後當然推說與他無關，不是說蜘蛛自己逃去，便是說蜘蛛給同伴或是手下救走。」

江飛霞道：「也當然不會有人相信他，但多年監視下來，甚至到他死了也仍無發現，趙寬等人才死了心。」

方驄道：「令堂一直都沒有說？」

江飛霞道：「也許他恐怕說了出來，金銀珠寶雖然到了她哥哥的手，趙寬等人就會找她的哥哥算賬。」

方驄道：「難道不會是爲了令尊的安全。」

江飛霞冷笑道：「她若是眞的肯爲家父設想，當年還隨家父離開，根本就不會有月華軒的事，我們一家人現在活得也不知多麼快樂。」

「令尊對令堂的愛則是無可懷疑，否則以他的聰明身手，又何致於落到這般田地。」

江飛霞又是一聲冷笑。「我從來就沒有看見一個他這樣愚蠢的人。」

「你對父母看來都沒有多大好感，難怪會這樣忍心。」方驄突然歎了一口氣。

楊威旁邊問道：「她怎樣忍心了？」

方驄却問江飛霞：「趙寬抓去沈春山你是知道的了？」

江飛霞道：「我既然沒有抓去，除了趙寬之外，還有什麼人？」

「是怎麼一回事你也清楚？」方驄追問。

「沈春山是最關心家母的一個，相信已經知道了藏寶圖的秘密，是必在趙寬面前漏了口風，趙寬才會將他找起來，也算他口硬，怎也不肯說。」江飛霞冷笑。「那當然是因爲他知道趙寬的爲人，不說還能活命，一說便會給殺掉滅口。」

方驄道：「事實是這樣。」

江飛霞道：「本來他就是再活上一年半載，只要他挨得住，應該沒有問題，可惜我等不了那麼久。」

方驄沉吟道：「是你設計趙寬迫出沈春山心中的秘密？」

江飛霞淡然應道：「我只是讓他的手下知道就是將一個人的皮剝下來，那個人也不會死亡，不過痛苦萬分。」

方驄恍然道：「沈春山一聽之下，却以爲趙寬已經知道了這個秘密。」

江飛霞道：「我算準他給折磨了這麼多天，神智已有些衰弱，不堪刺激，一聽趙寬要剝皮，那還不爲之崩潰，什麼都說出來。」

方驄歎息道：「也所以趙寬才會跑到你家裏去剝掉令堂後背那塊紋上花紋的皮膚。」

江飛霞道：「他本來可以不用剝下來的，可是他又怕給別人發現這個秘密。」

楊威洋洋得意地道：「却是不知道我們就是不看地圖也能够找到這兒來。」

江飛霞微笑道：「楊爺的香囊追踪術原就是一絕，可惜到此爲止。」

楊威目光落在那條狗屍上，歎息道：「這條狗雖然難看一點，到底不常有，你們又何不留牠一條狗命？」

江飛霞道：「連人命我們都不在乎，又怎會在乎一條狗命？」

楊威苦笑了一下，方驄接道：「根據我調查所得，姑娘是個很孝順的女兒。」

江飛霞道：「我不知什麼是孝順，只知現在所做的，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

方驄道：「既然知道爲甚麼還做？」

江飛霞道：「她已經病了這麼多年，活着是一些意思也沒有，死反而是一種解脫，現在既然可以下去陪伴家父，又可以助我爲父報仇，應該死而無怨，而且死得瞑目了。」

方驄搖頭道：「連令堂的生死姑娘也不在乎，難怪令尊的骨頭任由趙寬等人擺佈一樣視若無睹了。」

江飛霞道：「也是如此，他才能够目睹仇人倒在兩位手下，應該很感激我這個女兒。」

方驄搖頭道：「由姑娘口中說出，姑娘做什麼都是對的。」

江飛霞道：「若非家母猶豫不決，家父不會落在趙寬他們手中，若非家父那麼多情，我這個做女兒的也不用一出世便負上復仇的担子，沒有一天過的是正常人生活，無論我拿他們怎樣，九泉之下，他們都應該瞑目，不應再對我抱怨什麼。」

方驄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楊威一旁突然道：「你這個仇到現在是全報了？」

江飛霞道：「該死的都已經死掉，你說還差什麼？」

楊威手一指：「差一個高玉盛。」

高玉盛面無表情，江飛霞道：「他的父親高猛已經死了。」

楊威搖頭道：「父債子還，這個道理難道你也不懂？」

高玉盛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仍然是江飛霞回答：「他這個做兒子的也已經死掉了。」

楊威一怔，道：「胡說，你以爲我看不出他仍然是一個活人。」

江飛霞道：「他的命却是我的，由我支配。」一頓接問：「表哥你說可是？」

高玉盛緩緩道：「我的命是你的。」

楊威怔在那裏，方驄笑笑道：「一個人的命已屬於別人，的確與死人無異。」

（以下轉入第九十頁）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將攔截峽谷的風神門殺手擊斃，由屠龍等幾即用鐵鎚擂破墓碑，原來墓碑就是洞口，衆人魚貫入內，兩旁石燈光亮，到了平台，一看原來是一座地下殿堂，三面是唐代壁畫，畫壁突然响動下沉，畫壁後面傳出閒話聲，叫屠龍等人將沈勝衣擊殺，屠龍不答應，流星鎚疾擊出去，壁後出現三條甬道一條直往內伸，兩旁一列銅管，話聲就是從銅管傳過來，他們分三批入內，楊萬壽和屠龍另入一條甬道，不久傳出屠龍被楊萬壽擊殺之聲，沈勝衣才知道楊萬壽是風神門的主要人物……

一縷正義風 吹破風神門（大結局）

屠龍冷笑道：「不必多說，要殺便殺。」

楊萬壽道：「殺你是便宜了你，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屠龍冷笑，便要嚼舌自盡，那個老蒼頭彷彿知道他是要幹什麼，長刀那利那急落，封住了屠龍那附近的穴道，他舌頭雖然吐出來，却已無力嚼下。

他忍痛以斷臂支地，猪即便要拔起身子，一頭撞出去，老蒼頭竟又是意料之中，長刀急落，又封住了屠龍四肢的穴道。

屠龍一口眞氣完全提不起來，感覺却反而更尖銳，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終於忍不住叫出聲來。

他的嘴巴張着，舌頭因爲穴道被封而僵硬，從咽喉發出的只是一個單音，也因此聽來更覺淒厲。

楊萬壽道：「殺你是便宜了你，我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屠龍冷笑，便要嚼舌自盡，那個老蒼頭彷彿知道他是要幹什麼，長刀那利那急落，封住了屠龍那附近的穴道，他舌頭雖然吐出來，却已無力嚼下。

他忍痛以斷臂支地，猪即便要拔起身子，一頭撞出去，老蒼頭竟又是意料之中，長刀急落，又封住了屠龍四肢的穴道。

屠龍一口眞氣完全提不起來，感覺却反而更尖銳，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苦，終於忍不住叫出聲來。

他的嘴巴張着，舌頭因爲穴道被封而僵硬，從咽喉發出的只是一個單音，也因此聽來更覺淒厲。

楊萬壽道：「能夠死在這裏已是你的福氣，」一頓接道：「現在你一定後悔，有一身這麼好的內功。」

老蒼頭盯着屠龍，這才接道：「以你的內功造詣，一時半刻，大概還死不了。」

楊萬壽點頭。「你若是知道他在風神門的身份，一定不會懷疑他的話。」

屠龍只是叫，楊萬壽一頓接道：「他就是風神門邪堂的堂主。」

屠龍都聽在耳裏，他實在不想叫，却不能不叫，這之前他殺人流星鎚一擊何等痛快，現在他却要死得這麼痛苦，難道這就是報應。

那刹那死在他流星鎚下的人彷彿都已到了他眼前。

× × ×

柳清河邱大業終於發覺不住在打轉。

開始是邱大業發覺好像在重復方向，拿刀在牆壁上留下了一道刀痕。

現在他們又回到這道刀痕的牆壁前，邱大業嘟喃道：「我們果然在不住的兜圈子。」

柳清河看着那道刀痕，道：「我也早就奇怪甬道怎會建築成這樣子，到處都迂迴曲折的了。」

邱大業道：「奇怪的就是並沒有什麼機關埋伏，甬道形同虛設。」

柳清河目光一閃。「不知道沈勝衣那邊怎樣。」

邱大業道：「只怕也是一樣，目的也只是要將我們困起來！」

「那是說，屠龍楊萬壽走的那條路很危險的了。」

「應該就是。」邱大業身子一轉，「看來我們得找一個機會離開這裏。」

柳清河想想，道：「我們看看能否找到原來的出口，否則，在一個適當的地方安放火藥，看能否以火藥爆開一個出口。」

邱大業沉吟着道：「只有這個辦法了。」

柳清河卸下肩後一個皮囊，隨即往前走，也就在這時候，突然一陣軋軋聲响，然後他們聽到了一個人的慘叫聲。

邱大業一怔，脫口一聲：「是屠龍。」

他們不約而同向聲音來處奔去，與之同時，「軋軋」聲又起，甬道那些牆壁突然動起來，柳清河隨即發出了一聲驚呼。

邱大業回首望去，只見柳清河赫然被牆壁關起來，柳清河很自然的要在牆壁關閉之前衝出，霹靂一聲，一團火焰卻就在這個時候在縫隙中爆開。

柳清河立即驚呼倒退，他一身火器，最忌的也就是火，被火波及，那一身火器便不難爆炸燃燒起來，粉身碎骨。

邱大業不假思索，立即撲前，柳清河即時一聲：「小心暗算！」

匹練也似的一道刀光同時當頭劈下，老蒼頭從一面牆壁後閃出，用刀之迅速，絕不是一般可比。

邱大業的反應當然快，練子刀一轉，接過劈來的一刀，身形一旁倒掠了出去，這一掠，正好避開了緊接劈來的三刀。他雖然從來沒有跟這個老蒼頭交過手，到底是用刀的高手，又怎會瞧不出老蒼頭的刀勢。

老蒼頭一刀落空，順勢就是三刀再一刀橫斬，邱大業也看出這一刀，身形再一偏讓開。

老蒼頭緊迫而上，長刀閃電般連連急劈，接連三十刀。

與之同時，牆壁，火藥暗器已在手。

楊萬壽的聲音即時傳來：「是那一個？」

柳清河立即聽出來。「是楊兄？」

「柳兄麼？」聲音傳來的方向立即出現了一個方洞，露出楊萬壽的一張面龐。

柳清河正要說什麼，突然發覺楊萬壽眼瞳中露出了邪惡之色，面部表情也因爲肌肉的變化變得猙獰起來。

一蓬黑色的藥丸同時從楊萬壽手中飛出，柳清河一見脫口一聲：「霹靂子！」他手中的火藥暗器與之同時射出。

那刹那，那個壁洞已關上，火藥暗器射在牆壁上，爆開，楊萬壽射進去的一蓬霹靂子也爆開，霹靂連聲，爆出了一蓬蓬火焰。

那些火焰隨即結合成一團奇大的火焰，那個牆壁合成的小室全都在火焰籠罩下。

柳清河不知道楊萬壽爲什麼要這樣做，却知道這樣做對自己有什麼影响，一個身子疾往後倒退，用力撞在後面的牆壁上。

那面牆壁出奇的堅實，柳清河一撞不碎，身子反而彈回來，立即裹在火焰中，一身的火藥暗器迅速被燃着爆炸，變成了一個血人，火人！

血液在火焰中燃燒着，「滋滋」的作响，柳清河慘叫着一個身子撲倒在另一面牆壁上，一聲更响亮的霹靂，他的身子便四分五裂，那面牆壁也裂開了一個洞。

邱大業看見那個洞，也聽到霹靂連聲，還有楊萬壽的聲音，卻是完全聽不出身來，老蒼頭的刀將他的身形完全封死。

練子刀在這種環境根本就很難施展得開，邱大業也沒有機會施展，可是在刀上他也有相當造詣相當變化，現在卻一些也施展不出來。

老蒼頭對他刀上的變化顧然瞭如指掌，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是風神門的人，一脈相承，邱大業的刀法與老蒼頭的原就沒有多大分別，而經驗方面，當然老蒼頭勝一籌，不難一眼瞧破他的變化。

邱大業唯一可取的就是因爲在拚命，刀法發揮至盡，但對於老蒼頭卻沒有多大威脅，老蒼頭也竟然是在拚命。

「我這把年紀便是跟你拚一個同歸於盡，也是便宜。」老蒼頭是這樣說。

邱大業絕不懷疑他的話，事實他表現出來的也是如此，而氣力之充沛更在他意料之外。

他越戰那種熟悉的感覺便越强，終於忍不住大叫道：「你就是教我刀法的？」

「不錯！」老蒼頭大笑應道：「我教的人當中，以你及小倩的資格最好，小倩又在你之上，卻只得我刀法精粹的八成，你最多只是七成。」

邱大業道：「你當然不會全都教給我們的了，這是一般武林人的通病。」

老蒼頭道：「只是你的資質有限，不能夠觸類旁通，領悟不到其他的變化。」

邱大業道：「這也是你的運氣。」

老蒼頭大笑，暴喝聲中長刀連刺，百七十刀絕的刺下，邱大業揮刀硬接，百七十刀接下來，手臂已震得麻木，身形亦被迫得倒退，後背終於撞在牆壁上，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他也已準備藉此反撲，全力一拚，但那面牆壁突然移開，卻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重心頓失，一個身子疾倒了進去，可是他的反應也不慢，突然轉身，看似便要揮刀斬向身後，轉向那可能乘機襲擊他的人，那知道一轉那刹那，刀竟從脊下飛出，曳着練子刺向那個老蒼頭的右臂。

這一着老蒼頭完全想不到，才縮臂，刀已將他的右掌齊肘斬下來，刀仍在他的右掌中，隨着高飛。

邱大業只要手一牽，便能夠將練子刀收回來，那刹那他的手卻已然完全麻木，楊萬壽已然鬼魅般閃出，扣住了他的一雙手，接將他舉起來，迎向老蒼頭那柄半空中落下來的長刀。

「奪」地刀穿透小腹，邱大業一聲狂吼，整個身子抽搐起來，楊萬壽接將他的身子一轉，撞向旁邊的牆壁，雙掌一鬆一翻再一拍，疾拍在刀柄上，那柄刀立時將邱大業的身子懸空釘在牆壁上。

邱大業不由慘叫，他就是不動，那樣掛在刀上已經夠他痛苦的了，而長刀深沒入牆壁內，就是怎樣掙扎也難以脫身出來，越掙扎也當然越痛苦。

楊萬壽冷然一笑，背負雙手，踱了開去，那個老蒼頭捧着斷臂走前，咆哮着，道：「我若是讓你痛痛快快的死去，未免就太對不起自己了。」

邱大業的慘叫聲突然停下，狂吼道：「能

夠斬下你的右手，我已經瞑目。」

老蒼頭厲聲道：「我就是只剩下一隻左手，也能夠將你折磨至死。」隨即伸手封住了邱大業的穴道，不讓邱大業的嘴吧再能夠合攏。

那柄刀立時割開了他的小腹，斜斜的割斷了他的腰，鮮血瀑布般狂瀉。

他的身子倒在地上，已根本不能夠站起來，氣亦隨着這瀑布也似的血瀉盡。

老蒼頭一躍到了邱大業的屍體旁邊，一腳踩在屍體上，然後他聽到了另一種聲音，他的動作立時停下來，轉頭望去。

那邊牆壁出現了一個四四方方的洞，當中的一塊疾倒了進來。

楊萬壽揮拳，只一拳便將那塊牆壁擊碎。

那塊牆壁是以刀劍出來，所以才會那麼齊整，刀握在沈勝衣手中，卻是小倩所有，小白龍的家傳寶物，劍鐵如泥，以沈勝衣的內功，要將牆壁劍開，當然是易如反掌。

沈勝衣連劍四道牆壁，再遁霹靂聲劍到這裏時，已經來不及救人，他目光落在邱大業的屍體上，搖頭，將刀交回後面的小倩。

「眞的是你——」小倩盯着楊萬壽，歎了一口氣。

楊萬壽居然笑出來。「你們能夠找到這裏，總算沒有令我太失望。」

沈勝衣道：「我們很快便發現那是一個迷陣，立即離開，在殿堂聽到你由銅管傳出來的聲音。」

楊萬壽一怔。「這倒是在我意料之外，可惜將聲音送進去的那組銅管給砸破了，否則我總該有些發現，另作打算。」

沈勝衣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楊萬壽道：「我却是認爲那是你的運氣，一直以來你的運氣都很不錯。」

沈勝衣道：「你應該也是，否則你的秘密怎能夠保守到現在？」

楊萬壽打了一個「哈哈」。「看來是只到現在，要轉運的了。」

小倩插口道：「沈大哥……」

楊萬壽截道：「沒有你說話的地方。」

小倩道：「因爲我是風神門下？」

「你到底不是一個太笨的人。」

「瓊脾氣也不錯，所以到現在仍然活着。」小倩淡然道：「到這個時候，我倒是奇怪，你竟然還有勇氣將我看做風神門下。」

楊萬壽道：「你本來就是。」

小倩道：「你若是將我們當做風神門下，又怎會陷害我們，要我們破戒？」

楊萬壽道：「無論如何，你仍然欠風神門一條命。」

小倩道：「你又忘記了。」

楊萬壽一怔。「忘記了什麼？」

小倩道：「我們七個人破戒之後，你不願意以門規立即將我們處死，認爲難以服衆，還給了我們一個機會，七個人，却只是有一個機會。」

「不錯，你們只容許一個人活下來。」

「七個人現在只剩下我一個，而我也活着回到這兒來了。」小倩按着刀，出奇的鎮定。

楊萬壽道：「沈勝衣也仍然活着。」

小倩道：「只要弄清楚事實眞相，沈大哥的生死已不是問題。」

「你是說你要背叛風神門？」楊萬壽目光如炬，盯着小倩。

「你必須明白，我們七個人，到底也是人。」小倩很冷靜的道：「你既然不將我們當做人來看待，也不必要求我們像人一樣知道報恩效死。」

楊萬壽大笑。「你終於承認要背叛風神門，是一個叛徒。」

小倩道：「到這個時候，我看你還是不要再說什麼師徒恩義的好，你就是不覺得卑鄙，我們也覺得齒冷。」

「你們？」楊萬壽大笑：「你以爲沈勝衣一定會與你攜手並肩共赴患難？」

沈勝衣道：「在進來之後，我們一直都走在一起，生死與共。」

楊萬壽道：「一個貌美如花，一個風流倜儻，天造地設一對，難怪有生死與共的話。」

沈勝衣沉聲道：「到現在爲止，你給我的印象還不致壞到卑鄙小人的地步，以你一個在江湖上也算得是有頭有面的人，大概也不致卑鄙到要利用那樣的說話打擊對手，來取得可乘之機。」

「這是教訓我的了。」

「是什麼也好，你若是風神門一門之主，就是死，我以爲你也應該死得像一個門主宗師。」沈勝衣語聲更沉，緩慢而清楚。

楊萬壽沉默了下去，那個老蒼頭即時一步踏前：「這是風神門的地方。」

沈勝衣道：「你又是風神門的什麼人？」

「刑堂堂主，楊鐵心！」

「你是要告訴我們，你鐵石心腸！」

「沒有人在跟你說笑。」楊鐵心沉着臉：「私闖風神門便已是該死。」

沈勝衣淡然道：「我們要死，已死過很多次的了，可是到現在仍然活着。」

楊鐵心道：「你以爲你的運氣眞的是那麼好？」

小倩替沈勝衣回答：「沈大哥到現在不是仍然活得很好？」

楊鐵心斷喝：「叛徒住口！」

小倩道：「你既是刑堂堂主，要叛徒住口，應該有很多辦法。」

楊鐵心面色一變，身形暴退，左手一探，將釘在牆上那柄長刀拔出來，楊萬壽似乎沒有看見，一些反應也沒有，甚至眼神也沒有任何變化。

楊鐵心拔刀在手，身形急掠而回，一刀當頭向小倩劈下，小倩的刀立即迎去。

刀未劈下已然起變化，小倩的刀也隨着變化，她的變化顯然並沒有楊鐵心的複雜，但因爲楊鐵心左手用刀，又有傷在身，血氣沒有那麼流暢，速度有一個限度，還是被小倩看破其中變化。

小倩連接三十刀，突然道：「你就是教我刀法的那個師父？」

「你若是懂得尊師重道便吃我一刀！」楊鐵心又是一刀當頭劈下。

小倩揮刀架開，道：「這之前我會的。」

「一日爲師，終生爲師！」楊鐵心說話間刀勢不停，每一刀都是向要害。

「我若是這麼迂腐的人，根本就不能成爲風神門的殺手。」小倩接刀還刀，她說的也是道理，一個注重原則的人，的確不能夠成爲一個成功的殺手。

「那我便殺掉你這個叛徒。」楊鐵心刀勢如虹，這個人在刀上的確有相當造詣，這雖然是苦練出來，天資亦是一個問題，他用刀若不是用得這麼好，也難以教出小倩那樣的好手。

小倩一些也不敢大意，這個師父對她在心理上來說，始終有一股壓力，但她亦知道，若是不能夠應付這個師父，沈勝衣便難以安心對付楊萬壽。

楊萬壽雖然沒有動，但殺氣奔騰，已經呼之欲出，這個人的武功到底怎樣，她雖然不清楚，到底是風神門門主，就是這個身份已經令

人魄動心驚。

沈勝衣也沒有動，小倩楊鐵心雖然在他身旁不遠動手，對他竟似一些影响也沒有。

楊鐵心這一次已不能夠將對付邱大業那樣，迅速將小倩迫退，他到底慣用右手，斷去右手對他來說影响的確也頗大。

可是他的刀仍然越用越快，搶在小倩刀勢的變化之前，突然一轉，橫斬向沈勝衣。

這一刀既急且險，眼看沈勝衣很難閃避得開，沈勝衣左手的劍突然一閃，正撞在刀尖三寸上，這一着就像是打在蛇的七寸要害，刀勢立時一亂，空門驟看，小倩一刀奪隙而入，急落！血光暴閃，楊鐵心的左手齊腕而斷，連刀飛出，「奪」地飛插在一旁牆壁上，面色同時慘變，轉身滾身，雙脚急踢而至，左右靴尖上各彈出一柄彎刀！雖然出乎小倩意料之外，但仍然來得及閃避，沈勝衣左手劍與之同時斜刺裏一點，正點在楊鐵心眉心上！沒有血，楊鐵心給這一點，渾身猛一震，一個身子倒飛出去，爛泥般倒在一面牆壁下，血這才從他的眉心射出來，他仍然是一聲也不發，就那樣氣絕。

楊萬壽也仍然若無其事，不知道是否找不到可乘之機還是什麼原因，一直到楊鐵心倒下，什麼聲音也沒有了，才道：「你大概想不到我手下竟然有這麼笨的人。」

沈勝衣目光落在楊鐵心屍體上，彷彿沒有聽進耳。小倩却冷冷道：「我以爲你會爲他的忠心一片感到難過的。」

楊萬壽笑道：「好像我這種人，已很難再爲什麼人什麼事感動的了。」

小倩深注了他一眼，道：「我相信。他就像我們一樣，的確很笨。」

楊萬壽道：「到底是笨人，根本不明白我在說什麼，沈勝衣又如何？」

沈勝衣淡然道：「我只是看出你這個手下的一片忠心。」

楊萬壽道：「他若是在適當的機會表達，對我來說會好一些。」

「護主情切，值得原諒。」

楊萬壽大笑。「我是否原諒他，現在來說也沒有分別的了。」

沈勝衣道：「你要他在你出手之後才出手麼？」

楊萬壽道：「他就是先出手，目標也應該是你，以他的經驗，目標竟然選錯，該死不該死？」

沈勝衣方待答話，楊萬壽又道：「這個時候，還說什麼尊師重道，要小倩吃他一刀，也簡直就是笑話，風神門的殺手是怎樣的一種殺手，他應該比誰都清楚。」

小倩插口道：「他怎麼會忘記你當然也很清楚。」

沈勝衣只是看看他們，並沒有表示意見。

楊萬壽接道：「沈勝衣左手劍橫掃江湖他也不是不知道，却竟然以左手用力偷襲沈勝衣，是不是該死？」

沈勝衣這才道：「他若是還有右手可用，相信他一定會用右手。」

楊萬壽點頭。「不管怎樣，我們現在似乎都無須再爲一個死人來爭論。」

沈勝衣淡然道：「我們根本沒有心情跟你爭論這個問題，也不知道你這樣爭論有什麼用意。」

楊萬壽道：「也許我就是要告訴你，任何人都有出錯的時候。」

沈勝衣道：「你是說這件事在處理方面出錯，以致弄到這個地步？」

楊萬壽反問：「你知道什麼原因？」

沈勝衣道：「會不會是你太貪心？」

楊萬壽似乎有些意外，打了一個哈哈：「好一個沈勝衣，到底沒有令我太失望。」

沈勝衣道：「你却是令我失望了。」

「你已經知道我的身份，怎麼還要說這種話？」

沈勝衣接問道：「你眞的就是風神門的主人？」

「我也希望不是，可惜這是命運，生下來我就是風神門的主人，要放棄也不成。」

「實在不像。」沈勝衣歎了一口氣，也所以他才會到現在才明白。

楊萬壽接問：「令尊是否一個你這樣的俠客？」

沈勝衣搖頭。「他不是。」

楊萬壽再問：「但令尊若是風神門的主人，又是只得你一個兒子，你以爲你在令尊死後，會變成什麼？」

沈勝衣道：「應該就是風神門的主人。」

「我這個風神門的主人就是這樣變出來的。」楊萬壽搖搖頭說：「命運是這樣安排，我雖然不喜歡，却也非要接受不可，家父雖然死了，風神門還有許多長老在，一切他們都會遵從家父臨終的指示，替我這個新主人打點妥當，我要做的只是看看這送來的報告，若是有人違背戒條什麼，便下令將之依照門規處置。」

沈勝衣道：「當然你也會出出主意是什麼的？」

楊萬壽道：「家父是一個很拘謹小心的人，一切都已經作好了安排，再經過那許多長老提供意見，先後修正，需要補充的地方已可以說絕無僅有。」

沈勝衣道：「還是有的。」

「那却是補充與否無關痛癢，好像我這樣一個人才，若是將一生光陰放在這種鷄毛蒜皮的小事情上，是不是一種浪費？」楊萬壽連歎了幾口氣，那種表情顯然不是裝出來，完全是發自內心。

沈勝衣淡然道：「你認爲是那就是了。」

楊萬壽歎着氣接道：「我也想不出風神門中還有什麼事需要我動手，在這裏我簡直就像是個白痴。」

沈勝衣道：「我還以爲你會說像是一個在家裏享清福的老太爺。」

楊萬壽道：「那要好得多了，最低限度閒時可以找一個老朋友瞎聊一頓，或者找一個小丫環來開開玩笑，或者剪剪草、栽栽花。」

沈勝衣不由問道：「平日你在這裏到底幹什麼？」

「什麼也不幹，只是對着先祖一手創下的基業發呆，要學習的什麼十五歲之前早已滾瓜爛熟。」

「你可以到外面跑跑。」

「那些長老認爲太危險了，墓地固然要保密，我這個風神門主人的身份也一樣，一個不小心給別人知道，風神門便完了。」

「這也是，在江湖上風神門到底是一個殺人組織，儘管有七戒，在別人眼中未必是那回事，而仇家之多更就不在話下。」

「所以除非不知道風神門的所在，否則就是死在風神門手上那些人的後人，便足以將這附近一帶夷爲平地。」楊萬壽歎息接道：「也所以我並不怪那些長老，不管他們是爲了風神門的將來還是爲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小倩忍不住插口問：「你不是一直在杭州城中？」

楊萬壽只是看着沈勝衣，自顧道：「幸好最固執的那兩個長老都不太長命，約束我沒有多少年便嗚呼哀哉。」

沈勝衣只問：「都是壽終正寢？」

「表面上看來都是的。」楊萬壽笑了笑：「風神門殺人的方法雖然層出不窮，驗屍的方

法却非常原始，只得一種。」

沈勝衣道：「這座古墓既然這樣秘密安全，死在古墓中的人一般看來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也許會有人懷疑，却是怎也不會懷疑到我這個主人的身上。」

「然後你便遷出了這座古墓。」

「這說來已是那兩個老頑固死後兩年的事情，我總算說服了大部份的人，容許我到外面去看看。」楊萬壽搖頭：「這又是我難以容忍的事情，以我主人的身份，要做一件事居然要徵求下屬的同意。」

「於是跟着又有人死亡了？」

楊萬壽大搖其頭。「我從來做事就不會這樣急，何況還有其他好辦法？」一頓笑接道：「最初我以爲只是我一個人討厭住在古墓裏，後來才知兵他人也一樣，一接觸外面的世界，立時都樂不思蜀，所以我提議將根據地搬入城中，大家都不大反對。」

「你當然也要費了很多心思口舌才能夠達到目的，而爲了掩飾你們的身份，你們不能不在城中兼做其他許多正當生意。」

楊萬壽笑道：「幸好我們都是聰明人，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很快就明白金錢的威力，又能夠巧妙的利用金錢打通關節，這當然還因爲我有與生俱來超凡脫俗的豪氣。」

沈勝衣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好像他這種老江湖，楊萬壽那份豪氣若是裝出來，一定會發覺。

「杭州城中每一種生意好像都有你的一份。」沈勝衣輕歎。

「也許這才顯得我是個做生意的奇才，才像一個大富豪，既可以掩飾我的本來身份，又可以掩飾我眞正的財富來源。」

「生意方面你倒是做得光明磊落，完全是大富豪的格構。」

「利潤方面這當然會不多，但只要不賠錢，就能夠做下去，到現在，杭州城中只要是我名下的店子，沒有不賺錢的。」

「口碑傳開了，雖然利薄，但多銷積聚之下，却還是非常可觀，當然，開始的時候並不容易。」

「當然了，任何人對生意人都懷着一種敵視的心理，要他相信那的確便宜，是公平交易，需要一段時間，幸好風神門一直以來的開銷並不大，積聚的財富足以支持開始一段時間的虧蝕，在選擇以及發展方面，我也算頗具慧眼，絕少出亂子。」

沈勝衣點頭道：「你的確是那方面的奇才，杭州城中的人都承認你實在是個殷實商人，你的朋友也都認爲你不好的只是兩個習慣。」

「一是說話太多，藏不住秘密。」楊萬壽笑道：「你當然明白，是爲了什麼？」

「因爲你要藏起來的秘密已夠多，要別人不去追究，惟一的辦法就是裝做光明磊落，什麼秘密也都藏不住。」

楊萬壽大笑。「一個心直口快，坦蕩蕩胸無城府的人，你既然連秘密都不想讓他知道，又怎還會再追查他的秘密？」

沈勝衣微喟。「那些告訴你秘密的朋友都會因爲你的心直口快弄得非常尷尬，你却又表現得一派事無不可對人言的樣子，在尷尬之餘，他們却仍然以爲交到了一個光明磊落的眞正朋友，儘管恨得牙癢癢，一方面還是覺得你可愛。」

「也因此他們對我完全信任，就是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他們也不會追究，甚至會助我闢謠，我因而成了杭州城的大好人。」楊萬壽不由又打了一個「哈哈」。「這個道理雖然很簡單，明白的人到底並不多。」

沈勝衣道：「若是有你那麼優厚的條件，相信也會很容易明白的。」

楊萬壽道：「這也是，不說別的，就我這個樣子，已經不像一個壞人的了。」

沈勝衣接道：「還有一個習慣就是你的好奇心太重，太好管閒事，在杭州發生的任何事，無論是否與你或你的朋友有關，你都是管上一管。」

楊萬壽笑問：「你現在知道又是什麼原因的了。」

沈勝衣道：「這樣你的消息才會更加靈通，事無大小，別人總會跟你說一說，那就是什麼地方出了亂子，你也會及早提防。」

楊萬壽接道：「也因爲我的好管閒事，別人便不敢管我的事，也以爲我沒有時間再去做什麼事，當然，這使我的生活變得更多姿多采，也是我要好管閒事的一個原因。」

「能夠做到這樣當然必須有財有勢，人要識得差不多，武功也要好。」沈勝衣接道：「至於你的結交江湖朋友，除了要他們助你好管閒事之外，當然也只有借助他們掩飾自己的身份以及增加消息的靈通。」

「也因此，我變成了杭州城的土霸王，江湖上的朋友也都慶幸我天生一種性情，不喜歡走遠路，混來混去都是在杭州，否則江湖上早已波瀾翻滾。」楊萬壽笑笑：「你現在當然已明白那所謂性情到底是什麼回事。」

沈勝衣道：「你必須留在杭州處理風神門的事情。」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若是再有原因，若非眞的有一種性格，便該是有一種恐懼。」

楊萬壽的笑容僵結。「你是怎麼樣看出來的？」

沈勝衣道：「從你的阻止我們到這兒。」

楊萬壽道：「你知道是什麼原因？」

沈勝衣道：「這兒必然藏有關於你的什麼秘密，你將之藏在這兒，當然是你認爲這兒比較你知道的任何地方都要安全。」

楊萬壽道：「風神門在這兒長根，我在這兒長大，在這兒住了差不多三十年，又一直都是風平浪靜，你想想，在我的心目中還有什麼地方比這個地方更安全？」

沈勝衣目光炯炯，接道：「還有什麼話，你何不痛快快的說出來。」

楊萬壽驀歎道：「你這雙到底是什麼眼睛，竟像要看到我的心深處。」

沈勝衣道：「只是經驗。」

楊萬壽苦笑。「不錯，除了因爲在這個地方平安長大，有一份根深蒂固的安全感之外，還因爲有一個固執而小心的父親。」

沈勝衣道：「一個小心而固執的人，一定會有許多出人意料的安排，以使他的後人安享一生。」

楊萬壽道：「他是思慮過度，突然暴斃，臨死之前根本沒有時間交代什麼。」

沈勝衣恍然道：「你是担心他有什麼留下來，威脅到你的安全？」

楊萬壽道：「他死後我已經很小心的找過很多遍的了，每一遍都給我找到一些東西，有些是他生前預先立好的遺訓，甚至推斷到我遇上什麼麻煩會跑到地下殿堂那兒，之後又應該如何應付。」

「父母愛子之心，可謂無微不至。」

「他却是忘記了這並非一個正常的家庭，只將自己當做諸葛孔明再世。」

「你認爲怎樣？」

「平心而論，實在很不錯，可惜他忘記了自己的兒子也是一個天才。」

「看來他只要你安安份份的做你的風神門主，終此一生，而你若然是能够安安份份的做下來——」

「可以說絕不會有今天。」楊萬壽笑笑：「我不能不承認風神門的殺人買賣做得很秘密，幾個轉折又轉折，簡直就無懈可擊。」

「風神門收養的，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自小就養成了一種服從，要不是將他們迫得太緊，相信他們，也不會做出對不起風神門的事情。」

「這完全可以肯定。」楊萬壽雙手一攤道：「我其實也不想迫他們可惜我沒有其他辦法來。」

「你的不安份，其實只是不想留在這兒，到外面闖一番天下？」

「我沒有這麼大的志向，只是想擺脫一切束縛，爲所欲爲，就像做現在的萬壽無疆，杭州城土霸王楊大爺。」楊萬壽大搖其頭：「那知道我才提出這個念頭，便遭到風神門中的長老阻止。」

「我看他們只是勸止。」

「這已經令我很沒趣，最要命的是他們不停引用先父的一句名言：『風神的主人離開這座古墓風神門便會滅亡。』我時常都奇怪，會不會眞的這麼嚴重，一直到我發現先父的種種遺訓。」

「主要是怎樣說？」

「我若是到了外面，一定就會抵受不住外面的種種誘惑，從而疏忽風神門的事。」

「風神門在蛇無頭不行的處境下業務一定會倒退，而因爲業務倒退，門下的殺手難以維生，難保就會做出違背門規的事情。」

「就是這樣了。」楊萬壽大大歎了一口氣：「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我要動的念頭全都在先父意料之內，所以說他是孔明再世也不爲太過。」

沈勝衣道：「也許你想要做的，當年他亦曾想過，對年青人跳躍的生命來說，這種地方的確是不適合他們，令尊到底也有過年青的時候。」

楊萬壽撫掌大笑。「跟你說話實在有意思極了，用不着花時間多解釋。」

沈勝衣接道：「你們不同的，大概就只是在性格方面，令尊比較固執而保守。」

「所以他很容易就將那一股衝動壓下來，但最要命的還是他那一份小心謹愼，到現在爲止，我仍然不能夠確定他留下來的所有遺言是否都已給我找出來。」楊萬壽不由自主的又搖頭：「若說到小心謹愼，我這個做兒子的實在還有一段距離。」

沈勝衣道：「我相信你已經考慮毀掉這地方。」

楊萬壽笑道：「又豈止考慮，我甚至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計劃，只等待時機成熟。」

沈勝衣道：「這所謂成熟的時機，相信就是在要將風神門下的殺手完全殺掉之後。」

「我幾乎完全成功的了。」楊萬壽目光落在小倩面上。

小倩忍不住問：「你難道不可以解散我們？這我們大概也不會拒絕。」

沈勝衣接道：「做那一種工作的人日久都會感到厭倦，他們應該也不會例外。」

楊萬壽道：「我曾經考慮過，只可惜我認爲時機合適的時候，門中的長老又太多，而我又好像沒有那麼大的胆子，我的心情你應該明白的。」

「你身爲門主，地位在風神門至高無上，也當然會特別孤獨，一個人在孤立無援的環境下，胆子當然大不起來的。」

楊萬壽點頭道：「到我認爲時機適合，那些長老死得七七八八的時候，問題又來了。」

「那些長老都是壽終正寢？」

「不全是。」楊萬壽笑道：「但看來都是，風神門殺人的方式很多，我這個風神門主不多不少也總會懂得一些，而花上相當時間，又是那麼熟悉的對象，要製造意外，又有什麼困難？」

「你這是自毀基石。」

「也是自尋煩惱，在上的人越少，生意便越難做，很多時我不得不親自出動。」

「那是因爲你不能夠一次過就解決所有問題。」

楊萬壽點頭接道：「所以生意還是要做的，否則讓別人知道風神門出亂子……」

他沒有說下去，沈勝衣却完全明白，那個消息若是傳開，就是風神門的殺手便已經難以控制，一出現漏洞，風神門這個嚴密如鷄蛋的組織很快就會只剩下一個空殼。

「本來幾個或者很多人負責的事情，都落到你身上，也夠你辛苦的。」沈勝衣接道：「你當然不會再提升任何人。」

「當然了，所以我只好改了改風神門殺人的價錢，但生意還是很好。」

「跟着你當然是如何設法斷絕生意的來源，以省麻煩。」

「最困難的也就是這一點，風神門的殺手大都已習慣揮霍，殺人所得若是不足以維持生活，日久難免會另想辦法。」

「已經有這樣的殺手了？」

「一個是趙東樓，還有一個是龍五。」楊萬壽突然笑了笑。

小倩詫異道：「鎭遠鏢局失去的那二十萬兩銀子其實是龍五取去的？」

「這不是第一次，只是有第一次便有第二次，他的胃口也越來越大，二十萬兩銀子也吞得下了。」楊萬壽接搖頭：「但比起趙東樓，他還是差一些。」

沈勝衣道：「這個人據說是死在麗春院一個紅妓的房間內。」

「沒有比這種事更花錢的了，所以幾乎每一次他都是殺人兼搜掠。」楊萬壽又搖頭：「他以爲做得很小心，沒有人知道的。」

小倩道：「可是當日你却說他從沒有犯過錯。」

楊萬壽沒有回答，小倩也沒有再問下去，她當然已想到楊萬壽當日那樣說，其實是迫他們中的一個承認同門相殘，觸犯風神七戒。

沈勝衣沉吟着接道：「你一面這樣解散風神門，一面在杭州城中發展，倒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難怪你不能夠往外跑。」

楊萬壽道：「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最低限度我可以全心全意在杭州發展，變成杭州的名人，那日後，風神門就是有什麼變化，別人也不會懷疑到我頭上。」

沈勝衣道：「你已經做到了，這之前我們還在担心你的生命安全。」

楊萬壽道：「到底是人算不如天算，這難道就是天意？」

沈勝衣接問道：「風神門只剩下這些人的了？」

楊萬壽道：「我的計劃是易吃的先吃，慢慢吃，不用急，吃光了，才吃難吃的，可惜我的耐性不太好，吃掉那些長老後，便開始發急了。」

沈勝衣道：「然後你終於找到了機會，利用小倩七個人的弱點，要他們破戒，再自相殘殺。」

「我的確貪心了一些。」楊萬壽微喟。

沈勝衣道：「你接近成功的了。」

「就是低估了你的能力。」

「話所以又得說回來。」沈勝衣很冷靜的

問：「我們之間到底有什麼仇怨？」

「沒有。」楊萬壽搖頭：「我們一直是好朋友，只可惜你的名氣太大，武功又太好。」

沈勝衣無言，楊萬壽接道：「這件事除了你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能夠勝任，我也很想清楚你的運氣是不是真的這樣好。」

沈勝衣搖頭歎息，楊萬壽又道：「事實證明你運氣的確不錯，比我還要好，可惜，我認識的人當中，再沒有合適的人，否則我是不會冒這個險。」

「交朋友實在不是一件樂事。」沈勝衣搖頭嘆息：「連你這樣的朋友都不可以信任，還能交什麼朋友？」

楊萬壽道：「經過這一次你應該知道好像我這樣豪爽的人若非瘋子，必定大有問題。」

沈勝衣道：「我認識當中不少你這樣的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出現問題。」

楊萬壽大笑：「那你就以我為榜樣，以後小心一些就是了——」話說到這裏突然一頓。

小倩立即道：「這一戰不用戰了。」

楊萬壽道：「我承認他還有以後，等如承認自己到此為止。」

「難道還有別的意思？」

「任何人都有說錯話的時候。」楊萬壽突又大笑：「死在這樣的高手劍下，亦未嘗不是一件光采的事情。」

沈勝衣看看他，無言轉身，舉步往外走，小倩稍為遲疑，亦步亦趨。

楊萬壽一怔，大呼道：「你們要怎樣？」

沈勝衣淡然應道：「我在古墓外等你。」

楊萬壽道：「還等我什麼？」

沈勝衣道：「一門之主，總有些事要交代的。」

楊萬壽道：「你難道不知道，所有風神門的人，忠心的不忠心的……」

沈勝衣道：「他們都是忠心的，雖然或有破戒，但並沒有做過傷害師門的事，只是你這個門主要離棄他們。」

楊萬壽嘶聲道：「我討厭這些負担，他們對我只是一種負担。」

沈勝衣道：「沒有他們風神門絕不會有今天，若說負担，住在你杭州城中那座莊院的江湖人何嘗不是，他們並沒有替你賺過錢，你却要奉養他們。」

「那是不同的……」

「沒有什麼不同的，他們是人，風神門那些殺手又何嘗不是，風神門不救他們，未必會死亡，只因為被風神門收養，以殺人為業，變成了風神門賺錢的工具。」沈勝衣搖頭：「你需要冷靜的想清楚。」再次舉步往外走。

楊萬壽嘶聲大叫：「沈勝衣！」一雙眼睛與之同時暴睜，雙拳緊握，指節「格格」作响。沈勝衣頭也不回，只是應道：「我等你半個時辰，你可以出來，也可以不出來，半個時辰之後我們便離開，日後除非你再找上我們，否則我們都不會再過問你的任何事。」

楊萬壽沒有再作聲，只是瞪着二人。

沈勝衣脚步不停，小倩走在他身旁 亦一樣頭也不回，終於在彎角消失。

楊萬壽亦終於崩潰，坐倒地上。

× × ×

古墓外陽光普照，沈勝衣一步跨出，吁了一口氣，小倩亦是，陽光雖然令她的眼睛一陣短暫的不舒適，卻同時給她一種既溫暖又磊落光明的感覺。

她的脚步也因此輕快起來，雀躍着搶在沈勝衣之前，身子轉了一個圈才在一方斷碑上坐下。

沈勝衣在她身旁坐下來，笑笑問：「怎樣了。」

小倩道：「很好，我的心情從來沒有過這樣舒暢。」一頓她一掠那把秀髮，抬起頭。「你也許不知道，我以前最討厭的就是陽光，能夠不走在陽光下就不走。」

看她的神態，說的絕無疑問是眞話，做壞事的人，對陽光總有一些避忌，光天化日之下，壞事也所以總是少一點。

沈勝衣道：「殺手是一種黑暗的行業，就是不在黑夜也未必然在暗中進行，陽光一般都是拿作光明磊落的象徵。」

「我已經有這種感覺。」小倩仍然仰着頭，承受那一片明亮的陽光。

沈勝衣接道：「雖然陽光底下也一樣可以做骯髒的事情，但做的人相信也不會做得怎樣舒服。」

小倩倏的一聲輕歎：「門主……」

「在杭州城中表面上他也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他也顯然很想做到那樣子，所以我讓他在陽光下解決這件事情。」

小倩接問：「他那樣做到底是為什麼？」

沈勝衣道：「只是要擺脫風神門的陰影，說錯，錯的其實並不是他。」

小倩道：「上天其實不應該將他安排在風神門，讓他成為風神門的繼承人。」

沈勝衣淡然一笑，小倩歎息着接道：「我有時也實在有些懷疑，到底有沒有天理。」

沈勝衣道：「也許上天就是不想風神門再存在，所以安排一個這樣的人繼承風神門。」

「那又怎會有風神門的存在？」

「不要跟我談天理，我跟你一樣，一直在懷疑。」沈勝衣帶笑歎息。

小倩看出沈勝衣笑中那一份無可奈何，也只聽他這樣說，小倩已知道類似這樣的事情，之前他已經遭遇過很多。

「其實他不應該這樣着急去做這件事情的。」小倩轉過話題：「我們一直都蒙在鼓裏，他大可以盤算過萬無一失，將我們一個個的個別毀掉，就像之前他做的一樣。」

沈勝衣道：「風神門殺手到底對風神門的事情知道多少，彼此間有沒有聯繫我不敢肯定，相信他這個門主也一樣，也許在要毀你們之前，他已經發覺甚麼不妥。」

「你是說已經引起我們那一個的懷疑。」

「這只是推測，但平心而論，他這個計劃實在非常不錯。」沈勝衣歎息着道：「只可惜他找錯了對象。」

小倩道：「你的運氣實在很好，當然也因為你的武功……」

沈勝衣道：「而且我已經學會了仔細觀察，對人或事，有時我會看得很準，但大多數在遇事的時候，我都沒有足夠的時間觀察，正如這一次。」

小倩道：「可是到危險接近的時候你還是能夠發覺，留上心。」

沈勝衣道：「這其實——」一頓他沒有再說下去。

小倩也沒有說甚麼，只是看着他，彷彿要看到他心的深處。

沈勝衣沒有避開小倩的目光，卻顯得有些兒不自在，好一會，他才道：「這又是另一種本領，但仍然可以解釋是運氣，當然，運氣好武功不好也沒用。」

小倩道：「門主不應該選擇你的。」

沈勝衣道：「他是考慮到那個人武功運氣若不好，你們很容易便將他殺掉，到自相殘殺的時候，不難會揭破其中秘密，轉而威脅到他的安全，武功運氣都好的對手便不同了，你們七個人一擊不中，不難便身受重傷，如何逃得過同伴的襲擊？」

小倩嘆息道：「不錯，受傷的無論遇上那

一個，對方都必是會將之一下解決掉省得麻煩，而既然受傷，在突然一擊之下，根本沒有說話的餘地，只有勢均力敵的兩個人在對峙下才有話說。」

沈勝衣接道：「無論他是否選擇我情形相信都沒有多大分別，武功好又一直都活得很不錯的人，運氣應該都不會太壞的。」

小倩道：「門主相信也考慮到這一點，而不幸，你給他的印象一直都很深。」

沈勝衣道：「我們一直是很好的朋友。」

小倩道：「有一個武功這樣好，名氣這樣大，又這樣夠義氣的朋友，應該是一件很值得快樂的事情，若是沒有我們這些人，你們的友情應該會繼續下去，門主也一定會非常高興的跟你在一起。」

沈勝衣笑笑道：「不一定，說不定那一天他突然有些懷疑，以為我或者甚麼人知道了他的秘密，他還是會利用我殺那些人，或者怎樣的……」

小倩詫異道：「會這樣？」

「這件事在現在發生與在甚麼時候發生並沒有分別。」沈勝衣笑容依舊，看來卻又是那麼無可奈何。「要記懷一些事有時並不容易，要忘記一些事卻更加困難。」

小倩怔怔的看着沈勝衣，她完全明白沈勝衣的說話，卻不明白沈勝衣怎會有這種感慨。

沈勝衣淡淡地一笑：「我其實絕不是一個完人，之前也做過很多錯事。」

小倩道：「你到底只是一個人，不是神，神也有做錯事的時候。」

沈勝衣道：「所以我只希望其他人都一樣，不要因為曾經做錯事，便認為一生已沒有希望。」

小倩道：「門主應該聽聽你這番話，但我絕對相信這之前你已經多少已說過，只是他沒有在意，或者不以為……」

沈勝衣說道：「在現在來說，到底已經遲了。」

小倩歎息道：「做一個像你這樣的俠客實在不容易，連那樣的朋友都不能夠信任，還有甚麼朋友能夠信任？」

沈勝衣道：「但我絕不會因此而不再交朋友。」

小倩完全明白沈勝衣的心情，無言點頭，沈勝衣的目光回到古墓的進口，嘟喃着接道：「我可以忘記這一次的事，但他是絕不會忘記的。」

「門主就是相信你，也不會相信我，為了確保他身份的秘密，不會洩漏出去……」

「他是絕不會相信任何人的，我只是他的朋友，你們卻是他忠心的門人，又好像那些長老他應該知道絕不會背叛他，可是他還是要除去他們。」

「只為了要完全擺脫風神門的束縛。」

「要他放心除非知道他秘密的人都完全死亡，知道他秘密的人現在相信就只剩下你和我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離開這裏，日後他還是會找到來。」

「既然是怎樣也不能避免，何不就今天解決？」沈勝衣忽然臥倒在石上。

小倩目光一閃，說道：「對這一戰你很緊張。」

沈勝衣道：「因為我完全看不出他的武功如何，那除非只是一如他表面那樣普通，否則便已到了返璞歸眞的境界。」

「這方面我是完全也不清楚。」

「風神門能夠教出你們這種殺手，這個風神門主除非天資所限，否則武功應該在你們之上，唯一不如你們的只怕就是經驗。」

「但他會殺過幾個長老。」

「到底怎樣很快我們便清楚的了。」沈勝衣悠然闔上眼睛。

小倩看出沈勝衣是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以便應付與楊萬壽的一戰，他雖然表現得若無其事般，卻是她認識他以來，第一次看見他這個樣子。

若非他已看出楊萬壽不是一個普通的對手又怎會這樣？小倩實在很想跟他多說幾句，但想到這樣會影响他的情緒，到底還是忍下。

她抱着雙膝，怔怔的坐在那裏，心緒卻沒有平靜下來，思前想後，感慨之極。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突然聽到沈勝衣的話：「在想什麼？」

她一怔回頭，沈勝衣已張開眼睛，笑接道：「已經過去的算了。」

小倩只是問：「你怎麼不再休息一下？」

沈勝衣道：「他要來了。」

小倩一驚，目光轉向那邊進口，却是不見有人，沈勝衣接道：「我這樣躺着有一個好處，能夠聽到地下的聲音。」

小倩詫異道：「是什麼聲音？」

沈勝衣道：「有人走過。」

小倩苦笑道：「我就是精神不夠集中。」

這時候她亦已聽到脚步聲，由古墓進口那邊傳來。

沈勝衣與之同時坐起身子，稍理長劍，站起來，動作雖然簡單，在小倩眼中，那刹那已經無懈可擊，只有高手才能夠在短暫的刹那完成一切，全身上下都在備戰的狀態中。

她也站起來，搖頭道：「之前幸好我一直沒有向你襲擊，否則早已死在你劍下。」

沈勝衣道：「你知道我怎能這樣？」

小倩道：「因為你是一個眞正的高手。」

「錯了，只是因為我習慣了被襲擊。」沈勝衣笑了笑：「我其實活得並不太舒服。」

小倩道：「別人卻只是看到你威風的一面，一個人太有名其實並不是一件太值得高興的事。」

沈勝衣道：「當然，名氣就是一種負擔，揹上了，又很難放下。」

「死而後已——」接上話的是楊萬壽。

小倩、沈勝衣目光早已集中在古墓的進出口，肯定楊萬壽是由那裏出來，對楊萬壽他們當然也不可能陌生，可是這時候出現的楊萬壽，還是給他們一種陌生的感覺。

他的頭髮弄得很整齊，頭戴一頂高冠，鬍鬚也修剪過，身上換過了一襲古服，完全不是這個時候的裝束，而配搭得宜，氣勢也因此極大。

他雙手捧着一柄古劍，上面並沒有太多的裝飾，一看便知道不是凡品。

沈勝衣小倩看着他一步步走出來，已感到那一股迫人的氣勢。

楊萬壽出門七步停下，沉聲道：「風神門第七代門主楊萬壽。」

沈勝衣倏然應了一聲：「沈勝衣——」

「小倩——」小倩亦應一聲，上前一步。

楊萬壽目光落在小倩面上，語聲更沉：「很好。」

小倩道：「風神門養育……」

楊萬壽截道：「無論是你的主意抑或是我安排陷阱，你既已破戒，又不接受破戒的懲罰，便是風神門的叛徒，恩義什麼不必說了。」

小倩無言，楊萬壽目光轉向沈勝衣，緩緩接道：「按照風神門的規矩，門主需要以門主的身份出現的時候，便得穿上門主的裝束，但我雖然以門主的姿態出現，並沒有強迫你必須將我當作一門之主看待。」

「我明白。」沈勝衣淡應。

楊萬壽接道：「這一戰也沒有什麼所謂公平，談不上榮辱，只是生死存亡的一戰，有多少本領應該毫無保留盡量施展。」

沈勝衣道：「你要用暗器便用暗器，要用火藥便用火藥就是了，用不着說清楚。」

楊萬壽道：「風神門殺人的方式一共有九十七種，每一種我都全斟酌上、」

沈勝衣淡然道：「可惜我不能清楚告訴你我一共有多少種殺人的方式，這連我自己也不清楚、」

楊萬壽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曾經是一個出類拔萃的殺手，殺手是一個狹窄的行業，消息靈通如風神門，有很多事都知道的，當然，那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你現在已經是一個非常成功的俠客，那除非有足夠的物證人證，否則都很難令人相信。」

沈勝衣只是問：「那你有沒有？」

楊萬壽道：「當然沒有，就是有，之前也不會公開出來將你毀掉的，跟一個你這樣的俠客做朋友，多少也會沾些光采。」

沈勝衣道：「這種光采不沾也罷。」

楊萬壽道：「大概是因爲我實在不是一個好人，所以很自然的想到要找一些江湖上有名的好人來充充場面，好教別人也將自己看做好人。」

沈勝衣道：「這種心理不難明白。」

楊萬壽仰天接道：「但壞人到底是壞人，怎樣裝也是沒用。」

沈勝衣沒有作聲，他完全明白楊萬壽的心情，也相信背境不是那麼複雜的話，楊萬壽這個好人始終會做得成的，事實，在杭州城中，在一般人的眼中他已經是一個老好人。

楊萬壽的頭終於垂下，目光落在捧着的古劍上，說道：「這柄劍叫承影，是越王八劍之一！」

但我若是這樣做，就不是風神門的門主。」

沈勝衣淡然道：「你若是將自己當做風神門的門主，就不會想到毀滅風神門。」

楊萬壽怔在那裏，沈勝衣歎了一口氣，道：「當局者迷，怎樣冷靜的人，有時也不會例外。」

楊萬壽忽然問：「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沈勝衣搖頭，楊萬壽接道：「我若是倒下，無論風神門還存在的一切變成怎樣，都與我無關。」

他的劍終於指向沈勝衣，陽光落在劍上，閃耀着奪目的光華。

沈勝衣劍隨身轉，他的劍雖然普通，但與人合在一起，也仿彿因此變得輝煌起來。

「好！無懈可擊！」楊萬壽冷然一笑：「可惜我用的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劍。」

語聲甫落，楊萬壽連人帶劍飛出，沈勝衣立即劍迎上，小倩那邊刀也動了。

「承影」果然是寶劍，削鐵如泥，楊萬壽用劍之快，也竟然不在沈勝衣之下，劍刺到一半距離，已然三十六個變化，跟着的一半距離變化更大。

沈勝衣不變應萬變，這不變之中，其實已經有很多變化。

「錚錚」的連串異响，沈勝衣退了三步，劍尖斷了一寸，這無懈可擊的劍式在削鐵如泥的寶　到底被削出了破綻來。

楊萬壽沒有追擊，一劍橫掃，將小倩旁來的一刀震開去，沈勝衣一劍隨即迫回。

劍光刀光閃耀，非常迅速，這一次聲响卻反而極少，也只有高手才能夠看得出其中的凶險。

三人一觸即分開，再一次，連什麼聲响也沒有了。

沈勝衣的劍斷了一寸又一寸，連斷七寸，面色居然一些變化也沒有。

小倩的刀也出現了幾道白痕，卻只是白痕，到底小白龍這把家傳寶刀並不是尋常可比。

楊萬壽面上本來已沒有笑容，連斷沈勝衣的劍七次，終於出現了，他笑問：「姓沈的，你這把刀到底有多長？」

沈勝衣淡然道：「你斷的只是劍！」也就在楊萬壽說話那瞬間零隙而入，從不同的角度刺出了三劍。

楊萬壽劍封二劍，還有一劍削斷了他那頂高冠，一把頭髮立時散下來，飛舞在空中。

楊萬壽笑容立斂，左手掐劍訣連劃，劍勢接展開，封住了來劍，來刀，突然劍一擊，接連三劍都擊在小倩刀上，擊在同一個位置。

那柄刀終於被擊出了一道口子，楊萬壽再一劍劈上去，不由小倩不閃避。

沈勝衣斷劍與之同時迫至，楊萬壽腳踏七星，完全不將之放在眼內，沈勝衣一劍快一劍，腳步隨即追及楊萬壽的變化。

只要再一劍，楊萬壽自信便能夠自斷口一劍將小倩的刀砍斷，可是被沈勝衣的一迫，竟然施展不出那一劍來。

他腳踏七星，沈勝衣也是，扣住了他的身形，越扣越緊，也越扣越近。

楊萬壽完全明白沈勝衣的動機，是要以身形變化來補充兵器的不足，而劍雖然斷，所謂短一分，險一分，越接近，威力便越能發揮出來。沈勝衣現在已開始接近，楊萬壽也立即感到斷劍的威脅，身形立即拔起來。

斷劍追不上他的身形，他拔起的姿勢怪異而飄忽，就像一片紙給風吹得突然往上一翻，飄舞在半空，劍尖也正好抵住了沈勝衣長劍的斷口。

沈勝衣長嘯聲中，劍接連三擊，楊萬壽的身形竟彷彿又輕盈了許多，劍未到，身形却已被劍風吹飛，一飛再飛，第三次飛出，雙腳便已觸及一塊墓碑。

那塊墓碑有兩丈多高，楊萬壽雙腳才觸及，立即移動，踏着墓碑往上疾走。

沈勝衣緊追而至，劍勢如箭疾，在墓碑上刺出了三個洞，仍然追不上楊萬壽。

每刺一劍，沈勝衣的身形被往上拔高一次，第三劍刺出，楊萬壽已然從墓碑頂翻過，與之同時沈勝衣的劍往墓碑上一按，身形卻倒翻了回去。

那塊墓碑幾乎同時斷下。

楊萬壽劍一劃，削斷墓碑，一掌接拍在斷碑上，將那塊斷碑震倒飛出去，飛撞向沈勝衣，而若非沈勝衣及時一按倒翻，斷碑便會立即撞在他身上。

他身形半空中翻滾，斷碑從身旁飛過，「轟」地撞在一塊墓碑上，片片碎裂。

楊萬壽人劍隨即飛來，疾風也似飛飄而至，劍與人混在一起，也不知是一片光還是影，卻給人一種風的感覺，最低限度，那種破空聲已然是。

那種威勢卻不是疾風能夠形容。

沈勝衣看得很清楚，卻看不透楊萬壽劍勢的變化，動念之間，光影已然掠至。

小倩一旁刀急出，沈勝衣的劍亦展，這一劍可以說是他劍術的精華，變化之多已到了他用劍的極限，已足以抵抗任何的襲擊。

「嗆啷」一聲，楊萬壽人劍急掠而過，沈勝衣的劍斷去了半尺一截，小倩人與刀被震開了三尺。

兩人相顧一眼，左右靠攏。

楊萬壽那邊已一隻蝙蝠也似掠上了另一塊墓碑，橫劍道：「讓你們知道風神門的劍術已到了什麼境界。」

沈勝衣淡然道：「若不是在這種環境，你這種劍術只怕不容易施展出來。」

沈勝衣目光陡亮，道：「我知道有這柄劍，只是不知道仍然存在，落在風神門內。」

楊萬壽拔劍，那果然是一柄寶劍，龍吟中劍氣迫人，劍光在陽光下更是奪命。

楊萬壽左手將劍鞘拋開，接捏劍訣，道：『越王八劍傳說無堅不摧，這並非事實，但削鐵如泥，倒並非誇張。」

語聲一落，他半身突轉，劍光過處，在他右側的一株也算得大的樹身齊地七尺處斷去，「轟轟發發」地倒下來，斷口齊整之極。

那柄劍一些損傷也沒有，劍光仍然是那麼明亮，方才劍削進樹幹，只是「刷」一聲，楊萬壽用在劍上的內力顯然並不多，卻削得這麼俐落，可見那柄劍是眞的非常鋒利。

沈勝衣脫口一聲：「好劍——」

楊萬壽接道：「我以這柄劍與你交手，當然佔盡便宜，對你來說，並不公平。」

「無妨。」沈勝衣異常鎭定。

楊萬壽自顧接道：「此時此地，已是無公平可言，只要能夠殺你，無論什麼辦法我都會毫不猶疑的用出來。」

沈勝衣道：「我完全明白這一戰的性質，你要怎樣便怎樣，不必顧慮。」

楊萬壽道：「你雖然宅心仁厚，我若是厚顏求存要一條活路絕不成問題，可惜我從來都不會輕信任何人，也不要別人知道得太多。」

沈勝衣道：「我知道的不錯已太多，換轉我是你，也不會放心。」

「我要活得心安就不能讓知道得太多的人存在，你雖然信用極佳，我卻是如刺入目，不去不快。」

沈勝衣道：「我若非已知道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也不會在這裏等你。」

楊萬壽道：「這件事情我們就在這裏作一個了斷，今天不是你們死，便是我死，生死之間，別無選擇。」

沈勝衣劍一挑一劃，道：「請——」

楊萬壽目光一閃，道：「這只是一柄普通的劍。」

沈勝衣道：「你大概不會送我一柄『承影』那樣的劍才跟我動手。」

楊萬壽大笑：「我不是一個那麼笨的人。」目光轉向小倩：「你怎樣——」

小倩冷應道：「這並非公平的一戰，只要有機會我一定會出手。」

楊萬壽目光轉落在小倩的刀上，突然道：「好刀——」

小倩冷笑道：「所以你小心了，這柄刀雖然未必比得上越王八劍也不會輕易被削斷。」

「可惜你的武功不配用這柄刀。」

小倩道：「我也不是這一戰的主力，只要我能夠發揮這柄刀的一半威力便已足夠。」

楊萬壽點頭。「不錯，若是我的武功與沈勝衣一樣，你就是只能夠發揮這柄刀的一成威力，已足以改變戰果，使沈勝衣穩操勝券。」

小倩接道：「能夠發揮的五成威力我當然不會只發揮一成的。」

楊萬壽打了一個「哈哈」，道：「可惜你並不清楚我的武功與沈勝衣的距離怎樣。」

小倩道：「我只知道盛名之下無虛士，沈大哥武功即使不如你，臨敵豐富的經驗不難補救武功的不足，再加上我這柄刀……」

楊萬壽笑顧沈勝衣。「你的運氣的確好得很，本來是我養的狗反助你咬起主人來，有什麼話說。」

沈勝衣淡然道：「這種話也不是你說的，雖然我並不在乎你怎樣說話，却不希望自己的對手竟然是一個卑鄙小人。」

楊萬壽道：「你若是一個君子……」

「我不是一個君子，但也絕不是一個卑鄙小人，只知道怎樣做才無愧於心。」

楊萬壽大笑道：「我現在又發覺你這個人的一樣優點了。」

沈勝衣截道：「你要說什麼我很清楚，我做事也從來不會在乎別人的意見了。」

「這你已經說過了。」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只是兩件事。」

「一是戰，一是逃。」楊萬壽大笑不絕：「沒有第三件的了。」

沈勝衣道：「別人有，你不會有的，否則你也不會花這許多心思來毀掉風神門。」

楊萬壽一怔，又大笑：「我現在惟一悔恨的就是做得太過份，不能夠與你公平一戰。」

沈勝衣道：「我也爲自己可惜。」

楊萬壽搖頭道：「好像你這樣有性格的人到底不多。」

沈勝衣道：「你若是有我那許多的經驗，你也會變得很冷靜，很固執，絕不會那麼輕易受別人的影响改變初衷。」

楊萬壽道：「也許——」

一頓大笑接道：「一直以來都是只有別人上我的當，若是我也上了別人的當，對我來說應該會是一件好事。」

沈勝衣無言，一直以來他也不知上過多少別人的當，他雖然並不怨恨，却也絕不會因此而引以自榮，上當原就不是一件樂事，而最令他難堪的還是那些要他上當的很多都是他的朋友，甚至好朋友。

只是到現在他仍然還沒有對朋友絕望。

楊萬壽看着沈勝衣，道：「能夠交到你這種朋友實在是一件樂事，可惜我的出身不同，由開始我便已考慮到有此一天。」

沈勝衣道：「這是命運。」

楊萬壽道：「也許我老早對你說清楚，憑你的經驗，不難替我想到一個妥善的解決辦法

環球新書介紹

外星球歷險記

馬雲新作「外星球歷險記」，包括了兩個科學幻想故事，「外星球歷險記」及「美蘇太空大戰」。

「外星球歷險記」講述兩個美國西點軍校受訓的百厭星，混入了巨型火箭之內，却因爲無法控制而直衝出外太空，幾成太空垃圾，最後却成了另一星球的俘虜，從而發覺了這些外星球人在收集各色地球人類，進行一項陰謀。

「美蘇太空大戰」描述蘇聯特務查出美國政府與外太空生物結成「星際聯盟的秘密」，並有機地供外星球的飛碟使用，於是一場太空大戰宣告爆發。　（每本$7.00）

「果然有眼光。」楊萬壽大笑：「你現在後悔爲什麼不在殿堂內與我一決生死的了。」

沈勝衣道：「殿堂的環境只怕更惡劣，我們根本不會有足夠的地方閃避。」

楊萬壽道：「可惜我當時劍不在，不能夠立即出擊。」

「這的確可惜得很。」

楊萬壽道：「也是說，你的運氣實在很不錯，最低限度在柳清河、邱大業、屠龍他們之上。」

沈勝衣淡淡道：「你也是的。」

楊萬壽道：「不錯，我當時劍未在手，你們若是一齊出擊，很容易將我擊倒，卻也不要忘記那附近到處都開有暗門。」

沈勝衣道：「這些現在還說來幹什麼？」

楊萬壽大笑道：「我們之間這個時候的確已無須多作廢話，我目的也只是要你們多活片刻。」

笑語聲中他雙腳在墓碑上一蹴，又是一隻大蝙蝠似的飛掠過來。

沈勝衣小倩劍刀齊展，「嗆啷」的又接下楊萬壽一劍，沈勝衣的劍再斷半尺，所餘的只是半尺不到，楊萬壽一飛而過，在那邊另一塊墓碑上一踏，又倒飛回來。

這一次的劍勢更凌厲，沈勝衣目光及處，一聲：「給我刀！」一把取過小倩手中刀，疾迎了上去。

他仍然瞧不出楊萬壽的劍勢變化，卻自信刀勢的變化，足以阻截楊萬壽的劍擊，任何的兵器在他的手中，這樣用來並沒有太大的分別，一樣能夠在那刹那發揮招式的變化，雖然沒有劍那麼迅速靈活，但一招半式全力施爲，肯定不會成問題。

劍刀刹那間交擊！

楊萬壽那刹那亦知道什麼回事，只是他的劍勢一發不可收拾，而沈勝衣又是迎上來，那刹那之間已經不能夠再有任何的變化。

「嗆」一聲，火星暴閃，刀沒有斷，只是出現了一道白痕，楊萬壽那一劍，並沒有砍在那道口子上，他的劍當然沒有任何損傷，人卻被這一震震得倒飛回去。

沈勝衣也不例外，倒退回小倩身旁，將刀交回小倩的手上。

楊萬壽卻是未能夠倒退回墓碑那邊，也因爲沒有借力的地方，不能夠再飛回來，他凌空落下，橫劍護胸，冷冷一笑道：「果然反應敏銳。」

沈勝衣道：「不管怎樣，你是不能夠再飛來飛去的了。」

楊萬壽道：「刀不斷，你便能夠清楚看到我劍上的變化。」

沈勝衣道：「不用擔心兵器被削斷，劍斷刀之後再威脅到生命的安全，當然可以集中精神細看清楚你劍上的變化。」

楊萬壽冷笑道：「也是說我若是再這樣飛來，你便能夠直接攻擊我劍勢的破綻？」一頓接問：「你眞的能夠瞧出破綻的所在？」

沈勝衣淡然道：「就是瞧不出來，我也會告訴你瞧出的，最低限度，目前你也不能夠肯定。」

楊萬壽道：「我當然也不會冒這個險再這樣攻上來。」

「你這樣飛擊，劍勢身形都必須完全配合，即使你劍上還有其他變化，可以配合飛擊的身形，相信也不會這樣完美。」

楊萬壽搖頭道：「好一個俠客，好重的心計。」

沈勝衣道：「我只是知道對付什麼人，應該用什麼方法。」

楊萬壽仰天大笑。「幸好我並不是只得這幾下子。」笑語聲未落，人劍便移動，不太慢，一閃進入了旁邊三丈外的一塊墓碑後面，消失不見了。

沈勝衣目光閃動，道：「我們到那邊的空地去。」

那邊的空地墓碑大都倒塌，不像這裏到處都立着翁仲墓碑。

他們身形方展開，一聲尖嘯，楊萬壽天馬行空般急掠而過，連串暗器飛擊向二人。

沈勝衣小倩刀劍齊出，將暗器擊下，一道火焰便火蛇也似飛來。他們閃身避開，火蛇落在一塊墓碑上，「蓬」地變成一團。

另一蓬暗器緊接射至，沈勝衣要擋，小倩突然一聲：「不能擋！」身形隨即一旁閃開。

沈勝衣也立即閃避，這蓬暗器打在地上墓碑上，紛紛爆開來，竟然全都是火藥暗器。

楊萬壽接從一塊墓碑後閃出來，冷笑道：「我倒是忘記了有一個風神門的叛徒在你的身旁。」

沈勝衣淡然道：「這個時候你還說這種話，目的何在？」

楊萬壽打了一個「哈哈」。「我而且忘記了無論我怎樣說，你還是不會放棄小倩。」

沈勝衣道：「你給我的印象已經是夠壞的了。」

楊萬壽大笑，手一揮，十數顆白色的彈丸全都爆開來，爆出了一團團煙霧。

小倩立時一聲：「快走！」

沈勝衣身形立動，霹靂聲驟響，一股烈火在身前疾揚起來。

隨即又是連串的爆栗子聲響，夾雜着一聲聲霹靂，暗器破空聲亦起。

沈勝衣小倩顧得閃避暗器，那裏還來得及離開，也不過片刻，周圍便已煙霧瀰漫。

小倩輕聲道：「這是煙丸。」

沈勝衣點頭。「江湖人拿來掩護撤退慣用的。」

「就是那種了。」小倩搖頭：「他當然不是要撤退。」

沈勝衣道：「那是擾亂我們的視覺。」一頓一笑：「但他的視覺也一樣會受影响。」

小倩看着他，搖頭。「這個時候你居然還能夠笑出來。」

沈勝衣笑道：「能夠笑的時候爲什麼不笑？」語聲未落斷劍突揮，「叮」的將一枚暗器擊飛。

那枚暗器並不是火藥暗器，但來得突然，而且沒有多大聲响，沈勝衣將暗器擊飛，又笑笑。「現在我大概已能夠分辨得出是否火藥暗器的了。」

小倩又靠近了一些。「暗器是從東面飛來的。」

沈勝衣道：「方才他卻在西面，不管怎樣，這個人的輕功實在不錯。」

小倩正要說什麼，沈勝衣突然向他示意移動，身形接展開，向一旁掠去。

暗器緊接追射，沈勝衣應閃則閃，應擋則擋，迅速竄進了煙霧中，小倩緊跟着，撞進了沈勝衣懷中，臉頰頓時紅起來，只是煙霧中看不見。

沈勝衣聽到了小倩的呼吸急促起來，那刹那，他也有溫香軟肉的感覺，只是道：「跟着我——！」

語聲低得很，小倩聽着正要回答，嘴唇已給沈勝衣按住，一枚暗器同時擊來，沈勝衣立即攫着小倩一轉。

「叮」的暗器打在一塊墓碑上，爆出了一團火焰。

沈勝衣小倩在火藥暗器爆炸聲中蹲下來，這時候周圍已經煙霧迷濛，三尺對面不見。

那些煙丸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造成，竟能夠變出這許多煙霧，沈勝衣小倩就像是置身在一鍋沸騰的白粥中，他們索性躺下來。

暗器緊接從不同的方向射至，有些從他們的上空射過，有些離開得非常遠，顯然是毫無目的，楊萬壽完全不能夠肯定他們的所在，以暗器亂試。

火藥暗器隨即亦出現，有一顆距離沈勝衣小倩不到三尺，沈勝衣無動於中，一隻手掩住了小倩的嘴巴，小倩這才沒有叫出來。

沈勝衣等到小倩的情緒完全穩定了才將手鬆開，凝神靜氣，傾耳細聽，小倩也盡量控制自己的呼吸，以防楊萬壽因此而發覺自己的所在。

三枚暗器接又向這個方向射來，從他們的身上飛過，最低的一枚，距離他們的肌膚不到一尺。

沈勝衣耳聽風聲，已知道楊萬壽的位置，可是他仍然沒有反應，小倩看見他這樣，當然也不會擅自採取行動。

一會又是三枚暗器射過，楊萬壽的位置已變動，暗器的方向距離亦不同。

沈勝衣當然完全不理會，傾耳細聽之外，就是小心那些煙霧的變化。

楊萬壽的聲音終於在煙霧中响起來：「姓沈的，你這是不敢應戰。」

這聲音入耳，沈勝衣小倩更能夠確定楊萬壽的位置，小倩伸手輕按沈勝衣手掌，沈勝衣卻輕捉着她的手，暗示不要妄動。

一會，楊萬壽的聲音又再次傳來，只是改了位置，道：「名震江湖的名俠想不到亦會像烏龜一樣躲縮着，連話也不敢回答一句。」

沈勝衣只當作沒有聽到，他知道楊萬壽對這附近的環境是必已瞭如指掌，所以才會施放煙霧，這種情形之下動手，吃虧的只是自己，索性連話也不說，等楊萬壽完全不能夠肯定位置。

楊萬壽也果然有準備才開口，每一次移動他都能夠準確地落在一塊墓碑的後面，沈勝衣小倩若是循聲向他攻擊，有墓碑阻擋，怎樣凌厲也不能直接威脅到他的安全，相反他可以看準機會反擊。

沈勝衣小倩的反應卻完全在他意料之外，暗器一再射空，他忽然亦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希望那些煙霧快快散去，好讓他清楚看見二人的所在，最理想的當然就是他能夠看清楚，沈勝衣小倩不能夠。

話說過，他的身形便跟着移動，改變位置，煙霧對他來說既然也起了障碍作用，當然也會生出了危險的感覺。

最令他奇怪的是沈勝衣小倩一直都沒有反應，他們到底在打什麼主意？難道竟然乘此機會離開這片墓地？

他絕不相信，沈勝衣小倩並非置身下風，也應該知道這件事今天不解決，只有更麻煩，變方必須有一方毀滅，否則便沒完沒了，會離開的只是他，而所以不離開，完全因爲他丟不起這個臉，也不相信沈勝衣小倩在他離開後會替他保守秘密，等到他作好準備，才再來一次決戰。

只要沈勝衣小倩將秘密洩漏出去，天下之大，亦再無他容身之所，風神門這許多年來殺人無數，仇家遍天下，以他這樣一個這許多年來都是留在杭州，完全缺乏江湖經驗的人，如何能夠擺脫這許多仇人的追踪報復？

除了撲殺小倩沈勝衣滅口之外，他再無其他更好的解決辦法，原是指望那些煙霧能夠助他將他們乘亂解決，那知道他們不亂，他自己反而亂了，但他又絕不能眞的亂，否則沈勝衣小倩反客爲主，倒在煙霧中的說不定反而是他，那才是笑話。

他所以移動說話施放暗器，不惜暴露所在，其實就是誘沈勝衣小倩出手，只要他們出手他便有機會，沒有人比他更熟悉這個環境了。

沈勝衣小倩所以毫無反應，他當然明白是因爲看破自己的動機，要反客爲主，找到適當的機會才出擊。

那當然是致命的一擊，所以他盡管移動，始終有一定距離。

移動下來他當然蠢動心驚，沈勝衣的身手他是知道的，那刹那會不會已竄得很近，隨時可以給自己致命的一擊，他不能不顧慮。

然後他突然想到沈勝衣小倩可能會索性等到煙霧散盡才出擊，身形亦停止移動，靜觀其變。

煙霧卻在風中不住的移動，散發得範圍雖廣，給風吹飄着還是不住離開原位，終於消淡，立在那邊的楊萬壽也越來越明顯。

楊萬壽不丁不八的站着，劍垂指着地面，眼蓋低垂，看似一些也不在乎。隨便來一劍便可以將之剋倒，事實是一觸即發之勢，好像他這種用劍高手，已不用太在意劍勢的變化。

他就是即使張開眼睛，也未必能夠看見沈勝衣小倩，在他們之間，相隔着不少墓碑石駝石馬翁仲。

楊萬壽意念中煙霧一散立即便能夠看見沈勝衣小倩，那知道散盡了，非獨看不見，甚至一些感覺也沒有。

沈勝衣小倩這時候的確仍然臥在那裏，小倩本待煙霧一散爬起來，但看見沈勝衣毫無反應，亦打消了那個念頭，繼續躺着，看着沈勝衣。

楊萬壽的聲音接傳過來，道：「姓沈的，你這是那門子的好漢，煙霧也散了，你還躲着幹什麼？」

沈勝衣完全不理會，仰首向天，就像個呆子，他沒有反應小倩更就不會有的了。

楊萬壽又等了一會，到底忍不住，一個身子終於往上拔起來，上了一塊高大的墓碑。

沈勝衣也這才悠然站起身子，道：「我一直就在這兒。」

楊萬壽冷笑。「卻是龜縮着，一些反應也沒有。」

沈勝衣道：「你喜歡這樣面對面說清楚，跟我們拚一個明白，又何必施放烟霧。」

楊萬壽道：「這難道不是風神門應有的本領？」

沈勝衣道：「我却是沒有學過這些本領，也不以爲一定要在烟霧中交手才能夠了事。」

楊萬壽搖頭：「到現在我才知道你原來是一個這麼狡猾的人。」

「你所以認爲我狡猾只因爲我不肯上你的當，烟霧中，你其實可以到來找我們的。」

楊萬壽大笑，道：「我的確看錯了你這個人。」

沈勝衣道：「你就是只懂得說這廢話。」

楊萬壽長嘯一聲，從墓碑上躍下，向沈勝衣這裏撲來，撲到一半，突又消失不見。

沈勝衣不動，側耳細聽，突然一動，與之同時在他身旁的一塊墓碑一斷爲二，劍光飛襲回來一閃又消去。

沈勝衣一動之後便停下，突然劍指左側，那邊的另一塊墓碑同時斷開，劍急襲而至，小倩引劍擋開，沈勝衣一拳同時擊在斷碑上，將那塊斷碑撞回去。

楊萬壽揮劍擋開，身形急動，沈勝衣小倩已左右包抄過來。

楊萬壽的身形無疑很快，沈勝衣的身形更快，搶在他前面，斷劍閃電般攻至，可是到他的劍回攻，沈勝衣便倒退了出去，小倩却同時

在楊萬壽背後攻來。

楊萬壽不能不接，他一接，沈勝衣便有隙可乘，從他的後背攻至，沈勝衣與小倩絕無疑問早有默契，才會合作得這麼好，將楊萬壽弄至腹背受敵。

楊萬壽當然知道他們的心意，也知道憑他們的武功身手，自己劍雖鋒利，亦很難脫身出去，而長時間這樣，氣力必然被二人消耗盡，唯一的辦法就是將其中一個擊倒，省得前後應付那麼吃力，然後集中全力再解決其餘一人。

這無疑是一個好辦法，也當然一定要他做得到，而最成問題的首先選擇那一個做對象，一時間仍然不能夠作出決定，沈勝衣不錯用的是一柄普通的劍，而且已給他削去一大截，可是沈勝衣的身手却是最好，要追上他，已經不容易，要將他截下來，以劍劈殺更加困難。

小倩的武功不錯不如沈勝衣，可是手上有一柄好刀，楊萬壽的劍很難發揮威力，而且他若是全力攻擊小倩，沈勝衣一定會把握機會從後面襲擊。動念間，他們已交手百招，沈勝衣的劍避重就輕，但到底是高手，仍能夠發揮威力，畢竟以沈勝衣的經驗遠勝楊萬壽，處處都能夠搶制先機。

楊萬壽看得出，也知道再這樣下去，很快便會被二人擊倒，他兩次往上拔起來，但都被小倩沈勝衣迫墮，險些便傷在二人刀劍下。

噹即他便第三次拔起，手揚起，霹靂聲響，四枚彈丸在半空相撞，爆出了兩蓬烟霧，分罩向沈勝衣小倩二人。這一着實在是沈勝衣二人意料之外，一聲小心方出口，楊萬壽已然在烟霧中消失，小倩一聲慘叫隨即在烟霧中响起來，一個纖巧的身子隨即飛出了烟霧。

幾股血柱從她的身上射出來，楊萬壽那剎那顯然已將一切算得很準確，乘小倩意料之外全力向她撲擊，小倩刀勢的變化既然完全在他意料之中，又如何閃避得了。

沈勝衣人被罩在烟霧裏，要救也救不及，身子一動，從烟霧裏竄出來。

楊萬壽同時竄出，劍刺沈勝衣。

沈勝衣接一劍，手中劍便齊柄而斷，小倩那邊即時一聲：「沈大哥，刀——」將手中刀擲向沈勝衣伸手可及之處。

沈勝衣應聲往刀撲去，楊萬壽身形急動追截上前，也就在這個時候，一道寒光從小倩手中飛出　那也就是藏在刀柄中的小刀。

楊萬壽只道小倩必死，全力阻止沈勝衣拿到那柄刀，聽到破空聲响，已經來不及，但仍然冤强讓開要害，那柄子刀「奪」地打進了他的後背，打得他一個身子不由一裁，沈勝衣那剎那立即拔刀、揮刀。

楊萬壽劍要擋，一綫之差，刀已擲腰削進，慘叫聲中，半截身子擲腰斷飛了出去。

沈勝衣反手將刀插在地上，這一刀出手，他便知道刀是什麼情形，一直以來他的判斷也很少出錯。

他跟着躍到小倩身旁，小倩居然還笑得出來：「子母離魂，好刀——」

沈勝衣目光及處，無話可說，小倩喘着氣接道：「我們這種人，這樣死亡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她的眼淚忽然流下來，那剎那她想起了什麼也只有她才知道，她最後的一口氣也隨着流盡。

沈勝衣無言站起身子，這種事他已不是第一次遇上，也許已感到麻木。

風吹起了他的衣袂，吹散了烟霧，一陣吹過了，一陣又吹來，過了今天，還有明天　永吹不盡。

風神門却在今天隨風吹逝，再沒有明天。

（續完）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環球小說多姿采

每個星期出新書

環球出版社發行

司馬紫烟著
港幣十元

馮嘉著
港幣十二元

馬雲著
港幣九元

賊贓

（本文承自第76頁）

「那有這麼志氣的男人，過來！」楊威一面將袖子一面招手。「我要爲天下的男人狠狠的揍你一頓。」

高玉盛沒有動，冷冷道：「貓命有九，你是貓還是狗。」

楊威又是一怔。「什麼意思。」

高玉盛道：「我們要殺你，你最低限度已死了三次。」

「何來三次。」楊威大嚷。

「一次是在蕭觀音那兒，那個小香一定要侍候你將毒酒喝下，你以爲你不會喝下？」

楊威一皺鼻子。「我的鼻子，一向很靈，毒酒到了鼻端還會嗅不出來。」

「只怕到時你的鼻子早就給脂粉香堵住了。」

「我可是到現在還活着，」楊威揉了揉鼻子，轉問江飛霞道：「那個小香到底是……」

「孫大媽的女兒。」江飛霞冷然一笑，「也就是後來你在我家中見到的那一個小芬。」

「我早就懷疑他們是一個人的了。」楊威又大嚷。「也難怪那個孫大媽一看見她的屍體便嚇得昏過去。」

江飛霞道：「她年紀已不小，當然受不了這個刺激。」

楊威不住的搖頭，方驄插口道：「你原是有你的計劃，可是不管用，而且給高玉盛瞧出來。」

江飛霞道：「要瞞過他這個一流殺手的眼睛並不是一件易事。」

方驄道：「而且你沒有把握殺掉他，連殺趙寬你也一樣沒有把握，所以索性利用他對你的一片痴心。」

高玉盛冷截道：「不是利用，我們全是出於眞心眞愛。」

楊威打了個冷顫。「你就是自己不覺得骨痹，也想想別人會不會覺得肉麻。」

高玉盛冷冷道：「在江家莊我本該在你昏迷的時候殺掉你，這是你第二次該死而沒有死。」

楊威一怔，大笑道：「那是你還要借助我去對付趙寬那一夥。」接對江飛霞道：「你這個男朋友其實沒有多少斤兩。」

江飛霞笑笑道：「最低限度他從來都沒有逃得像你那天那麼狼狽，要跳下斷崖去，幸好那斷崖還不高。」

楊威呆了呆，冷笑道：「他也不是一樣要跳下去。」

「我是追下去。」高玉盛接道：「那天我本可以殺掉你，但結果沒有，前後三次，這是第四次，我看你還是一條狗。」

楊威正要說什麼，高玉盛又道：「我却是到現在才知道，貓命有九，狗命只有四。」

楊威又在將袖子，道：「你過來，今天少爺不好好的教訓你這個小子……」

高玉盛冷截道：「我是不會跟你動手的。」

楊威冷笑道：「要等江飛霞的命令？你這個臭小子，簡直是丟盡了天下男人的臉。」

方驄忽然嘆息道：「不要怪他，我們豈不是也給這個女娃子擺佈得團團轉？」

「我們？」楊威這一次居然沒有反駁，偷眼看看江飛霞，歎氣道：「其實他並沒有什麼好看。」

「那就是因爲你已經看到了她的眞面目。」

楊威回頭上下打量了方驄一遍，奇怪道：「你也眞的是曾經迷上了這個女娃子？」也不等方驄回答，大笑道：「難怪好像你這樣的聰明人，這一次也變得像個大傻瓜，還抓着我去替她拚命。」

他倒也懂得把握機會，一下子便將所有的責任推到方驄身上。方驄也居然沒有分辯，歎息道：「那想來其實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懷疑，可是當時都疏忽了去，幸好我的腦袋後來還是逐漸冷靜下來了。」

楊威道：「替她幹掉了趙寬這一夥才說這句話，你難道不覺得已太遲。」

方驄道：「還不算太遲。」

楊威想想道：「不錯，我們都還好好的活着，憑我們的身手，難道還對付不了這兩個娃娃，一會你對付高玉盛，我去解決那個女魔頭。」

方驄道：「你得小心，她也不是容易應付的。」

楊威大笑道：「我只要一動手便將她拿下，到時倒要看看那個冷面殺手如何是好。」

方驄只是問江飛霞：「葛柏可是死在你手下？」

楊威笑截道：「她有什麼本領殺得了葛柏，你別看葛柏本領稀鬆，等閒二三十個這樣女娃子也近不了他的身，他臂膀也要比這個女魔頭的腰粗。」

方驄淡然道：「你爲什麼不先聽聽她的話？」

江飛霞這才道：「是我殺的。」

方驄道：「我早就懷疑以他的身子，高玉盛怎能够如此輕易一掌切在他的咽喉上，果然變生肘腋，出其不意。」

楊威聽着一雙眼睛盡往江飛霞身上瞧，方驄接道：「姑娘身懷絕技，眞人不露相，佩服佩服。」

江飛霞笑笑道：「你也用不着提醒楊威，這個時候我們難道還會出手。」

楊威惡狠狠的道：「你們還有什麼手下盡管叫出來，少爺殺兩個，當一雙。」

方驄道：「他們就只是兩個人。」

高玉盛道：「兩個已經足够。」

楊威嗤之以鼻。「少爺不過給你三分顏色，你便當大紅了，你下來。」

高玉盛道：「我認識的人當中，臉皮最厚的要算你了。」

楊威大怒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小方，你上去替少爺教訓他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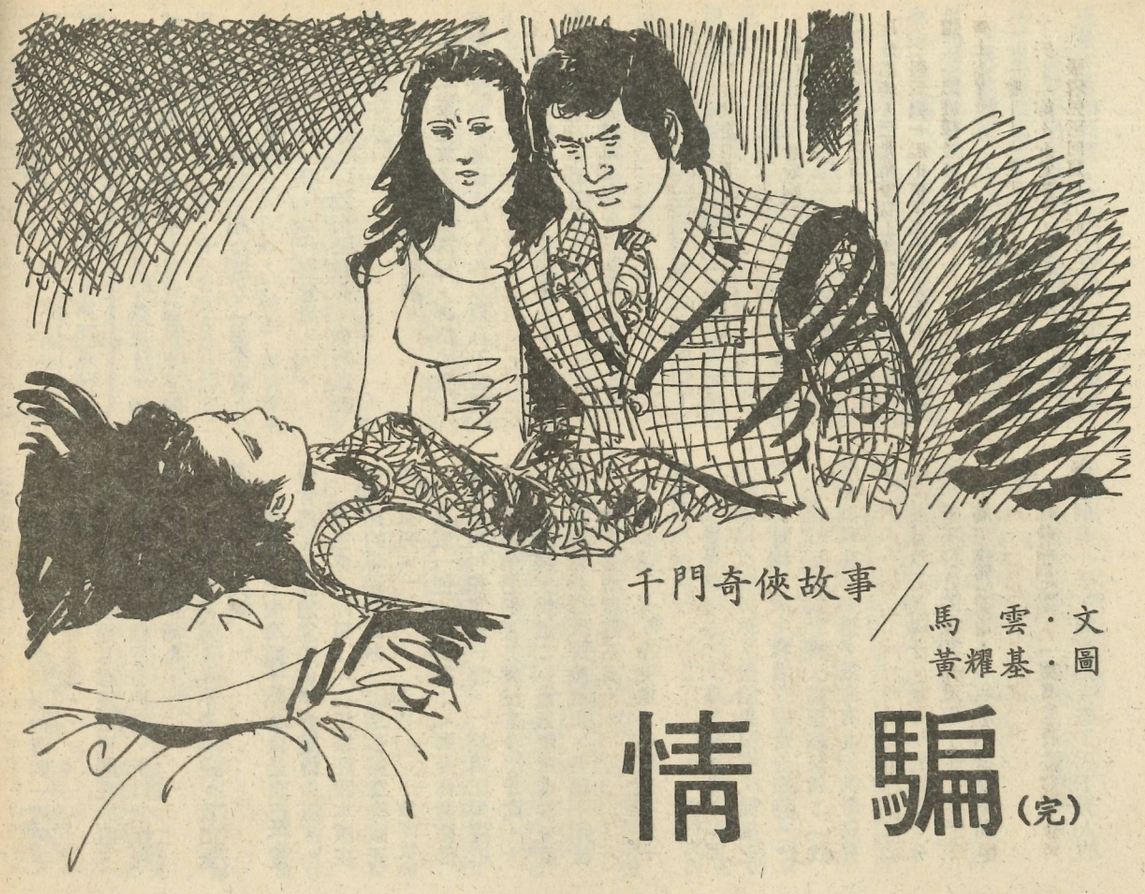
方驄笑了笑，道：「好，那個女的交給你了。」

楊威正要衝前去，高玉盛突然大笑。「你們說什麼聰明，竟然瞧不出？」

「瞧出什麼？」楊威冷笑。「你有幾多斤兩，守得住這個密室的出口，兩條脚快得過我們，逃得過我們的追擊？」

方驄終於道：「他是說這座密室的機關。」

——未完——



千門奇俠故事

情騙（完）

馬雲・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和丁九找到蕭十一引路，由他帶至夏一帆的女友，已死多時，游天虹打電話要求警方派人調查，才離開現場，匆匆到區標家，請他設法將區偉烈誘出來，防止被人暗殺，跟着賴慧絲的姨媽駱太太又被殺，游天虹對一連串死人事件會不會是區偉烈所爲，深感懷疑，他同張雪兒一齊出動，根據綫人報密，知會林浩探長到山邊木屋找尋區偉烈，豈料又撲一個空，游天虹只得向林浩建議加緊追緝區偉烈歸案，否則，怕他凶多吉少，事情更不容易偵查了。

邪門千局　害己害人

游天虹差一些兒就做了賴兆盛的陪葬品，他看見兇手越來越加殘酷，殺人的方式越來越明顯。

「下一個又將會輪到誰呢？」張雪兒坐在她的辦公桌後面，面對住坐在前面的游天虹，不斷用她手上的一支鉛筆，輕輕敲擊着桌面上的玻璃。

游天虹也正在沉思着！

「任晶晶……」游天虹喃喃自語地說。

張雪兒的反應非常敏銳。「你指誰？」她問道。

游天虹這時才彷彿自夢中驚醒。「噢！」他怔了一怔，然後向張雪兒解釋道：「她是賴慧絲的閨中密友，也是一位美容儀態專家。」

張雪兒知道游天虹賦性風流，所以忍不住輕輕一笑：「你似乎還漏了一樣，她，還是你的女朋友啊！」

游天虹苦笑聳肩。「別開玩笑了，那只是非常普通的朋友，」他又說：「我之所以想起她，是由於區偉烈一度出現在她的住所。」

「你的意思是，担心區偉烈狂性大發，最會後把她也殺掉了？」

「不，任晶晶只是賴慧絲的女友，在情理上，她沒有足夠的理由成爲受害者。」游天虹在苦苦沉思中說。

「我的想法却與你不同，」張雪兒道：「區偉烈知道任晶晶是賴慧絲的密友，如今又是賴慧絲與郭利民之間扯綫的人，說不定就會含恨在心！」

「嗯——你講得雖然有點道理，但我却另有一種奇怪的想法。」游天虹道：「他們約會的地方——賴慧絲的姨媽駱太太的家中，應該很少人知道，除了賴慧絲和郭利民之外，就只有任晶晶。所以……」

張雪兒不待游天虹說完就說：「我明白了，任晶晶就是殺人兇手，駱太太是她殺的。」

游天虹反問道：「殺人要有動機，任晶晶爲什麼要殺人呢？」

張雪兒不考慮地說：「因爲她同情區偉烈，你不是說過，區偉烈曾經偷入任晶晶住所，想見她嗎？那就等於說，區偉烈一定認爲她是個信任得過，或者同情他的人。」

「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游天虹道：「我以爲我們不要忘記最大關鍵，就是賴兆昌的可能令你感到失望，也可能令你感到無限驚奇！」她含蓄地笑了笑。

游天虹也望向二樓窗口，那兒果然熄了燈，他故意問道：「她如何令我失望，又如何能令我驚奇？」

「她外出未返，自然會令你覺得失望，她穿着睡袍開門迎接你入屋，向你投懷送抱，自然就會令你驚奇，不過我要提醒你，千萬要留神，不要死在溫柔鄉中才好！」

「妳的想像力未免太過豐富了，」游天虹一邊說着，一邊已推開車門落車，「我不是一個容易被女人迷住的男人，你應該是最了解我的。」游天虹終於獨自登樓去找任晶晶。

張雪兒則留在車廂之內，仰首留意着二樓那列窗門，心裏却在想：「游天虹進去之後將會有一些什麼後果？」

她等得頗爲心急，因爲屋內一直未見亮燈，會不會游天虹已被任晶晶迷住了？他們可能在黑暗中熱烈地擁抱，還是……

張雪兒想得心裏有些酸溜溜的，她終於忍不住走落車去，越過馬路時，她仍然留意着任晶晶住所的窗口。

那兒的燈光忽然亮了起來，人影閃動下，有人俯首叫將下來：「雪兒，快些上來！」那正是游天虹的聲音。

儘管游天虹沒有說得更明白，張雪兒也聽得出有點事不尋常。因此她加速脚步，急急衝上梯間去。

任晶晶住所的大門打開了，游天虹正在客廳裏撥電話，他好像正在報警。

張雪兒入屋之後，游天虹一邊放下電話筒，一邊帶她轉進睡房去。「任晶晶死了！」游天虹道：「看來我們又來遲一步。」

任晶晶倒臥床上，張目吐舌，死狀十分可怖！

過去歷史，過去他既然是個老千，自然就有許多仇家，據我所知，任晶晶在這兒沒有任何親人，她獨自居住那單位之內，會不會……」

「嗯，她的父母或家人，以前也許吃過賴兆昌的虧，於是她存心報復！」

「對了，我的想法，正是這樣，」游天虹道：「她一方面故意接近賴家，了解其中情況，一方面逐一殺害賴兆昌身邊的人，目的是要他在精神上受盡折磨，受盡痛苦。」

「本來我也十分同意你的講法，因爲世界上有一種人認爲本身死了不是一件痛苦的事，事實上一個人死了之後，什麼也不知道，還有什麼痛苦可言呢？」

張雪兒道：「但是假如他身邊至親愛的人，逐個逐個死去，此人在精神上必然受盡折磨的。」

「不錯，」游天虹說得興奮時，就站立起來，「本來她可以進一步殺死賴兆昌的妻子和女兒，那樣賴兆昌一定更加痛苦，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目前警方正加緊保護賴兆昌一家人，如果她動手，太容易露出破綻，所以只好先解決駱太太和賴兆盛他們，如果我沒有估計錯誤的話，下一個會輪到賴夫人——賴兆昌的妻子，然後就是他們的獨生女兒賴慧絲。」

張雪兒也站了起來：「那麼，我們立即就去找任晶晶，看看她有什麼話說。」

× × ×

當張雪兒開着車子與游天虹來到任晶晶住所外面時，已是華燈初上時份。

張雪兒一邊把車子停在附近街道，一邊說道：「怎麼樣？你先上去會會她，還是我們一齊上去？」

「嗯——」游天虹側過身子來，瞪住她笑了笑：「妳不介意我先上去吧。」

張雪兒望向窗口上面：「上面熄了燈，她可能令你感到失望，也可能令你感到無限驚奇！」她含蓄地笑了笑。

游天虹也望向二樓窗口，那兒果然熄了燈，他故意問道：「她如何令我失望，又如何能令我驚奇？」

「她外出未返，自然會令你覺得失望，她穿着睡袍開門迎接你入屋，向你投懷送抱，自然就會令你驚奇，不過我要提醒你，千萬要留神，不要死在溫柔鄉中才好！」

「妳的想像力未免太過豐富了，」游天虹一邊說着，一邊已推開車門落車，「我不是一個容易被女人迷住的男人，你應該是最了解我的。」游天虹終於獨自登樓去找任晶晶。

張雪兒則留在車廂之內，仰首留意着二樓那列窗門，心裏却在想：「游天虹進去之後將會有一些什麼後果？」

她等得頗爲心急，因爲屋內一直未見亮燈，會不會游天虹已被任晶晶迷住了？他們可能在黑暗中熱烈地擁抱，還是……

張雪兒想得心裏有些酸溜溜的，她終於忍不住走落車去，越過馬路時，她仍然留意着任晶晶住所的窗口。

那兒的燈光忽然亮了起來，人影閃動下，有人俯首叫將下來：「雪兒，快些上來！」那正是游天虹的聲音。

儘管游天虹沒有說得更明白，張雪兒也聽得出有點事不尋常。因此她加速脚步，急急衝上梯間去。

任晶晶住所的大門打開了，游天虹正在客廳裏撥電話，他好像正在報警。

張雪兒入屋之後，游天虹一邊放下電話筒，一邊帶她轉進睡房去。「任晶晶死了！」游天虹道：「看來我們又來遲一步。」

任晶晶倒臥床上，張目吐舌，死狀十分可怖！

她的頸項之上仍然有一對絲襪；她是被人活活勒死的。

「又是他——區偉烈？」張雪兒回頭問游天虹。

游天虹沉思着說：「他爲什麼要殺她？」

任晶晶房間之內，一片陰森，連窗門也落下了簾子。

游天虹一邊打量着四周環境，一邊說道：「是不是區偉烈做的，我們還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一定是熟人做的；兇手絕對不會是陌生人。」

張雪兒也有同感地說：「是的，兇手可以不破門就入來，這就證明雙方都熟悉。」她問游天虹：「剛才你如何入來的？」

「門原本是封閉的，我只用簡單的開鎖技術即可應聲而開。」游天虹道。

這時候，林浩探長也帶了警方人員匆匆趕到現場來；他是接到游天虹的電話通知才趕來的。

林浩探長拉長了臉：「怎麼你老是早我一步？」

游天虹苦笑聳肩：「我才怪自己來遲一步；如果像你所說早到一步的話，不幸的事情，就不可能發生了！」

「你怎麼會找到這兒來？」林浩探長用凌厲的目光盯實游天虹。

張雪兒有些不服氣地說：「我們一度想到任晶晶可能是一連串事件的兇手，因爲她太過接近賴慧絲的緣故。所以我和天虹決定找她了解一下。」

張雪兒是一名很出色的私家偵探，過去又是林浩的同事，所以林浩只好心平氣和地，將焦點移開；他只簡單地問及游天虹他們如何進來發現死者之後，就示意助手通知法醫官到場驗屍。

游天虹看見林浩探長心平氣和，於是就走過去對他說道：「看來這件事我們都摸錯了門路，一連串的不幸事件，目的亦無非爲了針對賴兆昌一個人而已！」

「這點我們早已確定了。」林浩探長說：「但是，任晶晶又與賴兆昌有些什麼關係？」

游天虹毫不考慮地說：「只因爲她知得太多。」

「換句話說，殺她只是爲了滅口？」林浩反問。

「不錯啊！」游天虹點點頭：「如果我猜測不錯，我担心區偉烈也會死得不明不白。」

「你想到那兒去了？」林浩探長道：「區偉烈分明是我們要找的兇手，還有誰會去殺死他？」

游天虹道：「要殺區偉烈的人可多着呢，例如賴兆昌，他對區偉烈就恨之刺骨！」

「我知道你剛才那一番說話的用意並非如此。」林浩說道：「你可是暗示主謀者另有其人？」

「嗯——」游天虹沉吟道：「當然，可能我只是瞎猜，但到底總有多少根據。區偉烈淪爲吸毒者，被人牽着鼻子走，是絕對可能的事。以一個吸毒者的心態和健康而論，我懷疑他到底還有沒有一股復仇的意志，以及殺人的勇氣！」

林浩道：「正因爲他吸毒，需要錢，所以他才會容易被人收買。」

「無論如何，我覺得這件事必然有人在背後操縱。」游天虹說：「如果我是你，我會派人去監視郭氏兩叔侄。」

「你是指郭利民他們麼？」

「是的，這兩個人既然來自美國，他們的實際關係和底子，我們並不太清楚。」

「但是，我們警方却查過了，他們都有美

國領事館簽發的護照與文件。」林浩又說：「你到底在懷疑他們什麼？」

「不妨告訴你，我已示意雪兒設法在美國方面查清他們的底子。」游天虹道：「我在未收到美國方面的調查結果之前，我是無法作出任何結論的。不過我却有一種想法：賴兆昌過去底子不好，既然是一名大老千，上當的人當然也多得很。也就會說：仇家亦多。他們會不會挾着這時候，乘機落井下石，暗中報一箭之仇？」

「嗯——你的想法很有道理。」林浩恍然道：「爲什麼過去我沒有想到這一點？」

警方的驗屍官到了現場後，各人又再忙開了。

郭利民又把賴慧絲約了出來：「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他黯然說道：「我已決定返回美國去！」

賴慧絲無可奈何地瞪住他：「你不等我嗎？我已決定跟你走！」她含情脈脈地說：「你去到那裏，我就跟你到那裏去。」

郭利民嘆氣道：「我們之間到底是冤孽還是緣份？有時我會想：如果我們互不認識，多好呢！」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賴慧絲在百般柔情中，有些生氣：「難道你在後悔？」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郭利民痛苦地說：「如果你是我，你會怎麼辦？」

「我會面對現實。」賴慧絲道：「誰叫我們相愛！誰叫上帝安排我們認識？既然是有緣，就不管它是良緣還是孽緣，只要我們是眞心相愛，我們就要面對現實，排除萬難，也走在一起，生活下去！」

郭利民忽然紅着眼睛說：「慧絲，難道你對我還有什麼懷疑嗎？如果我不是愛妳愛得那麼深，我又何必帶着我的叔父由老遠的美國回到這兒來，與妳訂婚？」他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極力令到自己冷靜下來，然後才說道：「但是，最近發生的一連串事件，相信也不用我多說了，有人不希望我們結合，故意製造出一連串的悲劇，目的是要拆散我們……」

「既然你明知有人存心拆散我們，爲什麼你還要屈服？」賴慧絲不平地說：「結婚應該是屬於我們兩個人之間的事；只要我們在一起感到幸福，又何必再去理會第三者呢？」

「是的，坦白說句，這個第三者如果不是你爸爸，我才懶得去理會他呢。可惜——」

「別再嚕囌了！」賴慧絲含嗔帶怒，正視着郭利民：「我只要你說一句：你是否眞心愛我？」

「你問得眞笨！」郭利民苦笑搖頭：「其實，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妳才對！」

「嗯——」

「如果我不是深深地愛着妳，我才不會浪費金錢和時間，由老遠的地方跑到這兒來。因此，要切實回答我的，應該是妳！」

「啊！利民……」賴慧絲一句話也說不下去，她那激動的情感，終於令她忍不住了；她撲倒在他的懷抱中，痛哭不已！

他緊緊地擁抱着她，像哄孩子一樣，輕呼着她：「別這樣吧，生離死別乃人生必經過程，妳又何必太難過？就當發一場夢好了。」

「不！我怎麼可以讓你一個人走？我要跟你一齊走。」

「但是，妳父母會怪我！」

「你錯了，要責怪的，應該是他們，誰叫他們答允了我們的婚事在先，却又反悔在後？」賴慧絲道：「訂了婚之後，我已是你們郭家的人，生固然是郭家的媳婦，死也是你們郭家的鬼啊！」

「妳……妳這樣只有令我感到更加難做而已！」

你有什麼難做？我會正式告訴爸爸他們，我要跟你到美國去！」

「如果他們反對呢？」

「相信我，就算他們反對，我也不會改變我的主意。」慧絲堅決地說。

「好吧！那麼，我立刻就帶你到美國領事館去辦手續。」郭利民又情不自禁地吻了她一下：「到了美國之後，我們立刻正式結婚，我一定會盡我所能，令到妳幸福！」

她當然相信他，更加相信他剛才那一番說話是出自眞心的，她只希望他快些帶她離開這煩惱的地方！

賴慧絲作好了決定之後，就返家準備向她父母攤牌。豈料剛踏入門口，她已感到有些不妙！

賴兆昌夫婦二人都在客廳裏，視綫都集中在賴慧絲的身上。尤其是賴兆昌那一雙血紅的眼睛，更彷彿噴出了一股火燄似的。

賴慧絲本來打算說到出口的說話，剎那間又被她父親那一股威嚴嚇得縮了回去。

突然之間，有如晴天雷似的一聲吼喝：「過來！」賴兆昌雙目如炬地盯實他的女兒：「從頭再詳細告訴我，妳是怎麼樣認識那姓郭小子的？」

「我不想太嚕嗦，反正我早已告訴你如何在美國認識他的過程……」

賴兆昌也不等他女兒說完，就說道：「妳說謊，其實是姓郭的首先潛回本市設法結識你，勾引妳，有計劃地騙妳上當，然後妳才追到美國去的。妳還敢騙我？」

賴慧絲很不服氣：「我已到了合法年齡了，無論如何，我也有我交友的自由啊……」

豈料她話未說得完，已是「拍」的一聲，一記耳光狠狠地打在她的粉頰之上。

她又痛又恨，「哇」的一聲，掉轉身去，含淚疾走，嚇得賴太太急忙地追了出去。

賴慧絲是獨生女兒，一向嬌生慣養，一下子當然咽不下這一口氣，所以她母親想向她解釋，她也沒有聽，一溜烟似的，已跑到街上；剛好有一輛計程車經過，她便搶登車上，絕塵而去。

賴太太沒有辦法，含住眼淚，回到丈夫身邊去，一邊飲泣，一邊埋怨他！「你應該平心靜氣向她解釋。」賴太太嗔咽道：「我們只得這麼一個女兒，萬一她就此離開我們，叫我如何是好？」

「嘿！解釋解釋，你叫我如何解釋。難道叫我——」賴兆昌突然頓住，說不下去。

賴太太心底裏也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她會意地望望在一旁侍候的男女僕人，然後把丈夫勸着拖返房間裏去。

賴太太關上了房門之後，就對她丈夫說：「就算你不好意思將你過去的歷史讓她知道，你也要按下火氣，將郭利民存心騙她的內幕道破。像剛才那樣子，你豈不是讓對方的毒計得逞？」

「嘿！放心！我怎麼樣也不會讓他得逞的，等着瞧好了！」賴兆昌咬牙切齒地說。

賴太太爲愼重計，又壓低了聲浪問：「你眞的相信那吸毒者的說話？」

「不！妳以爲我是那麼容易信人的嗎？」賴兆昌又摸出一封電報來：「這是我日前秘密托人在三藩市唐人街調查的結果。」

賴太太接過那一紙電報，看了之後，又呆了半晌。

「原來他們並非眞正的叔侄！」賴太太喃喃地說：「但是，我們仍無法可以證實郭利民的眞正身份就是郭大同的兒子啊！」

「有一件事，我一直沒有告訴你。」賴兆

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就在訂婚宴會那一晚，夏廷被毒死之前，他曾悄悄提醒我一件事，他說郭大同可能有個兒子，叫我千萬小心這個郭利民。我當時可能被宴會中的歡樂氣氛蒙蔽住，我心裏想：天下間姓郭的人可多着啊！想不到，不久之後夏廷就突然死去。」

「但是，郭利民即使要向你報仇，也不該殺夏廷啊；他只是當晚宴會的嘉賓而已！」

「不！他過去是我的拍檔，郭利民既然存心向我報復，一切資料自然查得一清二楚，他先殺我身邊的人，再帶走我的獨生女，這比殺死我來得更毒！」

賴太太這時無話可說；她感到無可奈何地哭了！

她是古老一派的中國婦女，有一種「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的保守思想，所以她明知她丈夫過去的所作所爲不對，但從來就不敢提及過半句。現在鬧出事來，連他們唯一的獨生女也要背叛他們，賴太太才忍不住開腔。

賴兆昌越想越生氣，匆匆撥了兩個電話之後，又急急外出。

賴太太不知道他丈夫想怎麼樣，只聽到他在電話中生氣地說：「……不管怎樣，也不要讓他們離去，寧願殺了他們，也不要讓他們離去！」

眼看事情發展到這地步，賴太太眞想說一句：不要再做出一些折福的事啊！過去的所作所爲，已令到我們有今日，爲什麼不替我們下半生想一想？

但是，結果賴太太並沒有說出口來，只因爲她太了解她丈夫的性格，他絕對不會聽她勸告的。

於是她惟有淚眼汪汪的，瞪住她丈夫的背影在眼前消失。

× × ×

游天虹因爲接到張雪兒的緊急召喚，匆匆趕到她的辦事處去！

張雪兒幾乎不等他把辦公室的門關上，就說道：「美國方面已有消息，你可猜得出調查的結果？」

游天虹一邊把辦公室的門拖上，一邊說道：「難道郭義與郭利民並非親叔侄？」

「猜對了。」張雪兒把一封電報遞給游天虹：「郭義是三藩市唐人街一名頗有江湖地位的退休老千，而郭利民則是一名成功的年青商人。這就是我們委託美國同業代我們調查的結果。」

「這種情形我其實早已想到，賴兆昌過去是個大老千，受害的人一定不少，郭利民和區偉烈都是受害者的下一代，所以我一度懷疑他們聯手向賴兆昌報仇——代父報仇。」游天虹又說：「但是現在，我覺得另外一種想法更合符邏輯。」

「郭利民是幕後策動者，區偉烈是受他收買。妳的想法可就是這樣？」

「對了，這就是所謂『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游天虹並沒有坐下來，「我們快些趕到酒店去，郭義和郭利民隨時會被殺害。」

張雪兒也目她的座位上面跳將起來：「爲什麼你會這樣想？」

他們一齊匆匆離開辦公室，游天虹則一邊告訴張雪兒：「你可以委託行家在美國方面查出郭義和郭利民的眞正關係，賴兆昌當然也可以。」

這時候他們已走到了升降機門口，張雪兒伸手按下鈕板上的按掣，一邊說道：「你可是担心賴兆昌會派人去殺死他們？」

「不錯啊！」游天虹道：「賴兆昌雖然退出江湖，但這種人一向心狠手辣，我不願再看見悲劇發生。」

二人匆匆落到停車場，由張雪兒開車把游天虹送往棕泉大酒店——那是「郭氏叔侄」租住的一流酒店。

游天虹不等車子停好，已經首先落車，衝進酒店去！

他正想向櫃枱查詢「郭氏叔侄」是否外出，却見櫃枱前面分別站立了兩名彪形大漢，其中一人游天虹還似曾相識。

游天虹聽到兩名大漢也正在向酒店管房查問郭利民他們何時遷出。

櫃枱裏的管房對他們說：「大約一小時之前……」

二名大漢半信半疑，互相關照了一個眼色之後，其中一人匆匆跑去電話間察電話，另一個走到升降機門前。

升降機門打開，走出幾名乘客，其中又有一名大漢給游天虹認出了，他正是那次在回家門外一條橫巷裏毆打區偉烈的人。

毫無疑問，這班人都是賴兆昌派來的，游天虹急忙把身子側過去，以免被他們認出。

但是，游天虹仍從酒店大堂的裝飾大鏡中留意着那三個人的一舉一動，只見升降機門口，二名大漢正在交頭接耳，從他們的面色可以看得出，剛由升降機走出來的一名大漢，大概剛才親自上樓去找「郭氏叔侄」，可惜找不到，結果還是失望地落來。

撥電話的人也回到了兩名大漢的面前，三個人果然同是一夥。他們交談幾句之後，就急急忙忙地，離開了酒店。

游天虹一聲不响，立刻尾隨其後。

三名大漢匆匆走過馬路，登上一輛停在對面路旁的中型房車，絕塵而去。

游天虹也急不及待，走到張雪兒的汽車停放處——那是酒店門前不太遠的路邊。當時張雪兒已停好車出來，又被游天虹截住，推回車子裏去。

張雪兒出奇地問：「什麼事？」

游天虹一邊推她上車，一邊對她說：「快些追踪那輛車子！」他用手指指前面一輛黑色房車：「他們可能是賴兆昌派來的。」

張雪兒與游天虹一向有默契，她知道游天虹不會故作緊張，他要她這樣做，必有道理的。因此她急急就將她的車子開出！

那輛載住三名大漢的中型黑色房車這時已開到了街口，剛拐了彎，所以張雪兒立即加油衝前，以防失去了它的踪影。

前面那車子保持正常的行車速度，最後停在一處路旁；張雪兒和游天虹離遠張望過去，只見三名大漢分別落了車之後，匆匆進入一幢舊樓的梯間去。

游天虹沒等車泊好，首先跳下車去，幾乎以短跑的速度沿住行人道奔跑過去！

他望向那處梯間之時，三條人影已經不見了。

那是一幢只有四層高的舊樓，亦即所謂一梯兩伙的舊式唐樓，自然沒有升降機的設備。

游天虹惟恐失去對方的踪跡，也不等張雪兒過來，他已獨自登樓去了。

當時游天虹在那處梯間時，仍然可以聽到一陣脚步聲由上面傳下來，表示那三個人仍未入屋，他們正一直往上面走！

游天虹一邊放輕了脚步，一邊回顧；他既要清楚那三名大漢最後進入那一層樓，更要知道他們進入那一個單位的。因爲這是一梯兩伙，每層樓都有兩個單位的。

另一方面他又要跟張雪兒取得連系，所以他一邊往上走，一邊頻頻回顧。

這兒很靜，時間雖則在日間，但整條梯間竟然未見有其他人上落。

張雪兒終於停好車之後，匆匆趕了上來！

游天虹這時已跟到三樓間的盡頭處，他仍然聽到步聲往上移動；張雪兒則剛由二樓轉上來。她仰望上去，看見游天虹正向她打了一個手勢。

張雪兒小心翼翼地，加速往上走，以便將她與游天虹之間的距離拉短。

游天虹很快已走上了四樓至天台的梯間。他躲在梯間轉角處，往上望，只見那三個人最後竟走出了天台去！

張雪兒這時已進到了他的身邊，低聲問道：「他們去了那裏？」

游天虹輕聲對她說：「他們走出天台時，那上面說不定有加蓋的建築物。我們一齊上去看看吧！」

二人繼續沿住梯間上去，走到盡頭處，偷偷望向天台外面，果然見到那邊有幾間天台木屋。

這一類型的舊式建築物，天台往往是互相貫通的，因此天台上面的面積很大。就像這裏，已有半條街那麼長。

游天虹和張雪兒由梯間遙望過去，可以見到那天台木屋之內，人影幢幢。

木屋的門雖然掩上了，但門外却有一名彪形大漢把守住！

游天虹和張雪兒就趁着那大漢剛轉過身去的時候，雙雙竄出天台外面去，然後迅速繞到水箱後面去。暫時靜伏在那兒。

游天虹向張雪兒打了一個手勢，首先繞道竄到那天台木屋的後面去！

這一帶的天台木屋，有些是儲物用的，有些則住了人；但絕大部份這時候已外出工作，所以其中不少門都上了鎖。

游天虹閃到其中一間較大的天台木屋後面，隱約可以聽到木屋內傳出陣陣呻吟之聲，不由得嚇了一跳！

「……你要是再不講眞話，我就只好活活打死你！」一個男人的聲音，顯得脾氣十分暴燥！

另外一個同樣也是男人的聲音，却顯得低沉而微弱。他以哀求的口吻道：「求求你不要再打了，即使你打死我也沒有用的；我早已將我知道的都告訴你，我只是被他收買、利用。至於其他事情，我一概不清楚啊！」

又有一個男子的聲音加入：「我們剛去過他們居住的棕泉酒店，但他們都走了。」說話的人正是剛才被游天虹他們跟踪的三名大漢之一。

游天虹再聽清楚，發出呻吟聲的並非別人，正是區偉烈！而向他質問的男人，竟然就是賴兆昌。

賴兆昌道：「你既然被郭利民收買，一定知道他的來龍去脈啊！」

「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只爲錢服務。」區偉烈訥訥地說：「我染上了毒癮，碰巧有一天郭利民來拜訪我父親區標，我們就憑此而認識了。」

「他媽的！原來你父親也是同一夥。」賴兆昌氣得呱呱叫！他又問道：「那麼，任晶晶又是什麼角色？」

區偉烈道：「晶晶本來是我女朋友，但結果也被郭利民收買了。郭利民知道晶晶是慧絲的閨中密友，所以他可以輕易從晶晶口中知道府上各人的一切詳細情形。」

「是他要你將任晶晶殺死的？」賴兆昌又問。

區偉烈道：「不！我並未殺死晶晶，一定是郭利民自己動手的，因爲晶晶知得太多，他可能因此而殺人滅口。」

賴兆昌道：「那麼，夏廷和夏一帆兩叔侄，還有我侄兒浩倫和駱太太等人，都是你殺死的，是不？」

「我只是聽命於郭利民。」區偉烈道：「我替他收買了一名酒家的侍應生，偷偷在夏廷那杯飲品中下了毒；我只動手將令侄浩倫的車子弄壞，結果令他失事撞死。至於夏一帆，可能是他派郭義殺死的。而那位駱太太，最有可能是任晶晶將她殺害的。」

「那麼郭義又是什麼人？」賴兆昌問。

「我也不清楚，但肯定不會是郭利民的親叔父；可能是受僱。」

其實，賴兆昌已託人在美國方面查得一清二楚，郭義和郭利民之間，並非叔侄的關係。現在他只是故意問區偉烈而已。

賴兆昌正想問下去，木屋前面却傳來一聲吆喝，原來有人發現了張雪兒！

數名大漢聞聲趕出去查看！

游天虹躲在屋後，正在思索着應該怎麼樣做，突然有人從背後拍了他一下：「你都聽清楚了吧？」一名大漢正向他怒目而視。

游天虹這一驚非同小可，他首先回顧，當他發覺對方那男子手上並無手槍之類的武器時，便故意問道：「你是誰？」

那大漢嘿嘿地說：「你這傢伙也夠胆得很，明明是你在此偷聽人家說話，反而質問我是誰？……」

豈料這正是游天虹的計劃之一，他志在分散對方的注意力，乘時後撞，那大漢的小腹首先被他力撞了一下，身不由主地，「喲」的尖叫了一聲！痛得彎了腰。

游天虹也不等他站直身子，一陣狂風似的連發數拳，把他打得朝天仰倒。

這時候，木屋前面亦已經展開了一場大混戰！

張雪兒在木屋前面被人包圍。

賴兆昌眼看行藏敗露，急謀撤退，豈料他剛退至梯間，已有一條人影閃到！

那是游天虹。

游天虹正被數名大漢包圍，無法脫身之際，目睹賴兆昌這罪魁禍首即將逃去，情急之下，一聲叱喝，虛幌兩招，突圍而出！

賴兆昌看見來者是游天虹，當堂怔了一怔！但隨即强作鎮定，冷冷地問：「你這算是什麼？」他對攔住他去路的游天虹命令道：「快些給我滾開！」

游天虹冷然一笑：「本來你是受害者，我很應該同情你才是，但是不知怎的，我見了你，就恨不得吃了你。」游天虹又冷冷地問：「告訴我，李時可是你害死的？」

賴兆昌反唇相稽：「你又不是警探，你憑什麼資格問我這些？」他又向一名在旁虎視眈眈的持刀大漢遞了一個眼色。

突然刀光一閃，一條人影如箭疾馳而至，刀鋒直刺向游天虹的胸前！

只見游天虹急急的倒退兩步，身子一偏，僅可閃避過那利刀的刀鋒！

那持刀大漢由於撲了一個空，重心頓失，身子一歪，眼看就要栽倒一旁！

游天虹急急伸手一撈，及時制止了那大漢的去勢！

那大漢雖然因此而不致跌倒，但手上的利刀却因此而落在游天虹的手上。

游天虹順勢回頭一望，已失去了賴兆昌的影子。

他正待追落梯間去，却聽到那邊傳出張雪兒的求救之聲！

游天虹細看清楚，原來張雪兒此刻正被一名大漢推到天台的欄杆邊緣，那大漢身形高大，要是再沒有人給張雪兒伸出援手，她勢必被人推落街！

這兒天台距離面下馬路，足足超過五十呎

，任何人在這兒失了重心掉下去，恐怕亦無生還機會。

游天虹眼看張雪兒勢危，惟有暫時放棄追逐賴兆昌，反身把手一揚，利刀脫手飛出，去勢疾似閃電；只見刀光一閃，那邊却傳來一聲尖叫！一名大漢應聲倒地。

張雪兒彷彿由死亡邊緣回來！她剛站穩了身子，另一名大漢亦已匆匆趕到。但在另一方面，游天虹亦已同時趕到！

天台之上，大部份的打手已遠住賴兆昌一齊撤退，由天台木屋逃到街上去了。就只有這二名大漢跑得較遲。

那大漢分明是爲了救援中刀倒地的大漢，然後才留下來的。

張雪兒這時已轉危爲安，站穩了身子，單對單，任何男人她也不會害怕；只不過剛才她在刀鋒威脅下被人推到欄杆邊緣，一隻手又被人彎向背後去，然後才會處於劣勢而已！

只見她剛回轉身來，那大漢已急急趕到，他原想俯首彎膜，把中刀倒地的大漢攙扶起來，却給張雪兒飛起一脚，把他踢倒！

當那大漢狼狽地由天台上爬起來時，張雪兒已撿起一柄利刀，衝前架住他的頸項！

游天虹以飛刀爲張雪兒解危後，也沒有再理會她，因爲他估計張雪兒可以應付單對單的局面。他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就是衝進那邊天台木屋去找區偉烈——這一個才是重要證人呢！

豈料當游天虹衝進木屋裏面的時候，只見區偉烈倒臥血泊之中。

游天虹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過去將他扶起來，發覺他只是受了傷，如果救治及時，希望還不致因流血過多而死去！

於是他一邊爲他止血，一邊對區偉烈說話，希望激發他的生存意志，因爲當時區偉烈已陷於半昏迷狀態。

一個人在這種情況底下，往往「生與死」只是一綫之差而已！假如區偉烈以爲他站在身邊的是敵人，他隨時會在無援、頹喪與絕望中死掉！

但是現在，他彷彿已知道他身邊的人是游天虹——曾經救過他的千門奇俠。

因此他半張開眼睛，又恢復了呻吟！

張雪兒這時已擊倒另一名大漢，由外面入來。於是他們合力把區偉烈攙扶到街上去，趕緊把他送往醫院去急救。

區偉烈本來已經十分虛弱，他是一名吸毒者，現在更加因爲受盡折磨，再加上被人以利刀刺傷，流血過多，已變得奄奄一息！

游天虹惟有在心底裏祈禱，希望他生存下去！

賴兆昌匆匆忙忙地返到他的家裏，氣急敗壞地問他的妻子：「慧絲呢？」

賴太太淌着眼淚搖搖頭，黯然說道：「她走了！」賴太太又回頭瞪住她女兒的睡房：「她一聲不响地走了！連再見也沒有說過一句……」賴太太泣不成聲。

「嘿，那混蛋！」賴兆昌叅跳如雷，詛咒着說：「那姓郭的小子，我恨不得宰了他！」

「……」賴太太只會垂頭痛哭，一聲不响地，呆立一旁。

賴兆昌却氣憤憤地，再度離家外出。

賴太太想上前去阻止他，但已經來不及，她惟有眼淚盈眶地蹬住她丈夫的背影在門外消失。

眞是作孽！事情怎麼會弄成這樣子？女兒背棄了他們，她分明是跟郭利民私奔了。

郭利民如果是有心回來替父親報仇的，那麼，他決不會眞心愛她女兒，所以慧絲以後不但沒有幸福可言，而且還是悲劇的開始。

想到這裏，賴太太又忍不住一陣心酸，淚如雨下……

× × ×

就在機場禁區外面，彷彿生離生死別似的，場面十分感人。

賴慧絲正在梨花帶雨般，捉住郭利民的雙手，淚眼汪汪地蹬住他：「你眞的非走不可？」她嗄咽地問道。

「是的，我要趕着回去處理一些私人事務，否則我一定會等妳辦妥了簽證手續之後一齊走。」

郭利民柔情地輕輕拍着她的肩膊：「慧絲，相信我，我會等你的，無論等到何年何月何日，我也要等到妳來美國爲止。」

「你放心，我一定會來的，」她的語氣十分肯定，雖然當時她正在萬二分傷感，她發覺她已完全屬於他，她不能沒有他，即使分開一段時間，她也會無法忍受。

一股激動的情感，令她忘記了這是公衆場所，令她忘記了身邊所有的人，她忍不住投入郭利民的懷抱中失聲痛哭。

郭義不斷用眼色催促郭利民，郭利民正要輕輕地推開賴慧絲之際，那邊突然有幾個人正加速步伐，向他包圍過來。

郭義眼看勢色不對，急急衝進禁區裏面去了。

郭利民也想走，可惜來不及了。

賴兆昌帶了數名彪形大漢，急急趕到，分別將郭利民包圍。

郭利民態度表現得異常冷靜，他冷冷地問：「你們究竟想怎麼樣？」

賴兆昌怒火焚心，直瞪住他：「姓郭的，你倒做得好事，可惜你做得太絕了，天意安排令你不能及時逃去。嘿——」

賴兆昌在怒吼聲中，利刀已經出手，郭利民欲想閃避，但左右兩旁却分別被二名大漢挾持着，令到他簡直無法動彈，接連地被刺中兩刀。

賴慧絲此刻亦被另外二名大漢捉住，她眼看慘劇發生，嚇得連聲驚叫起來！

機場裏面的保安警察見狀，揚聲制止，無奈賴兆昌此刻已失去了常性，一名警員惟有瞄準他開了一槍。「砰」然一聲，子彈擊中了賴兆昌的左臂，利刀也墮在地上。

其他警員一湧而上，合力把賴兆昌制服之外，也抓住了其他幫兇的大漢。

郭利民身中多刀，傷重垂危。

賴慧絲在痛哭驚叫聲中，撲倒在他的身上，泣不成聲，郭利民此刻反而表現得一片冷靜，他黯然垂淚問道：「妳……妳會恨我嗎？慧絲？」

賴慧絲也不管他滿身鮮血，緊緊地擁抱着他，吻他；一邊哽咽道：「不，我明知你騙我，無奈我已在不知不覺中愛上了你，我對你不會有恨，只有愛……」

「眞的？」他苦笑流淚，感動地說：「當初我的確存心騙妳，騙妳的情、妳的愛。但是，後來我才發覺我已弄假成眞，不過無論怎樣，我也要向妳講一句：對不起……」話猶未完，已氣絕身亡。

賴慧絲擁屍痛哭，直至二名女警過來把她帶走！她明知他存心向她父親賴兆昌報復，但她也知道父親過去是一名大老千，所以她反而恨父親。

賴兆昌只受傷，沒有死，但幾十歲人，活着在獄中受罪，比起死還要痛苦啊！他自作孽不要緊，只是害苦了妻子和女兒。

郭義只是受僱於郭利民的退休老千，游天虹和張雪兒及時由禁區將他截回，所以他也逃不了。

（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重振黃山派天無絕人路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紅家姊妹九人想擄刼順風鏢局押運的鏢銀，被凌長風和俞立忠殺退，還擄走九妹紅小萍，大家姐紅艷梅只好認輸，俞立忠把九妹作人質，聲明安全抵達太湖縣才放她回來，紅小萍知道他是金衣特使，願作紅娘爲大家姐俞立忠撮合良緣，約定在同心盟相會……俞立忠化名狄化龍等人押送的鏢銀是「老山主」的，這一次不是保鏢，而是刼鏢，而老山主亦恐防有失，特派兩位武煞星龔一夫、巫馬明接替武狐暗保鏢銀，他們以貨主資格，要鏢頭凌長風轉道水七里歇宿，俞立忠等人設宴準備灌醉他們，再刼鏢銀，兩個煞星很高興，被邀請表演絕技……

老俠伸援手

武狂龔一夫舉手一指自己的耳朵道：「老夫還要表演順風耳的本事！」

趕山鞭凌長風微感不妙，故作茫然道：「何謂順風耳的本事？」

武狂龔一夫笑道：「就是說老夫的耳朵聽得遠，譬如現有人正在開動我們的十五輛馬車，你相信不相信？」

趕山鞭凌長風心頭大震，情知那十五名伙計的行動業已敗露，當下力持鎮靜的笑道：「沒有這回事吧？廣場有十五名伙計看守着，誰敢動我們的馬車的？」

武狂龔一夫笑道：「老夫可以跟你打賭，動我們十五輛馬車的是你那十五名伙計——他們想把我們的鏢銀偷偷開走！」

趕山鞭凌長風面色一變道：「豈有此理，在下去看看！」

語畢，轉身飛奔下樓。

來到廣場外面，只見第一輛馬車才駛出廣場不遠，趕山鞭凌長風心知跑不掉，便大聲道：「喂，兄弟們，你們在幹什麼呀？」

那些伙計看見武狂武妖等人由棨館樓上相繼奔下來，亦知事敗，其中一名伙計腦筋靈敏，立刻開口答道：「啓稟總鏢頭，廣場上蚊子很多，馬匹不能安靜，我們打算把廣場清掃一下，所以把馬車開了出來！」

趕山鞭凌長風道：「原來如此，爲何不告訴我一聲？」

那伙記道：「小事情，我們不敢打擾總鏢頭的興。」

趕山鞭凌長風正要再假意斥責，忽覺肩上被人輕拍了一下，回頭一看是武狂龔一夫便陪笑道：「龔老前輩，您已經聽到了，他們所以把馬車開出來，是因爲廣場上蚊子多，馬匹忍受不住之故……」

武狂龔一夫詭笑道：「廢話少說，你叫他們把馬車駛回廣場！」

趕山鞭凌長風無計可施，只得喝令他們將馬車駛回廣場，等到所有開出的馬車全部駛回廣場時，他立刻轉對武狂龔一夫笑道：「龔老前輩，請別爲這事担心，我們回樓上喝酒去吧！」

武狂龔一夫沉臉道：「不，我們到廣場去！」

說着，舉步走入廣場。

趕山鞭凌長風看了看身邊的俞立忠一眼，隨即默默移步走入，俞立忠及武妖巫馬明等人亦隨後入場，於是頃刻之間，原在棨館樓上的人，都轉移到廣場來了。

廣場上有一塊空地，武狂龔一夫在中央立定，凝目注望着趕山鞭凌長風「嘿嘿」冷笑道：「凌鏢頭，剛才老夫兩人在樓上表演過了，現在輪到你們在這廣場上表演了！」

趕山鞭凌長風心中又驚又急，連忙抱拳道：「龔老前輩，請聽在下一言——」

武狂龔一夫搖手打斷他的話，笑道：「老夫沒有說你偷鏢，你不必解釋！」

趕山鞭凌長風陪笑道：「既然如此，龔老前輩何故爲難在下？」

武狂龔一夫道：「老夫只要你表演一手，怎說是爲難你？」

趕山鞭凌長風道：「在下這點能耐，龔老前輩不看可知，何必呢！」

武狂龔一夫道：「勢均力敵的打鬥，看起來很够刺激！」

趕山鞭凌長風强笑道：「在下怎會是龔老前輩之敵？」

武狂龔一夫忽然別頭向總管牟占春招手道：「牟總管，你過來！」

總管牟占春應聲而至，躬身問道：「龔老前輩有何吩咐？」

武狂龔一夫笑道：「你的武功跟凌鏢頭大概差不多吧？」

總管牟占春那會把區區一個趕山鞭凌長風放在眼裏，但他在武狂龔一夫面前不敢賣狂，聞言謙虛的笑笑道：「占春不學無術，恐非凌鏢頭之敵！」

武狂龔一夫一笑，回對趕山鞭凌長風說道：「凌鏢頭，你就跟牟總管拆幾招如何？」

趕山鞭凌長風也自知不是牟占春的敵手，却不得不硬着頭皮道：「也好，但望總管手下留情！」

武狂龔一夫笑道：「你們誰都不必留情，老夫不喜歡看點到爲止的功夫！」

說罷，退到一旁。

總管牟占春自然明白武狂龔一夫的心意，暗中決定幹掉趕山鞭凌長風以博取武狂的歡心，當下目注凌長風乾笑道：「凌鏢頭，在下久仰你的『趕山鞭法』，可惜一直沒有機會領教，今天難得有這個機會，你可不能客氣！」

凌長風口氣不善，臉上更充滿驕傲之色！

趕山鞭凌長風是一條硬漢，自然不肯示弱，當即撤出成名兵器趕山鞭，拱手道：「牟總管請！」

總管牟占春好整以暇的把長袖挽起，悍笑道：「在下與平輩對敵，從不先出手，還是你先請！」

趕山鞭凌長風沉着一笑，脚下輕移，開始游步準備發招出擊。

全場異常靜肅，空氣也漸漸凝重起來了。

眼看趕山鞭凌長風即將發招之際，驀然一聲清喝由場邊响起：「且慢！」

隨着喝聲，俞立忠緩步而出！

總管牟占春舉目斜睨俞立忠，聳肩冷笑道：「哼，眞是好事多磨，狄鏢師你想代替凌鏢頭出戰麼？」

俞立忠點點頭笑道：「是的，這是我們順風鏢局的規矩，事無大小，小人物先上！」

總管牟占春笑着道：「也罷，可是你要小心，別讓老夫把你的頭皮『摘』下來啊！」

他的意思是說：你名號叫「摘星劍」，老夫却想「摘」下你的頭！

俞立忠反腕撤出長劍，回頭對趕山鞭凌長風笑道：「表哥，小弟輸了您再下來，好麼？」

趕山鞭凌長風知道只有他才够資格與對方一拚，乃點頭道：「可以，但牟總管是我們的顧客，你禮貌要週到！」

語畢，退了開去。

俞立忠依言禮貌的向牟占春行了一禮，含笑道：「牟總管大概不肯先動手，在下有僭了！」

語聲甫落，一劍已經點到牟占春心口上！

牟占春料不到他出手如此奇快，不禁大吃一驚，忙的頓足暴退一丈多遠。

可是他雖然退得快，俞立忠也進得快，手中那柄長劍仍然指在他的心口上，分毫不差！

牟占春臉色大變，一聲沉嘿，左掌一翻，硬生生往俞立忠的長劍拍去！

這一拍，很像是險招，但他功力深厚，自認可以將「摘星劍狄化龍」連人帶劍拍出數丈之外。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拍！」的一响，俞立忠的長劍果然被他拍中，但俞立忠並未連人帶劍飛出，衆人所見到的情形是：俞立忠的長劍順着他的掌勢舞了一圈，倏又點回到他的身上——

「啊！」

牟占春閃避不及，腰上麻穴被俞立忠一劍點中，一聲怪叫，仰身栽倒！

在場的那些伙計，來看見「摘星劍狄化龍」勝來輕鬆漂亮，忍不住同聲喝采起來。

若論身手，牟占春雖非俞立忠之敵，但假如他知道「摘星劍狄化龍」原是俞立忠而不存輕敵的話，他至少可跟俞立忠拆個十來招，一個身手非對方之敵的人，再加上了存着輕敵之心，自然敗得更快了！

這時不約而同的，衆人的視綫由倒在地上的牟占春轉移到武狂龔一夫的臉上。

武狂龔一夫毫不因牟占春的敗北而生氣，他臉上笑容盎然，竟向俞立忠點點頭表示讚許，然後轉對武昌「黃鶴樓」總管雲天流笑道：「雲總管，這位狄鏢師似乎有一套，你過來和他拆幾招試試！」

雲天流躬身應是，舉步走上場中來。

他掌管武昌黃鶴樓，地位比牟占春高，武功自亦在牟占春之上，不過，他目覩俞立忠兩招之下擊敗牟占春，心中震駭至極，故此不敢存有半絲大意，在俞立忠面前立定時，隨即探手入懷，抽出一柄緬鐵打造的軟劍來。

俞立忠打定主意打倒一個算一個，然後再與武狂武妖拚死一搏，當下抱劍一拱道：「雲總管請賜教！」

雲天流一語不發，手中軟劍揚起一抖，劍鋒吐出蛇信，疾攻而出，喝道：「接招！」

俞立忠臉無懼色，長劍一舉，迎着來勢交叉劈出！

電光火石間，但聽「鏘！鏘！」兩聲震耳銳響，劍芒斂處，雲天流飄身急退，低頭審視，見軟劍並無損傷，不由暗暗透了一口氣！

雙劍交擊的餘音，在空中「嗡嗡」响着，久久方止！

俞立忠含笑注視對方片刻，開口道：「雲總管劍法不劣，頗有餘味，但別這樣打打停停如何？」

雲天流獰容沉笑兩聲，突然騰身躍起，以無比迅速和詭譎的身法，朝俞立忠猛撲過來。

人像蝙蝠飄閃，軟劍也像蝙蝠飄閃，使觀戰者爲之眼花繚亂！

這一戰，俞立忠沒有正面與他交鋒，只見他雙臂一張，身軀迎風飛起，空中身形一幌，電閃般橫飄到雲天流身後，長劍陡沉，反擊對方天靈蓋！

雲天流也不含糊，但見他腦袋一擺，身軀一掙，憑空冲起一丈七八，巧妙的避開俞立忠的一劍，緊接着宛如蛟龍翻身，倏地掉回頭，劍吐如虹，以雷霆萬鈞之勢，往俞立忠頭上點落。

俞立忠見他身法甚佳，口中喝采一聲，不下反上，雙脚虛空一蹬，竟如潛水的青蛙，也是憑空射起一丈七八，揮劍迎擊上去。

人影、劍光、火花、金鐵交鳴聲响，登時混成亂糟糟一片，一連五六聲悠揚銳响之後，兩人身形倏分，一南一北飄飛落地。

「砰！」

一條斷臂，緊隨兩人的身軀由空中掉了下來！

雲天流面色慘白，脚下「登登登」倒退三步，蓬然倒地，昏絕過去了。

他的左肩鮮血迸射，那是由巳經斷去的左臂傷口上迸射出來的！

俞立忠則渾身完好如舊，沒有一點傷痕！

全場一片死靜，除了武狂武妖之外，個個滿面驚愕，背脊陣陣發寒！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陣宏亮雄渾的大笑，打破了沉靜的場面！

武狂龔一夫舉步走出，在俞立忠的面前停住，凝目笑望了他半晌，說道：「俞立忠，你打得不錯，這十五輛鏢銀是你的了！」

俞立忠對於他識破自己的「眞面目」並不感意外，俊臉一仰，笑笑道：「龔老前輩到現在才認出是我，不嫌稍遲了一點麼？」

武狂龔一夫哈哈大笑道：「一點也不，老夫倒認爲恰到好處！」

俞立忠一瞥倒在地上的雲牟二總管，微笑道：「龔老前輩自認武功絕世，可以不要他們幫忙，但好歹他們也是你們『老山主』的手下，你眼睜睜的看他們受傷不起，不覺得太殘酷麼？」

武狂龔一夫搖頭笑道：「不，對敵人寬恕，那是大傻瓜的行爲！」

俞立忠劍眉微鎖，聳肩一笑道：「希望我的耳朵沒聽錯，你把雲牟二總管當作敵人？」

武狂龔一夫頷首道：「不錯，感到奇怪麼？」

俞立忠笑道：「有一點，不過，假如你的意思是想侵佔你們『老山主』的這一百多萬兩銀子，那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武狂龔一夫道：「絕不，老夫只說過，這十五輛鏢銀是你的了！」

俞立忠冷然一笑道：「你的意思是只要我能打敗你？」

武狂龔一夫又搖頭笑道：「不是，老夫願意無條件奉送！」

俞立忠大惑不解，訝問道：「那麼，你是想改邪歸正，棄暗投明？」

武狂龔一夫直搖頭，笑道：「不！不！不！老夫自認爲人不錯，用不着改過！」

俞立忠聳聳肩道：「抱歉，我猜不透你的心意了！」

武狂龔一夫輕蔑一笑道：「久聞『一劍震武林衞濤』如何聰敏絕世，如何機智過人，看來也不過如此而已！」

說到這裏，轉對武妖巫馬明一招手道：「巫馬老兒，咱們走吧！」

大袖輕揮，昂首闊步，飄然往廣場外走去。

武妖巫馬明趕上一步，與他併肩而行，兩人一齊走出廣場，轉眼消失於街尾的夜色中。

俞立忠呆了。

趕山鞭凌長風和那些伙計們也都看得呆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兒？

武狂武妖是何等厲害的人物，他們兩人之一要殺死俞立忠可說毫不困難，可是他們在看了俞立忠打敗雲牟二總管後，竟然情願將一百多萬兩銀子拱手奉送，毫不刁難的雙雙走了，這種驚人的「慷慨」行爲，到底表示着甚麼呢？

發呆良久，俞立忠忽然領悟過來，頓足尖叫了一聲「糊塗！」立即拔步奔出廣場往街尾疾追而去！

這一邊，衆人又呆立一陣後，鐵沙掌游承祖移步走到趕山鞭凌長風身邊，低聲問道：「凌鏢頭，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趕山鞭凌長風搖搖頭，聳肩一攤手道：「誰知道！」

鐵沙掌游承祖又道：「武狂武妖果眞

這樣甘心放棄鏢銀，那他們豈不變成大好人了？」

趕山鞭凌長風道：「也許這是他們的詭計！」

鐵沙掌游承祖道：「論武功，包括俞公子在內，我們都不是他們兩人的對手，他們何必使用詭計呢？」

趕山鞭凌長風道：「所以說，我弄不清他們在攪甚麼鬼！」

鐵沙掌游承祖搔搔頭皮，移目轉望場中的雲天流道：「那位雲總管失血過多，大概已經完了！」

趕山鞭凌長風面容一動，急步走到雲天流身邊，駢伸兩指點住他臂膀上的各路血脈，再翻開他的眼皮看了看，輕嘆道：「他死了！」

鐵沙掌游承祖轉望牟占春道：「那一個不知怎樣了？」

趕山鞭凌長風轉到牟占春身邊蹲下，見他還好好的，只是腑穴中了俞立忠一劍，渾身動彈不得，心下稍寬，當下轉對游承祖道：「游鏢師，你叫兩個兄弟把雲總管的屍體帶到鎭外去埋掉！」

鐵沙掌游承祖應聲而去。

趕山鞭凌長風便將牟占春抱起，把他放入他們乘坐的那輛馬車然後向伙計們說道：「都回樓上喝酒，等俞公子回來後，我再向你們宣佈一件事！」

伙計們都很聽話，呼嘯着湧上水雲關菜館。

水雲關菜館的上下人事先巳知他們是鏢局的人，所以對於剛才在廣場上的兇殺，都以爲是因某種原因而起的，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在刼鏢，故未敢過來盤問，大凡經營客棧菜館的人，對一般江湖上的兇殺，只要沒有遭受太大的損害，一向都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趕山鞭凌長風見伙計們均巳經上樓，便在牟占春的馬車邊倚立，等候俞立忠回來。

「凌鏢頭！」

牟占春開口了。

趕山鞭凌長風輕「嗯」一聲道：「牟總管有甚麼事？」

牟占春嘆道：「你們那位『摘星劍狄化龍』，他當眞是俞立忠嗎？」

趕山鞭凌長風點了點頭道：「一點不錯！」

牟占春道：「你被他收買了？」

趕山鞭凌長風笑道：「不，我出身於黃山派，俞立忠可說是我的小主人！」

牟占春道：「原來如此，是老夫瞎了眼了！」

趕山鞭凌長風輕笑道：「漢陽只有我一家順風鏢局，你不找我找誰？」

牟占春道：「但俞立忠怎知我們有銀子要運送到總壇去？」

趕山鞭凌長風道：「那天武狐左丘龍去你『仙鶴樓』喝酒時，你可記得樓上有一個跑單幫模樣的青年？」

牟占春道：「哼，原來是他，但他怎知『仙鶴樓』是我們『老山主』的產業之一？」

趕山鞭凌長風道：「這個我也不得而知，待會俞公子回來時，你可以問他。」

牟占春道：「說眞的，凌鏢頭，我們可說是同鄉人，能不能網開一面？」

趕山鞭凌長風搖頭道：「辦不到！」

牟占春道：「我在漢陽的錢莊還有八十多萬兩，假如你肯放我，我願意給你一半！」

趕山鞭凌長風又搖頭道：「我這個人很知足，有這一百多萬兩銀子，已經很够了！」

牟占春道：「全部給你如何？」

趕山鞭凌長風笑道：「牟總管，你何不閉目養神？」

牟占春輕「咳」一聲道：「老實說，我牟占春只是一個小人物，你們留我何用呢？」

趕山鞭凌長風道：「我們俞公子很需要你，假如你肯帶他去你們總壇，我相信他到時候會放你一條活路！」

牟占春面色一變，默望凌長風一陣，忽然眼睛一閉，不再開口了。

趕山鞭凌長風也不再跟他說話，移目靜望着廣場出口，他不明白俞立忠爲何要去追武狂武妖兩人，心中着實有些七上八下……

「唉……」

躺在馬車裏的牟占春，忽然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

趕山鞭凌長風轉頭一望，發現他神色有異，心中一驚，急問道：「牟總管，你怎麼啦？」

牟占春面現悽愴苦笑道：「凌鏢頭，我告訴你一件事，我有一個妻子，三個孩子，他們現在都在我們『老山主』的掌握中……」

趕山鞭凌長風不由冷笑道：「牟總管，你也是縱橫江湖的人物，何苦說這可憐兮兮的話？」

牟占春慘笑道：「不，我不是在求你，我的意思是說，我不能帶俞立忠去我們的總壇，那會使我的妻兒喪命！」

趕山鞭凌長風搖頭道：「這話你留着跟俞公子說吧！」

牟占春道：「跟你說也一樣，唉唉，當我被任命爲『仙鶴樓』的總管時，我同時被拔掉了一顆牙齒。」

趕山鞭凌長風詫異道：「被拔掉一顆牙齒？」

牟占春突然胸部開始劇烈的起伏着，似乎有甚麼東西使他行將窒息似的，連講話也有些困難了：「是的，然後……然後裝上一顆……假牙，那假牙裏面有……有毒藥！」

趕山鞭凌長風大吃一驚，失聲道：「啊，你服毒了？」

牟占春慘然一笑道：「嗯，這樣……才能……才能保全我……家小的性命！」

說完，眼睛一直，猝然死了！

趕山鞭凌長風大驚失色，急將他抱出馬車，藉月光一看，這才發現他臉呈紫色，確確實實是服毒死了！

這一意外，頓使「趕山鞭」凌長風呆在當場，心頭一片茫然，他對牟占春並無好感，可是他對牟占春這種死法，內心深感歉疚，假如自己不說俞立忠將迫他領路去他們總壇，他是不致於服毒自殺的啊！

「凌長風，他怎麼了？」

不知甚麼時候，俞立忠巳經回到他身

後！

趕山鞭凌長風轉身向他，苦然一笑道：「他吞毒藥死了！」

俞立忠訝異道：「我剛才一劍點了他的麻穴，他豈能吞服毒藥？」

趕山鞭凌長風把牟占春的屍體放落地上，一指他的嘴巴道：「他嘴裏裝有一顆假牙，那裏面裝毒藥……」

俞立忠蹲身扳開牟占春的嘴巴看了看，抬頭問道：「他幹麼要自殺？」

趕山鞭凌長風道：「是我多嘴，我告訴他，你將迫他領路去他們的總壇，他聽了就偷偷咬破牙齒吞下毒藥，臨死時，他說有一個妻子和三個兒子在『老山主』的掌握中，假如他帶你去總壇，勢將危害到他妻兒的性命……」

俞立忠默然半晌，擺頭四下張望，問道：「那雲總管呢？」

「趕山鞭」凌長風說道：「他因失血過多，也死了！」

俞立忠大爲懊惱叫道：「嗨！我原想利用他們偵出他們總壇的所在地，沒想到結果是一場空！」

趕山鞭凌長風自怨自艾道：「都是我不好，不該事先告訴他！」

俞立忠搖頭道：「不，這與你無關，既然他有勇氣服毒自殺，我逼迫他時他也一樣會自殺的。」

趕山鞭凌長風問道：「如今綫索已告中斷，俞公子還有沒有其他辦法？」

俞立忠沉吟道：「還有兩條綫索可尋，一是尋找雲夢的一個『水茅主人』，他是敵方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一是到皖中舒城去找找看，我相信那地方距離他們的總壇不會太遠！」

趕山鞭凌長風再問道：「俞公子打算從那一路着手？」

俞立忠道：「我打算到舒城去碰碰運氣！」

趕山鞭凌長風點點頭，轉問道：「剛才那兩個老魔頭爲何情願放棄鏢銀？」

俞立忠笑道：「我們都當了傻瓜，他們兩位根本不是武狂武妖！」

趕山鞭凌長風一呆，失聲道：「啊啊，那麼他們是誰？」

俞立忠道：「正是我寫信邀請的援兵——武狂龔一夫是『武棍甘露民』，武妖巫馬明是『武英皇甫奇』！」

趕山鞭凌長風啞然失笑道：「嘿，想都沒有想到他們兩位會來這一手！」

俞立忠說道：「我也是直到他們離去後才領悟過來，所以趕快追上去向他們道謝。」

趕山鞭凌長風急着問道：「追上了沒有？」

俞立忠微微一笑，說道：「他們並未去遠，就在鎮外的一株大樹下等我，那位『武棍甘露民』老前輩說：假如他們再等半個時辰還沒見我追去，就表示我頭腦是石頭做的，不夠資格担任同心盟的金衣特使！」

趕山鞭凌長風又問道：「他們已走了麼？」

俞立忠點了點頭道：「是的，他們要去同心盟做媒！」

趕山鞭凌長風笑笑問道：「就是紅家九姊妹那樁事？」

俞立忠含笑點了點頭，繼而以思忖的姿態環望場中的十五輛馬車一眼，又回望凌長風道：「我決定今夜離開，這一百多萬兩銀子，你分出一半賑濟貧困，另外一半，除了分一些給伙計們外，其餘的你可以收下，找個地方改行做別的事，不要再開鏢局了。」

趕山鞭凌長風微笑道：「不義之財，受之無愧，但我覺得另外一半拿來重建我們的黃山派，也許更有意義，俞公子以爲然否？」

俞立忠心頭一動，不禁問道：「你確有這個心麼？」

趕山鞭凌長風點頭正色道：「是的，也許武英武棍兩位老前輩也有此意，因爲此地距我們黃山不遠！」

俞立忠大喜道：「好，我們黃山派自被同心盟除名之後，全派門人經已星散，據說黃山的房子也已大半敗壞，你去把它重建起來也好！」

趕山鞭凌長風沉吟道：「不過，我一人之力有限，還需有人幫忙！」

俞立忠道：「你不妨先去長安萬象鏢局走一趟，我們黃山派的許多高手都在那裏！」

趕山鞭凌長風道：「就這麼辦，俞公子現在就走麼？」

俞立忠說道：「是的，我有性急的毛病！」

凌長風道：「再上樓去喝杯如何？」

俞立忠道：「也好，但牟占春這具屍體必須先埋掉！」

智鬥艾北村

廣場上仍有數名伙計在看守馬車，趕山鞭凌長風喚來兩個，吩咐他把牟占春的屍體運出鎮外掩埋，便與俞立忠轉回菜館來。樓上，那些伙計們正在一面痛飲一面談論剛才發生的事，七嘴八舌議論紛紛。

俞立忠剛在座位落坐，一眼瞥見靠近街邊的一張小座頭上，有一個老人正在那裏獨自飲酌，不禁大吃一驚，連忙伸脚踢了凌長風一下，同時用手指蘸酒，在桌面上寫了九個字：「有敵，勿稱呼我俞公子！」趕山鞭凌長風面色一變，擺頭張望，由於樓上一共有四個不屬於順風鏢局的人客，因此，他看不出那一個是敵人，乃回望俞立忠輕「嗯」一聲，表示詢問之意。

俞立忠眼睛向那老人一瞟，接着起身走去隔桌，舉手輕拍一下其中一名伙計的肩胛，再用手指蘸酒，在桌面上寫道：「靠街邊那個青衫老人，他上來多久了？」

那伙計神色一怔，舉目望了那老人一眼，便也用指蘸酒寫道：「剛上來不久，是過路客。」

「你們回到樓上後，他才上來的？」

「是的。」

「他有沒有跟伙計們說話？」

「大家在談論剛才的事，他好像聽得有趣，曾開口問了幾句……」

「他問甚麼？」

「小的沒有注意聽。」

俞立忠順手端起一杯酒，敬了全桌的伙計一杯酒，然後轉回座位坐下，再舉杯

道：「來，凌鏢頭，我們也乾一杯！」

兩人對飲一杯後，趕山鞭凌長風立刻用筷子在桌上寫道：「那老人是誰？」

俞立忠用酒寫道：「我心上人的父親——艾北村！」

趕山鞭凌長風面現驚色，又寫道：「他怎麼到這裏來了？」

俞立忠寫道：「大概剛巧路過此地，但他已經知道剛才的事了！」

凌長風又寫道：「這個艾北村武功如何？」

俞立忠寫道：「高，不在金衣特使之下！」

趕山鞭凌長風還要再寫時，只見那艾北村忽然站起身，含笑朝他們兩人走了過來！

俞立忠雙臂暗運眞力準備應變，一面又舉杯道：「凌鏢頭，我們再乾一杯！」

適時，艾北村已經走到他們桌前，以儒者姿態拱手一揖道：「對不起，打擾兩位！」

凌長風站起來抱拳道：「老丈有何貴幹？」

艾北村含笑道：「老夫冒昧請問，兩位可是保鏢的？」

趕山鞭凌長風答：「是的，老丈有何指教？」

艾北村不答又問道：「兩位屬於那家鏢局？」

趕山鞭凌長風回答道：「漢陽順風鏢局！」

艾北村舉目上下打量他，笑問道：「閣下是順風鏢局的總鏢頭？」

趕山鞭凌長風領首道：「正是，在下凌長風，老丈貴姓大名？」

艾北村說道：「老夫范伯高，河南人氏。」

凌長風一笑道：「老丈請說明來意如何？」

艾北村故作神秘的張望幾眼，然後壓低聲道：「敢問凌鏢頭，你們這趟鏢的目的地是那裏？」

趕山鞭凌長風道：「抱歉，此事恕難奉告！」

艾北村瞇着眼睛笑：「凌鏢頭誤會了，老夫之意是：假如貴局所要走的路綫與老夫相同，老夫希望能與貴局一起走，只要貴局能安全保護老夫到達目的地，老夫願付一千兩白銀的酬勞！」

趕山鞭凌長風忙問道：「老丈欲去何處？」

艾北村且不答話，由懷中掏出一隻精緻的小木盒，打開木盒，現出七顆龍眼大的夜明珠，送給凌長風和俞立忠看了看，然後收回懷中低聲道：「就爲了這些東西，所以老夫希望借助貴局的保護！」

趕山鞭凌長風平靜一笑，再問道：「老丈欲去何處？」

艾左村眼睛眨了眨道：「老夫欲去青陽縣！」

趕山鞭凌長風搖頭笑道：「那很抱歉，我們與老丈不同路！」

艾北村露出了失望之色道「哦，眞不巧……」

趕山鞭凌長風不再理他，舉杯向俞立忠道：「來，狄鏢師，咱們再乾！」

艾北村站着不走，等他們乾杯後，又陪笑道：「這樣如何，老夫因與人約定明天中午在青陽縣見面，可是老夫一人又不敢趕夜路，凌鏢頭能否派出一位鏢師護送老夫前往？」

凌長風搖頭道：「不行，敝局人手不夠！」

艾左村笑道：「要是凌鏢頭嫌酬勞太少，老夫願意再加兩百兩！」

趕山鞭凌長風又搖頭道：「不是酬勞的問題，實在是人手不夠！」

說罷，皺了皺眉，表示不耐煩之意。

艾北村雙手搓個不停，唉聲嘆氣道：「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唉唉……」

俞立忠忽然開口笑道：「凌鏢頭，這位老丈的一千兩百兩銀子，就讓小弟來賺吧！」

趕山鞭凌長風一怔道：「這怎成？」

俞立忠道：「青陽距此不遠，小弟護送他到達青陽後，再趕回鏢隊來，頂多只躭擱兩天工夫，我看沒甚麼要緊！」

趕山鞭凌長風聽了沉吟道：「唔……這個……」

俞立忠轉對艾北村笑問道：「范老丈，你騎馬還是步行？」

艾北村道：「老夫原有一匹馬，由於不停的急趕，不幸脫力倒下了。」

俞立忠一哦道：「你能不能步行？」

艾北村道：「只要不走得太快，大概可以。」

俞立忠起立說道：「好吧，現在就走麼？」

艾北村喜道：「是的，是的，要是你這位鏢師方便的話……」

俞立忠對凌長風道：「凌鏢頭，你看如何？」

趕山鞭凌長風道：「好吧，路上要小心！」

俞立忠答應一聲，再回望艾北村問道：「范老丈有沒有行李放在客棧裏？」

艾北村道：「沒有，老夫喜歡輕便，所以沒帶行李出來。」

俞立忠道：「我也沒有，那我們這就走吧。」

艾北村付過酒賬，便隨俞立忠下樓走出水雲關菜館，兩人了走數步，俞立忠忽地剎住脚道：「噢，差點忘了！」

艾北村跟着停步，訝問道：「有甚麼事？」

俞立忠拍拍他的臂膀道：「你老請在此等一等，我有話要跟我們凌鏢頭說，馬上就來。」

語畢，轉身拔步奔回水雲關菜館。

趕山鞭凌長風一見他返回，神色一振，迎上急問道：「怎麼了？」

俞立忠低聲問：「此老武功極高，我恐怕只能自保，我們離鎮後，你們趕快動身，到鎮外找個隱蔽的地方把銀子埋入地下，然後將伙計遣散，等過一段日子後，再來挖取，這是最安全的辦法！」

趕山鞭凌長風焦急地問道：「俞公子你呢？」

俞立忠道：「我見機行事，如果你們可以無事，我就六再回來。」

趕山鞭凌長風道：「好，俞公子請珍重！」

俞立忠掉頭急步下樓，回到街上，向站在街上等候的艾北村揚揚手道：「好了，我們走！」

青陽縣城在水七里之東北方，兩人出鎮後，一路往東北前進。

這是個沒有月亮的晚上，大地一片漆黑，兩人走在沉靜的荒野上，只聽到自己腳步的「沙沙」聲响。

走過二三里路，艾北村開始現出力不從心之態，連連擧袖拭額道：「唉，狄鏢師，我們坐下來歇一歇，老夫兩條腿已走酸了！」

俞立忠笑道：「怎的，才走了二三里路哩！」

艾北村彎身按着膝蓋，在道旁一塊石頭上坐下，喘着氣道：「大概是走得太快之故，唉，人年紀一大，到底不成啦！」

俞立忠雙手插腰，含笑站在他面前，聳聳肩道：「范老丈今年貴庚幾何？」

艾北村道：「五十七啦！」

俞立忠笑道：「五十七也不算老，我看你老丈還很硬朗嘛！」

艾北村搖頭笑道：「不成，表面看起來還好，其實骨子裏一塌糊塗！」

俞立忠笑問道：「老丈看似文儒，却身懷巨賣，令人深感不解！」

艾北村道：「實不相瞞，老夫是珠寶商，因爲常常要在達官顯貴的府第走動，不能不打扮得文雅些！」

俞立忠道：「原來如此，爲甚麼忽然在半路上要求我們鏢局保護呢？」

艾北村道：「因爲剛才在菜館樓上聽到貴局的伙計們在談論着一場兇殺，不由得使老夫害怕起來，所以決定臨時找一位鏢師保護，咳咳，你們剛才到底廢生了甚麼事？」

俞立忠道：「沒甚麼！」

艾北村道：「老夫好像聽到伙計們在說甚麼『武狂』啦『武妖』啦的，他們是誰？」

俞立忠回答道：「兩個武林人，沒甚麼！」

艾北村問道：「那武狂武妖剛才也在水雲關菜館麼？」

俞立忠點頭道：「嗯，他們在樓上喝酒，大概喝多了，竟在樓上表演絕技，後來就走了。」

艾北村又問道：「還有甚麼『雲總管』和『牟總管』，他們也跟武狂武妖走了麼？」

俞立忠笑笑道：「正是，他們是同路人！」

艾北村笑着道：「狄鏢師，你好會說謊！」

俞立忠瞬目一笑道：「怎麼說？」

艾北村笑瞇瞇道：「老夫聽到的情形是，你一招之下點中『牟總管』的穴道，然後又一十招之間斬斷『雲總管』一條手臂，對不對？」

俞立忠聳聳肩道：「范老丈，你一個商人，何必知道這些事情？」

艾北村起身笑道：「老夫不能不知道，因爲那『雲總管』和『牟總管』是老夫的伙計！」

俞立忠心知他要動手了，爲使趕山鞭凌長風有時間埋藏銀子，便假作啞然失笑道：「范老丈，你倒會說笑話！」

艾北村哈哈笑道：「不，老夫說的是眞話，不過你放心，老夫聽說你能在一招之下點倒牟總管，心中驚佩不置，只要你能打敗老夫，不但那一百多萬兩銀子老夫不追究，而且還把身上這七顆夜明珠贈送給你！」

俞立忠笑道：「范老丈別開玩笑，我們該上路了！」

艾北村陡地面容一沉，目中暴射兇光，冷冷道：「說吧，你到底是誰？」

俞立忠拱手一揖道：「在下摘星劍狄化龍！」

艾北村嘿嘿冷笑道：「你若不說實話，老夫馬上叫你『化』成一條『蛇』！」

俞立忠笑道：「蛇雖不如龍之矯勇，却比龍要滑溜得多！」

艾北村縱聲大笑道：「哈哈，好極了，老夫就看你能滑溜到甚麼程度！」

語聲中，右脚突飛而起，以魁星踢斗之式，撩向俞立忠小腹丹田，去勢快如閃電！

俞立忠雖有防備，也爲對方奇快的腿法而大吃一驚，但他不願後退閃避，他知道對方的武學和功力均不在自己之下，自己若然後退，先機必失，而先機一失，要想扳回可就萬分困難，因此思忖電轉之下，雙脚一使勁，身如驚鶴冲天凌空躍起，同時左掌一沉，切向對方足背，右手則駢伸二指，點向對方雙目！

攻守兼施，採取了異常強硬的作戰態度！

艾北村一聲輕噫，右脚急縮，雙掌如蝴蝶穿花，左掌上扣俞立忠右腕脈門，右掌反切而下，招疾力猛，意圖切斷俞立忠左手。

他先前的一脚，已試出眼前這個「摘星劍」狄化龍果非凡輩，故爾二次出手，暗中用上了六成眞力，是以雙掌甫出，一股雄渾的暗勁已先撞了過去！

但是，俞立忠早就知道他是何等人物，因此一開始就不敢大意，這時艾北村暗中發出的勁道並未阻礙到他的身手，只見他尚是懸空的身子驀然又憑空飄起三尺，避過艾北村掌力，緊接着雙脚連環踢出，攻向艾北村面門！

這一着連環腿，在外人看起來也許不覺怎樣，但身歷其境的艾北村却不禁大大吃了一驚！

爲甚麼呢？

因爲，他隨掌而出的六成內家勁力，即使對手是個第一流的人材，在遽遇暗勁的撞擊下，縱不飛跌開去身手也會受到一點阻礙，但俞立忠不但未受阻礙，而且雙脚尚能踢入他的勁道範圍之內，這證明俞立忠的功力亦已到達出類拔萃的境界，一個普通的青年鏢師而有此身手，自然要使他吃驚了。

「哼！」一聲冷哼之後，他的眞力突增二成，絕招連發，一口氣向俞立忠攻出七八掌！

俞立忠毫不示弱，拆招還招，也回敬了七八掌，一點都不肯讓步。

於是，兩人愈打愈快，愈打愈兇猛，剎那之間，只見到一團人影在翻滾，忽而在空中，忽而在地上，那還分得出誰是俞

立忠誰是艾北村！

約莫鬥了百來招，忽聽「砰！」的一响，兩人身影倏分，同時「登登」倒退，但俞立忠比艾北村多退了一步！

艾北村滿面凜烈，凝目眈眈虎視俞立忠，沉聲冷笑道：「閣下有此等身手，却不敢以眞姓名示人，不覺得可笑麼？」

俞立忠一面調息，一面發笑道：「姓名對一個人並非最重要，你認爲我的姓名是捏造的，難道你的『范伯高』就是眞的麼？」

艾北村道：「老夫姓艾名北村！」

俞立忠微哂道：「只怕這『艾北村』三字也不是眞的！」

艾北村道：「看來今天晚上，我們之間有一個要死在這荒野上！」

俞立忠聳聳肩，說道：「如果你不怕死，我不反對！」

艾北村悍然道：「哼！你好像很有自信？」

俞立忠又聳聳肩回答道：「家師教我，與人拚鬥時一定要有信心，這是取勝之道……」

艾北村問道：「那麼，你有信心取勝了？」

俞立忠點頭道：「當然！」

艾北村道：「你既有信心取勝，再度動手之前，敢不敢回答老夫幾個問題？」

俞立忠笑道：「你說說看，可以回答的，我絕不賣關子！」

艾北村道：「你們鏢局以保鏢爲業，這一次反過來刼顧客的鏢銀，可是受人指使的？」

「不錯！」

「誰？」

「我！」

「哼，目的何在？」

「在那一百多萬兩白銀！」

「你可知道，那一百多萬兩白銀是誰的？」

「我原以爲是雲牟二總管的，後來才知道是屬於一個叫甚麼『老山主』的財產，不過，是誰的財產都一樣，反正這一鏢是刼定了！」

「好，那麼再請回答老夫一個問題，那武狂武妖可是從漢陽隨鏢車來的？」

「不是，原先是武狐左丘龍，據說他奉『老山主』之命要將漢陽『仙鶴樓』和武昌『黃鶴樓』的盈餘送皖中舒城，但鏢車途經潛山縣附近時，那武狂武妖來了，他們說是奉命接替武狐左丘龍的任務，並傳達『老山主』一項新任務給武狐左丘龍，後者接到命令後，就匆匆走了。」

「武狐左丘龍接到的命令是甚麼？」

「不知道！」

「哼，你可知道武狂武妖武狐是甚麼人物？」

「知道，他是『十二武煞星』中的三個！」

「既知是『十二武煞星』中人，你還敢刼鏢？」

「有何不敢，十二武煞星算得甚麼東西！」

「後來他們兩人爲何不顧鏢銀逕自走了？」

「那是他們看見我輕輕易易的打敗了雲牟二總管，心中十分佩服，所以願意把鏢銀送給我！」

「嘿嘿，假如你所說屬實，老夫敢說那武狂武是假的！」

「我認爲不假，他們曾在酒樓上表演絕技，那等身手，只有十二武煞星才能做到！」

「武林中還有十二人有那等身手，他們是十二武曲星！」

「你以爲那武狂武妖是十二武曲星冒充的？」

「不錯！」

「十二武曲星是正派人物，如果是他冒充武狂武妖，這正表示你們這些人不是好東西，我這一鏢是刼對了！」

「你別推得乾乾淨淨，老夫曉得你一定是十二武曲星調教出來的人物！」

「別這麼瞧得起我，我只是個平凡的鏢師！」

艾北村面上殺氣騰騰，沉聲一哼，移步走去道旁，舉手折下一根樹枝，揮掌削掉枝椏，然後回到俞立忠面前，掂掂樹枝獰笑道：「拔出你的劍，咱們在兵器上見個高下！」

俞立忠反腕撤出背上長劍，氣定神閒的抱劍一拱道：「請！」

兩人同時退後三步，凝神對視，準備展開一場殊死鬥！

靜靜對峙一陣，艾北村首先移動右脚，向右橫跨一步！

俞立忠立刻也向右橫跨一步！四目相視，猶如針鋒相對，誰也沒瞬一下！

又靜靜對峙了一會，艾北村身軀慢慢彎下，作半蹲之勢，以左陰手右陽手，上下合握樹枝，遙指俞立忠心窩，看情形有率先發難之意。

俞立忠一見之下，左足即時向前跨出，兩腿作交叉式，上身略向前傾，反腕握劍，劍身貼護於胸前，含笑準備迎擊。

原來，艾北村擺出的架式名叫「天鳥飛瀑」，而俞立忠擺出的架式名叫「袖裏藏針」，正是破解「天鳥飛瀑」的無上妙招！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艾北村一看俞立忠擺出的姿式，便知自己所欲發出的「天鳥飛瀑」絕難奏功，於是立時挺身站直，恢復原來姿式，再向右跨出一步！

俞立忠跟着恢復原來姿式，也向右跨出一步！

仍是四目相對，緊緊逼視不瞬！

艾北村冷冷輕「哼」一聲，身形再動，雙足收起並立，左手擧起劍訣，右手樹枝緩緩平伸而出。

這一式名爲「黃蜂鑽花」，其意在刺敵心窩！

俞立忠身子微擰，側對對方，雙手合握劍柄，豎於左肩前，同時提起右腿，擺出「哪吒獻圈」之式。

艾北村見無隙可乘，只得再移步變換招式……

兩人就在相距尋丈遠的道上，彼此互施劍法，但一連「交換」了十幾種劍招，始終沒有眞正交上鋒，這在外行人看起來，一定會以爲他們在舞劍自娛，而不是在打鬥。

勞工處、新報合辦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第一期)結果公佈

為提醒工人注意工業安全，及對安全措施有更深認識，勞工處及新報於一九八二年五月底開始，已舉行過第一期之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參加表格亦已分別刊於新報、新電視、新文摘、武俠世界、藍皮書及新知，並於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抽出幸運參加者。

參加者須將圖片配上正確之答案編號寄來勞工處。現公佈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之答案如下:

圖片	圖片說明
A	3
B	5
C	4
D	2
E	1
F	6

抽獎結果公佈如下：

頭獎：劉廣賢
雙人來回日本機票連食宿及遊覽
(價值$8,000)

貳獎：林偉志
單人來回泰國機票連食宿及遊覽
(價值$3,000)

叁獎：甄志榮
洗衣機一部(價值$3,000)

肆獎：關偉良
16吋彩色電視機(價值$2,500)

伍獎：CHAN KWONG
8立方呎雪櫃一部(價值$2,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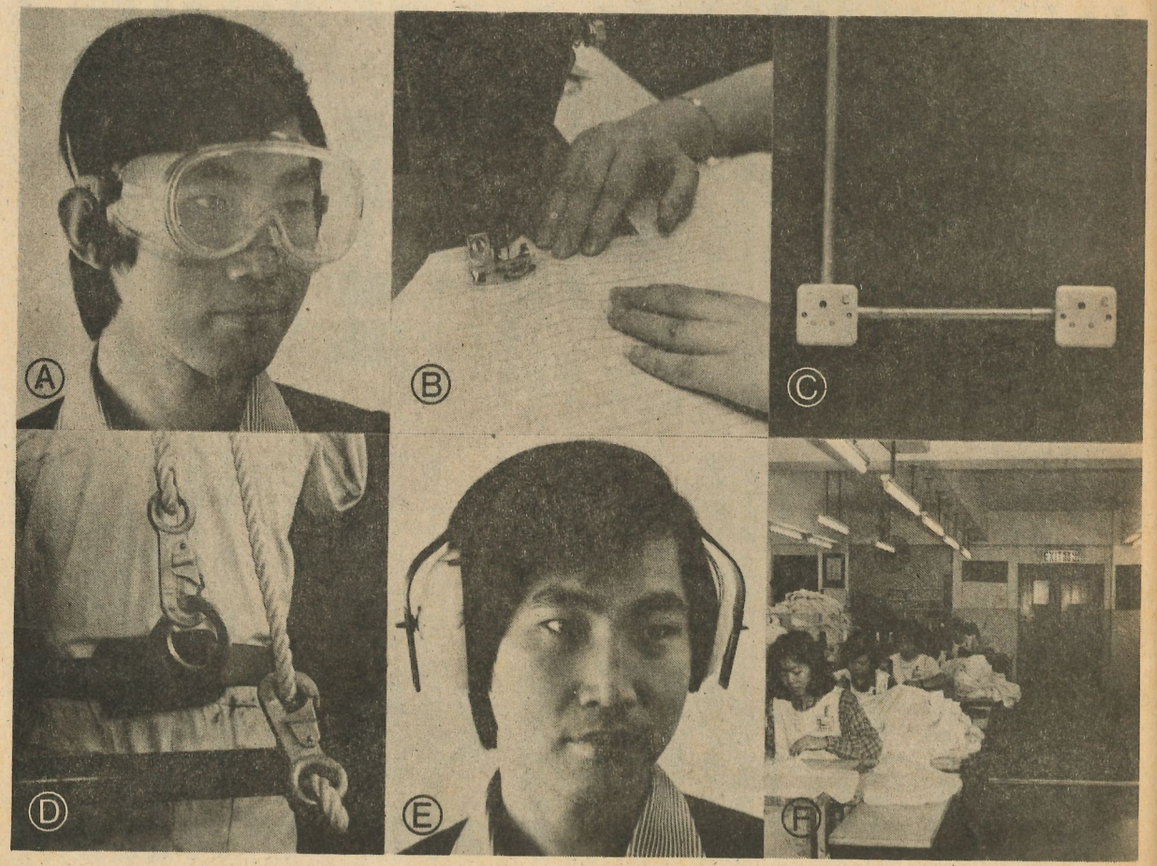
陸獎：梁超
單人來回菲律賓機票連食宿及遊覽
(價值$2,000)

安慰獎：周效良、馮瑞麗、林廣興、NG KIM-CHEUNG
各得價值$1,400之卡式收音錄音機一部

*得獎人將有專函通知領獎。

圖片說明：

1. 佩戴適當之護耳用具，可防止工人聽覺受噪音損害。
2. 佩戴適當之安全帶，可防止工人從高處墮下。
3. 佩戴適當之護眼用具，可防止工人眼部受損害。
4. 電器設備須符合安全標準，並應由合格之電器技師安裝。
5. 衣車之車針應設有護罩，以保護工人之手指。
6. 走火通道應時常保持暢通無阻，以策安全。



其實，他們目前雖未眞正出手，却等於已經對拆了十多招，這種劍術高手的打鬥方式，絕非一般武林人所能够體會出來的！

艾北村採取的是攻勢，但他試探了十多招後，已知俞立忠的劍術造詣不在自己之下，這使他的心中驚奇不止，如果他們知道眼前這個「摘星劍狄化龍」正是俞立忠的話，他就不會感到驚奇了。

兩人又游步對峙片刻，艾北村決定以自己深厚的功力取勝，當下提聚全身的功力，以一招「龍飛鳳舞」隔空猛然點了出去！

「嘶！」點出的劍勁，發出刺耳的銳响。

俞立忠那敢怠慢，身形急挫，雙腿交叉蜷臥地上，手中長劍「金蟾吐虹」疾刺而出！

「嘶！」以牙還牙，也點出一道凌厲劍勁！

艾北村面色一變，躍身跳開數尺，突然舞起樹枝綿綿劈出，勢如狂風暴雨，一搶猛攻上去。

劍勁「嘶嘶！」响個不停，三丈範圍內的樹木枝椏，挨着便折，碰着便斷，如雨水紛紛掉下來！

俞立忠左掠右閃，冤起鶻落，一連避過對方十幾道劍勁，已感應接不暇，心念電轉，當即將身一伏，貼地低飛出三丈開外。

艾北村自覺已佔上風，頓時精神大振，仰天一聲長笑，縱身猛撲。

俞立忠未容他身形落地，乘機一躍而起，手中長劍以「風掃落葉」之勢，接連劈出五劍之多，劍劍凌厲無比，不亞於艾北村剛才的氣勢。

艾北村不料他反擊得這麼厲害，一時之間措手不及，慌忙一個翻身在旁掠了開去。

就這麼一翻身，等他雙脚落地，拿樁站穩之時，俞立忠業已失去踪影。

艾北村見狀，勃然震怒，目射銳芒，四下猛掃一遍，厲聲道：「狄化龍，你出來！」

他雖知對方的姓名絕不叫狄化龍，但既不知對方的眞姓實名，也只好以「狄化龍」呼之了。

四下闃無聲响，看情形俞立忠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艾北村怒「哼」一聲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老夫看你們的鏢車能往那裏跑！」

一語未畢，人已疾縱而起，往水七里奔同。

不用多說，他是想追上鏢車大開殺戒了。

這時，俞立忠仍躲藏在附近的樹林中，他忖度經過那一番折騰後，趕山鞭凌長風大概已指揮三十名伙計將鏢銀埋在地下，並且所有的人可能已經四散逃開，故爾一見艾北村往水七里奔去，並未現身攔截，只悄悄跟踪其後……

二三里路程，轉眼即至，果然不出俞立忠所料，原本投宿在水雲關古棧的所有鏢局人馬，此時，已然撤走一空，沓無人跡。

艾北村打聽得鏢車所走的方向後，立即出鎮直追，但一口氣追了三四十里路，却沒發現鏢車的一點踪跡。

自離開水七里再返回水七里的這一段時間，頂多只有一個時辰，他估計鏢車絕對無法在一個時辰內走出三四十里，因此他斷定自己追錯了方向。

於是，他立刻掉頭奔同，找到剛才錯過的一條歧路，向前再追！

又追了三四十里，仍未找到鏢車的踪跡。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艾左村根本沒想到趕山鞭凌長風已將鏢銀埋入地下，他再次發覺自己又追錯了方向時，不禁有迷茫之感，在岐路上佇立良久，一聲輕嘆之下，決定放棄搜索，巡返總壇。

俞立忠一見他轉身往北飛縱，就知他已放棄追搜，心中大喜，當下仍遠遠跟在他後面。

這，在俞立忠來說，正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奉命出來尋找「老山主」的總壇所在地，好不容易正碰上武狐左丘龍奉「老山主」之命要將黃鶴、仙鶴二樓的盈餘解送總壇，但不料在獲得武英武棍兩位老前輩的帮忙而將鏢銀刦到手後，唯一賴爲偵出對方總壇的雲牟二總管却一死一自殺，雖然鏢銀刦到手，但這兩人一死，可是得不償失，而就在這個「山窮水盡」的時候，艾北村忽然路過水七里帶給俞立忠一綫曙光。

（未完）

譽滿東南亞作家
馬雲
揭開外太空之秘

遠征地球……$6.00
藍色行星……$5.00
禿頭星球人……$5.00
第四類接觸……$7.00
外星球歷險記……$7.00
世界末日……$7.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　逸・文
黃耀基・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阮大元捕頭請來神槍營保護麥家安全，他們表演打靶絕技，突然來了一人在靶場也表演避靶絕招，原來是黃通依約回來保護麥家，主人麥玉階設酒招待，另闢一室，以賓禮招待，黃通這晚睡在靜室，感覺一陣奇異的力道逼來，見來人書生打扮，初步較量武功，知道是書塾老師關雪羽，練的是九轉眞功，在敬仰之下，互相談論金翅子大盜的事，關雪羽將金翅子是長白門派學的是黑手穿牆功夫……正在此時麥小喬也來了，關雪羽因有事離開此地，叮囑他們小心防範……

老僧卜神課　佛偈動俠情

關雪羽向着二人抱了抱拳，遂即由几上拿起了他的隨身之物，待要步出——

黃通趕上一步說道：「俺送關先生一程！」

關雪羽一笑道：「何必客氣！」

雖然這樣，他却也沒有堅持，一任黃通自開門扉，送他步出院外！

月色如銀，照耀得這附近景秩分明！

黃通趕上一步，情深眞摯的道：「今日會見先生，實屬三生有幸，俺與先生，眞謂『相見恨晚』——今夕何夕，我不知還有緣份再見先生，聆聽教益否？」

一面說，正身彎前，深深向着關雪羽拜了三拜，便待離開！

「等一下！」關雪羽忽然叫住了他！

黃通面色感然道：「先生還有什麼關照麼？」

關雪羽呆呆的看着他，微微苦笑了一下，點頭道：「你我確是相見恨晚……不過來日方長，還有的是時間，怎道今夕何夕？黃兄說玩笑話了！」

黃通一怔，心中暗自奇怪，對方口氣，似乎也欲介入其事，只是他既未曾明說，自己也不便出言詢問，更不能以此相請，這類拚命之事，除非自身心甘情願，挺身承當，任何人也不便以此相強，是以儘管心裏一動，也沒有出言詢問。

關雪羽看了一下月色，點點頭道：「我這就去了，遲了怕來不及了，請關照麥姑娘保重，我——」

原想多說幾句，話到唇邊又復忍住，拱了拱手，身形陡地騰起，有如飛雲一片，交睫的當兒，已是十丈開外，月色裏，似見他落身於一棵高大的松樹尖端，不過是沾了一下脚尖，第二次拔身而起，便已是無影無踪。

黃通近看他縱起身法，雙肩一平如水，竟是絲毫不動，只是這足尖下盤用力，知悉輕功極流身手，自己雖以輕功見長，自問却無此能力，心中好不佩服！

再看對方借與自己的那個護心寶甲，不過是巴掌大小的一個皮袋而已，由於關雪羽曾關照不可出示於人，當下小心的收拾懷內。

他這裏方自收好，只覺得面前人影乍閃，麥小喬已現身眼前！

黃通招呼道：「姑娘來了？」

麥小喬四下看了一眼，悵然道：「他走了！」

黃通道：「剛才離開，姑娘有什麼事麼？」

麥小喬悻悻的搖頭道：「算了！」

二人遂即轉回室內！

落座之後，黃通感慨的道：「這位關先生武功之高，爲俺生平僅見，實在是一個異人……」

麥小喬冷冷一笑道：「有些人身具異功，却是畏懼强敵，見義不爲……」

說到這裏忽然停住，苦笑了一下：「難道他會是這種人？哼——眞希望我沒有看錯他才好……」

黃通搖搖頭道：「關先生眉目間正氣逼人，不像是姑娘所說之人……」

麥小喬翻眸看了他一眼：「你又怎麼知道——哼！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他眞如黃兄你所說，就不該在這個時候離開——」

輕輕一嘆，脚上浮現出一份傷感，她寞寞的垂下頭來：「我還以爲他……唉，我竟是錯看了他！」

黃通怔了一下，忽然想起道：「剛才關先生離開之時，好像曾經說過，他還要回來，也許他有意暗助府上一臂之力，却不願事先告知也不一定！」

「是麼？」麥小喬苦笑着說道：「果眞如此，他也就不會走了，我不會這麼認爲……」

搖搖頭，她面色益冷的道：「算了，不要再談他了，今天晚上來看黃兄，一來是面謝你的見義勇爲，再方面是來請教後天的對敵之策！不知你可有什麼對敵高見麼？」

「姑娘誇讚了！」黃通濃眉微皺道：「姑娘即使今夜不來，在下明日亦當稟明令尊，親自拜訪，面商機宜——」

說到這裏，臨時頓住，張目左右看了一眼——

說時，他已自身邊行囊之內，取出了一個體積不大的黑皮口袋，像是鼓膨膨的，也不知裏面裝着什麼！

黃通雙手接了過來，只覺得入手甚輕，一時爲之茫然道：「這……裏面是什麼東西？」

「是一面護心寶甲！」

「護心寶甲！」

黃通顯然爲之吃了一驚，可是緊接着，他就立刻又明白過來，不禁臉色大爲驚喜。

「這……」黃通連連點頭道：「俺明白了，隆情厚誼，永存肺腑！多謝了！」

關雪羽慨然道：「有此寶甲護心，便不愁金翅子毒手加害，穿着時務必貼肉，外罩常服，便不會爲其發現！此物得自我『燕』門家傳，黃兄你要仔細施用，不可爲外人所知，否則必罹殺身慘禍！」

這一「燕」門家傳，不啻暴露說話之人眞實身份，只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雙方都沒有留意到這句話，否則以黃通之閱歷，自然立刻就能識出對方眞實身份！

黃通原在發愁後日中秋之會，尤其担心的是「金翅子」的「黑手穿牆」功力，現在有了對方這件護心寶甲，自是憂心大去。

當時至爲感激的道：「俺記住了，大恩不言謝，日久見人心，俺回去了！」

關雪羽輕輕一嘆，道：「以你武功，配以寶甲，原可立於不敗之地，只是據我所知，這個金翅子實在厲害，即使有我在旁策應也不見得就……」

說到這裏，一時面有戚容，令人大生感動！

麥小喬一時連眼圈都紅了。

「……黃大哥，你言重了，你可千萬不能存輕生的念頭，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只要人活着，總有希望，請你務必要答應我！」

一片眞情流露，說時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點點滴滴，滑腮落下。

黃通想不到這位姑娘竟是至情中人，見狀呆了一呆，甚是感動的道：「黃通記住了姑娘金玉良言，不敢輕言犧牲就是：：夜深了，明日再從長計議吧！」

麥小喬站起來道：「好吧！黃大哥跑了一天路，累了，還是早些休息，明天父親還要與你商量好些事情呢！」

說完，她遂即步出室外。

黃通跟出來，只見她向着自己微微一點頭，身形略閃，已掠出了三數丈外，遂即消失於夜色之間！

黃通打量對方姑娘的身法，雖不能與關雪羽等量齊觀，却也不同凡流，與自己也只是伯仲之間，他久仰這位姑娘在九華習技，學得一身了不起的功夫，今日總算眼見，麥玉階有這麼一個女兒，也實在足以告慰了。

返回房中，在燈下，他打量着那件「護心寶甲」，見是形同黑緞子一般地一件薄薄背心，當然絕非綈緞，入手柔軟不縐，却又具有彈韌之力，體積旣小，份量又輕，旣非金屬，又非絲帛綫蔴，實在瞧不出是何物所織。

如非關雪羽事先告知，他無論如何也難以相信，這麼小小單薄的一件東西，竟有「護心防體」之功！心中實在好奇，遂即脫下上衣，將這件寶甲穿上，試着用右掌在上面一拍——

他初次不敢用力，只是輕拍一掌，只聽得「波！」地一聲，這一掌竟像是擊在了羊皮筏子上一般，居然爲之反彈了起來，妙在肉身竟似未覺。

黃通不由得大是驚喜，第二掌隨即加了三成力道，當即一掌重擊下去！

和上一次沒有兩樣，耳聽得「波！」地一聲脆響，整個身子爲之大震了一下，差一點由座位上倒了下來，只是那隻右手，却爲之高高彈了起來，再察自身，除了掌下時遍體一熱之外，竟是毫無所傷，細推其原理，分明是把加諸的力道，由「點」而向全面的擴散開來，是以雖有震動，却無傷害之力，再加上其本身的彈韌力道，自然把猝來的力量大大的化解開來！

這一個發現，使得黃通極感興奮，大敵當前，竟然多了這麼一件防身至寶，實在是意想不到的助益！

爲了測驗這件護心寶甲是否兼有防刄之功，他遂即取出一把匕首，試向衣角上輕輕一戳，耳聽得「錚！」然一聲，聲如裂玉，竟然未有所損，心裏一喜，第二次加重了力道，再刺下去，這一次由於力量甚大，刄尖下處，先是「錚！」然一聲，緊接着「唴！」的一聲脆響，那口匕首的刄尖，竟然折此爲二！

經此一試，黃通乃大感放心，不再多疑！因恐寶衣失落，乾脆就穿在身上睡覺，心中一穩，再加上連日來晝夜奔波，固是倦極，心中略安，一枕黑甜便即沉沉入睡。

× × ×

破曉時分，關雪羽已來到了縣北百二十里外的「石頭嶺」上！

嶺高千仞，上方下尖，尤其難行，遠遠看去，有如一把雪亮尖刀，插立雲天之間！

石頭嶺上極高處佇立着一所古刹，便是遠近知名的「出雲寺」了。

如照常規，登山入寺有一定的道路，鑿石而級，牽索爲引，步步登臨，最快的脚程，也得耗上整天的時間，關雪羽捨此不圖，走的是偏峯捷徑，他輕功極佳，步險過澗，有如康莊大道，日出之前，便已經來到了頂峯的「出雲寺」前！

「出雲寺」之所以爲名，當在「出雲」二字。

上「白」爲「雲」、「下「白」爲雪，出雲一寺恰恰夾在這醒目的二白之間，看起來自有其「頂天立地」一番氣派！

所謂「高處不勝寒」，不必待到寒風凜冽的冬季來臨。石頭嶺在入秋之後，便已經開始落雪，今年大旱，不見落雪，但在頂峯尖端，也有少量積雪，却也足够將出雲寺點綴一番！

幾隻寒鴨低飛盤旋在寺前老松之間，地面上散滿了落葉，風自天上來，貼着峯上的雪面刮下來，眞有股子冷勁兒！

寺門是永遠開着的！

爲了防禦冷風的直襲，入門處築有四四方方的一面隱蔽牆，牆後是「放生池」，此時此刻，薄薄的水面上却已經結了冰，平滑得像是一片水晶琉璃！

踐踏着一徑的殘枝敗葉，關雪羽逕自來到了廟前！

天也不過才有上這麼一丁點兒明意，兩盞油紙燈籠，搖曳着婆娑復昏暗的黃光，那光景兒，顯然透着十分凄凉！

出雲寺的和尚敢情已經起來了，迎着薄薄的一天微曦，共分爲兩列，正在操練晨功——像是一套拳法！一共是十八人，這就是除却出雲方丈，以及兩堂職司之外，這廟裏的僅有和尚了。

關雪羽的忽然出現，頓時使得操練中的和尚爲之吃了一驚，俱都停住了身手！

一個年輕和尚隨手穿上了袈裟，怔了一下，緩緩走過來，一直來到了關雪羽身前，才恍然認出了來人是誰，立刻展開了笑臉——

「呀——這不是關施主嗎！你老這麼一大早就上山來啦！」

話聲才落，即見一個頎長留有黑色長鬚的和尚，由裏面快步而出，遠遠向着關雪羽打了一個佛訊，躬身說道：「貧僧奉方丈之命，在此恭候，施主請隨我後殿去吧。」

關雪羽微微一笑，合十一揖，以佛禮答謝道：「老和尚端的是無所不知，我還只當他坐關未醒，此番白來了一趟呢！」

來人這個黑鬚中年和尚，法號「至法」，乃是出雲寺的住持和尚，看來與雪羽像是素識！

聆聽之下，即見他展開笑顏道：「方丈原本坐關，直到昨日傍晚時分，才行醒轉，晚課之後，方丈指示貧僧，說是先生

今日日出前後，必將到寺，有事相商，要貧僧在此恭迎，果然應驗，倒是貧僧迎接來遲，尚請海涵。」

關雪羽頷首道：「看來老和尚功夫更甚昔日，誠乃吾佛恩典，你不必客氣，請頭前帶路吧！」

至法和尚應了一聲：「是！」遂即轉身步入。

關雪羽復向前來的少年僧人告了擾，這才跟隨着至法和尚向廊道步入。

眼前一片漆黑，只有一根油松火把，劈拍着響的在遠處燃着，油烟子嬝嬝昇空，化爲青白色一條巨龍，竟不爲風勢所散，倒也奇怪！

這條長廊，伸展甚長，上爲茅草，下舖石塊，支柱皆爲多年堅檜厚木所築，年代久了，其色加釉，閃閃而有光澤，整個長廊看上去樸實無華，却是古意盎然，雅極了。

前行的至法和尚，步履輕靈，神態安詳，望之即知身上的功夫不比尋常！

穿過了長廊，正殿，來到了後山石室——這便是出雲和尚的修煉坐關之處，平日本寺弟子，不得到特別的允許，是不能隨便進出這裏的。

石室背山而闢，根本就是盤壁而成，門前聳峙着一對石翁仲，插有一盞高挑紙燈，地上的石塊一路蜿蜒伸展而出，排得很具藝術，三三兩兩，一直延伸到石室盡頭！

關雪羽來這裏，已是常客，與出雲和尚更是交非泛泛，這裏的一切都很清楚——就拿這些地上的石塊來說吧，如非深知其奧妙，便萬萬難以行走，敢情其中大有名堂，不知內情者一步妄自踏入，便將自討其苦了。

至法和尚來到這裏，停下步子同身合十道：「先生自己進去吧，貧僧該去關照前面的早膳了！」

關雪羽道了謝，容得至法轉身離開後，他才轉向後面石頭禪房，喟嘆一聲道：「老和尚別來無恙否？又來打擾你的法靜了！」

他這裏話聲方住，即聽得正面石室內，一人浩嘆道：「一兎橫身當古路，蒼蠅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阿——彌——陀——佛——」

關雪羽微微怔了一怔，憧憬着老和尚的四句禪機，却是似解非解——

他微微一笑道：「老和尚，你又在跟我打啞謎了！」

一面說，他踏步而前。

老和尚石室前，排列着數十方石塊，三三兩兩，頗爲有趣——關雪羽前三後四的走了半轉，停下來笑道：「咦——你這是玩的什麼把戲？我半年不來，敢情你又換了名堂不成？」

室內和尚笑應道：「原是故日三生石，舊靴逢雨沾新泥，三片桐葉隨風轉，五處燕子剪新衣——」

關雪羽正在打量地上石子，聆聽之下，哂然道：「原來爲此，這就是了！」

前行三步，身形後挫，心裏默然念着一個「奇」數，雪衣輕振，已飄落室前。

却聽得室內和尚讚賞之聲道：「小子半年未見，竟是又長進了不少，看來我這裏已沒有東西再能留難你了，你固前程遠大，却來尋我則甚？」

關雪羽「哈哈，」一笑，推門而入。

其實，那裏有門，只是三數串竹葉垂簾而已，隨着關雪羽的手勢，竹葉應手而啓，雪羽已當門而立。

室內雖然燃着一盞青燈，只是在黎明的微曦之下，已顯得微弱，兀自「篤篤」有聲的在竹案上搖曳不已！

這裏光顯不亮，却足以辨物，一几一案，俱在眼前！

出雲老和尚披着一襲藍棉布的舊袈裟，盤坐在蒲團上，他身材原本高大，即使坐着，却也較諸一般常人爲高！

長眉，蒼髮，脚上皺紋不少，只是並沒有十分老態！

此時他面現向長窗，臉上顯着一抹微笑。

「餐六氣而[illegible]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天逢大旱，如今這個 也不好尋了……」打量着當前的年輕人，老和尚由衷的欣喜——

瞇縫着兩隻長眼，他頻頻點頭道：「這麼早就來了，還沒有用過早飯吧？」

雪羽一笑道：「一經緊趕，失魂落魄，只怕老和尚你過時不候，那裏有時間用膳，和尚你是明知故問了——」

一面說，他那雙光亮的瞳子，在室內四下搜索着，咀角綻着輕笑：「怎麼，大方丈有什麼好吃的，要賞賜我這個可憐人麼？」

出雲和尚笑起來了——偌大的年歲了，居然牙齒很好，滿嘴白牙，竟然一個不少！

「小子，我看你是明知故問，這裏的一點傢俬，那還能瞞得了你的法眼？——怎麼，還要我親手送上麽？我看你是沒有這個造化！

「沒有這個造化我也就不來了！」

果然他像是無所不知，左右打量一眼，逕自步向頭裏案前——

竹案上蓋着一片蘆蓆，蘆蓆下面是一個竹菠蘿，裏面有好東西。

關雪羽微微一笑，老實不客氣的就享用了。

一個剝了皮的光頭大首烏，却是新鮮的緊，輕輕一捏，竟像是掐得出水來——黑黑的頂門之下，有一圈淡紅色的頸項，竟是一隻「粉頭烏」，難尋得很，藥舖子裏有得賣，却是價錢嚇人。

關雪羽一時大爲驚喜，拿起來就咬，一咬之下，才想起了有些不妥，側目視向和尚。

出雲僧搖頭笑道：「痴兒，痴兒——豈不知『見光失靈』麽？原是留給你的，吃了吧！」

翻了一下眼睛，關雪羽想說一聲「謝」，想到了老和尚的這句「見光失靈」，也只有悶不着聲，匆匆幾口把一支足足有四兩重的「粉頭烏」吃了個乾淨！

老和尚看在眼裏，喜在心裏。

——每一次看見他的時候，老和尚心裏都充滿了慈愛，也都會情不自禁的生出幾分「念塵」之感，也許是他的修行還不够吧，還不能修到眞正的「四大皆空」，再不就是他的塵緣未了，他們之間也許是

有緣份的吧?」

一個大首烏入了肚，嗓子眼乾乾的還像是噎的發慌——不要吃，像是另外有還喝的。

菠蘿裏另外還有半截蓋着蓋兒竹筒子，裏面盛着半筒子汁液——

關雪羽端起來幌幌，笑道：「這是什麼?」

「吃了吧!」

大和尚笑嗔着，閉上了眼睛，像是飽經世故的老爺爺，對付調皮的孫子的那個神態。

當他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竹節裏的玩藝兒，已被雪羽喝光了。

「都喝光了!」

「喝光了!」

問的爽快，答的更乾脆!

帶着幾分靦覥，關雪羽在老和尚對面坐下來，長長的吁了口氣，像是吃飽了。

「現在舒服多了!」

「舒服多了?」老和尚喃喃的道：「忙了我一個更次，算是孝敬了你!」

「不好意思!」關雪羽一笑道：「下一次輪着我孝順你了，一卷『伽藍逢雨經』，我抄定了!」

「這也罷了!」

老和尚微微點着頭，一雙眸子，只是咕嚕嚕的在他臉上轉個不休!

關雪羽還在回味着剛才的飲料，由於常飲，一嚐即知，他細細回味的數着：「天門冬，地黃，黃精，枸杞子……參着『子露』成汁——不對……還像是多出一樣東西!」

「算你聰明!」老和尚哼了一聲：「給你五個數目，猜不着即是朽材——」

說數就數——一、二——

「三」還沒有出口，關雪羽這邊已報出來了：「是了，是『四角菱』吧!」

老和尚看了他一眼，像是在說：算你答對了!

只是他的那雙眼睛，仍然在關雪羽臉上轉着，慢慢地、和尚臉上已失了原有的笑容!

「說吧，你今天來看我，有什麼重要的事吧!」

「算是你猜對了，」關雪羽道：「早知道，半年以前就該聽了你的話，離開了臨淮關——如今……」

「如今看來倒也不晚!只是你肯不肯罷了!」

微微一頓，老和尚搖搖頭，又說了一個「難」字!

耳邊上忽然响起了一陣子嗡嗡聲，朦朧中隱約可見一隻凍蠅，在室內繞着，遂即撲向窗櫺子，儘自撞個不休!

出雲老和尚一聲喟嘆道：「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艱，忽然撞着來時路，始覺生平被眼瞞……」

頓住了話頭，老和尚豎起了一根食指，施展「乾坤一陽神指」之力，向着紙窗上一點，哧然作响聲中，已在桑皮紙上開了銅錢般大小的一個窟窿，算是爲了那隻無眼蒼蠅開了求生之路，登時穿飛不見踪影!

是時朝陽新出，窗戶中映出淺淺的一抹紅光!

室中二人，頓時沐浴在凌晨紅日，無限光彩生機裏……

關雪羽像是呆住了。

「怎麼不說話?」老和尚打量着他——總是提醒着自己，這樣難得少年，不容他有所失足，然而「事有定數」，却又是凭地「强求不得」，且隨他去吧!

這麼想着，老和尚倒是不再憂慮了!

關雪羽恍然像是有所微悟，轉看向老和尚道：「你看我……還能退出來麼?」

「你能麼?」

老和尚問了一句，一雙眸子直直的向他逼視着。

「我……只怕不能!」

「爲什麼?」

「爲了……」關雪羽嘆息一聲，搖搖頭冷冷的道：「人情，道義……總之，我……不能!」

「這就是了!」老和尚慨然嘆息一聲道：「不瞞你說，觀諸你此刻眉眼，只怕眼前有一步大難……唉唉……』

「老和尚你怎麼說……?」

「痴兒……痴兒……」出雲和尚吶吶的道：「你燕字門三代爭勝，鐵血鋼骨，無一爲情所困，何以到了你這一代上，竟然這般窩囊了，敢是一蹶不振了!」

幾句話說紅了關雪羽的臉，虎然作勢的由位子上站了起來……却也只是怒視着對方和尚，發作不得!

可不是麼，雖然未必趕上與「燕」字門三代都論得上交情，就雪羽所知，打從自己祖父輩上，就與這個和尚有過來往，如非他是出家人，咳嗽一聲，硬要佔上「爺爺」的輩份，却也沒有什麼說不過去!

「哼哼……怎麼，我說這話你還不服氣麼?」出雲老和尚一隻蒲扇大手，在頭頂上搔了幾下：「小燕兒——我給你算個卦吧!」

「出雲神卦」，可不是吹的，關雪羽從小就知道，只是老和尚不輕易爲人算就是了!倒是「燕家神算」天下知名!

「你燕家神算故然頗有盛譽，只是碰見自己人，却有些碍事——不比我老和尚的這一手，嘿嘿……不由你不信!」

說着，他這就起卦了。

只是幾個黑白棋子兒，唏哩一聲攤開來。

端詳着，老和尚臉色可不大好看——

「我說是吧——阿彌陀佛——這是一局險卦呀——」

「你說清楚一點吧!」

「說清了就不靈了，險，險……好險呀!」

老和尚這一連三個險字，關雪羽可有些沉不住氣了，伸出手把棋子兒弄亂了。

出雲和尚兩道長眉蹙在了一塊兒，微微搖搖頭道：「眞教人難以相信，小燕兒——憑你這樣的身手，竟然還會……這就叫強中更有強中手……」

關雪羽轉過身來，走向窗前，佇立了少頃，就手推開了窗扇，逼人的紅光，立刻大肆渲染了進來。

「這個人，老和尚你應該知道!」他回過身子來，盯向出雲和尚：「長白山的那隻老金鷄……飛來了!」

老和尚臉上，僅有的一絲笑容也消失

了。

「這就難怪了……」

「難怪什麼?」

「小燕兒!」老和尚坐正了身子，道：「告訴我，你是否顯露了身份?……我是說，可有人知道，你是『燕字門』的出身?」

關雪羽搖搖頭：「除了你以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老和尚道：「你能肯定?」

關雪羽肯定的點了一下頭，道：「我現在是從母姓……」

「那是姓關了?」

「不錯——關雪羽!」

「關雪羽……燕雪!」老和尚唸着這兩個名字，除了一字相同以外，實在沒有什麼關聯!

「隱的好!」老和尚點點頭道：「以你母親那一身能耐，配得上你燕家了，姓關也不丟人!

「老和尚，你問我這些幹什麼?難道我『燕』家在武林中還結有厲害的寃家不成?」

「怎麼沒有?」

「是誰?」

「哼哼……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你——?」關雪羽往前邊踏進了兩步。

像他這等身懷絕技的人，舉手投足，俱見功夫，一經着怒，內力便會情不由己的自然現出!

此刻却也不例外。

隨着他前進的身勢，那股子無形的力道，直襲當前，勁道之強，把老和尚一綹子山羊鬍子都吹歪了。

「呵呵……好小子……好小子……」

老和尚一個勁兒的眨着眉毛，單手直豎，乾脆喧起了佛號來了：「無量佛——阿——彌——陀——佛——」

關雪羽定下脚步，恨恨的咬着牙，他知道自己氣也是爲白氣，老和尚不想說的，就是用刀架在他頸子上，也休想讓他吐出一個字來。

怒氣既去，嘆息一聲，他無可奈何的在一張竹椅上坐下來，看着老和尚苦笑了笑。

「好吧——咱們不談這些，既然你什麼都不說，這一趟我算是白來了……」

「你沒有白來，」老和尚一雙眸子烱烱有神：「最起碼我能給你消災抵禍!」

「消災抵禍?」關雪羽哂道：「說來聽聽!」

出雲和尚點點頭道：「從現在起，你留在我這裏，七天以後就天下太平了。」

「你是要我七天之後再離開?」

「對了……」

「不行——」關雪羽冷笑了一聲，「理由剛才我已經說過了……罷了，我原想拖你下山，助我一臂之力，現在看來，希望渺茫。」

雖然如此，他仍然還存着萬一的希望，眼巴巴的看着和尚：「你是知道的，我的『鐵胎功』功力不足，抵不過他的『黑手穿牆』……」

「豈止是黑手穿牆?」老和尚冷漠的插了一句。

「所以……如果你肯出手助我，憑着你的那一手『玉琵琶』，加上我燕家絕技，哼哼……就算他再厲害，也不是我們的敵手——」

老和尚冷冷一哂道：「阿彌陀佛——老衲是早已跳出紅塵之人，這件事你莫要把我算上!」

關雪羽愣了一下，點點頭道：「很好——我總算認識了你這個人了!」

老和尚又喧了一聲佛號，才道：「你我今日處境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小燕兒，你莫要擾亂了我老和尚的心境——無量佛——」

賓時手捻念珠，眉頭輕聳，竟自閉上了眼睛!

關雪羽呆了一會兒，想到即將遭刼的麥家大小，不禁一時心情紊亂，面前忽然現出了麥小喬的影子……她那雙深邃却不失天眞的眸子，正自向自己注視着，白皙的臉上，竟自失去了笑容!——敢情竟是一張待死的臉!

一刹那，他驚出了一身冷汗!

論交往，不過是數面之緣，不到甚麼深的感情。即使與麥老爺子玉階，也不過是一次談話的交情，犯得上管這個事麼?況乎是這等以性命相搏之事。

然而，偏偏就是壓不住在心理上這股子激動的情緒，除非自己是個不思不想的木頭人!否則，有血有肉的一條漢子，這口氣是忍不下去的!更遑論甚麼仁義俠情了。

即使在日光的正射之下，他那張臉也過於蒼白了。

心理的激動，熱血沸騰着，幾乎像是要噴了出來!越是這樣，看着老和尚的那種事不關心的神兒，就越加的可恨，眞恨不能跳起來狠狠地踢他一脚——

「燕字門」在武林中獨樹一格，向以「性功」見長，這種「性」實在是「性命之性」，昇華了也就是佛道界所標榜的「無性」之性，那是「苦修」之後才能常見的成果，一旦功成，七情六慾難犯其身，殊不容易。

燕雪（關雪羽）在這一門家傳功力上，自信已有幾分火候，素日受益頗多，然而今天……?

老和尚其實是沒有入定!

烟烟目神，透迷細開的兩道眼縫，直直的打量着對方這個年輕人，對方的一舉一動，包括肚子裏的思維，也逃不過他的這雙「法眼」!

「阿—彌—陀—佛—」平白無故的又再喧了一聲佛號：「這件事看來你是管定了!」

關雪羽用堅毅的眼神代表了回答。

出雲和尚喃喃道：「汝負我命，我還汝債，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千百刼，常在纏縛——」睜開眼睛，直直的逼視向對方。

關雪羽不禁爲他凌銳的眼神，驚得一驚，下意識的爲之目逃，少頃，他才又把目光回到了老和尚臉上。

「小燕兒——聽我說，這件事不要去管吧!」

他竟是一片「苦口婆心」，奈何少年人不爲之所動!

「燕家人的脾氣。無奈，無奈……」

「讓我說個故事給你聽吧！」老和尚幾乎在哀求他了：「你可知你大伯父燕子青老俠客，那隻左臂是怎麼斷的？」

「那又與這件事有甚麼關係？」

「與這件事故然無關，只是却是似給你一個告戒！」

關雪羽沉沉地出了一口氣，老實說這當口，他實在是沒心情再聽這些了。

老和尚偏偏不知自愛，兀自不厭其煩的說下去：「四十一年，不…四十二年了吧！」點點頭：「四十二年前，一個落雪的夜晚，你伯父管了一件閑事，爲了救一個不願出家的小尼姑……」

「那是我的大伯母，『女飛衞』石明玉！」

「不錯，是石……明玉！」

老和尚冷冷的說：「對方是出了名難惹的『青竹塘主』無耳老尼，她好不容易收了你伯母這個得意弟子，欲將她一身武學，傾本傳授，偏偏你伯母竟無意出家…：整天哭哭啼啼，你伯父燕子青爲此抱不平，竟自輕易的向老尼下了戰書，那一日我正與你祖父在堂上對奕。你伯父來了，他們父子的幾句對話，我如今還記得！」

關雪羽默默的注視着，要領略他的弦外之音！

出雲和尚輕輕哼了一聲道：「他父子一番對答之後，你祖父以無耳老尼的不易招惹，你伯父竟然不與理睬，你祖父問他燕家絕技『七十二式燕子飛』，會了多少？你伯父答說全都會了，你祖父隨命他當堂演來！」

關雪羽怔了一怔，這倒是他以前像聽說過的，却也有幾分置疑：「且慢，難道你親眼看見？」

老和尚莞爾一笑，點點頭道：「問的好！你燕家絕技自是不容外人窺視的，即使我這個出家人也不例外，我知趣的避開了。」

關雪羽點點頭，這才有幾分道理！

「我回來的時候，你伯父顯然已表演過了！」老和尚說：「你祖父竟然讓他去了！」

「那是因爲我大伯父果然已精通了我家絕技！」

「不然！」老和尚冷冷的說：「你祖父當時告訴我說，你大伯却連一半的火候都沒有。」

「那——爲甚……麼又……？」

老和尚的手勢，止住了他的發問——

「你祖父繼續與我下棋。」和尚接下去說：「下了一半，他老人家停子不發，待看他時，竟自落下淚來！」

「這又爲甚麼？」

「唉！」和尚道：「我當時佛門功業不深，也自迷離，見你祖父傷心落淚，不免問故，你那祖父乃告我道，你伯父此一去，凶多吉少，苟能不死，也必將落得『斷臂』而歸的奇慘下場！——」

「啊——」關雪羽不禁呆住了。

老和尚嘆息一聲，讚嘆道：「你祖父眞不愧是一代劍客，料事如神，當然，這全與他知彼知己的精湛武功造詣有關。」

微微頓了一下，老和尚接下去道：「在我追問之下，你祖父才說你伯父七十二手燕子飛絕技之中，有十二手欠熟，十一手方自入門，這還不說，最重要的是其中有一手最重要的，竟與他往日傳授完全背道而馳——你明白我的意思——那是『走火入魔』——練左啦！」

關雪羽發出了幽幽一聲嘆息！

出雲和尚道：「就因爲如此，你祖父乃斷定他必將落敗在這一招上，而且他更推算出無耳老尼將以何種劍術來對敵，並且其中何一手招式來取勝——於是判斷的結果，你伯父即使躲過了咽喉，也難逃失臂的下場——眞正爲他說中了。老和尚生平從來也沒佩服過人，你祖父算是唯一的一個人，到如今，我仍是自愧不如！」

關雪羽苦笑了一下，道：「這麼說，我祖父就錯了！」

「爲何？」和尚一本正經的樣子！

關雪羽道：「既然他老人家早知道如此，就不該讓我伯父前去冒險！」

「嘿嘿，說得好，說得好，阿—彌—陀—佛—」

關雪羽言出，立刻即有所警，心裏大爲震盪，敢情「薑是老的辣」，想不到老和尚還有這麼一手，以古諫今，當下垂頭深思不語。

老和尚吶吶的道：「事後你那祖父說，他果眞要强留你伯父，豈非不可，只是日後必將爲你伯父所不諒，他亦難逃『爲父不仁』的清譏……而且也破壞了你伯父日後與你伯母的一段良緣，當然，這其中還有更深一層的理由，包括你祖父爲甚麼不親自出手……然而，這些都是題外之言，與今日之事顯然不相干了！」（未完）

藍關喋血記

（本文承自第42頁）

香烟繚繞，紙灰飛旋，莊嚴肅穆中，全體羣豪都向冷長虹夫婦靈前行禮如儀，冷天佑跪伏一旁，一一答拜。最後，方志宇在杜素瓊的扶持下，也在靈前拜倒。

良久，良久，方志宇才起身，坐上一旁的木椅，向冷天佑招手道：「天佑，你過來。」

冷天佑肅容走近，方志宇正容接道：「孩子，當着你父母靈位前，我要求你聽我最後一次話！」

冷天佑默默點首，方志宇又將侍立一旁的杜素瓊也拉到面前，跟冷天佑並立一起，然後意味深長地長嘆一聲道：「你們兩個，雖然名義上是師兄妹，但今天却還是第一次見面……也許我的做法太過武斷了一點，但你們一切都相當，連遭遇也大同小異，我想，感情會慢慢建立起來的……」語聲逐漸低微，最後幾句，幾乎難以分辨。

少頃，他才語調微揚地淒然一笑道：「孩子，走近一點，每人伸一隻手出來，讓我多瞧一瞧……」冷天佑、杜素瓊二人情淚雙流，雙雙默然走攏一步，各自伸出一隻右手。

方志宇伸出顫抖的雙手，將冷天佑與杜素瓊的手拉在一起，摩挲着、摩挲着……就此溘然長逝，但他的臉上，却是掛着一絲安詳中微顯淒凉的微笑……（續完）

武俠小說名家

東方英

新作

每本H.K.$7.00

每本H.K.$6.00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武俠小說

無名鎮

慕容美 著

經已出版

全套上下集

H.K.$12.00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